武俠世界


龍虎灘（民初俠情倫理故事） 龍乘風．著
一段撲朔迷離的兒女私情，一個恩怨難分的激壯
故事，湧起陣陣風雲，惹來幕幕龍爭虎鬥。本文節奏
明朗暢順，氣勢着着逼人，保証目不暇給，閱後有
氣迴腸之感。
$4.00
1136

編者話 由於近年來物價飛漲，印刷、紙張、油墨、釘裝等等亦不例外，價格幅度急劇上揚，本刊爲了彌補成本過度損虧，由今期起，迫不得已將售價微增每册五角（定價四元），敬希讀者們體察實情，與以見諒，並多謝捧場！

**　**　**

「無名鎮」作者慕容美君由於鼓盆之痛，近期來一直脫稿，深致歉意。日昨續稿已到，我們決定下期起恢復刋出，愛好慕容美作品讀者，幸勿錯過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巨著：「龍虎灘」，這是一部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技擊鬥智精采故事，描述當年一班黑幫中人，在弱肉强食的社會中，展開一連串大火併，他們每個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盡展陰謀，手段狠辣，深藏不露，大智若愚，但到頭來鹿死誰手？且看本故事最後結局便知分曉。

**　**　**

日前我們收到署名「熱心人」來信，洋洋數千言，他對本刋的一切批評和指導甚爲中肯正確，特此致謝，並盼「熱心人」君繼續來信指示和提議。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龍虎灘（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在扮演着不同角色，有人叱咤風雲，有人狐假虎威，有人唯恐天下不亂，但也有人深藏不露，大智若愚，且看他們怎樣展開一幕劇烈鬥爭……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無恥之徒（一期完精選故事）
惡賊遭惡報　善人不善終……王龍 39

獵犬（兩期完俠義技擊小說）◀下▶
獵犬山上喪　恩仇逐水流……龍乘風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天魔（詭異奇情中篇）◀二▶
救美脫險地　歸途遇截擊……黃鷹 63

武林一條街（俠義傳奇故事）
巧施苦肉計　夜探武林街……秦紅 69

浪子白如龍（民初俠義故事）
綽號名浪子　却是多情人……曹若冰 75

邪教風雲（超人的故事）
一場按鈕戰　擊敗拜月教……馬雲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游俠英雄傳（民間歷史俠義故事）
峨嵋派行龍臥虎拳
貝爾湖畔奇人奇遇……蹄風 95

塞外飛虹（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前生是祖孫　今世成師徒……蕭逸 105

英雄軼事、科技武器

東方朔（智慧與武技）……浮萍生 38
戚繼光（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52
鐵橋三飛躍小河（眞人眞事）…麥海雲 62
黃飛鴻擊敗滿慶功（武林軼事）嚴霜 90
「响尾蛇」空對空……
導彈的發展（科技武器）……刀戈 9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3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虎灘

型技擊鬥智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天外來客

（一）

天剛亮，蔡疤子就在大農場裏練刀。

蔡疤子的臉沒有疤子，他的疤子在胸膛，也在他的心裏。

他練的是飛刀。

他的刀靶是大農場裏的鴿子。

×　　×　　×

阿世是少年。

從童年四五歲的時候開始，他就已經很討厭蔡疤子這個人。

阿世是大農場老闆賀六爺的外甥。

可惜這位賀六爺，並不把阿世當作外甥，而是當作畜牲。

在大農場中，阿世的身份就和雜役小斷一樣，甚至比雜役小斷還更不如。

有一次，阿世在厨房裏偷吃了一塊蒸鷄，給大厨子矮三發覺了，結果給揍得吐血。

那時候，他才九歲。

賀六爺知道這件事之後，不禁大爲震怒。

他怒氣沖沖，衝入厨房。

他衝入厨房並不是對付矮三，而是抓住了阿世，又重重的刮了幾個耳光。

（二）

蔡疤子是賀六爺的結拜兄弟，也是大農場裏最兇惡的人。

他是管場，今年四十六歲。

偌大一座農場，家禽家畜逾萬，員工百餘人，全都歸他管轄。

除了賀六爺之外，他就是大農場裏最大權力的主宰。

他要幹甚麼，就幹甚麼。

他要揍誰，誰就只好算是倒霉。

這幾天以來，他的心情一直都不大好，碰上了他的人，不是挨揍，就是挨罵。

沒有人知道爲甚麼。

就連平時最接近蔡疤子的幾個打手，都不知道這位蔡爺遇上了甚麼事。

這一天，當殃的不是人，而是一羣鴿子。

無論你是否喜歡蔡疤子這個人，但有一些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他的飛刀很快，而且極準。

阿世把籠子裏的鴿子，一隻一隻的放出。

鴿子飛翔。

牠們本是象徵着和平，天性馴良友善的飛禽。

但這時候，每一隻飛出籠外的鴿子，都遇上了與死神同在的飛刀。

颯！一刀飛去！

噗！一鴿跌下！

颯！颯！颯！

噗！噗！噗！

無論鴿子飛得有多快，但到底還是及不上那些寒光四射的飛刀。

每一刀都是那麼準，不偏不倚，射在鴿頸之上。

阿世是奉命行事。

他不能不放鴿。

他若不放鴿，說不定這些飛刀就會射進他的脖子裏。

×　　×　　×

一百口飛刀，只剩下一口。

九十九口飛刀已放出，九十九隻鴿子已伏屍塵土之上。

鴿子的血也是血。

鴿血猩紅，觸目驚心。

阿世却只有一種噁心的感覺。

籠子裏還有一隻鴿。

但牠却還是伏在籠子裏，一直沒有飛出來。

蔡疤子喝道：「把牠趕出籠子！」

阿世吸了一口氣，道：「這……這鴿子生病……」

蔡疤子臉色一沉，手裏不斷的翻弄着第一百口飛刀。

「唐少爺，把牠趕出來，」他那低沉嘶啞，可怕已極的聲音又再响起。

阿世姓唐，他的姓名是唐世豪。

他本來的的確確是個富家子弟的大少爺。

遺憾的是：他有個嗜賭如命，而且賭運欠佳的父親。

結果弄成的結局是：父債台高築，上吊，母携子投井，阿世幸被救起，但却已父母雙亡，成爲孤兒。

這是慘劇。

但這一樁慘劇，只能使上一代的痛苦結束。

對於他們遺留下來的兒子來說，却是痛苦的開始。

（三）

鴿子在籠中，看來的確是有點懨懨病態。

阿世對於那九十九隻死在刀下的鴿子，本已有着一份沉重的自咎。

雖然他讀書不多，但却也曾聽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這兩句老生常談。

而且，他還認爲，自己把鴿子放出來，讓蔡疤子一刀一隻的殺掉，自己不正是帮兇了。

他本來就是個性情純良的少年。

他不想看見別人流血，而寧願自己流血。

他突然覺得胸膛上的血液在翻騰。

一股莫名的衝動，使他居然用自己的身子，攔在鴿籠之前。

「蔡爺，你行行好，放過這最後一隻鴿子！」

蔡疤子的臉上掠過一些冷酷而憤怒的神色：「滾開！」

「你已殺了九十九隻鴿子，」阿世的聲音在顫動，身子却站立如山，一點也沒有退讓開去的意思。

蔡疤子盯着他，聲音更加冰冷：「可是，我手裏還有一口飛刀。」

阿世咬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我可以不殺最後一隻鴿子，但却不能不放這最後一刀，」蔡疤子在笑，他的笑容殘忍而冷酷：「你實在是個很偉大的人，我相信你一定有勇氣，代替這隻生病的鴿子承受這一刀。」

他的手指已拈着刀尖。

這是他發出飛刀的手勢，阿世剛才已看過九十九次。

只要他的手指一動，飛刀就會彈射而出。

但阿世還是沒有動，只是閉上了一雙眼睛。

蔡疤子瞳孔收縮，一雙濃眉似已打了個結。

「好小子！眞的不想活了！」

阿世仍然不動。

蔡疤子忽然掏出一隻金光湛然的袋錶來。

「十秒鐘之內，你不走，那麼你就是第一百隻鴿子。」

他冷冷的在數：「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阿世忽然睜開眼睛，大聲說：「你盡管殺我，反正我活在這裏是生不如死！」

蔡疤子沒有理會他說甚麼，當他數到「一」字的時候，刀子已閃電般射向阿世的咽喉！

（四）

蔡疤子並不是在開玩笑！

阿世也不是在開玩笑！

這是對死神的挑戰！

這也是對殘殺弱小的抗議！

千古以來，不知幾許外表平凡的人，默默地活了一輩子。

他們活的時候看來平凡，但死的時候，却可能比許多英雄豪傑還要偉大，還要轟烈。

人類的性命，本來就是一件無影無形的無價之寶。

活着需要勇氣。

敢面對死神的降臨，却需要更大的勇氣。

連蔡疤子也想不到，這孤苦可憐的孤兒，居然爲了一隻鴿子，就連性命也敢置之不顧。

其實阿世寧死不退，並不是爲了一隻鴿子，而是爲了胸膛裏的一股熱血。

這就是正義！

爲弱小而去拚命，正是義勇雙全的行徑。

阿世也許不明白到這一點，但他此刻的表現，已是仁義無雙，勇氣可嘉。

可惜，蔡疤子的刀，就和他這個人同樣，冰冷、無情。

刀已飛出。

阿世這條小命，勢必與塵土上的九十九隻鴿子相同。

蔡疤子這樣想。

阿世也是這樣想。

但事實却居然不是這樣。

× × ×

叮！

疾射而出的飛刀，忽然頓下。

它是被擊落的。

擊落這口飛刀的，居然只不過是一塊已經銹跡斑斑的廢鐵。

（五）

當飛刀落下的時候，阿世以爲聽見了自己跌落到地獄裏的聲音。

但他沒有後悔。

雖然他還很年輕，但這十餘年，還眞的沒有幾件事可以讓他有後悔的感覺。

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沒有死。

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根本沒有死。

他轉側了臉，看見自己的左方，那裏站着了一個兩鬢已是灰白，一身黑衫的中年人。

他想問：「你是誰？」

但蔡疤子比他更早說出了同樣的三個字。

× × ×

中年人一笑。這笑容可說是「似笑非笑，非笑似笑」。

他拍了拍衣襟，臉上露出一種慵倦的神態，緩緩的說道：「蔡爺，你看我像誰呢？」

蔡疤子忽然覺得一陣寒冷。

「沈東亭？」

「你認爲我像沈東亭？」

「你一定就是沈東亭，」蔡疤子的語氣很肯定。

中年人嘆了口氣，終於點了點頭。「不錯，我就是沈東亭，也就是你的催命煞星。」

蔡疤子忽然向後退，滿臉驚駭之色。

阿世瞧着他，呆住。

他從來都想不到，這位平時威風八面的蔡管場，竟然也會有如此恐懼的時候。

他又看看那個叫沈東亭的中年人。

只聽得沈東亭慢慢的對蔡疤子說：「雖然你的手裏沒有刀，但身上一定還有，而且最少還有五口，只要其中一口射進我的咽喉，那麼……」

他還沒有說完，蔡疤子已跪下。

你是今天的第一百隻鴿子

（一）

蔡疤子跪下的姿勢很特別。

他跪下並不是求饒。

因爲他知道，沈東亭既然已經來了，就算怎樣求饒，也是無濟於事。

所以，他跪下來並不是求饒，而是作孤注一擲的攻擊。

颯！颯！颯！三口飛刀電射而出。

品字形的攻擊，每一刀都攻向沈東亭的要害。

阿世吃了一驚，一顆心似將跳出了口腔之外。

他在爲沈東亭担心。

但是很快他就知道，這種担心是多餘的。

沈東亭仍然站在那裏，但那三口飛刀已被他一一接下。

蔡疤子咬牙，突然從褲管內抽出兩把短刀。

沈東亭對他的估計，相當準確。

他身上的確有五把刀。

「姓沈的，老子跟你拚了！」

他吼叫着，揮臂衝了過去。

雖然他在驚怒之中，但行動仍然極其敏捷。

沈東亭却把剛接下的三把刀丟掉。

他一向不喜歡用別人的武器。

蔡疤子目中兇芒更盛，走勢更急。

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已懂得怎樣用刀子殺人。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的。

殺人也不例外。

只可惜這一次，他遇上了一個比他更熟悉怎樣殺人的高手。

沈東亭是高手。

殺人高手。

× × ×

雙刀連環刺出。

這套刀法，蔡疤子已苦練了二十年。

當第一刀刺出的時候，第二刀已看準了敵人的破綻，接着急刺過去。

無論是誰，能接下蔡疤子的第一刀，已算很不錯。

然而，就算他能閃開第一刀，但緊接而來的第二刀，一定很難再閃避得過。

蔡疤子一向對自己的刀法充滿自信。

但這一次，他似已失去那種必勝必殺對手的氣概。

刀勢仍然急迅燦爛。

蔡疤子已盡了全力，爲保衞自己的性命而發出最狠辣的攻擊。

他很兇，看來比森林裏的豹子還兇悍百倍。

倒是沈東亭，看來很柔和，就像個與世無爭，隱居於大山名川的隱士。

甚至他一掌拍在蔡疤子左邊胸膛上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還是那麼悠閒，又似是那末無可奈何。

（二）

刀是殺人的武器。

但人類最原始的武器並不是刀，而是一雙手。

蔡疤子的刀雖然兇，雖然快，但却還是及不上沈東亭的手靈活矯捷。

兩把百煉精鋼打造的刀仍然閃動着寒芒。

但蔡疤子甚麼都看不見，只是看見沈東亭用一種很奇怪的目光，目不轉睛的在盯着自己。

這種目光彷彿是塊巨石，可以把他整個人壓扁，變成肉醬。

這種目光又彷彿是來自遙遠的遠方，虛無、飄渺、不可捉摸。

最後，他聽見沈東亭說了一句話：「你是今天的第一百隻鴿子。」

× × ×

每一個人都總會有一個「開始」的時候。

這裏所說的「開始」，並不是指「出生」。

假若你是一個相信命運的人，那麼這個「開始」，就可以稱爲「命運轉變的開始」。

這種「開始」，未必是「變好」，也未必是「變壞」。

「變好」與「變壞」，在客觀上來說，很難有一個眞正的定論。

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看似「好」的不一定好。

看似「壞」的也不一定壞。

但無論是「好」是「壞」，阿世的命運已在改變。

他跟隨着沈東亭，離開了大農場。

× × ×

跟隨着沈東亭的，不單止是阿世，還有一隻身體虛弱的鴿子。

身體虛弱並不是一件好事。

生病更不是好事。

但冥冥中自有主宰，有時候的確使人無法不相信命運。

這隻鴿子若不是生病，恐怕早已「衝籠而出」，接着死於刀下！

（三）

九十九隻死鴿，一個死人。

賀錦山站在這個充滿血腥的地方，臉龐上的表情也僵硬得像是一隻死鴿。

他是蔡疤子的老闆，也是蔡疤子的結拜大哥。

但蔡疤子却死在他的農場裏。

「六爺，阿世不見了。」一個手下向他報告。

「他奶奶個熊！」賀錦山連脖子都突然粗了幾寸，「把小雜種找回來，死活不論！」

他背負着雙手，臉色陣紅陣白，似乎想吃人似的。

他看着滿地鴿屍，忽然大喝：「把這些死鴿子拿去餵狗。」

九十九隻鴿子立刻就被拿走。

「傅中！」他又在叫。

傅中是賀宅的老管家，跟隨着賀錦山已三十年。

他很少說話，但賀六爺囑咐的每一件事，他都一定能辦得很妥當。

平時，他絕不會站在賀六爺的身邊。

但每當賀錦山需要他辦事的時候，他就會像隻忠心的獵犬出現。

賀錦山叫喚傅中。

傅中在。

賀錦山囑咐：「厚葬蔡爺，然後派矮三去找秦泱。」

傅中沒有點頭，甚至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已退下。

× × ×

翌日黃昏，一輛黑色的車子，駛到賀宅。

秦泱已來，蔡疤子也已被厚葬。

（四）

書齋內，賀錦山從一本厚厚的佛經裏，拿出了一枝細小的手槍。

這種槍，全國計下來也許只有一柄，是賀錦山的法籍律師高禮文送給他的生日賀禮。

以手槍作爲生日賀禮，可說罕見。

但賀錦山很欣賞這柄槍。

他把它收藏在一本挖空了心的佛經裏面。

直到秦泱敲門的時候，他才把手槍放回佛經內。

× × ×

秦泱是個不苟言笑的人。

他不老，才三十歲，但却比書塾裏六十歲的八股老師還更嚴肅。

他是天津人，但却在上海闖出了他的

事業。

到現在，他已經是兩間夜總會的董事長。

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他這個董事長是怎樣才當得起來的。

賀六爺是其中之一。

因爲若沒有他的支持，根本就沒有誰能輕易踢走這兩間夜總會以前的董事長。

賀六爺全力支持秦決。

他認爲秦決是可造之材。

和掌管大農場的蔡疤子相比，蔡疤只能算是棋盤上的一枚兵卒，而秦決却是車、馬。

兵卒雖然也能衝鋒陷陣，但畢竟並非大將之材。

而且卒已給人吃掉。

賀六爺現在必須反擊。

所以，他召秦決。

× × ×

秦決的臉色有點蒼白！似乎是睡得太少，酒和女人却是太多。

他還沒坐下，賀六爺就已爲他燃點了一根雪茄！

「夜總會的生意怎樣？」

「不壞。」秦決接過雪茄，深深的吮了一口。

「鳳妮呢？」賀六爺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絲曖昧的微笑，「聽說她已有了孕。」

秦決冷笑着：「她只不過是條母狗，連二同窰子裏的婊子都不如。」

賀六爺搖搖頭，嘆了口氣：「也許我老了，你們年青人的事，我實在不懂。」

秦決臉上木無表情，忽然問：「蔡管場是不是死在農場裏？」

賀六爺點頭。

秦決道：「兇手抓住了沒有？」

賀六爺搖搖頭：「沒有。」

秦決道：「可知道兇手是誰？」

賀六爺又搖頭：「不知道，你呢？」

秦決道：「我也不知道，但崔戶四那裏的消息說黑殺手已從昆明到了這裏。」

「黑殺手？」賀六爺的眸子一陣閃動，「你說的這個黑殺手，是不是沈東亭？你懷疑是他幹的？」

秦決冷笑：「不是沈東亭，還有誰能輕易闖進大農場把飛刀老蔡置諸死地？」

賀六爺默然。

秦決凝視着手中的雪茄，慢慢的接着說道：「聽說老蔡是給人用重掌活活劈死的。」

「不錯，他左胸最少斷了七根肋骨，」賀六爺點點頭，「這人掌力之沉重兇狠，實在罕見。」

秦決道：「沈東亭在二十歲那年，曾在黑龍江一掌打死身材比他粗壯三倍的俄國力士。」

賀六爺道：「那一掌，他擊斷了力士的喉管。」

秦決道：「這人若與我們作對，並不是一件好事。」

賀六爺道：「他是個職業殺手，凡是殺手，都一定會有個價錢。」

秦決默然。

賀六爺看着他，接道：「你去找他，給他雙倍，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價錢，要他去幹掉主使他去殺蔡疤子的人。」

秦決仍然沉默着。

賀六爺瞧着他：「你是否已知道主謀者是誰？」

秦決也瞧着賀六爺，半晌才緩緩道：「你也豈非已經同樣知道？」

賀六爺默然片刻，忽然把雪茄折成兩截。

「是林貞！」他的目中已露出一片淩厲的殺機，「除了林貞，這裏還有誰敢動老子的人？」

秦決眼角的肌肉似是一陣顫動，欲言又止。

兩人的目光都變得更深沉，更可怕。

賀六爺忽然長長的吁了口氣：「你現在該知道要怎樣做了？」

秦決霍然站起，冷冷道：「三天之內，林貞不死，我死。」

接着，他告辭！

賀六爺忽然大笑：「別人都說，好人不長命，所以，你一定會長命百歲，多福多壽！」

× × ×

秦決已走。

風雨却在這時候洶湧而來。

窮漢子與艷女人

（一）

暴雨有如酗酒狂徒，挾着瘋子般駭人的衝力，闖進老牛的破屋子裏。

老牛是大城市裏的一個小人物。

年輕時，他甚麼都幹過，包括合法與不合法的行業。

壯年時，他賭運不濟，一口氣輸掉了三幢房子，五萬八千塊現金，最後連老婆都輸掉。

現在，他不算太老，才五十出頭。

但他憔悴了，憔悴得就像個在監獄裏渡過了大半輩子的囚犯。

他沒有怨誰。他沒有怨天怨地，甚至連自己都沒有埋怨。

「大丈夫，要就不賭，輸就輸，怨天尤人的就不是好漢！」

所以，雖然他窮了，雖然他憔悴了，但認識他的人，都說他不愧是條好漢。

× × ×

絕大多數人都不能沒有一張床。

老牛雖然已「很霉」，但總算還有一間屋，一張床。

屋子的特點是：漏水。

床的特點却是：酒氣和臭氣，兩皆薰天。

雖然雨點已打在老牛的頭上，但他不在乎。

他半躺半坐，斜挨在床上，床頭有個椰殼碗，碗裏還有滿滿一杯竹葉青。

現在，他已很滿足。

假如現在有人問他，有甚麼要求的話，那麼，他的回答一定是：「花生、炒麥餅。」

雖然沒有花生，雖然沒有炒麥餅，但這碗酒他還是痛痛快快的喝掉。

老牛的眼睛已闔上，他現在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他希望明天將會有一個很好的天氣。

但他還沒有睡着覺，那道已蛀空了半

邊的木門忽然被人撞開。

老牛也不在乎，他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起。

管他來的是小偷還是江洋大盜，反正老子現在是光棍一條，就算跑進來的是一條吃人老虎，也大不了奉上一副臭皮囊而已。

但等到這人一開口的時候，就算他已睡了三天三夜，恐怕也會立刻睡意全消，把眼睛睜得比椰殼碗子還大。

「牛叔！」

這世間上叫老牛是「牛叔」的人，據他記憶之中，只有一個。

那是一個居住在彩棉路三十二號的女人。

老牛現在的職業，是「登門派報」。

這份差事賺錢不多，但却已是老牛現在唯一能賺錢的方法。

通常一戶人只訂購報紙一份。

但這女人需要的却是別人的三倍。

老牛派報紙到彩棉路三十二號，已整整三年。

這三年之內，他遇見她的次數，却還不超過十次。

他派報的時間太早，總是在清晨。

但她却每每日上三竿才起床。

老牛每次清晨遇見她，並不是她特別早起床，而是剛從外面回來。

她很迷人，又年輕，又漂亮。

老牛最近遇上她的一次，是在三個星期前的一個清晨。

那一次，她沒有塗脂抹粉，身上只穿着一襲蟬翼般輕薄的青紗旗袍，一張鵝蛋般的臉龐襯在長長秀髮下，清艷脫俗到不得了。

老牛只瞥了她一眼，就匆匆放下三份早報離去。

但他仍然聽見了她輕輕的呼叫：「牛叔，早！」

老牛沒有答話。

他覺得自己根本不配和她說半句話。

直到那一天下午，他才從別人的口裏，知道這個女人的名字。

她姓朱，芳名是鳳妮。

在上流社會場合裏，她一直是備受公子哥兒所追求的對象。

老牛不是公子哥兒，也不是什麼名紳富商。

他知道，自己現在只配和那些賤賣肉體的老妓混在一起。

對於朱鳳妮，就算在夜闌人靜，睡覺之前，他也絕不敢去想着她的影子。

可是，她竟然會在這狂風驟雨的晚上，來到了自己的破屋中。

這實在是一件絕不可能，絕對不可思議的怪事。

（二）

老牛又不是少年。

就算他在少年時候，也很少事情可以令到他臉紅。

想不到到了這把年紀，這時候他居然會臉紅起來。

「朱小姐……」他很窘，不知怎的，他窘得就像個沒穿褲子的小姑娘。

他的耳根在發熱。

他知道，這絕不是因爲喝了酒，而是因爲朱鳳妮居然會在這時候，闖進自己這個比狗窩還不如的老巢。

朱鳳妮却沒有絲毫窘態。

但她的臉龐也是陣陣緋紅。

然而，那不是窘，而是因爲喝了酒。

老牛甚至已嗅出，她身上有着很濃厚白蘭地酒的味道。

「妳喝了酒！」

「唔！」她笑吟吟地，「我曾經聽柯大媽說過，你也喜歡喝酒。」

老牛穿上了一件比較像樣點的外衣，吶吶道：「我也喝，但只是……只是偶然喝一點點……」

朱鳳妮吃吃一笑：「那好極了，我也是一樣，只是偶然喝一點點……」

老牛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瞧着她。

雖然外面正在下着大雨，但她的頭髮只是濕了一點點，衣裳也還是乾着的。

但她却沒有帶任何雨具。

老牛有點迷惑。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因爲他已看見，在自己的破屋子門外原來已停放着一輛鮮紅色，簇新的汽車。

汽車裏沒有司機，也沒有任何人。

老牛知道，她懂得駕駛汽車，而且開車的速度，比任何男人都不輸虧。

朱鳳妮忽然拉着他的手。

老牛又吃了一驚。

「朱小姐，妳……妳醉了……」

「怎麼又是這種說話？」朱鳳妮蹙起了眉，「他們不是喝酒的人，他們說這種話，我不生氣，但連你也這樣說，太不像話了。」

老牛乾咳兩聲。

「的確是有點不像話，但……但……但……」

他一連說了幾個「但」字，但却「但」不下去。

朱鳳妮的手拉得更緊，說話的聲音却像是在夢囈：「來，我們現在去美都夜總會喝酒，不醉無歸……」

她如在夢中。

老牛也如在夢中。

若是換上別人，也許會敬謝不敏。

但老牛却終於還是答應了。

「好！我去，反正牛叔本來就是一條光棍！」

（三）

汽車開得很快，最少有三次險些撞倒了大雨中的行人。

有一次，朱鳳妮甚至幾乎把汽車駛進大江中。

但老牛沒有感到害怕。

相反地，他有點興奮。

他忽然憧憬着年輕時那段燦爛輝煌的歲月。

那段歲月本已過去，一去不回。

但現在，它彷彿又回來了。

朱鳳妮似乎很愉快。

她一面駕駛着汽車，一面哼着小曲。

老牛坐在她身旁，原本那份自卑，居然漸漸變成了優越感。

他似已忘記自己的身份。

× × ×

美都夜總會是上流人才能够逗留的地

方。

沒有錢，你絕不敢推開那扇寬敞光滑的玻璃大門，更不敢在這裏喝一口酒，甚至是一杯淡淡的香茶。

老牛沒有到過這裏。

在昔年，當他還有點錢的時候，美都夜總會還沒有開始營業。

想不到這個大雨滂沱的晚上，朱鳳妮會把他帶到這高尚、氣派豪華的夜總會。

但他知道，此刻每個人都投以驚詫的目光，看着他們。

——艷名四播的朱鳳妮，怎會和一個衣衫襤褸的男人在一起？

他們實在感到莫名其妙，感到極度的詫異。

連莫經理也是一樣。

× × ×

莫經理很快就回到經理室。

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覺得事情很不對勁。

這是美都夜總會，而這間夜總會的董事長，是秦決。

秦董事長很少跳舞。

而他若在夜總會的舞池上翩翩起舞，那麼他的舞伴絕不會是別人，而一定就是朱鳳妮小姐。

但現在，朱鳳妮小姐却居然和一個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男人在一起。

這實在太不成體統！

秦董事長若知道了，那將會怎樣？

莫經理不敢想。

他本不想說給秦決知道，但他又不敢不向這個冷酷無情的董事長報告。

他回到經理室，立刻撥了一個電話。

這電話是通往另一間夜總會的。

那也是秦決的夜總會。

他知道，在這個時候，秦董事長一定在哪裏。

× × ×

荷香夜總會距離美都夜總會差不多兩里。

當秦決聽完這電話之後，立刻就帶着左雄、魏勇，乘坐着一輛銀灰色的轎車，風馳電掣般駛向美都。

左雄、魏勇都是秦決的保鏢。

但與其說他們是保鏢，不如說他們是殺手，更爲恰當一些。

秦決並不需要別人來保護自己，他本身就是巳經是一個很可怕的殺人專家。

× × ×

大雨中，秦決的汽車撞倒一個途人。

車沒停下。

車子幾乎想衝進美都夜總會內。

女人的報復

（一）

秦決衝進夜總會中，一眼就看見了莫經理。

「朱小姐在哪裏？」

「她……她剛走了。」

「甚麼？你竟然沒有阻攔她？任由她帶着那老王八離開這裏？」秦決的眼睛，似巳快將噴出火燄。

莫經理的臉色變了。

他急急說：「我曾阻攔她，但……但……但……」

秦決逼視着他：「說下去！」

「她打了我一記耳光。」莫經理委屈地說。

「噢！原來這樣，難怪你阻攔不住，」秦決冷冷一笑，「他們去了甚麼地方，你可知道？」

莫經理搖搖頭。

「他們只逗留了十分鐘，喝了幾杯酒，就離開這裏……」

「莫經理，我不是問他們喝了多少酒，而是問他們去了哪裏？」

「這個……這個可不知道。」莫經理吶吶的說。

秦決的臉色沉下，忽然對左雄說：「給他十八記耳光，然後踢他出去！」

莫經理臉色大變。

「董事長……」

他只是說了三個字，左雄巳重重的在他左頰上摑了一記耳光。

十八記耳光，並不好受。

尤其是由左雄出手，那就更是一種要命的酷刑。

（二）

老牛巳很久沒有開過汽車。

想不到現在他居然有機會，駕駛着一輛簇新的汽車，在這繁鬧的大都市裏左穿右插。

這還不算。

在他身旁，還有一個婀娜多姿，美艷迷人的朱鳳妮小姐相陪。

她捧着一瓶白蘭地。

她喝一口，然後又遞給老牛喝一口。

老牛照喝。

他那多年不見的豪氣，此刻又再揚溢無遺。

不知如何，老牛把車子駛到了彩棉路三十二號。

那是朱鳳妮的家。

朱鳳妮躺在老牛的大腿上：「我不回去。」

老牛道：「這是妳的家。」

「家？」朱鳳妮忽然大笑，「誰說這是我的家？像我這種女人，配擁有一個家嗎？」

老牛楞住，答不上。

他想說：「妳醉了。」

但他知道，這三個字是沒有用的。

朱鳳妮忽然下車。

外面仍然有雨，雨勢仍然很大。

「朱小姐……」

但朱鳳妮並不是要離開這輛車子，而是繞到另一扇車門，又鑽了進來。

他把坐在司機位置的老牛，推到她剛才坐的座位上。

「你坐着，由我來開汽車。」

老牛茫然地瞧着她。

「這麼晚了，咱們還上哪兒去？」

「不晚，一點都不算晚，我帶你去一個下流的地方。」

朱鳳妮又把汽車開動。

她把老牛帶到一間第八流的旅館。

（三）

老牛住的地方，雖然巳霉氣十足，但比起這間旅館，居然還要好一點點。

旅館的管事先生，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他不認識朱鳳妮，也不知道朱鳳妮是個怎樣的人物。

但從那輛名貴的汽車，和她身上的裝扮看來，她絕對不是個付不起第一流旅館房錢的人。

而且她一出手，就是一張大額鈔票。

管事接過這張鈔票，皺着眉。

旅館抽屜裏的錢，根本就不够找贖。

但這個令他看得爲之眼花繚亂的女人接着却說道：「不必找了，餘下來的是賞錢。」

管事揉了揉眼睛，如墮五里夢中。

× × ×

在第八流的旅館裏，他們租下了最乾淨，也最寬敞的一間房子。

但在這「最乾淨」的房子裏，老牛也趕走了兩隻老鼠。

趕走了兩隻老鼠之後，這地方總算比較好一點。

朱鳳妮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肢，雙手摟着老牛的脖子。

她星眸閃動，呵氣如蘭。

老牛的心跳最少加快了三倍。

「牛叔，你說我美不美？」

「從第一次看見妳的時候，我就巳經認爲妳是世間上最漂亮的女孩子。」老牛這兩句說話，倒是由衷之言。

朱鳳妮伏在他胸膛上：「你看我像甚麼？是不是像個美麗的小天使？」

老牛沒有見過天使，甚至連「天使」這兩個字都從未聽說過。

他只好說：「妳比最美麗的小天使還要更美麗。」

這句說話，他認爲巳說得很不錯。

但是，朱鳳妮却忽然昂起頭，冷冷一笑，說道：「天使？誰說我像個天使？我其實簡直不是個人，而只是一條到處找男人的小母狗！」

老牛的身子猛可地一顫。

假如她這句說話是一把刀，那麼這把刀一定是雙鋒的。

它既傷害了她，也傷害了老牛。

他的一顆心忽然沉下去，一直沉到腳底。

他忽然說道：「我有點不舒服，告辭了。」

他拉開門，要走。

但朱鳳妮却用力的拉住他。

「不！你別走！」

老牛冷笑，笑聲有點發抖。「我爲甚麼不能走？這裏既不是我的家，妳也不是我的甚麼人！」

朱鳳妮胸膛起伏：「你若走，我死在這裏。」

老牛仍然不理。

他知道，女人有三件「法寶」。

那是：哭、餓、上吊。

朱鳳妮沒有哭。

她也不是在絕食。

他相信她也絕不會上吊。

——老牛算得上是甚麼東西，她會爲了自己而自殺嗎？那簡直是笑話。

笑話之又笑話！

於是，他仍然要走。

但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朱鳳妮不知從那裏弄出了一張刀。

刀很細小，但却很鋒利。

她也不是在裝模作樣，而是一下子就狠狠的插向自己的心房！

× × ×

她眞的要自殺！

但她究竟爲甚麼要了結自己的性命？爲了老牛？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老牛從來都沒有眞的把自己看得那麼高，雖然今天晚上，他巳有一點躺在雲堆裏的感覺。

刀光一閃！

絕不留情！

只要這一刀插下去，這個美麗的小天使立刻就要跌進萬刧不復的地獄裏。

（四）

倘若老牛只是一個尋常人，那麼朱鳳妮一定巳經掉進地獄裏。

但老牛並不尋常。

在年少時，他曾赤手空拳打退八個斧頭黨黨徒。

在壯年時，他的一手刀法，連名震大江南北的刀王葉裕川也要喝采叫好。

他若非厭倦了江湖上的仇殺，此刻必然還是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

無論他走的是正道還是黑道，他都一定有頭有臉，幹得比絕大多數人更出色。

但是，他現在寧願做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巳許多年沒有跟人打架。

他也巳忘了自己究竟巳有多久沒有再用刀子跟別人拚命。

他的確是疏於武功。

但他畢竟還是有根底的人。

他的反應，仍然和年青時同樣敏銳。

朱鳳妮那一刀巳不算慢，她本來就眞的有求死之心。

但老牛那看似笨拙的手，此刻却發揮了一種驚人的速度。

颯！

他及時扣住了朱鳳妮的右腕。

「朱小姐！使不得！」

「放開你的髒手！」朱鳳妮嘶聲道：「我只不過是個婊子，生生死死，誰都不會放在心上，誰都不會在乎！」

「誰說沒人在乎？」老牛咬着牙，「妳若死了，我每天就得少派三份早報！」

朱鳳妮怔住，忽然「噗哧」的笑了起來。

「三份早報！原來我只值三份早報的價錢。」

老牛的手指扣得更緊。

「叮」的一聲，刀子跌落在地上。

她却投在老牛的懷裏。

他聽見她那夢囈般的語聲，輕輕的在耳畔響起：「你看我像不像個淫婦？」

老牛搖頭。

「不，妳是個美麗的小天使。」

「你若知道我是誰的情婦，也許你會連我的頭髮都不敢碰一下。」

「牛叔不怕。」

「眞的不怕？」

「我若怕了，今夜也不會和妳到處去走。」

朱鳳妮抬起了頭，凝視着他。

老牛的心跳又快了三倍。

她突然把上半截衣裳輕輕褪下。

她的動作是那麼柔美。

她的肌膚是那麼晶瑩雪白。

她的軀體又是那麼健康，苗條，而該豐滿的地方又是那麼堅挺，令人目眩，令人心醉。

老牛呆住，臉上表情就像個已經餓了三天，却忽然看見一隻肥嫩燒鵝的小孩。

黑殺手突然出現

（一）

對老牛來說，這天晚上的奇遇，不啻是一場夢。

她為他帶來不可思議的一夜。

她令他痴迷，令他迷茫，令他興奮，她帶引着他闖進了一個瘋狂的境界。

雖然，她不是處子，但老牛却視她如貞潔無瑕的聖女，視她不容任何人褻瀆的女神。

他吻遍她每一寸肌膚。

她承受了他所發洩的一切。

× × ×

最燦爛輝煌的流星也總會消逝。

最瘋狂的愛慾也同樣會趨於平靜。

現在，老牛所感受到的不單是滿足，還有一種比酗酒後醒來更茫然的惆悵。

他知道，她並不是屬於自己的。

他倆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情感存在。

老牛已不年輕，也絕不是上流社會的富商，大亨。

她為甚麼會揀上自己？

答案是：「報復？」

還是：「發洩？」

她在向誰報復？向誰發洩？

老牛不知道。

朱鳳妮却在他的胸膛上睡着了！

× × ×

她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老牛不敢肯定。

但他不敢移動自己的身子，恐怕會弄醒了她。

時間一分一秒的溜走。

還有多久才天亮？

天亮之後，她又會對自己怎樣？

老牛不再想下去，因為他知道就算想下去也是多餘的。

他突然聽見走廊外傳來一陣沉重而急驟的脚步聲。

接着，「砰」然一聲巨響，那道不算結實的木門已被人猛力撞開！

（二）

門外來了三個人。

老牛知道這三人是誰。

每天清晨，老牛都會把早報送到荷香夜總會。

這三人也許不知道老牛是誰，但老牛却知道！他們是秦決、左雄和魏勇！

秦決是個有身份，有地位的大老闆。

直到這一剎那，老牛終於知道朱鳳妮是誰的情婦。

很少人敢開罪秦決。

敢開罪秦決的人，現在也沒有幾個還能活着。

但老牛現在却像是變成了一條瘋牛。

「出去！你們統統給老子滾出去！」

× × ×

秦決的臉色已變得像是一張白紙。

他彷彿變成了一根大釘子，呆呆的釘在地上，動也不動。

他那深沉可怕的目光，有如刀鋒般盯在老牛的臉上。

左雄、魏勇已一左一右，向老牛衝了過來。

但朱鳳妮却忽然從床上跳起。

她是赤裸的，就像個剛出世的嬰孩。

「你們要怎樣？是不是想看看我？」

左雄，魏勇臉色驟變，不由自主的退下。

這兩人就算面對豺狼虎豹，吃人妖怪，也絕不會如此手足無措。

但是他們現在面對着的，却是個赤裸裸的朱鳳妮，而朱鳳妮又是他們主子的情婦。

朱鳳妮冷冷一笑：「怕甚麼？難道你們連女人都沒有見過？」

秦決突然踏前了一步，摑了她一個耳光。

「賤貨，不要臉！」

朱鳳妮昂着頭，居然微笑着：「不錯，我本來就是個不要臉的賤貨，但你又算是個甚麼東西？你賣友求榮，橫刀奪愛，簡直比畜牲還不如。」

啪！

又是一記耳光刮在她臉上。

朱鳳妮連臉都給打歪了，但她還是在笑，放肆的大笑：「這不算英雄，不算好漢，你何不在我肚子上踢兩脚？」

秦決臉上的肌肉已蹦緊：「妳以為我不敢？」

朱鳳妮冷冷一笑：「還有甚麼事情你不敢幹的？何況我肚子裏的肉塊，也未必就是你的骨肉！」

老牛聽到這裏，心冷了一截，血液却反而熾熱起來。

他看見秦決的瞳孔在收縮，一隻穿着鱷魚皮鞋的脚却飛了起來！

「秦——」老牛大喊。

但遲了。

無情的一脚，狠狠地踢在朱鳳妮小腹上。

她悶哼，疼得整個人像蝦米般彎起來，嘴角還在流血。

想不到她還在笑。

「好！這一脚踢得好！但還不够，再踢！再踢！不敢踢的就是王八！」

她又挺直了腰，原本雪白的小腹已紅腫了一大塊。

老牛暗呼老天！

她若已懷孕，這一脚不啻是在索命！

秦決竟然還要再踢第二脚。

老牛再也無法忍耐，突然赤條條的從床上撲起，右掌急斬秦決腿骨。

秦決急縮。

魏勇却已撲前，一拳撞向老牛的鼻樑上。

（三）

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秦決手下兩位保鑣，左雄刀法狠，魏勇拳頭硬，一刀一拳，都有極響亮的名氣。

這個和朱小姐在一起的霉漢，又怎能抵擋得住魏勇的鐵拳？

看來，他的鼻子非要被打得爆裂，臉上變成一塌胡塗不可。

可是，這又錯了。

老牛的鼻子沒事。

因為他的頭輕輕一側，已閃開了魏勇這一拳。

魏勇連看也不看，反手以掌背拍出一掌，急打老牛後腦。

他手力沉雄，經過多年浸淫苦練，這一掌大可以把老牛的腦袋拍爆。

但老牛居然又以極快的速度，閃開魏勇第二着攻擊。

左雄一看，已看出這霉漢實在是有兩下子本領。

嗤！

他掣出一把鋒利的鋼刀，疾刺老牛咽喉。

左雄除非不動刀子，一動刀子就要殺人。

這一刀極快，而且極準。

老牛雖然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但這時候却是以一敵二，而他又是赤手空拳。

縱然他本領不弱，但這突如其來的一刀，看來他也只有挨下來的份兒。

突聽「叮」的一聲，左雄的刀子忽然被一件東西擊落在地上。

左雄的臉色也變了。

魏勇的臉色變了。

只有秦決，還是剛才那副樣子。

把左雄刀子擊落的，原來又是一塊廢鐵。

× × ×

在走廊外，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黑衣人。

秦決背對着這人，忽然說：「沈先生，久仰大名，想不到今天居然會在這裏相遇上。」

這黑衣人原來竟是沈東亭。

「好說！好說！」

「沈先生一直都住在這旅館？」

「不錯，」沈東亭乾笑兩聲：「這裏租金特別便宜，除了這裏，我已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歇下來。」

秦決忽然對左雄，魏勇說：「你們先回去。」

左雄猶疑片刻，正想說話，秦決又已揮了揮手，道：「有沈先生在這裏，我一定會很安全的。」

左雄、魏勇不再說甚麼，雙雙盯了沈東亭一眼，然後離去。

沈東亭淡淡道：「秦董事長是個大忙人，倒不知道外面吹甚麼風，會把你這位貴人吹到這裏來。」

秦決皺了皺眉：「正是踐破鐵鞋無覓處，在下正想找沈先生。」

沈東亭笑了笑。

「找我？」

「不錯，有點小事，我正想跟你談一談。」

「既然是小事，請就在這裏說。」

「不！這裏不大方便，」秦決的神色很慎重：「明天中午十二點，我在川香園等你。」

沈東亭聳聳肩，微笑着。

過了很久，他才說：「你不妨等，但我不一定來。」

他居然在擺架子。

秦決却不在乎，只是說：「好，我等你！」

說完，摔頭就走，再也不看朱鳳妮一眼。

老牛楞在那裏，赤條條的楞着。

沈東亭忽然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膊：「老兄，你現在已算是一號大人物了。」

「大人物？甚麼大人物？」

「能把秦決氣得死去活來的人，絕不簡單。」

老牛一笑，笑容乾澀。

朱鳳妮却已悄悄的穿好衣裳。

她沒有臉紅，也沒有流淚。

但她却忽然昏厥過去，倒在床上。

× × ×

外面仍有雨。

朱鳳妮停放在旅館外的汽車，却已被人毀爛，變成一堆廢鐵。

無情紳士有情漢

（一）

夜深。

雷有基醫生不斷的用手帕擦汗。

為了拯救朱鳳妮的性命，這位六十三歲，曾經留學德意志的老醫生，可說是已經盡其所能。

× × ×

這裏並不是那間小旅館，而是一座兩層高，外面有花園噴水池的華麗房子。

把朱鳳妮送到這裏的，是沈東亭。

這裏也不是雷有基醫生的住所，而是雷醫生的隔鄰。

這屋子的主人，是個紳士。

一個只有三十歲的年青紳士。

他姓林，叫林貞。

× × ×

林貞是個怎樣的人？

這一點可說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有人說他無情。

但又有人說他多情。

有人說他是個文弱青年。

但又有人說他深藏不露，是個一流的技擊高手。

但有一點，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那就是林貞現在很有錢。

他有兩間百貨公司，三座貨倉，還有一個船務公司，規模都很龐大。

但這只是近兩三年以來的事。

從前，這些百貨公司，貨倉和船務公司的老闆，都另有其人，而不是林貞。

但這已成為過去。

林貞有錢。

在這世間上，只要有錢，有權勢，就算是想做皇帝，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他的錢從何而來？

這一點，已沒有人會去追問。

正是：「英雄莫問出處。」這一點，是每個人都不妨緊緊記住的。

（二）

晨曦斜照，透過那幾乎一塵不染的玻璃窗子，照射在雷醫生的臉龐上。

他已經很疲累。

朱鳳妮仍然躺在床上。

雷醫生離開房子，把門關上。

林貞已站在門外。

「雷醫生，她怎樣了？」

雷醫生吸了口氣，忽然說：「我想喝杯水。」

林貞臉色一變，立刻叫喊：「瘦駝子，給雷醫生一杯清水。」

瘦駝子的確人如其名，既是駝子，又是骨瘦如柴。

他是林貞的家僕。

從外貌看來，他最少比林貞大五六歲，但實際上却是林貞比他還大一歲。

他也和主人一樣，已整晚沒有睡覺。

他匆匆倒了一杯水，雙手捧送給雷醫生。

雷醫生幾乎是一口氣就把整杯水喝光了。

「雷醫生，她怎樣了？」林貞又再問道。

雷醫生疲憊地坐在廳中一張沙發上，道：「是誰踢她一脚的？」

林貞說：「不是我。」

雷醫生瞧了他一眼：「我看你也的確不像個兇手。」

「甚麼？她死了？」林貞的臉一陣煞白。

「不，她還可活下去，但肚子裏的小生命，却已無法保得住。」雷醫生忽然握着他的手，「很抱歉，我已盡了全力。」

林貞的眼睛一陣寒芒閃動。

他的手很冷。

「我現在能不能去看看她？」

「不，她現在已睡着，你要看她，必須等到她醒過來之後，而且不要說得太多，」雷醫生的神色很愼重，「她的身體本來就很虛弱，再經此變故，凡事都必須小心一點才好。」

林貞點點頭，但却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

× × ×

雷有基醫生走了。

但他却把最信任的女護士留在朱鳳妮身旁。

林貞坐在軟綿綿的沙發上，臉上的表情却是一片僵硬。

朱鳳妮是沈東亭在昨夜把她帶到這裏來的。

沈東亭早已走了。

除了他之外，和他一起到來的還有老牛。

林貞不認識老牛，也不知道老牛是甚麼人。

他只知道，一個自己痴戀了許多年的女孩，現在已變成了這副樣子。

× × ×

經過了一場暴風雨之後，今天總算有了個好天氣。

正午。

陽光燦爛，但是却仍然照射不到川香園。

這間古老的菜館，就和它的招牌一樣，看來暮氣沉沉，缺乏了一種生氣。

無可否認，這裏的一切都很保守，甚至連伙計都絕少更換，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懶洋洋，待客態度相當差的老伙計。

但它仍然能在這繁華的大都市存在。

原因很簡單，因爲這是菜館。最主要的是菜餚泡製得出色，色香味俱全。

這一點，川香園的廚師，可說是絕對滿足了老饕們的要求。

所以，儘管這裏的伙計平時招呼欠妥，但上門光顧川香園的食客，仍然大不乏人。

但這一天，情形有點特別。

川香園的幾個「老牌伙計」，忽然變得恭敬有禮，招呼之佳，服務態度之慇懃，就算未知是否「絕後」，但却也可以肯定是「空前」的。

然而，能够享受這種慇懃招待的貴客，也僅限於坐在第一號桌子上的寥寥數人而已。

他們是左雄、魏勇。

在這兩個大保鑣中間的，當然就是秦決。

(三)

秦決給人的印象，永遠都是那麼衣履整齊，但却絕對不苟言笑。

他現在的形態也是一樣。

那幾個「老牌伙計」，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絕對不敢開罪這幾位人客。

休說是開罪，就算是待慢了一些，也是非同小可的罪過。

秦決是甚麼人，豈是可以待慢的？

× × ×

十二點三十八分，秦決已喝完最後一杯花雕。

他只是喝酒，所點的幾道川菜仍然在厨房裏，「按菜不動」。

他們在等待一個人。

沈東亭。

(四)

一點正，沈東亭終於來了。

但他好像根本不認識秦決。

秦決坐在第一號桌，但沈東亭却跑到第十二號桌，慢條斯理的坐下。

一個老伙計懶洋洋的走到他身旁，但却不瞅不睬。

沈東亭忽然說：「老彭。」

這老伙計一怔。

他的確叫老彭，這人怎會知道自己是老彭？

他轉過臉，問沈東亭：「你知道我叫老彭？」

沈東亭淡淡道：「我認識這裏的老闆，他叫葉平生，年輕的時候咱們還打過一場架。」

老彭又是怔住：「這和你知道我叫老彭有甚麼關係？」

沈東亭道：「葉平生曾對我說，在川香園裏，有一個只有九隻手指的老伙計，他叫老彭。」

老彭的臉色立刻有點不好看。

他的確是只有九隻手指，而且一直都不喜歡別人提起。

沈東亭却是一點也不覺得怎樣，道：「我想喝花雕。」

老彭一聲不响，走了。

但他却沒有把花雕拿來，而是「轉移陣地」，從第十二號桌跑到第一號桌，連眼角也不瞧沈東亭一眼。

他嘴裏已不知有幾百句、幾千句「他娘的」想罵出來，但有秦決在，這種脾氣暫時還是發不得的。

忽然間，又有個人叫他。

「老彭。」

老彭一楞，原來是左雄在叫他。

他立刻堆滿笑容，迎上前。

「左爺，有甚麼囑咐？」

左雄微微一笑，說道：「我想要一瓶花雕。」

老彭彎腰，也在微笑：「是，是。」

他立刻用一隻銅盆子，端着一瓶花雕，小心翼翼的捧到第一號桌。

他把酒放下，正想退下去，左雄又把他叫了回來：「且慢，有件事想問問你老兄。」

「不敢，左爺請囑咐。」

「你有幾根手指？」

「九……九根。」老彭的臉色一陣發白，但臉上仍然强顏微笑。

「很好，一個人活到你這把年紀，還能有九根手指，已算不錯。」左雄瞧着他，那種目光簡直可以讓人從心底裏冷出一塊冰來。

彭老還在笑，但喉頭已乾澀，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魏勇却在這時候冷冷一笑：「就算有八根手指，也算不錯了，對嗎？」

說到最後兩個字的時候，左雄已上前，緊箍着老彭。

老彭彈動不得，一張臉龐刹那間變成了豬肝之色。

「秦爺……這……」

秦決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魏勇亮出了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接着把老彭的左手按在桌上。

颯！

刀光一閃，老彭又不見了一根尾指。

他渾身顫抖，可說是又驚又怒，但在這三個人面前，却又無從發作。

魏勇盯着他，忽然一笑：「這只是小小皮外傷，死不了的。」

然後，他又用小刀割下一塊桌布，以純熟而快速的手法，爲老彭包住了傷口。

左雄冷冷一笑，忽然把那瓶花雕遞給老彭。

「要這瓶花雕的不是咱們，而是剛才那位先生！」說着，向沈東亭一指。

沈東亭却在看着一張早報，好像剛才的事，他甚麼也沒有看見。

知己相逢千杯少

(一)

老彭終於知道自己爲什麼會惹來這場斷指之禍。雖然他沒有待慢了秦決，但却小覷了坐在第十二號桌的那位顧客。

他終於還是要把花雕送上去，但却已賠了一根手指。

沈東亭接過了花雕，忽然嘆了口氣。

老彭誠惶誠恐的站在一旁，臉色蒼白得可怕，却不敢說半個字。

在這個人吃人的大都市裏，他畢竟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菜館伙計。

沈東亭看了他一眼，忽然說：「少了兩根手指，雖然不好看，但總比連甚麼都看不見好得多。」

老彭點頭不迭。

沈東亭的說話，他明白是甚麼意思。

這時候，秦決已經獨自走了過來，很有禮貌的問沈東亭道：「我能否在這裏坐下？」

沈東亭點點頭，漫不經心地說：「當然可以，我還沒有把整間川香園包下。」

秦決臉上木無表情，坐下。

他看了牆上那座古老壁鐘一眼，淡淡的說：「雖然沈先生遲了一些，但畢竟還是來了。」

沈東亭仍然在看報：「我來，是因爲餓了，而且恰好想吃點川菜。」

秦決道：「這裏的魚香雙脆，乾煸蟮背和火爆豬肝，都很不錯。」

沈東亭道：「但我想吃的却是回鍋肉，乾炒牛肉絲。」

秦決立刻囑咐老彭：「回鍋肉，乾炒牛肉絲，另外再弄點可口不膩的小菜。」

老彭唯唯諾諾，退下。

沈東亭終於把報紙摺好，放在桌上。

「今天總算是個好天氣，今夜必然羣星閃爍，明月高懸，」他似乎要把話題扯到不着邊際去。

秦決的反應却是：「林貞給你多少，要你殺蔡疤子？」

沈東亭似是一楞。

良久良久，他才慢慢的說：「你以爲人命是回鍋肉？可以訂個價錢？」

秦決道：「在沈先生的行業裏，每個人都該有個價目。」

沈東亭搖搖頭：「錯了，從五年前開始，我已不把殺人作爲自己的職業。」

秦決緩緩說道：「你爲甚麼要殺蔡疤子？」

沈東亭淡淡道：「這是報復！爲三個死在江邊碼頭的人報復。」

秦決道：「他們是你的兄弟？」

沈東亭道：「他們是林先生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

秦決道：「你曾恐嚇蔡疤子？」

沈東亭搖搖頭，淡笑着說：「那不是恐嚇，而是實實在在的告訴他，他很快就要死了。」

秦決道：「他相信嗎？」

沈東亭道：「無論他是否相信，但他在死前必已有三幾天睡不着覺。」

秦決的臉上完全沒有表情。

他忽然把一疊鈔票放在桌上。

沈東亭皺起了眉：「這裏的酒菜雖然不算便宜，但是也絕對不需用這許多錢付帳！」

秦決道：「回鍋肉當然不值錢，但你却不是回鍋肉。」

沈東亭瞧着那一疊鈔票。「這裏總共是多少錢。」

「一萬。」

「假若我收下這一萬塊，要幹些甚麼事？」

「殺一個人。」

「殺誰？是不是林貞？」

秦決點點頭。「不錯，就是林貞，事成之後，再付一萬。」

沈東亭喝了口酒：「無論怎樣，你的出手已算很闊綽。」

秦決道：「殺林貞，付兩萬，這筆數目的確已不算少。」

沈東亭的臉色忽然變得很嚴肅：「但却還不够。」

「兩萬還不够？」
「不錯，最少還得再加一點點。」
「加多少。」
「九十八萬，」沈東亭剛才還很嚴肅的臉孔，忽然又緩和下來，微笑着說：「無論是誰，只要他能付出一百萬塊，莫說是區區林貞，就算是要我殺了自己，也無不可。」
秦泱也笑了。
「想不到名震天下的黑殺手，居然會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人物。」他一面笑，一面把桌上的鈔票放回自己的衣袋裏，「當我湊足一百萬塊的時候，一定會再來找你，再見。」
雖然兩人都在笑，但目光却比殺人的刀還更鋒利。

× × ×

秦泱在兩個保鑣陪伴下，離開了川香園。這次的會面，沒有什麼結果。
在他們這個圈子裏，沒有甚麼結果的談判，往往也就是最凶險的談判。
沈東亭是老江湖。
秦泱在道上混的時日也不算淺。
他們都已彼此心中有數。

（二）

兩點三十八分，沈東亭才慢條斯理的從川香園裏走出來。
回鍋肉不錯。
乾炒牛肉絲也很可口。
加上香醇醉人的花雕，這一頓午飯的確不錯。
他以不緩不急的步伐，轉過南口大街，來到了銅皮巷。
這條小巷以前曾有一個補鞋匠，手藝極佳，人人都叫他銅皮十。
自從銅皮十離開這裏，到外國謀生之後，這條巷也就叫銅皮巷。
至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在懷念着銅皮十。
但他已離開這條巷子凡十餘年，一直也沒有回來。
銅皮十是個補鞋匠，最常用的工具是一把鎚子。
當沈東亭來到這條小巷的時候，他也看見了一個人，手裏拿着鎚子。
但這鎚子份量沉重，最少比銅皮十的鎚子大上三倍。
這人也不是補鞋匠，而是一個專門靠敲碎別人腦袋為生的惡流氓。
他已不年輕，快將四十歲。
在昆明的時候，沈東亭曾見過他。
那時候，他混得很不錯，經常在賭場出沒，贏得大，輸的也不少。
想不到在這裏，他們又相逢。
狹路相逢。

（三）

「鬼鎚花爾爾！」沈東亭冷冷一笑，「聽說你比我更早離開了昆明。」
這人獰笑。
他正是黑道上人稱之為「鬼鎚」的花爾爾。
「沈兄，別來無恙罷。」
「我若有甚麼不妥當，現在也不會站在你的面前。」
「沈兄，還記得上次，咱們在賭場押骰寶的事嗎？」
「當然忘不了，那次你押大我押小，結果開出來的却是三顆六，大小通吃。」
「所以，最聰明的賭徒，永遠都是莊家。」
「但當莊必須要有眞本錢。」
「不錯，」花爾爾淡淡一笑，「我若有眞本錢，下次一定開賭場。」
「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才有眞本錢？」
「不必太久，」花爾爾撫弄手裏的鐵鎚子，「只要它爭氣，在你的腦袋上用力一敲，我就會有錢了。」
「噢，眞是好極了，」沈東亭冷冷一笑，「一直以來，都是別人給錢沈某，要沈某去殺人，想不到現在居然反過來，有人要買兇殺沈某，眞是他媽的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花爾爾嘆了口氣：「小弟這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沈兄休怪。」
「當然不會見怪，咱們反正都是同行，」沈東亭冷笑着：「別人說同行如敵國，這恐怕用不到咱們身上了。」
花爾爾點點頭。
「不錯，咱們總算是一場朋友，這一頓飯，你也不必客氣了。」
他說的好像是在請人家吃飯，但他拿出來的却不是飯碗筷子，而是一柄可以敲碎獅子腦袋的大鐵鎚！

× × ×

花爾爾並非尋常之輩，每年都有不少成名英雄，江湖好漢死在他的鐵鎚下。
根據以往的紀錄，不少人連他三鎚都接不下。
他眼明手快，出手霸道很辣，而且膂力沉雄，每一招都是那麼猛烈不可輕侮。
如果換上別人，恐怕三兩個照面之間，便得死在他這狂烈的攻勢下。
但沈東亭却是個勁敵。
花爾爾連攻十二鎚，但却被沈東亭一一化解。
沈東亭冷冷一笑：「來而不往，非禮也，花老弟，你可要小心了。」
他在發動反擊之前，居然還給予對方一個很清楚的警告。
花爾爾沒有動怒。
他也是個老江湖了，知道若在這時候動起怒火，那不啻是自取滅亡。
他又攻了五鎚。
但對於沈東亭來說，居然沒有半點威脅。
直到現在，他終於知道，自己已接錯了這一宗買賣。
他根本不是沈東亭的對手。
但此刻，他却已是勢成騎虎。
除非他立刻求饒承認失敗，否則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然而，世間上却是有種人，寧願戰死也絕對不肯投降的。
花爾爾也是這種人。
沈東亭突然扣住了他的右腕。
花爾爾鬆開鎚子，反身以肘重擊沈東亭小腹。
但這時候，沈東亭已是智珠在握，任由花爾爾怎樣掙扎，也勢難傷他分毫。
驀地，他一掌拍下。
花爾爾那一個肘擊落空，而這一掌却是擊了個結結實實。

沈東掌練的到底是什麼掌力，沒有人知道。
但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不少高手，在中了他一掌之後，就再也活不下去。
花爾爾已是個窮凶極惡之輩。
為了錢，他殺人。
為了一時之快，也殺人。
他殺人根本就不需要什麼理由，無緣無故死在他鎚下的人，實在不少。
所以，沈東亭也沒有手下留情的打算，而且這人本來就是要來殺害自己的。
一聲悶响，花爾爾只覺得頭頂上一陣劇痛，如遭雷殛。
然後，他就軟綿綿的倒了下去，永遠再也站不起來。
就在這時候，一人輕輕鼓掌。
「好功夫！好功夫！不愧是名震天下的黑殺手。」
沈東亭沉聲喝道：「甚麼人？」
巷端緩緩地出現了一個揹着皮袋的老人。
沈東亭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忽然目光大亮：「是十叔！」
老人大笑：「小沈，你差點連我都不認得了！」
沈東亭急步上前，「十叔休怪，一別多年，想不到你還是那麼壯健。」
老人搖搖頭，嘆了口氣：「不中用了，別人說到金山掘金礦，我却連銅板也掘不着一枚，到了那種鬼地方，仍然幹回老本行，替人補鞋修靴，眞個他娘的笑話！」
原來這老人就是銅皮十。

× × ×

銅皮十是個鞋匠。
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這位鞋匠，原來竟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沈東亭認識銅皮十，是遠在少年時。
銅皮十並不是沈東亭的師父，但却曾經給他傳授過幾套拳法。
那時候，他們還是同鄉。
但不久之後，銅皮十離開了家鄉，來到了這個繁鬧的都市，成為一個鞋匠。
沈東亭在鄉中也沒獃了多久，就離開別井，最後更成為名震江湖的黑殺手。
誰也想不到，銅皮十居然會在這時候出現。
「小沈，去喝一杯，慶祝慶祝吧！」
「慶祝甚麼？」
「當然是慶祝你打跨了花爾爾！」銅皮十很興奮，就像個七八歲的小孩童，不斷在揮手蹈足。
這一次，銅皮十居然又帶着沈東亭，回到了川香園。

黑殺手遭人暗算

（一）

銅皮十喝了兩瓶酒，意氣飛揚。
「小沈，早在卅年前，十叔就已對村長說，沈東亭是個可造之材，現在可證明，我一點也不糊塗，眼光一點也不差。」
沈東亭嘆了口氣：「小沈不中用，幹不出甚麼大事來。」
「幹大事有甚麼用？最重要的是發大財！」銅皮十挾起了一塊回鍋肉，「像洪村長的兒子，他立志要幹大事，要當軍政界的紅人，結果大事還沒幹成，就已死在會議室裏。」
「他怎會死在會議室的？」
「是暗殺！」
「兇手抓着了沒有？」
「抓他娘個屁！」銅皮十搖搖頭，嘆着氣：「江湖上雖然風險大，但軍政界裏更是黑幕重重，要幹大事，倒不如像我這個老不死替別人補鞋！」
沈東亭緩緩的呷了一口酒。
「聽說你去了金山？」
「唉，正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銅皮十搖頭不迭，「以為在彼邦可以大發橫財，孰料碰了一鼻子灰，一船三十人齊去，到現在就只有我能回來，掘金夢，還是別提！別提！」
說到這裏，這個老人似乎已有點醉意了。
他忽然巍巍巔巔的站了起來，大叫：「伙計！伙計！」
在不久之前吃了大虧的老彭，戰戰兢兢的走過來：「這位大爺有甚麼吩咐？」
他現在已是驚弓之鳥，也難為他被人砍掉了一根手指，仍然負傷工作，沒有休息。
銅皮十有點醉眼惺忪的樣子。「厠……厠所在甚麼地方？」
他一搖一擺的，看來眞的醉了。
沈東亭急扶着他。
「唷！」
銅皮十口吐黃箭，醉得厲害。
沈東亭攙扶着他，到厨房後的一座厠所。
「十叔，小心點。」
「別緊張……我不會摔倒的……」
話猶未了，他已像個元寶般摔倒在地上。
沈東亭再扶起他。
忽然間，厠所門關上。
厠所內一陣沉寂。
沉寂無聲。

× × ×

兩分鐘後，厠所門又再打開。
銅皮十神色木然，不徐不急的離去。
他沒有結帳。
川香園的伙計都沒有追問，因為沈東亭還在厠所裏。
但過了整整半個小時，他們還是沒有看見沈東亭出來。
老彭忍不住去看個究竟。
他打開了厠所門。
沈東亭還在厠內。
但他的咽喉已被一把尖刀戳破！

（二）

黃昏。
老牛醉了。

× × ×

帶着最少九分酒意，他去找林貞。
林貞沒有拒絕接見他。
老牛一看見了林貞，就大聲吼叫：「沈東亭死了，你知道嗎？」
林貞臉上毫無表情，只是淡淡的說：「我知道了，早已知道。」
「你知道？」老牛轟聲怒叫起來：「老子還以為你甚麼都不知道！」
林貞道：「你喝了酒？」

「沒有！老子沒有喝酒，老子喝的只不過是一毛錢就可以買一大罈的醋！」

「醋也同樣會醉死人的！」

「老子寧願醉死，也不願意看見這個世界，已經變成了龜孫子的天下！」

「誰是龜孫子？」

「秦泱是龜孫子，左雄魏勇是龜孫子，你若不敢去對付他們，那麼你們就是比龜孫子還更混帳的混帳龜孫子！」

林貞輕輕嘆了口氣：「這種事，你還是少管一點的好。」

老牛瞪大了眼睛：「你是看不起老子了？」

林貞道：「你錯了，秦泱是個怎樣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他手上的實力怎樣，我也知道得比你多，要對付這個人，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

「不容易！」老牛嘿嘿一笑，「老子不信這個邪，他奶奶的，就算他有三頭六臂，老子也要把他剁成肉醬！」

說到這裏，身子搖搖幌幌的，走了出去。

但他忽然又走了回來，問林貞：「朱小姐……她怎樣了？」

林貞瞧着他，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她沒事。」

「很好！她沒事，老子放心！再見！」老牛又一搖一幌的離去。

但他還沒走出門外，就已給人制服。兩個大漢，把他綑綁住。

林貞揮了揮手，沉聲道：「暫時把他關在牢裏，他清醒後才放他回去。」

老牛在大罵：「姓林的，你沒種，自己不敢去對付秦泱也還罷了，還要囚禁老子，這算甚麼英雄好漢……」

他一面大叫，一面掙扎。

但他的確醉了，他的掙扎完全無濟於事。他被關在一座囚牢裏。

（三）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老牛終於從醉鄉清醒過來。

他已忘了自己是怎樣被人關起來的。

他甚至已忘了自己去過甚麼地方。

他居然以爲自己給人暗算了。

幸好事實並非如此，他很快就被釋放出來。

× × ×

外面的天氣很好。

老牛決定馬上去找一個人。

他要找的人，就是川香園的老彭。

老彭沒有休息，但一隻手却纏着厚厚的紗布。

老牛把他拉出來。老彭沒有拒絕出外，因爲他認識老牛，而且曾經有一段時期，還和老牛很合得來。

老牛問老彭：「你近來混得怎樣？」

老彭皺着眉：「像我這種老廢物，還能混得怎樣？來來去去，還不是在這菜館裏幹活？」

老牛道：「這已算不錯，總比我好得多。」

老彭道：「我也曾多次叫你進川香園，但你却老是不肯。」

老牛搖搖頭：「我不懂燒菜，也不喜歡幹侍役，這種工作不適合。」

老彭嘆了口氣：「這可難說。」

老牛瞧着他那纏着紗布的手：「甚麼事？是不是給人欺負？」

老彭搖搖頭：「不要提這種霉氣的事好不好？」

老牛看着他，看你的樣子，似乎有點神不守舍，是不是碰見了瘟神。」

老彭吁了口氣。

「何止碰見了瘟神，而且還碰見了一個死人！」

老牛道：「你說的這個死人，是不是沈東亭？」

老彭一楞。

「你認識他？」

老牛道：「你且莫理會這點，現在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問你，那兇手是誰？」

老彭道：「巡捕房的傢伙已問了我許多次，想不到你也來問！」

老牛道：「巡捕房的人，我不管，我現在是問你！」

老彭道：「是一個補鞋匠。」

老牛目光一亮：「聽說銅皮十已回來，難道就是他？」

老彭道：「我不知道是不是銅皮十，但有人叫他十叔。」

「這就是了！」老牛一拍大腿，「這老傢伙表面上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其實却是個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混世魔王！」

老彭道：「區區一個補鞋匠，怎會是個混世魔王？你是不是說得太嚴重了？」

「呸！你知道個屁！」

老彭一怔，繼而嘆道：「但願我連個屁都不知道，省掉這許多麻煩。」

老牛瞳孔暴縮，不再說話，掉頭便走開。

老彭瞧着他的背影，喃喃嘆息着說：「看來他比我還倒霉……混了大半輩子，還是這副模樣，唉……」

他搖頭不迭，正待回川香園，忽然看見一個白臉漢子攔住了他的去路。

老彭瞪了他一眼：「請讓開一點。」

這白臉漢子大概三十五六歲年紀，穿着一襲灰衣，臉上的表情是皮笑肉不笑。

老彭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勁。

白臉漢子忽然說：「我若會讓開一點，也不會攔住你的去路。」

老彭臉色一變：「先生，我只是個菜館伙計，身上沒有多少錢……」

「廢話！」白臉漢子冷冷一笑，「我不是要錢，而是要你的性命！」

老彭目中已露出了恐懼之色：「你爲甚麼要殺我？」

白臉漢子目光如刀，冷冷道：「你對老牛說得太多了，這已是死罪！」

老彭雙手亂搖。

「不！你切莫誤會！我沒有對他說過些甚麼……」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臉龐上已多了一樣東西。

那是一柄黑漆而鋒利的斧頭！

× × ×

有人說，在這都市裏，殺死一個人，看來就和踩死一隻螞蟻沒有多大的分別。

螞蟻固然可憐。

但兇手的下場，又將會怎樣？

除了冥冥中的主宰之外，又有誰能預料，每個人最後的下場，將會怎樣？

老牛脾氣發作了

（一）

賭場裏，總是烟霧瀰漫，雪茄、洋烟、捲土紙烟和烟桿子噴出來的氣味，簡直可以把不吸烟的人薰死。

銅皮十一向都不吸烟，但却能抵受得住賭場裏這種混濁的空氣。

他今天手風很不錯，在骰寶桌上贏了四百，又在牌九桌上贏了一千三百五十。

賭場裏的大耳方三走了過來，笑咪咪的對他說：「十叔，這裏比金山還容易發財罷？」

銅皮十瞧着他道：「怎麼啦，又要賞錢？」

方三搖搖頭：「不必了，你再給，我也不好意思再要。」

銅皮十裂嘴一笑：「說得漂亮，就看在這句話兒份上，再賞十塊。」

說着，十塊大洋塞到方三的袋裏。

方三笑的闔不攏嘴：「十叔不愧是江湖前輩，手面闊綽不在話下，而且——」

「夠了夠了，還是那句老話，別再沾那種害人的鴉片，瞧你是越來越瘦，再弄下去，恐怕快要變成一堆骷髏骨。」

方三立刻不笑，訕訕道：「十叔說的是，老方明天就把它戒掉！戒掉！」

銅皮十帶着勝利者愉快的心情，離開了賭場。

方三臉上換了一副表情，喃喃冷笑着：「戒他奶奶個屁！」

× × ×

曾到異邦大發黃金夢的銅皮十，這時候才發覺人離鄉賤這個道理。

他正在暗自慶幸，還能回來，而且一回來就賺到了一筆爲數不少的外快！

他殺了沈東亭，獲得的酬勞是三千塊大洋。

這筆數目，已不算少。

而且，它還爲他帶來好運氣，在賭場上又贏了千多塊！

雖然，他一直都覺得小沈很不錯，但和三千塊大洋相比，顯然是後者可愛得多了。

爲了三千塊，就算是砍翻十個小沈，一百個小沈，他都絕不會皺眉。

「錢」這種東西，實在可怕。

它可以殺人，也可以令善良的人變成醜惡！

沈東亭直到嚥氣的一刹那，還不肯相信，這個已「醉得一塌糊塗」的老人，竟然會出其不意向自己實施殺手。

小沈雖然是殺人的大行家，但畢竟還及不上銅皮十那麼老辣。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却是：沈東亭根本就沒有想到，銅皮十竟然包藏禍心，要暗殺自己。

當然，主謀者一定就是秦泱！

但他已再也沒有法子爲自己報復。

× × ×

沈東亭雖然死了，但老牛沒有死。

老牛已不甘寂寞。

只要把生死置諸度外，像他這種人活在世上，一定是多姿多采，充滿傳奇色彩的。

他在賭場外，等候着銅皮十已整整兩個小時。

他用盡了一切方法，終於查出了銅皮十的下落。

他知道銅皮十在賭場裏。

他知道銅皮十無論是贏是輸，都一定會從賭場裏出來！

× × ×

銅皮十已出來。

老牛拿着一瓶酒，渾身酒氣，一搖一幌的走到銅皮十面前。

他在裝醉。

「這位大爺，請問玉皇大帝在那裏？老子要找他，借十萬天兵天將，攻打……攻打四方城……」

銅皮十皺着眉，避開。

老牛却又向他仆倒過去。

「老子知道你一定贏了不少錢，能否……賞一毛錢？……」

他堆着滿臉笑容。

銅皮十嘆了口氣，從袋裏掏出一塊大洋：「拿去，別嗦嚕！」

老牛伸手。

但他却不是接過那一塊大洋，而是突然閃電般向銅皮十刺出一刀！

× ×

刀光如電。

老牛的目光也在刹那間變成黑夜中電光般明亮。

銅皮十在裝醉中殺沈東亭。

老牛現在是以同一手法，裝醉殺銅皮十。

這一刀，他刺向銅皮十的左胸上。

這是致命的一刀！

眼看這一刀立刻就可以在銅皮十的胸口上刺出一個血洞，突然有一件細小而沉重的東西，重重的擊在老牛右腕上。

叮！

老牛的刀已跌下，他的人也踉蹌退後開去。

他沒有醉。

只可惜銅皮十也沒有以爲他醉了。

一個是裝醉！

而另一個却是裝蒜。

銅皮十根本就不是要給他一塊大洋，而是一柄補鞋時必須要用的鎚子！

他的聲音也像是鎚子打在釘子那麼沉實：「我老人家沒有敲碎你的腦袋，是因爲我現在的心情很愉快，否則你現在已腦漿塗地！」

老牛的臉已發白。

他忽然咬牙道：「我承認自己的刀法是疏練了，所以才會失手，但總有一天，你會知道老子的刀法，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窩囊！」

銅皮十忍不住大笑。

「很好！有志氣，我這個老人家一定會等你的！」

他在大笑中離去。

老牛還是站在那裏，就像個在遊戲中失敗後，尚且心心不忿的小孩子。

但就在這時候，四個青衣漢子已圍了上來。

「噢，這不是派報的傢伙嗎？」

「他好像叫老牛。」

「老牛？哈哈，老牛有甚麼用？連犂田翻地都沒氣力啦！」

「如此老牛，不如宰掉！」

「看他這個樣子，好像還廢了一隻手呢。」

「眞可憐，又老又殘廢，恐怕——」

最後說話的一個漢子還沒說完，他的鼻子忽然四分五裂。

砰！

老牛閃電般發拳。

左拳！

老牛的右手雖然已經受傷，但左拳威力仍在。

這青衣漢子猝不防及，重重的吃了一拳，又驚又怒，還想撲前報復，但由於這一拳的力道實在是太兇猛了，他的身子剛想撲前，但眼前一黑，反而變成仆倒在地上。

其餘三個青衣漢子臉色一變，齊聲呼喝：「上！」

老牛冷笑。

他現在只能以單拳應戰，但却還是那麼氣勢懾人！

砰！

又有一個青衣漢子胸口中拳，吐血退下！

老牛似是殺得性起，連環腳左飛右踢，又把最後兩個青衣漢子踢得抬不起頭。

這四個青衣漢子，都是秦決門下身經百戰的打手。

他們以爲很輕易就可以把老牛收拾下來，但那却是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老牛雖已受傷，但仍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們一一擊倒！

幸好老牛沒有趕盡殺絕。他們畢竟只是秦決手下的小角色，老牛要對付的目標，並不是他們。

他現在必須回自己的老窩，等待傷勢痊癒，才能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二）

老牛累了。

他回到自己的老窩，必須舒舒服服的睡一覺。

但他回到老窩的時候，却看見了一個少年，坐在自己的床上。

「阿世！」

這少年赫然竟是沈東亭從大農場裏帶出來的阿世。

沈東亭曾把阿世帶到老牛面前，對他說：「他叫阿世，我若有甚麼不測，你一定要照顧他。」

老牛答應下來，但却一直都沒有放在心上。

因爲在那時候，老牛根本不相信沈東亭會有甚麼「不測」。

直到沈東亭死後，老牛又一直怒火如焚，居然又忘記了阿世。

「阿世！你知道我住在這裏？」

阿世點點頭：「要找你，並不困難，很多小販都知道你住在哪裏。」

老牛也點點頭。

「不錯，這裏的確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阿世道：「沈伯伯曾對我說，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還叫我拜你爲師。」

「拜我爲師？」老牛苦笑，「你若眞的拜我爲師，倒不如去跟隻猴子學些猴子戲還更實用。」

阿世搖搖頭。

「不，我相信沈伯伯的說話，他說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那麼你就一定很有本領。」

老牛呆住。

他年輕時，的確很有本領。

但現在呢？

無論如何，他的「本領」必然已大大的打了個折扣，因爲他已很久沒有動刀子，也很久沒有跟任何人動手。

他能否重振昔年雄風。

這很難說。

但他現在又已受了傷，一時之間，勢難復原。

將來的事會演變成怎樣，實在難以逆料。

阿世仍然堅持着，一定要拜老牛爲師父，他甚至跪了下來。

老牛瞧着他，呆住。

他突然沉聲喝道：「甚麼人？」

阿世吃了一驚，只見門外忽然出現了三個人。

老牛却在這時候鬆了口氣。

但他也實在想不到，來的居然會是林貞。

（三）

林貞在門外，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瞧着老牛。

老牛吸了口氣：「我有甚麼好看？莫不是我的鼻子上長出了一株人參？」

林貞微微一笑：「你很夠勇氣，居然去動銅皮十。」

老牛道：「這老渾蛋害死了沈東亭，老子要他塡命！」

林貞道：「可是，他沒有死，而你却反而受了傷。」

老牛一怔。

「你都已知道了？」

「我若甚麼事情都不知道，也不配和賀錦山、秦決這些老江湖作對。」

老牛嘆息着：「老牛老了，再也不是那些兔崽子的敵手。」

林貞道：「這並不是年紀的問題，而是你根本就已把功夫弄疏，那就像是一匹千里馬，倘若許久沒有鍛鍊，又怎能像以往般，奔馳千里？」

老牛點點頭：「林先生說的很對，但老牛畢竟已是一條年紀老邁的牛，再也不能和初生之犢相比。」

林貞道：「銅皮十可也不年輕，他的年紀甚至可以做你的父親。」

老牛道：「我是條老牛，又老又鈍，但他却是塊老薑，越老越辣。」

林貞道：「但你也可以變成一塊老薑的，甚至可以辣死銅皮十！」

老牛苦笑：「你別把我捧上半天好不好？」

林貞道：「我爲甚麼要捧你？要捧，何不捧捧自己？」

老牛道：「林先生的好意，老牛是知道的，只是……」

林貞截斷了他的說話：「現在你甚麼事都不必管，這裏的一切，有我！」

「有你！但我這條老牛又怎樣？是不是要離開這裏？」

「不錯，你說得很對！」林貞臉上的

神態很認真，「你現在馬上就要離開這個都市，而且走得越遠越好。」

老牛已想開口，林貞又截然道：「對付秦決、對付銅皮十、對付賀錦山，這都由我來幹，你現在唯一要幹的事，就是小心保護着阿世，收他爲徒！」

老牛呆住。

「你一定要我走？」

「這是形勢所逼。」

老牛神色黯然：「我明白，老牛留在這裏，對你們是一個負累。」

林貞搖搖頭：「這不是負累不負累的問題，而是目前的情況，對你和阿世都極其不利，你可以拚掉老命，但是阿世又怎樣？」

阿世忽然大聲說：「我不怕，他們要幹，我也願意跟牛叔同生共死。」

× × ×

阿世的聲音很雄壯，態度也很堅決。

但林貞却一點也不欣賞。

他給予他的回答，是一個火辣辣的耳光。

啪！

一記耳光刮下去，聲音清脆玲瓏，阿世的臉龐上立刻浮現出五條指印。

阿世沒有退縮，也沒有問林貞爲甚麼要打他，只是仍然說：「就算你打死了我，我還是不怕！」

林貞冷冷一笑：「你以爲這就是英雄好漢的行徑？」

阿世道：「就算不是英雄好漢，最少也不算是儒夫！」

林貞道：「但這是愚勇！愚忠、愚勇都是過猶不及的愚蠢行爲！」

阿世道：「何謂之愚勇？」

林貞冷冷一笑：「不自量力，螳臂擋車，這就是愚勇，白白送死，簡直是連儒夫都不如，最少，儒夫還懂得怎樣保留下自己的性命！」

阿世挺起胸膛。

「我本來就是個死不足惜，也沒有人會關心的孤兒，與其苟活，不如和那些害人的壞蛋拚了！」

「拚？你憑甚麼去拚？憑拳頭？你的拳頭不夠硬，憑氣力，你現在的氣力有多大？」林貞揪着他的衣襟，「你以爲拚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以爲拚將一死，就可以解決一切？」

阿世胸膛起伏，但是眼神還是那麼倔強。

林貞冷冷一笑，接道：「就算你不怕死，不在乎丟掉這條小命，但有一件事，你切莫忘了，還有一段血海深仇，等待着你去伸雪。」

阿世一凜：「你說甚麼？」

林貞冷笑道：「我是說，有一段血海深仇，正等待着你去伸雪！」

「血海深仇？甚麼血海深仇……？」

阿世的目光有點茫然。

林貞盯着他：「你可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怎樣死的？」

阿世道：「他……他在賭場上輸得很慘，弄到債台高築，所以……所以……」

林貞接說道：「所以他上吊了，是不是？」

「是又怎樣？」阿世咬着牙說。

「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些甚麼？」

「這已足夠！」

「不夠！不夠！大大的不夠！」林貞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若以爲知道這一些就已很足夠，那是大錯！」

阿世臉色一變。

「難道其中還有甚麼蹺蹊？」

林貞點點頭：「你父親本來並不嗜賭，但却給一個用心不良的壞蛋引誘，染上了賭癮，而且最後還用騙術，把你父親所有的錢騙光，還累他要欠下一筆債。」

阿世聞言，渾身猛然一震。

「你說的都是眞話？」

林貞道：「我爲甚麼要騙你，騙了你對我又有些甚麼好處？」

阿世急問：「那人是誰？」

林貞道：「就算我把這個人的名字告訴你，你又能怎樣？你想爲父母報仇？還差得遠！」

阿世道：「但我最少該知道這仇人的名字。」

林貞道：「這個人的名字，你當然必須知道的，但却不是現在，而是將來。」

「將來？」阿世叫了起來，「要等到甚麼時候？」

「等你長大後，等你有眞實本領，可以對付仇人的時候。」

阿世的眼珠子忽然一轉。

「我明白了。」

老牛看着他：「你明白甚麼？」

阿世冷冷一笑，盯着林貞道：「你說的都是假話，我根本就沒有甚麼殺父仇人，你只是在騙我，要我跟隨着牛叔離開這裏！」

林貞嘆了口氣：「你不相信我？」

阿世道：「我爲甚麼要相信你？除非你能有證據！」

「你對我的說話有所懷疑，那是很難怪的。」林貞看着他，緩緩道：「在這世間上，你最信任的人，是不是大農場裏負責養鴿的譚八叔？」

「八叔！想不到你也知道八叔這個人，」阿世點點頭，「不錯，只有譚八叔，才是世間上最老實，最可靠的人，最少，他是在農場裏看着我長大的，這許多年以來，他從未騙過我一次。」

林貞道：「假如他向你說，你會不會相信這是事實？」

「但他在大農場裏……」

阿世沒有說下去。

因爲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一個戴着毡帽的老人，已蹣跚地從門外出現。

「八叔！」

老人向阿世露出了一個苦澀的笑：「小唐！」

他一向叫阿世做「小唐」。

阿世走了過去。

這老人正是譚八叔。

他撫摸着阿世的頭髮，緩緩道：「剛才林先生說的，都是眞話，你父親的確被人騙得很慘。」

阿世全身一震。「這騙子是誰？」

譚八叔搖搖頭：「現在不能說，你也不能亂猜，總之，你一定要等待，等待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才去報復！但決不是現在！」

阿世拉着譚八叔的手：「不！你一定要說出那人的名字！」

譚八叔閉上了嘴巴。

這時候，老牛忽然衝前，掄起了拳頭，對阿世說：「你聽不聽師父的說話？」

「師父？誰是我的師父？」

「當然是我這條老牛，難道你不喜歡我做你的師父了？」

「不！徒兒叩拜師父！」阿世幾乎立刻就要跪下。

老牛却把他拉起。

「別來這一套，牛叔不喜歡這種禮節，你只要叫我師父，也就够了。」

「是的，師父……」阿世的情緒很複雜，既是驚喜，又是哀怒。

老牛嘆了口氣：「父仇這樁事，你暫時不要問，等待你長大後，有了報仇的本領，我們一定會把仇人的名字說出來。」

林貞目露滿意之色：「不錯，牛師父的說話，你一定要記住，牢牢的記住。」

就是這樣，老牛終於走了。

× × ×

他帶着阿世，離開了這個充滿黑暗罪惡的都市。

林貞知道，他們遲早會回來。

但等到他們回來之後，這裏的一切將會變成怎樣，恐怕只有天才曉得了。

北三街雙雄會

（一）

在賀錦山的書齋裏，秦決的臉色有些不好看。

因爲賀六爺已拿着那柄短短的手槍，對準着他的眉心。

× × ×

賀六爺問秦決：「上次你來到這裏，距離現在有多久了？」

「五天。」

「五天？眞的是五天？」

「不錯，是五天……」

「你還記得，五天前你在這裏說過的最後一句說話嗎？」

秦決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我還沒有忘記……」

賀六爺的瞳孔漸漸縮小，手槍却距離秦決更近：「我想再聽一遍。」

秦決吸了口氣，道：「三天之內，林貞不死，我死。」

「很好，說得很好！」賀六爺在笑，笑聲中帶着一種說不出的諷刺，「話是你說的，現在已是第五天，但林貞還活得很好。」

秦決垂下了臉。

賀六爺冷冷一笑：「你說，你現在是不是很該死了？」

秦決點頭。

「六爺說得對，我該死，我太低估了林貞的力量。」

砰！槍聲突響。

秦決縱然胆色過人，但却也不禁給這一下槍聲嚇出了冷汗。

他被嚇出一身冷汗，只因爲這一槍雖然是開了，但却不是射在他的眉心，而是射在天花板上。

他若中了這一槍，立刻就是個死人。

死人是不會出冷汗的。

× × ×

賀六爺沒有眞的殺了秦決。

其實，秦決也該知道，賀六爺是絕不會爲了一句說話，就把自己幹掉的。

他若眞的殺了自己，無異是砍了自己的一條臂膀。

賀六爺是個精明的老人，這種愚蠢的事，他絕不會幹。

但他現在很不高興，却是事實。

「你現在說，該怎辦？」他冷冷的盯着秦決。

「我們已殺了沈東亭……」

「這雖然也可算是一件功勞，但沈東亭的性命，又怎能與林貞相比？」賀六爺終於把手槍收起，冷冷道：「還有阿世那小雜種，你們還沒有把他抓回來，可說是大事幹不成，連這點小事情也沒幹好！」

秦決道：「我已加派人手，去找那小子，但……」

「別再提了，總之這兩件事，你一定要辦妥，否則那一樁買賣，一定會碍手碍脚！」

「六爺，那批貨有多少？」

「超過五十萬！」

「五十萬？」秦決吸了口氣：「是誰有這麼大的一批貨？」

「當然是胡跛子！」

「不錯，這老傢伙的手段越來越厲害，據說連東三省的黑霸王都給他的人幹掉了。」

「黑霸王算是老幾？」賀六爺冷冷一笑：「和胡跛子手下的四虎將相比，他的手下全都是窩囊廢，又怎能和老胡相提並論？」

「這批貨可靠嗎？」

「當然可靠！」賀六爺冷冷一笑，「在鴉片這門事情上，胡跛子是第一把交椅人物，五十萬貨雖然爲數不少，但對他來說，還不是最大的一樁買賣。」

秦決沉吟着：「目下好此道者，頗有貨源短缺之憂，倘若這一批貨能順利到手，咱們所賺的利潤，可不是一個細小的數字。」

「這個自然！」賀六爺燃點着一根雪茄：「但林貞却是一塊絆脚石。」

「既是絆脚石，我們就一定要把它踢開！」

「你踢得動嗎？」

「盡力而爲！」

「不！暫時不要再動林貞。」賀六爺沉吟着，似是若有所思。

秦決看着他，忽然說：「六爺有甚麼主意？」

賀六爺緩緩的噴出一口烟：「你和李紅鬍有沒有交情？」

「李紅鬍？」

「不錯，他是北三街的流氓頭子。」

「這人很不好對付，我和他雖無交情，但却也沒有交惡！」

「這人向來喜歡獨當一面，誰的帳他都不肯賣。」賀六爺緩緩道：「我要在他的地方上，會一會林貞！」

秦決目光一亮。

「在北三街殺林貞？」

「不是殺林貞，」賀六爺搖搖頭，「在李紅鬍的地方上，我們不能動林貞，林

貞也絕不敢動我們。」

秦決眉頭一皺：「六爺的意思是要在李紅鬍的北三街上，跟林貞進行談判？」

「不錯！你反對？」

「不，只要是對六爺有利的事，我絕不會反對。」秦決說。

賀六爺點點頭：「那麼，這件事就交由你去辦！」

「是。」

秦決退出去。

賀六爺吸吮着雪茄，獨坐書齋中，臉上木無表情。

他是大農場的老闆。

他是個大毒梟！

（二）

兩日後的黃昏，北三街籠罩着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 × ×

北三街有酒家。

那是好漢樓。

光顧好漢樓的，未必一定是好漢。

在這裏的流氓，遠比好漢爲多。

怎樣才算是「好漢」？

這很難說。

那些流氓，也常常拍着自己的胸膛，在好漢樓頭大呼：「俺是好漢！」

但他們眞的是好漢嗎？

不！他們只是流氓！

流氓就是流氓，倘若把流氓當作好漢，那眞是一件可笑復可悲的事！

雖然，有時候流氓和好漢的外表，看來是完全沒有甚麼分別的。

× × ×

好漢樓的老闆，就是北三街的流氓頭子李紅鬍。

他是流氓出身，這座好漢樓，也是他和手下，以强買强賣的手段弄回來的。

他平時，總是喜歡穿着一件對襟短打，敞開胸膛，大馬金刀的坐在櫃枱裏。

從流氓變成大掌櫃，的確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當然，若有人想打架，他是絕對不甘後人的。

但這一天他一改常態，居然穿着一套筆挺的西裝，正襟危坐地坐在好漢樓上。

今天，他可說是担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賀錦山和林貞，要在他的好漢樓，進行「親切友善的會談」！

他當然知道，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說不定，兩帮人馬會在這裏突然火併起來。

但他還是沒有拒絕，因爲他既不想得罪賀六爺和林貞，也不想給別人說：李紅鬍沒有這個勇氣，讓賀、林在好漢樓上進行談判。

所以，這雖然是一個燙山芋，但他還是接下了！

但他却堅決地對雙方說明：「誰敢在北三街先動手，俺就先幹了誰！」

他是站在中間，誰也不偏帮！

而且，對於人數，也有限制！

這規定是：雙方只能派三人，進入好漢樓！

（三）

會談的時間，是由六點正開始。

林貞很守時，五點五十八分，已到了好漢樓。陪他一起來到好漢樓的，是容健、趙豹。

容健是個體型魁梧的壯漢，他練的是大力鷹爪。

趙豹來自廣西，雖然身材遠遜於容健，又矮又瘦，但他的刀法和腿法，却絕非等閒之輩可以匹敵。

三人背牆而坐。

李紅鬍面色沉重，等待着賀六爺的來臨。

× × ×

賀六爺來到好漢樓的時候，是六點零五分。

他來的不算太遲，但總已算是遲到。

在他身後的，是秦決，狄天保。

狄天保是賀六爺的保鑣，大概三十七八歲年紀，外貌很平凡，沒有半點特別的地方，就和街上每一個普通人沒有甚麼兩樣。

他跟隨着賀錦山已十五年。

在這十五年內，他可說是從來都沒有出過任何一次岔子。

這種保鑣，當然是值得賀六爺深深信賴的。

× ×

雙方進入好漢樓時，只有三人。

林貞和賀六爺的相遇，可說是道上的一樁盛事。但他們談些甚麼，就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

即使是和他們一起進入好漢樓的手下，也不知道。

因爲他們一見面，就已走到一個角落，細語交談。

（四）

賀六爺不斷的看着林貞。

「林老弟，你還年輕，但却已是大有成就，我實在感到很佩服！」

林貞道：「六爺有甚麼指點，還是開門見山說出來好了！」

「好！快人快語！」賀六爺點點頭，「我也不喜歡兜圈子，轉彎抹角。」

林貞道：「六爺本來就是個很爽快的人。」

賀六爺微笑着：「坦白的說一句，這幾年以來，我們都處於對立的形勢下，這一點，無論是對你，對我都是一件很不利的事。」

林貞點點頭：「我承認。」

賀六爺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嘆道：「蔡疤子死了，沈東亭也死了，這樣子鬥下去，將來說不定有一天，死的不是我們的屬下，而是你和我。」

林貞又點了點頭：「這種可能性，是誰也不能加以抹煞的。」

賀六爺皺着眉：「有這種必要嗎？」

林貞道：「這不是必要與否的問題，而是誰都不可能預料得到，將來的事會演變成怎樣。」

賀六爺目中閃動着光芒。

「但與其長期針鋒相對，何不衷誠携手合作？彼此消除心中的成見？」

林貞似是微感意外。

賀六爺又說：「你我若聯手，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林貞盯着他的臉：「我想知道眞正的

原因。」

賀六爺似是一怔，繼而笑道：「聰明！果然是個聰明人。」

說到這裏，忽然把嗓子壓得更低：「你是否已知道了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在半個月前，東三省黑霸王的姨甥郭少男是不是曾經到府上拜訪？」

林貞沉默了一會，才道：「六爺消息靈通，在下實在佩服。」

「這也不算甚麼，黑霸王給胡跛子弄得一敗塗地，郭少男心心不忿，要向你告密，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林貞淡淡道：「六爺以爲在下一定去對付胡跛子？」

「這倒不是，」賀六爺乾咳兩聲，慢慢的說：「黑霸王與胡跛子的恩怨糾葛，你我都是局外人，犯不着管，咱們在道上雖然要講義氣，但閒事嘛，還是少管的爲妙。」

「那麼，我可以肯定的回答六爺，黑霸王與胡跛子的事，我本來就不想理，郭少男這一趟，是白跑了。」

賀六爺道：「但郭少男一定曾經向你說過另一件事。」

林貞目光一閃，忽然露出了一個曖昧的笑容。

過了很久，他才沉聲說出了兩個字：「鴉片？」

賀六爺笑了，笑得就像一條老狐狸。

「不錯，是鴉片！」

「數目不少罷？」

「五十萬！」賀六爺的聲音更低沉，「但實在的說一句，我一個人吞不下，這一次一定要你帮帮忙……」

林貞臉上仍在笑。

但忽然間，這種笑容就像冰雪掉進沸鍋裏，瞬即消失得乾乾淨淨。

慈善心腸的打手

（一）

林貞沉着臉，聲音也忽然變得很不客氣。「六爺，你已一大把年紀，賺的錢也很夠了，想不到還要去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賀六爺臉色一變。

林貞冷冷一笑，接道：「開賭場、妓院，我不反對，但這種殺人不見血的買賣，不知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在下是決不沾手的！」

說到這裏，已成僵局。

賀六爺的臉上的肌肉也已僵硬。

「好小子！」

「六爺，奉勸一句，你所幹傷天害理的事已經夠多了，再變成毒梟，那可是萬刦不復的禍事！」

一切都已沒有轉圜的餘地。

林貞拂袖而去。

賀六爺仍然坐在那裏，目光帶着一種可怕的殺機。

李紅鬍走了過來，道：「六爺，先喝杯水酒，俺已經囑咐廚師，弄幾道精美的小菜……」

「不必客氣了，」賀六爺勉強地一笑，「咱們還有點事要幹，改天再來拜候李爺。」

李紅鬍一笑：「既然如此，俺也不便勉强，請。」

× × ×

談判已破裂。

完全的破裂。

林貞的立場已很明顯。

他決意不沾手毒品。

這是明智之舉？

還是會惹來一場大禍？

目前來說，那是言之過早。

但一場兇險的大風暴已在醞釀，那是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得到的。

（二）

一個星期過去了。

這個星期之內，一切都很平靜。

平靜得簡直令人驚奇。

但這種平靜還能維持多久，却是誰也沒法可以預料的事。

× × ×

清晨，七點二十三分。

容健從浴室裏走出露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

每天早上，他一定要淋個冷水浴，無論在暑天或者是大雪紛飛的嚴冬，這習慣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他是林貞的保鑣，也是林貞最信任的一個殺手。

容健曾殺人。他每次殺人，都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林貞。

林貞能夠成爲黑道上的頂尖人物，並不是靠偶然的幸運。

他的江山，是打出來的，而不是別人白白雙手奉送的。

要打江山，不能單靠一個人的力量。

容健、趙豹都是林貞的得力助手，他們都曾身經百戰，會過無數江湖高手，三山五嶽各式各樣的人物。

容健練的是大力鷹爪，但却也很喜歡練習西洋拳。

他認爲西洋拳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簡單，只靠氣力就可以佔到優勢。

用氣力發拳，只是最簡單和最基本的步驟。

眞正的西洋拳手，都必需經過嚴格的訓練，長時間的栽培，才能成爲眞正的高手。

無可否認，西洋拳極重視氣力。

沒有氣力，再快的拳法，也不一定能夠獲勝。

跳繩和跑步，都是練習西洋拳所不能或缺的基本功夫。

自從三年前初學西洋拳開始，容健就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兩種看似呆板，其實絕不簡單的鍛鍊。

× × ×

容健住的地方，是在一個小山坡上。

他每天沐浴之後，一定會從住所奔跑下山，然後繞過一個大圈子，再回到自己的房子。

這已是每天必不可缺的「例課」。

就算是暴風雨來臨，或者是在積雪盈尺的季節，都不會令他「暫停一課」。

這是恆心、毅力。

他一向是個很有毅力的人，而林貞最欣賞的，也就是這一點。



老牛忽然衝前，掄起拳頭，對阿世說：「你聽不聽師父的說話？」

而且，容健這個人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特點，就是雖然在黑道上混，却不貪財。

林貞每個月給他的薪酬，是五百塊。

五百塊已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容健却從不支取五百塊，每個月只支取一百塊就算。餘下來的四百塊，他全都捐贈給一間孤兒院。

半年前，孤兒院要擴建，想籌募兩萬塊，但經過多方面的奔走，才總共籌到八千塊。

距離目標太遠了，計劃受到阻碍。

容健也沒有辦法，他手頭上的錢本來就不多。

但就在這時候，林貞給了他一張一萬五千塊的支票。

容健沒有甚麼表示，甚至連一聲「多謝」也沒有。

他對一個人的感激，並不是掛在口邊，而是記在心上。

假如林貞要他從一百層高的摩天大樓跳下，他絕不會在第九十九層就跳下去。

但林貞絕不會叫他跳樓。

他只是希望這個難得的好心人，能活到八百歲，與傳說中的彭祖看齊。

（三）

雖然天氣並不炎熱，但當容健經過山坡，跑回自己那幢房子的時候，他已是渾身濕透，大汗淋滿。

他有車子。這輛車子並不寬敞，也不華麗，但却很實用，需要到的時候，它的速度絕不會比任何名廠的跑車輸虧。

假如車子也能代表主人的性格，那麼容健的車子無疑就像是他的主人。

唯一有分別的，就是容健的身材挺魁梧，而這輛汽車的外型却是未免細小了一點。

但容健不在乎。

他覺得這輛汽車很好，如果它能一直不損壞的話，那麼他將會一輩子都不轉用另一輛汽車。

他是個很念舊的人。

每天清晨，他的例行工作是沐浴、跳繩子和跑步。

而每天晚上臨睡之前，他必須要幹的工作，就是把這輛汽車抹得乾乾淨淨。

但當他這天跑步回來的時候，他知道這輛車子以後永遠都不必洗抹了。

因爲這輛車子已被燒成一團廢鐵！

× × ×

假如有人用十輛名貴的跑車，要和容健交換這輛汽車的話，那麼這人必然會碰了一個硬釘子。

容健不愁沒車可用。

他喜歡的東西，算你用天下間所有的財富來跟他交換，也一樣不可能令到這個頑固的人點頭。

也許有人會認爲他是個傻子。

傻得莫名其妙，傻得不可思議。

但在林貞的眼中看來，這不但是他這個人的優點，更是令人無法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唯利主義者，是用金錢來衡量一切。

但容健最討厭的，也就是唯利主義者的那一羣人。

千萬財富散盡，他絕不會疼心。

但這輛一直與他出入相陪的汽車被焚毀，他却是心疼得要命。

好好的一輛汽車，怎會被燒掉？

這顯然是給人故意破壞。

他狂衝，衝入屋子。

他雖然沒有結婚，但居室一向收拾得井井有條，絕不紊亂。

但這時候，他的房子已和他出門的時候，完全兩樣。

櫃被推翻！

枱椅支離破碎！

燈飾幾乎沒有一支是完整的！

但這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幀照片。

這照片是用玻璃鏡架鑲好，一直掛在他床頭的。

但這時候，玻璃鏡架已被摔破，而那張可愛的照片，居然被人用鮮血淋得一塌糊塗！

鮮血已遮住了相中人。

鮮血也已遮住了容健的眼睛。

他的拳頭已握緊，額上青筋根根怒凸，看來就像是一隻憤怒已極的獅子！

× × ×

房子裏唯一還沒有遭受到破壞的，是一張天藍色的沙發。

這張沙發並不是買的，而是孤兒院送的。

它也不是孤兒院買的，而是孤兒院的孤兒，花了整整三個月時間才造好的。

對容健來說，這張沙發簡直比整幢房子還更重要。

它是那麼完美，那麼珍貴。

它代表着一份純貞的愛，它代表着一羣可愛兒童的心血結晶。

但這時候，在這張珍貴的沙發上，却坐着了一個面色慘白，笑容却詭秘如同鬼魅，形態邪惡可怕的漢子。

容健已差點要氣得吐血。

他掄起粗壯的拳頭，一拳就向這人的臉龐上狠狠的撞去！

珍珠項鍊與女神

（一）

假如說容健在盛怒中所發出的一拳，可以打死世間上最强壯的人，那絕對不是誇大之辭。

但這個坐在沙發上的白臉漢子，絕不會是世間上最强壯的人。

這一拳若打在他的臉上，那麼，這漢子就算還能活下去，恐怕最少要躺在床上好幾個月。

但容健這一拳，卻忽然硬生生的收回來。

這白臉漢子沒有反擊，也沒有閃避。

他只是及時地，亮出了一件東西。

武器？

不！

就算他亮出的是一柄手槍，甚至是一枚炸彈，却絕不足以讓容健這一拳停止下來。

他亮出的是一串項鍊。

一串由無數顆美麗、圓滑珍珠所串組成的項鍊。

× × ×

看見這串珍珠項鍊，容健的拳停下。

他的心也在向下沉。

白臉漢子在微笑。

淫邪、醜惡的微笑。

「容先生，你一定不會認識我，因爲在一個月之前，我還遠在山東。」

「你知道我是容健？」

「當然，否則又怎會來到這裏，爲你送上這件珍貴的禮物？」

容健勉强沉住氣。

「你是誰？」

「我就是殺了川香園老彭的人，姓蒲名不留。」

「你就是江湖中人稱『不留後路，絕不留情』的東斧老蒲？」容健吸了口氣。

「不錯，區區正是東斧，這是第一次登門造訪，這一點小小禮物，還望不要見笑。」

容健伸手接過珍珠項鍊，仔細的看了一遍。

毫無疑問，的確是那一串！

那是他去年，送給孤兒院楚珍美小姐的生辰禮物。

× × ×

一直以來，楚珍美都是容健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天使，不容褻瀆的女神。

她是那麼高貴，純潔，慈愛。

她若不是楚珍美，他早就向她求婚。

但正因爲她是楚珍美，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女神，所以，一直以來，他居然不敢開口，向她表示心中那份强烈得快要使他發瘋的感情。

人，就是這麼複雜而又奇怪。

他簡直已變成了她的奴隸，雖然，她從來都沒有奴役過任何人，包括他和那些可愛又可憐的孤兒們在內。

× × ×

楚珍美是純潔的。

珍珠也是純潔的，高貴的。

但是，它竟然落在了蒲不留這種人的手上。

它的主人又是怎樣？

× × ×

容健不敢想。

他寧願立刻砍掉自己的腦袋，只要有人能證實，她直到現在還是安全無恙，沒有遭受到邪惡的侵犯。

但他現在面對的並不是楚珍美，而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東斧老蒲！

（二）

蒲不留坐在那張沙發上，臉上那種洋洋自得的神態，簡直可以同時氣爆八百個人的肚子。

容健沒有動手。

他不動手並不是因爲怕了老蒲的斧頭，而是担心着楚珍美。

「楚小姐今年二十三歲，有一種說不出的成熟美，就像是一朵玫瑰，又像是一株美艷的牡丹，眞是我見猶憐。」蒲不留在漫吟着，神態齷齪，下流，却又儘量裝作很富浪漫色彩的樣子。

幸好容健還沒有吃早餐，否則他現在也許會吐。

「你想怎樣？」他壓抑着胸中澎湃的怒潮。

蒲不留緩緩的站起來，慢慢的說：「我們並不想怎樣，只想要求容先生幹一件事。」

「你說！」

「殺一個人？」

「誰？」

「林貞。」

「甚麼？」容健的身子猛然一陣劇烈的顫抖。

「我是說，要你去殺——林——貞！」說到最後三個字，蒲不留的語氣特別重，聲音也拖得特別長。

「不能！」容健搖搖頭，「你們找錯了對象。」

「不！我們絕對不會找錯人！」蒲不留乾笑着，兩顆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他，「要殺林貞，一定要用他身邊的人，你就是最適合的人選。」

容健用力的搖頭。

「我不幹！」

「你眞的不幹？」

「不幹！」

「很好，你不幹，那就由我們的兄弟去幹。」蒲不留的臉上泛起了淫邪的笑容，「放心，我們的兄弟不是去幹林貞，而是一個跟着一個，慢慢的去幹楚珍美。」

容健再也忍不住，終於發拳。

拳風呼嘯。

但蒲不留身手不慢，居然一下子就閃了開去。

他笑吟吟的說：「像楚小姐那種難得一見的美人兒，誰不怦然心動，若不是老蒲按住他們，那夥急色兒早就幹上了。」

容健臉色慘變，一雙眼睛彷彿已噴出火來。

蒲不留吃吃一笑，步出門外。

「現在還很早，不妨先去吃個早餐，但在今晚九點之前，你一定要殺了林貞，否則，那位可愛的楚小姐，恐怕要被先姦後殺，然後棄屍在這門口之上。」

容健緊揑雙拳，忽然大聲說：「難道你們就不能再給另一條路我走？」

蒲不留似是嘆了口氣：「很對不起，這是唯一的辦法，但老蒲可以保證，只要林貞在今晚九點正之前死亡，那麼楚小姐必然可以毫髮不損，重歸你的懷抱。」

容健呆住。

「再見！」

蒲不留走了。

他留下的是一個死結！

× × ×

容健將會怎樣解開這個死結？

沒有人知道。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三）

這一天，林貞的社交應酬很煩忙！

容健，趙豹一直都陪伴着他。

容健一言不發，臉上老是木無表情。

但他平時也是這副樣子，誰也沒有對這位保鑣加以注意。

到了黃昏，大概快要接近六點的時候，趙豹忽然腹痛，被送入醫院。

陪伴着林貞的，就只有容健。

他當然不會忘記了蒲不留的說話。

——「今晚九點之前，你一定要殺了林貞，否則，那位可愛的楚小姐，恐怕要被先姦後殺……」

這是可怕的勒索，可怕的要脅！

每一個字，都像是一柄大鎚子，狠狠的敲在容健的腦袋上，心臟上。

——「你一定要殺了林貞。」

但他能下手嗎？

他已去過孤兒院，平時準時回院的楚小姐，直到十點三十分還沒有回來。

她也不在家。

蒲不留並不是在虛言恫嚇。

他們的手段，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甚麼事情都可能做得出來的！

時間又一分一秒的溜走。

夜幕已垂。

轉眼已是八點三十分。

林貞忽然叫他進入臥室，下圍棋。

× × ×

黑白棋之道，學之不難，但求精却不易。

林貞是高手。

容健却是他的勁敵。

但這一夜，容健的棋子進退失據，應佔上風的時候，反而給對方重重圍困，失地不可勝算。

八點五十五分，容健忽然對林貞說：「有人要我殺了你！」

（四）

無論是誰，在下棋的時候忽然聽見這句話，都一定會有反應。

林貞亦然。

但他的反應却是很平淡，他只是淡淡的道：「這種事很沒趣，何不下完了這一局棋再說？」

容健默然。

他眞的甚麼也不再說，又再下棋。

× × ×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一下之微，尙且可以影响大局，則數十子之錯，自然鑄定敗局無疑。

容健輸了。

他的臉色在燈光下看來是那麼蒼白。

這一局棋他們下的不慢。

但當棋局完了之後，時間已是九點二十八分。

林貞瞧着容健，忽然問：「你現在想繼續下棋，還是殺了我？」

容健苦笑。

「林先生，我若要殺你，該在棋局之前，而不是棋局之後。」

林貞似是一怔。

「這有分別嗎？」

「他們給我的最後期限是在今晚九點正。」

「現在已快將九點三十分。」

「所以，早已沒有這個必要。」林貞的臉上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居然微笑着說：「既然你已不打算殺我，那麼繼續下棋。」

容健搖頭。

「不必了。」

「不必？你以爲自己一定輸？」

「我已敗了，又何必要一敗再敗？」

「不！你可以收復失地，就像你最崇拜的一個拳手，在苦捱十四個回合之後，却在最後一個回合把對手重拳擊倒。」

「很抱歉，我已沒有這份信心，我想到外面呼吸點新鮮空氣。」容健的聲音混濁而低沉。

林貞無可奈何，聳肩微笑。

容健走了。

林貞却還是若無其事，居然在床下找出了一支香檳，擺放在小几上。

意外中的意外

（一）

棋局已散，窗外羣星閃爍，但却看不見那皎潔的明月。

容健沒有殺林貞。

倘若東斧老蒲開出來的條件，不是要他去殺林貞，而是要他殺了自己的話，那麼他早已動手，把自己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他甚麼都不重視。

他只重視楚珍美的安危。

但若要他殺林貞，救珍美，那却是萬萬辦不到的事。

他忽然有個很傻的想法：殉情。

他覺得，自己對不起楚珍美，對不起孤兒院那一羣可愛復可憐的孤兒。

他沒有流淚，但嘴唇却已咬出了血。

× × ×

走廊不長。

但容健從林貞的臥室走出大廳，却彷彿要花費了大半輩子的時光。

他頹然坐下。

他坐的不是椅子，而是一個花盆。

花都給他壓扁了，但是他却還懵然不知。

他垂下了頭，看着自己的一雙脚。

這雙脚有甚麼用？

沒用！

我這個人有甚麼用？

也是沒用！

他恨不得立刻從泰山之巔跳下去！

但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了另一雙脚。

那是肌膚雪白，很秀氣，也很熟悉的一雙脚。

他抬起頭，驀然發現了一張他朝思暮想的臉孔。

「珍美！」他驚呼！

他跳起來，臉上的表情簡直比守財奴發掘出寶藏還更興奮。

他揉眼，揑指甲。

這是不是做夢？

不！

這不是夢！

楚珍美竟然活脫脫的站在他面前，眼眶裏却浸滿着晶瑩的淚。

容健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動，忽然緊緊的擁抱她。

她沒有抗拒。

她迎接着他的擁抱，兩口子緊緊的靠在一起。

愛情是多麼奇妙？

他倆的第一次擁抱，又是多麼的激動、不可思議？

容健抱緊着她，吻她的臉，吻她的脖子，吻她那櫻桃般的嘴唇。

他已忘了這裏是甚麼地方，也看不見一個人已在笑咪咪的看着他們。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他才驀然驚覺，在他倆不遠，還站着一個身材矮瘦的白衣人。

「趙豹！」他大感詫異。

他放開了楚珍美。

她的臉巳通紅，淚水却忍不住掉落下來。

（二）

忽然看見了楚珍美，巳是一個意外。

再看見趙豹，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你不是被送進了醫院？……」

趙豹摸了摸肚子：「趙某走也走得，吃也吃得，要睡覺的時候就算一口氣睡十八小時都絕不成問題，爲甚麼會被送進醫院去？」

容健恍然大悟。

「是你救了楚小姐？」

趙豹微笑：「這不單是我的功勞，還有十二個經常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容健呆住。

「你們早巳知道了楚小姐被擄？還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趙豹吟吟一笑。

「這可不是我的本事，是林先生告訴咱們知道的。」

容健又呆住了。

直到這時候，他才明白，楚珍美被擄的事，林貞早巳知道，而且還巳部署好一切，暗中派趙豹把楚珍美救了回來。

想到這裏，容健忽然大笑。

開懷的大笑。

他突然拉着楚珍美的手，飛也似的奔跑到林貞的臥室。

房門沒有關上。

他們看見林貞坐在一張矮沙發上，面露笑容，手裏捧着一瓶香檳。

笑聲喧天。

「波！」的一聲，香檳打開，他們熱烈地慶祝打了一場勝仗。

（三）

十點三十分，東斧老蒲在荷香夜總會的帳房裏，面目無光。

帳房中，董事長秦決在，左雄魏勇也在。

還有賀六爺和狄天保。

氣氛是嚴肅的。

每個人的面色都是那麼深沉。

「老蒲，你也是個老江湖了，居然會給人搗翻了老巢，弄得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件事傳揚開去，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秦決在咆哮着。

蒲不留的臉色本巳夠蒼白，這時候更是慘白幾分。

他無話可說。

他把楚珍美藏在一座古老大屋之中，想不到却在傍晚時份，給趙豹突擊，殺個措手不及。

那時候，蒲不留還在川香園裏喝酒，等到他接到消息的時候，趙豹早巳帶着楚珍美離去。

現在，他只好承認這一次的行動，澈底失敗。

秦決沒有再罵下去。

因爲賀六爺也在這裏。

氣氛又沉默下來。

過了很久，賀六爺才緩緩的說：「這次一擊不中，林貞必然加强防備，咱們暫且按兵不動，然後徐圖後計。」

蒲不留吸了口氣，道：「六爺……」

賀六爺盯着他，聲音却很柔和：「不必頹喪，勝負本來就是兵家常事，何況這次我們的損失也並不算嚴重，正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蒲不留道：「容健和趙豹是林貞的左右手，我想把他們都砍下來！」

「這主意本來不錯，但現在動手，却還不是時候。」賀六爺臉上的表情很嚴肅：「別忘了還有幾天，你們都有很重要的任務。」

蒲不留默然。

賀六爺環視衆人一眼，又緩緩的接着說：「在這幾天之內，我不想看見任何人有輕擧妄動的行爲，須知道一時之勝利，並不是永久的勝利，一時之挫敗，也不是永遠的失敗，誰若沉不住氣胡來一番，殺無赦！」

他的聲音越說越是嚴厲。

每個人都已聽得很清楚。

蒲不留的耳朵沒有毛病，當然也都巳聽見。

但他心裏想着些甚麼，却是沒有人知道。

（四）

又是黎明。

容健陪着楚珍美，登上了一列火車。

車站上，趙豹和三個手下，目送着這列火車，直至它在鐵軌遠方消失了踪影。

楚珍美本不想離開這裏，她實在不捨得孤兒院的那羣孤兒。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她是絕不能再逗留下去的。

所以，她只好暫時回鄉下去。

林貞命令容健，親自護送楚小姐回鄉，然後才再回來。

這是「命令」。

容健無法推辭，另一方面也樂於「遵命」。

他很快會回來。

他當然希望自己回來的時候，局勢還是很穩定。

他實在有點担心林貞。

林貞面對的敵人，勢力龐大，而且陰謀層出不窮，可說是不擇手段。

所以，儘管他現在和楚珍美在一起，內心之中，仍然難免忐忑不安。

× × ×

火車巳遠離車站。

趙豹和幾個手下，登上了停放在車站不遠的汽車。

汽車向北行。

駕車的是個叫大象的大塊頭。

大象雖然手粗脚大，但駕駛汽車的技術，却是第一流的。

汽車駛到森林路，忽然停下。

森林路的兩旁，全是樹木。

趙豹問大象：「甚麼事？」

大象嘆了口氣。

「車壞了。」

他下車，檢視車輛。

但就在這時候，樹木兩旁，突然衝出了十幾個黑衣漢子。

每個人都殺氣騰騰！

每個人都手持殺人的利器。

趙豹臉色一變，喝道：「大象！你出賣我們！」

大象根本就不是在檢查汽車出了甚麼毛病，因爲車子本來就沒事。

他冷笑。

「趙豹，你完了。」

趙豹的一個手下，立刻爬到司機座位，要開車。

但車子還沒開動，一根鐵棒巳敲破玻璃窗子，接着砸破了他的腦袋。

趙豹又驚又怒。

他閃電般打開車門，永不離身的刀子巳向那手持鐵棒的黑衣漢子刺去。

嗤！

他不愧是一流好手，一出刀子，巳殺此人。

但他却同時陷入一個極兇險的局面。

最少有兩把斬骨刀，三柄斧頭向他狂揮過來。

還有大象，他居然也掄着一根鐵棒子，向趙豹襲擊。

可是，他們雖然來勢洶湧，但想一下子就把趙豹置諸死地，却還不容易。

趙豹絕不畏縮。

他居然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法，手中利刀有如流星般，首先將最兇悍的一個黑衣漢子擊退。

這人雖然兇悍，但胸口捱了一刀之後，就再也兇不起來。

大象忽然一聲巨喝：「他奶奶的趙豹，看棒！」

他嗓門極大，身材驚人，這一喝之威，的確令人爲之心寒。

但趙豹根本就不當是怎麼一回事。

大象一上來，就巳動用到畢生最得意的絕技，那是他少年時一個和尚那裏學回來的棒法。

那和尚對大象說：「這是無名棒，全套共有三招，第一招傷人，第二招殺人，而第三招則是救命絕招。」

大象學了三年，居然頭頭是道，而且也曾經憑這三招棒法，擊敗不少强敵。

他對趙豹，平時巳是很妒忌，這時候有機會放手一搏，居然一出手就是第二招，想殺掉趙豹。

但趙豹身手之矯捷，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殺人的絕招還未完全攻出，趙豹的刀子巳急刺向他的咽喉。

大象急改招式，由第二招改變爲第三招。

那是「救命絕招」。

可是，趙豹的刀實在太快了，他根本還沒把「救命絕招」使出來，咽喉巳被擊中。

重重的擊中。

大象雖然身材粗壯，猶在容健之上，但這一刀既巳命中咽喉，他也不能不倒下去。

趙豹不愧是高手。

驀地，一人冷喝：「你們都退下！」

趙豹目光一亮。

他看見了一個白臉漢子，手裏緊握着一柄烏溜溜的斧頭，向自己走了過來。

「東斧蒲不留！」

「趙兄，咱們都是明白人，別的話不必多說了，蒲某倒想領教領教尊駕的驚人絕藝。」

趙豹冷笑。

「肉在俎上，要劏要殺得悉尊便，只是且莫太興奮，小心割破自己的指頭。」

蒲不留乾笑。

「一幕勇救佳人，使趙兄名揚江湖，但老蒲這個臉却丟得太大了，今天若不與趙兄好好地較量一番，恐怕我是沒面見人了。」

「既然如此，請動手吧！」趙豹沉聲說。

蒲不留的脚步向前移動。

他號稱「東斧」，手裏的一柄斧頭，絕對不容任何人小覰。

兩人的距離漸漸縮短。

殺氣逼人眉睫，每個人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最少比平時快了一倍。

倒是蒲、趙兩人，反而是那麼沉着，一點也沒有急燥的樣子。

斧霸道。

刀兇狠！

刀斧相爭，將會誰勝誰負？在決戰之前，實在難以逆料。

驀地，蒲不留大喝，揮斧撲前。

趙豹已準備沉着應戰。

但却也在同一刹那，一聲異響響起。

颯！

在一株巨樹上，竟然有人突施冷箭。

在這個時代，弓箭本已很少人使用。

但這個在巨樹上放冷箭的，顯然是箇中高手。

趙豹忽然渾身打個寒顫。

他伸手摸向胸膛。他摸到了鋒利、染滿自己胸膛上流出鮮血的箭簇。

他臉色慘變：「蒲不留，你好卑鄙……」

蒲不留獰笑，忽然上前，再在趙豹臉上用力加劈一斧！

笑聲有如鬼魅，令人毛骨悚然！

黑道聯盟龍虎鬥

（一）

同日正午，賀六爺向秦決大發雷霆。

「老蒲是怎麼攪的？他簡直是完全不把我的說話放在心上。」

秦決吐了口氣，說：「他眞的幹了趙豹！」

賀六爺一拍桌子：「幹掉了趙豹又有甚麼用？他又不是林貞！」

秦決道：「那總比……」

「別在掩耳盜鈴！」賀六爺「呸」一聲，「趙豹和容健都只是小角色，殺了他們，對大局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秦決有點不懂。

賀六爺冷冷一笑，捲起衣袖說：「幹掉林貞，咱們還可以說是打了一場大勝仗，但幹了趙豹，却不啻是惹起黑環幫中的憤怒，使他們加速投向林貞那一方。」

秦決似是吃了一驚。

「趙豹和黑環帮有淵源？」

賀六爺瞪着眼：「你原來一直都不知道，趙豹同父異母的兄長，就是黑環帮的龍頭老大趙金剛。」

秦決苦笑。

「六爺不說，我的確不知道。」

賀六爺面色一沉：「東斧老蒲並不是爲咱們這個組織着想，而是爲了賭氣！」

秦決的臉色也沉了下來：「在這種時候，意氣用事，乃兵家大忌。」

賀六爺冷冷的看着他：「老蒲這種人，留下來始終是一個禍患。」

秦決點點頭。

「我已知道該怎辦。」

他正要離去，賀六爺忽然又把他叫了回來。

「聽說趙豹是給人用暗箭射殺的。」

「不錯。」

「放箭的人是誰？」

「蒲不留有個已經訂婚凡十年的未婚妻，她是長白山呂放鴻的女兒。」

「呂鴻音？」

「不錯！就是女箭王呂鴻音，倘若我沒有猜錯，這一箭一定是呂鴻音放的。」

「唔……」賀六爺沉吟着，「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一雙混帳男女，都留不得。」

秦決點了點頭，做出了一個手勢。這手勢的意思是：「殺！」

（二）

晚上八點三十五分，天上羣星閃爍，在江邊碼頭附近的一片廣場上却是熱鬧非凡。

每逢到了黃昏的時候，這裏就會很熱鬧。

耍猴子戲的，賣藝表演的，唱曲的，賣膏丹丸散的，相命的，擺棋局的以至扒手小偷，都湧到這裏，各據一方，大家的目的都只有兩個字：「賺錢！」

在這種「趁墟式」的地方，當然缺不了吃喝這種事。

湯餃子，牛肉麵，花生糖，生果，各式各樣的甜品，只要閣下的要求不太高，保證可以大快朶頤，吃個不亦樂乎。

在芸芸攤檔中，最受觀衆歡迎的，似乎是一個唱京曲的小婦人。

她梳着一個高高的髻，穿一襲湖水綠的旗袍，高跟鞋，襯着一副窈窕動人的身材，雖然年紀已快三十歲，但却是聲音甜美動人，人也婀娜多姿，敎人看的不忍離去。

在她的身後，有兩個年紀已一大把的老者，一個吹竹笛，一奏絃琴，雖然音律略嫌單調一些，但再配上她那動人的歌聲，這就足够讓人老是站在那裏，捨不得離開。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簡直就是水洩不通。

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發生。

坐在兩張摺椅上吹笛奏琴的老者，突然被人推跌在地上。

是不是圍觀的人太多了。

初時，人們也會這樣想。

但是接着，有人「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哇」聲一起，其他的人也發覺到不對勁了。

因爲這兩個老者被推跌之後，突然刀斧橫飛，殺出幾個以黑巾蒙面的大漢。

這是不是「加插表演」？

不！

這是一幕血淋淋的仇殺！

× × ×

人羣迅速散開。

那兩個奏樂的老者已嚇得魂不附體。那幾個以黑巾蒙面的大漢也呼嘯揚長而去。

剛才還在引吭高歌的歌者，已俯伏在地上。

地上血跡斑斑。

她背上還插着一把刀。

這一刀插得很深，直至柄沒。

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在這種嚴重的傷勢下還能活下去！

（三）

十點五十五分，一個臉色慘白的漢子，帶着急促的步伐，衝入荷香夜總會的帳房。

他是蒲不留。

他的眼睛已一片血紅。

他要找秦決。

× × ×

秦決在帳房裏。

當蒲不留衝進帳房的時候，他正在享受着一碗剛送進來的魚翅。

魚翅很香。

但蒲不留却是帶着渾身汗臭衝了進來的。

「秦決！你們幹的好絕！」

秦決瞧着他，微笑道：「甚麼事這麼緊張？嗯，這魚翅不錯，要不要叫人多送一碗來？」

蒲不留「呸」的一聲。

「你們殺了鴻音？」

「鴻音？誰是鴻音？」

「秦決，你不必裝蒜了，今晚在江邊碼頭廣場給人暗殺的賣唱女人，就是我的未婚妻呂鴻音。」

「噢！有這種事？你的未婚妻爲甚麼要跑到那裏賣唱？」

「這是她喜歡的職業誰都管不着！」

秦決似是一怔，繼而嘆了口氣：「我若是她的未婚夫，就絕不容許她在外邊拋頭露面，賣甚麼唱？豈不是笑話？」

蒲不留氣得連臉都黃了。

「你還在說風涼話！我已知道殺她的是何得標、周萬勝，還有左雄和魏勇！」

「左雄？魏勇？」秦決眉頭一皺，「他們怎會動手去欺負一個女人？」

「還在裝蒜，他奶奶個熊，看斧！」

蒲不留眞的動了怒火，揮斧襲擊秦決。

秦決很鎭靜，一閃避開。

「老蒲，」他冷笑不迭，「你的胆色是越來越不錯，可是這一次你是自投羅網呢！」

蒲不留再揮斧。

但這時候，左雄和魏勇已從外面衝進來。

蒲不留悍然不懼。

這帳房地方特別寬敞，就算同時筵開四席也絕不成問題。

這倒是個動手相搏的好地方。

左雄和魏勇，纏鬥蒲不留不滿十招，忽然雙雙退下。

秦決已在同一刹那間，擲出了一口飛刀。

颯！

一擊即中，刀鋒已沒入了蒲不留的咽喉。

斧頭跌在地上。

蒲不留慘笑，但却是笑不出聲。

秦決淡淡一笑，對左雄說：「搖個電話報知六爺，說蒲先生已回山東去了。」

「是。」左雄微笑。

蒲不留這時，已氣絕倒下。

（四）

凌晨。

林貞接到了一個電話。

「林先生，趙豹死了！」聽筒中傳出了一個男人低沉而憤怒的聲音。

林貞吐了口氣。

他的聲音也同樣低沉，低沉而略帶點嘶啞：「我已知道，閣下是……」

「你應該聽得出來！」

「是趙帮主？」

「不錯，俺是趙金剛！」

「這件事，在下很抱歉……」

「不！你不必說這種話，一切都不干你的事！」趙金剛的聲音越來越是激動，「賀錦山那老賊簡直不把道上的人放在眼內，他要在這裏隻手遮天，恐怕還不會那麼容易！」

林貞黯然說道：「趙帮主，你的意思是……」

趙金剛在電話裏大聲嘶叫：「他們害死了我的親兄弟，俺要他們血債血償！」

林貞道：「趙帮主，這件事非同小可，切莫太衝動，以致……」

「不必說了！」趙金剛說：「目下的形勢，俺很清楚，憑咱們黑環帮的力量，還不足以撼垮賀錦山，但以林先生在道上的聲譽，再加上黑環帮，我不相信鬥不垮賀、秦兩賊。」

林貞說：「趙帮主願意跟在下聯手對付賀錦山，那是最好不過的，但還是那句老話，萬萬不能輕舉妄動，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

過了很久，他才沉着聲説出了三個：「俺知道！」

然後，電話被掛斷。

林貞呆在沙發上，很久很久還沒有上床睡覺。

香銷玉殞

（一）

微雨中，火車站上。

這裏是梅鶴鎭，是楚珍美的故鄉。

容健親自送她回來，又在鎭上逗留了兩天。

梅鶴鎭雖然並不是一個很繁盛的市鎭，但也有一間規模不大不小的珠寶店。

容健在這間珠寶店裏，購買了一枚鑽指。

一枚雖然不算大，但却是很完美的鑽戒。

在車站上，容健把它套進楚珍美的手指。

這是求婚。她的臉已紅。

他知道，她絕不會拒絕。

他告訴她，只要辦妥林先生的事，他就會回來，和她結婚。

他希望帶着她回重慶。

重慶是容健的故鄉，在那裏，他還擁有一幢很寬闊、環境幽雅已極的屋子。

聽到這裏，楚珍美臉上泛起甜蜜的微笑。

火車快要開了。

他倆默默無言，却又是那麼的依依不捨。

× × ×

火車正拖着濃密的黑烟，離開了梅鶴鎭。

容健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他很興奮。

楚珍美現在已是他的合法妻子了，這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一段美好姻緣。

雖然他們現在還未成爲夫婦，但却已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而另一方面，他也正爲林貞的事而担心。

在他的一個皮袋裏，裏面裝着兩件禮物。

那是他從梅鶴鎭一家皮具店購買的鱷魚皮錢包。

他打算把這兩件禮物，送給林貞和趙豹。

× × ×

車抵終站，已是傍晚時份。

容健下車的時候，天降大雨。

(二)

大雨滂沱。

林貞拿着一把雨傘，在路上奔馳。

路筆直。

這條路是通往聖安路墳場的。

× × ×

一個女人拖着軟弱無力的步伐，踏着滿地泥濘，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她拿着一瓶已喝掉大半的拔蘭地，不時仰望灰暗的天色，又不時猛喝一口酒。

路很靜。

沒有人看見她。

雨點很大。

沒有人會在這時候，跑到墳場來。

只有拿着雨傘，在背後狂奔的林貞例外。

「鳳妮！鳳妮！」

他的聲音，似被狂暴的雨點聲所掩蓋了。

她彷彿沒聽見，仍然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沒有停下，也沒有回頭。

林貞跑得更快。

兩人的距離漸接近。

然而，他倆的距離 又似是那麼遙遠，不可捉摸。

× × ×

朱鳳妮已全身濕透。

她身上沒有任何雨具。她手裏拿着的並不是雨具，而是一瓶酒。

蒼白的臉龐，冷得開始發黑的嘴唇，她看來是那麼脆弱，脆弱得令人心碎。

林貞終於追上她。

林貞的心似已片片碎裂，隨着雨點滲進脚下的泥濘裏去。

(三)

漆黑的雨傘，已遮在朱鳳妮的頭上。

雨點雖然被擋住了一些，但一陣狂風，又令到雨勢縱横的飛來。

林貞緊抓着她。

「鳳妮！妳瘋了？妳身體還沒復原！」他剛才奔跑得太急促，不斷的在喘氣。

她瞧了他一眼，然後淡淡的一笑。

她的聲音，反而出乎意料的平靜：「你已忘了趙豹？」

林貞渾身猛然一陣顫抖。

朱鳳妮忽然把酒瓶遞給林貞：「你若還記得趙豹，你也同樣會借酒消愁。」

林貞接過那瓶拔蘭地，忽然大笑。

「不錯，趙豹是個好人，他什麼都好，就是命短了一些！」

說到這裏，幾乎是一口氣地把剩下的酒喝得乾乾淨淨。

他們來到了墳場。

他們走到了新墳之前。

那是趙豹的墳。

林貞忽然跪下。

「豹！是我害了你！」他緊握拳頭，幾乎連牙齒也給咬碎。

鳳妮喃喃說：「趙豹很好，最少比我好千百倍，他忠誠，重氣義，而我，却只是個淫娃蕩婦……」

「不要再說下去！」林貞在雨中嘶叫，忘了過去！忘掉一切！忘掉孩子！忘掉秦決！」

鳳妮慘笑。

「我怎能忘記秦決？他和你本是摯友，但却横刀奪愛，强姦了我——」

林貞的臉色發白。

「求求你，一切已成過去，你爲什麼還不能原諒自己？這根本不是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鳳妮仰天，長長的吐一口氣，「這的確不是我的錯，但是，我這個人，也許一出生就已是件嚴重的錯事！」

她的臉滿是水珠。

那是淚？還是雨？却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就在這時候，那條筆直而滿佈泥濘的路上，又有一人狂奔而來。

這人身材高大。

這人奔跑的速度，看起來甚至比林貞還要快……

(四)

墳前已是一片靜寂。

雨點聲似已戰勝了整個天地，再沒有任何一種聲音足以和它抗衡。

然而，黯淡的空氣忽然又響起了一個人的呼喊——

「豹！趙豹！」

林貞目光一亮，不由脫口叫道：「健，他在這裏！」

雨點聲再大，也遮掩不過這兩個人的呼應。

一人疾衝而來。

那是容健！

他從火車站出來，就已接到了可怕的消息。

趙豹已死！

天！這是不是噩夢？

趙豹送他上火車時的情景，尚且歷歷在目。

怎麼當他回來的時候，趙豹就已經死了？

這怎麼可能？

但事實却正是如此。

× × ×

趙豹墳前，三人相對，都是欲哭無淚，欲語無聲，雨點千萬。

每一點都已化成血！

每一滴都似已變成不可分解的仇恨！

(五)

翌日清晨，林貞親自煮了一壺咖啡。

雷醫生在凌晨五點十八分就被林貞吵醒，求他去看看朱鳳妮。

她又病倒了。

她的病本來就還沒有痊癒。

× × ×

咖啡香濃。

雷醫生從林貞手裏接過一杯咖啡，却沒有把它喝掉。

林貞看着他。

他也冷冷的看着林貞。

他的目光就像是兩支尖銳的錐子。

「想不到廖護士才告假半天，你就看不住她，居然讓她在外面淋大雨。」

林貞雖然喝了半杯咖啡，但喉頭却還是很乾澀，幾乎說不出話。

過了很久，他才勉強說：「這是一時疏忽……而且也想不到，她忽然要跑到外面去。」

雷醫生嘆了口氣，忽然把手裏的咖啡潑在地上。

林貞臉色驟變。

「雷醫生，這……」

「這杯咖啡，是被浪費了，就像是朱小姐的生命一樣。」

「不！」林貞臉上的表情，幾乎是急得快要哭出來，「你救救她！求你！救救她！」

——林貞絕不喜歡向任何人說這個「求」字。

——但在昨夜，他求鳳妮忘記過去！

——到現在，他在求雷醫生挽救鳳妮的性命。

雷醫生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他全身的肌肉似已僵硬。

「醫者父母心，然而，我已經盡了全力。」

林貞面色大變，變得比一張紙還更蒼白。他突然轉身，狂奔進入鳳妮的房子。

「鳳妮——」

雷醫生沒有再逗留下去，走了。

容健在廳中，一張臉龐也是蒼白得可怕。

命運之神，爲甚麼總是給予人類如此悲慘的遭遇？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

久雨之後，終於天色漸晴。

從正午十二點十八分開始，秦決狂飲烈酒。

因爲他在十二點十七分的時候，證實了一個消息：

「朱鳳妮小姐已經香銷玉殞！」

× × ×

有甚麼人會比一個酗酒之徒更瘋狂？更可怕？

答案只有一個，那是——一個悲憤交集的酗酒之徒。

在這個都市裏，這種可怕的醉漢是很常見的，就像是森林裏的豺狼，大海裏的惡鯊。

現在，這裏又出現了一個。

秦決。

× × ×

秦決有個汽車司機叫袁烈。

在下午一點三十五分的時候，袁烈看見秦決搖搖幌幌的走過來。

他知道秦董事長要用車子。

他已戴上平時駕車必用的白手套，準備爲秦董事長效勞。

他爲秦決駕駛汽車已三年。

秦決對袁烈的駕駛技術，一向都推崇備至。

但這一次，秦決走到汽車面前，却並不需要袁烈開車。

他幾乎把袁烈整個人揪起來，扔了出去。

袁烈大爲吃驚，却不敢說半句話。

他看見秦董事長登上了車子，開車絕塵而去。

秦決駕駛汽車的本領，原本不在袁烈之下。

但這時候，他簡直像個初次學駛汽車的人，車子行走時的姿勢，也和他一樣，左搖右幌。

這本已很嚇人。

但更嚇人的却是汽車的速度，簡直比箭還快。

袁烈呆住。

他只好暗自爲這位喝醉了的董事長向蒼天祝禱。

(二)

不知道是否袁烈的祝禱已獲神靈接納，還是秦決的駕駛技術的確第一流，這輛汽車行走了十五分鐘，居然平安大吉地來到了彩棉路三十二號。

那是朱鳳妮一直居住的地方。

秦決進內，看見了柯大媽。

柯大媽是他爲朱鳳妮聘請回來的老傭人，她做事勤快，而且很懂得怎樣伺候朱小姐。

柯大媽看見了秦決，立刻堆滿着一臉笑容。

「秦爺，坐啊！」

秦決坐下。

柯大媽奉茶，茶很燙，是灼手的。

他接過杯子，却不是把茶喝進肚裏，而是潑在柯大媽的臉上。

柯大媽吃了一驚，她早已嗅到了秦決的一身酒氣。

「秦爺，你是醉了……」

「誰說我醉？」秦決霍聲站起，一根手指幾乎已指到柯大媽的鼻子上，「妳是怎樣伺候小姐的？妳說！妳說！」

柯大媽的臉已發青，但仍然陪笑着：「小姐很好，她很快就會回來……」

她還不知道，朱小姐已病逝榻中。

秦決大笑。

他突然一脚踢在柯大媽的肚子上。

柯大媽的身子立刻痙攣，痛苦的倒下去。

「秦爺……」

秦決咆哮地大叫：「妳滾出去！馬上滾出去！以後再也不要回來！」

柯大媽又是疼，又是驚慌，不等秦決說下去，已連跑帶跌的出門。

這房子裏也有酒。

有酒也有杯！

秦決大笑，甚至笑出了眼淚。

他把酒喝掉，却把所有的杯子統統摔個稀爛。

等到他又喝完整瓶酒的時候，已無法可以分辨出，他究竟是在笑？還是在哭？

(三)

大醉一場之後，總會清醒。

當秦決清醒過來的時候，天色已晚。

他要出外，離開這幢房子。

他才出門，就已看見了左雄和魏勇，像守衛般守在門外。

「秦先生，六爺有事找你。」左雄首先開口。

「你們在這門外等了多久？」秦決皺了皺眉，瞧着他。

「還不到六個小時。」魏勇微笑地答道。

秦決吸了口氣：「對不起，累你們久等了。」

他忽然變得很客氣。

一個人從大醉中清醒過來，總是會和平時有點不同的。

雖然他忽然大醉一場，但在這段大醉的時候，他的手下仍然及時趕來，保護他的安全。

這實在難能可貴。

他暗暗發誓：「再也不要爲朱鳳妮而酗酒，那遲早會毀了自己。」

這時候，他的確是「清醒」多了。

× × ×

書齋裏，賀六爺在抹槍。

這是一種樂趣。

一種無以上之的樂趣。

就在他準備把槍藏好的時候，秦決已來。

他本想把槍藏回，但這時候却又忽然改變主意，用槍管對準了秦決的臉龐。

秦決不動。

賀六爺冷笑：「聽說你今天喝了不少酒？」

秦決點頭承認。

賀六爺把手槍一陣抖動：「你可知道，酒能亂性，也能毀掉整個人？」

秦決默然。

「朱鳳妮雖然死了，但天下多美女，大丈夫何患無妻？只要闖出自己的一番事業，休說區區朱鳳妮，就算是要娶皇帝的女兒，亦非難事。」

秦決沒有反駁。

因爲他知道，無論自己怎樣反駁，都一定是多餘的。

他不喜歡幹多餘的事，說多餘的話。

賀六爺終於把手槍收回！

他燃點着一根雪茄，噴出了濃濃的一口烟。

「胡跛子的貨，已在付運途中。」

秦決精神一震：「甚麼時候會到？」

「明天下午。」

「這麼快？」

「這種事，越快越好，而且絕對不能洩漏半點風聲。」賀六爺的神態很嚴肅。

秦決點點頭。

「朱鳳妮死了，林貞也許會比我更難過。」

「聽說他比你更早認識朱鳳妮？」

「不錯，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最先把她弄上手的也是你！」

「是的。」

「難怪林貞難過。」賀六爺聳聳肩，忽然大笑：「就讓他傷心得要死好了，咱們這一次的買賣，他絕對不會知道。」

「但萬一他知道呢？」秦決說。

賀六爺的臉色很不好看：「他怎會知道？而且，巡捕房與警備司令那裏，我們已經弄好了一切關係，他若去告發。到頭來，恐怕反而會給老韓、洪司令弄進牢裏去！」

「甚麼罪名？」

「莫須有！」

賀六爺又在大笑。

秦決也不禁隨着大笑起來。

（四）

朱鳳妮之死，不但令秦決大醉，林貞亦然。

他甚至比秦決醉得更厲害，整個人都在迷迷糊糊之中。

容健陪着他。

他並不是陪着林貞喝酒，而是極力勸阻。

然而，勸阻無效。

林貞簡直把酒當水，一瓶又一瓶的灌進肚子裏。

但他却還沒有醉倒不起。

只是，若是再喝下去，也未免是太可怕了。

容健忍不住，找了一個拳套，把它戴上，然後揍了林貞三拳。

林貞沒有閃避，也許是喝酒太多，反應遲鈍，根本避不了。

捱了三記西洋拳之後，他昏倒過去。

容健暗罵：「這是餿主意。」

但餿主意總比沒主意好一點點，最少，現在林貞已睡着了覺。

容健寸步不離，嚴加守護。

自從趙豹死後，他已是林貞最可靠的一個保鑣。

× × ×

深夜十一點五十分。

林貞總算清醒過來。

他醒過來第一件要做的事，並不是馬上去洗個臉，而是接見司徒登。

× × ×

司徒登是個浪子登徒，對玩女人和賭博，都很有手法。

只可惜在這兩種事情上，很少人能永遠一帆風順的。

他終於也遭遇到挫敗。

嚴重的挫敗。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他染上了毒癖，而且需要毒品的數量越來越大。

他已是泥足深陷，無法自拔。

林貞認識他。

而他也不只一次向林貞借貸。

每一次，林貞都沒有拒絕，但等到他知道司徒登染上了毒癖之後，他就堅決表示，倘不戒除毒癮，絕對不會再在金錢上給予任何的帮忙。

司徒登初時不允。

但等到他發覺，自己已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終於還是再來求見林貞。

林貞又帮了他一次。

他也終於成功地戒除了毒癖。

但林貞却有個要求。

他要求司徒登在外面，仍然以癮君子的身份示人。

司徒登答應下來。

因爲他已成爲林貞的「間諜」。

他要刺探消息的對象，當然就是賀六爺和秦決！

× × ×

這一天晚上，司徒登說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消息。

林貞絕不懷疑這消息的眞實性。

因爲雖然憑司徒登的能力，絕不足以探取到這份消息，但透露這消息的主要來源，却不是司徒登，而是另有其人。

林貞不再喝酒，也不再傷心。

他不喝酒是因爲要保持頭腦清醒。

他不再傷心是因爲現在已「暫時沒有空去傷心」！

「傷心」是一件不容易消除，而又極其浪費精力的事。

但他現在一定要控制自己。

他決定要給予賀錦山和秦決一個致命的打擊！

× × ×

翌日黎明，林貞絕早起床，甚至比容健還更早。

他喝了一杯牛奶，兩隻煎蛋，另再加一塊厚厚的火腿。

這是他最喜歡的早餐。

容健的心情也隨着開朗不少。

他也弄了一份式樣相同的早餐，唯一的分別並不是質，而是量。

他需要的是三杯牛奶，四隻煎蛋，和五倍份量的火腿。

他吃喝的速度，比他跑步和跳繩的速度慢得多。

這是絕對正確，也是絕對合乎衞生。

早餐剛吃完，他就聽見外面傳來汽車駛近的聲音。

不等他開口，林貞已回答說：「來的是趙帮主。」

「趙金剛？」

「不錯，是趙豹的兄長，也是黑環帮的龍頭老大趙金剛。」

說到這裏，他已迎了出去。

× × ×

來的果然是趙金剛。

趙金剛的身材遠比趙豹高大，膚色更黝黑，眉粗目大，却是像貌堂堂。

這種人一望而知，無論在甚麼地方，都一定是個發號施令的領導者。

但在林貞的面前，他却是那麼謙遜。

林貞携着他的手，和他走進了偏廳。

× × ×

現在，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

摯友情敵

（一）

下午，一點零六分，一輛卡車，駛過了渡城大橋。

× × ×

渡城大橋已是近郊。

再向西行五里，就是市區。

大橋有警衞，而且對每一輛卡車，都會作出徹底的搜查。

他們是職責所在，每個人都是精明老練，是警衞隊中的精英。

這輛卡車當然也被搜查。

但這一次的搜查，却似乎有點特別。

平時連一個小孔小洞都要挖穿掀起，看個清楚才肯罷休的姚隊長，今日似乎由「目光如炬」變成了「烏蠅豆鼓」。

卡車裏載着一大批舊傢俬雜物，那是每個不瞎的人都一定看得見的。

在這麼一大堆雜物裏，其中還有兩個舊箱子，混在其中。

這兩個殘舊的箱子，它的體積也不能算是細小了。

若在平時，姚隊長不下令掀開來看個清楚才怪。

但今天，他的眼睛似乎出了毛病。

他的警衞手下也是一樣。

他們只是東翻翻、西找找，不旋踵就已「搜查清楚，可以過橋」。

這豈不是怪事？

（二）

駕駛卡車的，是個戴着一頂皮帽，唇上蓄着小鬍子的中年人。除了這中年人之外，卡車上還有五個壯漢，但看來一些也不像是苦力、搬運工人。

他們本來就不是苦力。

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漢子。

× × ×

渡橋再駛兩里，卡車來到一個小鎭。

這小鎭的名字，就叫「小小」。

鎭小小，名小小，這是一個沒有人注意，偏僻的小小鎭。

小小鎭裏，最大戶的一家是范家。

范家主人，本是書香世代，以前曾經是個秀才的范老太爺。

但范老太爺已於十年前去世。

他只有一個兒子，名爲宗會。

但范宗會不善生財，不到兩年，范家已是家道中落，虛有其表。

到現在，范家唯一還保存着的，也就只有這座古老大屋而已。

× × ×

卡車駛進小小鎭，居然直向范家後園駛去。

駕車者似乎是老馬識途，毋須路人指點，繞過幾條曲折的泥路，一下子就駛進了范家。

范家後園地方寬闊，休說是一輛卡車，就算是十輛八輛同時駛進去，也可以容納得下。

范家後園已有人在恭候。

其中一人，赫然竟是賀錦山！

（三）

賀六爺極重視的一宗買賣，就在這裏完成。

五十萬的一批鴉片，已順利地運到目的地。

這一次，他將會獲得空前未有的龐大利潤。雖然，他已很富裕，但爲了要更滿足野心的需求，他決心把業務更進一步，展開毒品的經營。

野心實在是一個怪物。

恆古以來，又有那一個野心家能眞正的滿足？

野心家若能容易滿足，也不能算是野心勃勃的人了。

賀六爺亦然。

當他少年時，曾渴望自己有一天，會擁有一百塊。

但現在，在他眼中看來，不要說是一百塊，就算是一萬塊，也不能算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但人心不足。

他仍然貪婪地，要攫取更多的金錢。

這是明智之舉？

還是愚不可及？

× × ×

卡車匆匆的來，很快又匆匆離去。

負責運送鴉片的任務，他們已完成。

這時候，范宗會也從大屋裏走出來，形影不離的站在賀六爺身邊。

賀六爺微笑着，問秦決：「你打算給他的酬金是多少？」

秦決道：「五千。」

賀六爺點點頭：「好！付够一萬！」

范宗曾大喜過望。

秦決提着一個皮包，對他說：「請過來這一邊。」

范宗曾立刻跟了上去。

秦決把他帶到一角，打開皮包。

他拿出了一本支票簿，但支票簿下却還有另一樣東西。

范宗曾一笑，他想看清楚那是甚麼東西。

秦決也一笑。

支票簿下的東西，却在這時候電射而出，一下子就牢牢地揷進范宗曾的咽喉。

范宗曾臉色大變，眼睛裏充滿着恐懼和絕望之色。

秦決還是微笑着。

「你已是范家最後一人，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了，你不早點去會見范老太爺？至於這幢屋子，賀六爺很欣賞，他一定會爲你小心保存的。」

范宗曾還沒有聽完秦決所有的說話，已倒了下去。

× ×

從這一秒鐘開始，范家大屋已變成了一座堡壘。

毒梟賀錦山的堡壘！

（四）

范家本是名門望族，但現在却已變成了毒梟，不法之徒的天下。

賀六爺已準備下一個步驟。

但就在這個時候，那輛卡車忽然又駛了回來。

賀六爺眉頭一皺。

左雄、魏勇已上前，大聲問：「發生了甚麼事？」

剛才那個戴着皮帽的中年人，首先下車。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

魏勇急扶着他。

他却連站立的氣力都沒有了，整個人突然仆前。

左雄、魏勇的臉色皆是一變。

這人已背心中刀！

秦決見狀，立刻大喝：「小心！車裏有鬼！」

× × ×

車裏沒有鬼，却有人。

那是秦決的死對頭——林貞！

忽然間，四方八面都出現了人。

其中一人，赫然正是黑環帮第一把交椅人物——趙金剛！

賀錦山瞳孔暴縮，臉上却浮現出一種詭秘的笑容。

「趙帮主，久違了」

趙金剛冷冷一笑，忽然大聲吼叫：「賀老賊，俺操你祖奶奶，俺要宰了你，爲阿豹伸雪寃仇！」

賀六爺臉色一變。

「趙帮主，你錯了。」

「錯？錯在哪裏？」

「殺趙豹，全是東斧老蒲的主意，我一直都不贊同，而且當他殺了趙豹之後，我已執行帮規，把蒲不留，呂鴻音雙雙處決！」

「呸！」趙金剛吼道：「沒你的主使，東斧老蒲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絕不敢動阿豹一根毫髮，這種謊話，你留着去騙鬼好了。」

賀六爺沒有說謊。

但這時候，想要趙金剛相信他的說話，却是難比登天。

那邊厢，秦決已和林貞對峙。

兩人就像兩根尖針，針鋒已相對。

× ×

「鳳妮死了！」林貞先開口。

秦決的臉有點蒼白：「你比我幸福，她是喜歡你的，而且也死在你的身邊。」

林貞慘笑。

「這也算是比你幸福？」

「不錯，」秦決的笑容也是慘兮兮的，「雖然我佔有了她，她還曾經爲我懷孕，但結果却還是個澈頭澈尾的失敗者。」

林貞冷冷笑道：「想不到你也會承認失敗。」

秦決道：「天下間沒有永遠成功的人，天下間也沒有絕對不會失敗的戀情。」

「戀情！」林貞忽然大聲叫了起來，戟指大罵：「你配提起這兩個字嗎？她是怎樣懷孕的？她的孩子又是給誰一脚踢掉的？你說，你說。」

秦決沒有說。他無話可說。

現在，他和林貞之間，已打了一個不可解脫的死結。

死結不可解，只可一刀揮斷！

血濺罌粟花

（一）

昔日的摯友，今日已勢如水火，誓不兩立。

林貞赤手空拳。

秦決也把手裏的一切武器丟開。

遠遠丟開！

林貞突然說：「少年時，你我也曾赤手相搏。」

秦決道：「那是兒戲之爭。」

林貞道：「今日呢？」

秦決沉默半晌，終於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林貞擺出了一個架式。

「你還記得這一招嗎？」

「記得，」秦決眼中已露殺機，「這是你我昔年合創的雙飛蝴蝶，那時候，你我都爭着要和鳳妮一起練。」

林貞一笑。

「她已不在。」

「但你我仍然活着，」秦決冷冷道：「現在我們就要決定讓誰去陪伴鳳妮。」

「很好，」林貞大笑，「我若死在你手裏，只要能在黃泉之下找到她，我還是會很感激你的。」

「不必，你我畢竟還是一場朋友，所以，無論是誰都不必說感激二字。」

兩人同時大笑，兩人同時躍起，同時使出了奪人魂魄的厲害招數！

× ×

范老太爺若泉下有知必然悲痛萬分。

范家完了。

這個昔年充滿歡樂的地方，現在已變成仇殺，血腥遍佈的人間地獄。

他一定極不高興。

賀六爺也同樣不高興。

這本是他躊躇滿志，欲大展拳脚開拓毒品事業的時候。

但事機不密，最後竟然還是洩露了風聲。

容健已衝殺過來。

狄天保力護賀六爺。

容健和一干手下，每一個都曾經大仗大陣，根本就不怕任何人，任何武器。

狄天保是高手。

空手道高手。

他原來是個中日混血兒。

他父親是日本空手道高段，叫澤木上夫。

狄天保眞正的名字，是澤木關次郞。

但無論他是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他對賀六爺的忠心，是絕無疑問的。

任何人要殺賀錦山，最少要先讓狄天保躺下去。

但要狄天保躺下去，並不容易。

而且在狄天保的四週，還有不少賀六爺的打手，他們的實力，也同樣的不可輕侮。

容健力退三人。

他終於和狄天保拚上了。

× ×

狄天保以猛烈的空手道，迎戰容健的西洋拳。

空手道勢子兇狠。

西洋拳勁力沉雄。

這是一場很可觀的鏖戰。

賀六爺沒有錯過，居然慢條斯理的坐在一張椅上，慢慢的欣賞。

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

沒有人能預料得到，這一戰的結果。

但賀六爺對狄天保充滿信心。

他知道狄天保的空手道，在這城市裏已沒有甚麼人能比得上。

雖然，容健也是强者。

但强中自有强手中，面對着狄天保，賀六爺相信他必敗無疑。

至於秦決和林貞的一戰，他也看好秦決。

他知道林貞身手不弱。

但他更知道，以秦決的武功，已足可擊敗任何高手。

他不相信秦決敗在林貞的手下。

而且，即使秦決打不過林貞，他還另有本錢，可以與林貞分庭抗禮。

× × ×

左雄，魏勇也在混戰之中。

但忽然間，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左雄的胸膛挨了一斧。

他身子搖搖欲墜，臉色大變的瞧着魏勇。

魏勇冷笑。

這一斧竟然是他向左雄劈下去的。

直到這一刹那間，賀六爺忽然明白了一切。

「抓住他，這姓魏的小子是叛徒，他出賣了我們，抓住他，無論是死是活，都要抓住他！」

這時候，秦決也是爲之心絃震蕩。

「是魏勇！」他怒叫：「原來你是林貞派來的臥底！」

魏勇沒有自辯。

因爲這本來就是事實。

他把鴉片運到范家的事，告訴給司徒登。

司徒登不負所托，把這個重要的消息，向林貞透露。

「叛徒」這個名稱，是每一個人都深切痛恨的。

但在林貞和趙金剛這一方面看來，魏勇却是個勇敢的英雄。

自古以來，戰爭中最危險的，並不是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將士，而是與敵人同進退，一起呼吸着敵方空氣的臥底。

賀六爺最早已懷疑有人出賣了自己，但一直都不能證實，這人究竟是誰？

現在，眞相已大白。

賀六爺和秦決的叛徒，就是魏勇。

× × ×

殺聲喧天。

賀六爺和秦決的手下，最少有六七人圍攻着魏勇。

這幾個人，平時已對魏勇看不順眼，認爲他恃寵生嬌，老是向手下頤指氣使。

這時候賀六爺下令要對付魏勇，這幾個人當然是自告奮勇，要找魏勇算帳。

他們平時都在背後竊竊私議，說魏勇本來就沒有甚麼眞實的本領。

和左雄相比，他簡直是連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但現在，左雄却已經死在魏勇的利斧下。

「媽的，老子宰了你。」

「對，爲左雄報仇。」

「砍斷他的脖子。」

「俺操他娘。」

殺聲，叫駡聲混在一起。

場面混亂而兇險，每個人都站在生與死的邊緣。

這幾個要殺魏勇的人，都已是千中選一，而且經過嚴格訓練的殺人好手。

但他們平時却是未免太看低了魏勇。

魏勇擊殺左雄，的確並不光采。

但在他來說，現在是拚命的時候，也是給予邪惡之徒重創的時候，殺敵的意識已籠罩着他全身，最重要的是贏取勝利，擊敗賀六爺和秦決，手段如何，却是不必多加考慮了。

魏勇本身，並不能够算是甚麼正人君子！

他也是個流氓出身。

但一直以來，他總是認爲，秦決和左雄的所爲，簡直比禽獸還不如。

事實上，假如以魏勇這個流氓出身的人，跟秦決和左雄相比，那麼前者又實在是比後者可愛得多了。

（二）

殺魏勇，已成爲賀六爺手下的一個大目標。

但他們却在這時候驀然驚覺，魏勇並不如他們想像中，只是徒負虛名，虛有其表。

一個又一個殺人好手衝上去，要殺魏勇。

但結果，倒下去的却不是魏勇，而是這些平時殺人不眨眼的江湖煞星。

容健在那邊大叫：「幹得好！」

大叫聲中，忽然左肩一陣劇痛，給狄天保一掌掃個正着。

「嗨！」

狄天保殺氣騰騰，攻勢更盛。

容健的西洋拳，彷彿已落了下風。

但他身體結實，潛力驚人，雖然落了下風，但仍然支撐得住。

賀六爺的臉色又變了。

他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誰也不知他這一聲長嘯是甚麼意思。

× × ×

嘯聲一响，混亂中突然殺出一個老人！這人雖然年紀已一大把，但身手之快捷却比年輕人絕對不遑多讓。

他手裏有鎚。

鎚子並不大，但一出手就已發揮了驚人的威力。

「魏勇！」這老人大喝！

這一喝之威，居然教人嚇了一跳。

一聲怪响，魏勇的腦袋立刻開了花！

林貞眼色一變，忍不住脫口道：「銅皮十！」

銅皮十這個補鞋匠的名字，現在已絕不尋常。

以前，沒有人會注意到這個平凡的補鞋老匠。

但自從沈東亭死在他手下之後，無論是誰，都絕對不敢小覷這個以往一直深藏不露的老人。

× × ×

銅皮十一直都在范家。

他沒有出動，是因爲賀六爺曾對他說：「這裏的力量，已很足够，十叔大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今夜咱們到名香樓痛飲幾杯。」

賀六爺既然這樣說，銅皮十也就老實不客氣，真的在范家舒舒服服的睡覺。

但這一覺，他却無法真正舒舒服服的睡下去。

爲了將會滾滾而來的鈔票，他只好在賀六爺的「呼嘯聲」下，殺入重圍。

他不愧是個高手。

而魏勇也是一時大意，忽略了這個突如其來的老人。

當他發覺到對方是身懷絕藝銅皮十的時候，那柄神出鬼沒的鎚子已重重的敲在他天靈蓋上。

這一敲，用力不輕。

就算是獅子的腦袋，恐怕也要給敲穿一個大洞。

× × ×

魏勇一死，賀六爺手下士氣高揚。

林貞等似已處於劣勢。

賀六爺已悄悄掏出一柄手槍，對準了容健。

但却在這時候，秦決的咽喉，給林貞重重一掌劈中。

這一掌並不簡單。

「唷！」

秦決一聲悶哼，眼珠子雙雙向外凸了出來。

賀六爺臉色驟變。

「小秦！」

他急發一槍，但却不再射向容健，而是射向林貞。

林貞似乎早已知道他會放槍，身形向地上一滾，避開。

也就在這一刹那間，狄天保也突然一聲怒叫，身子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賀六爺轉睛望去，狄天保的衣衫，居然已被撕破了一大幅，胸膛上更出現了五個血洞。

狄天保喘着氣，滿臉驚惶之色。

「容健……這……這不是西洋拳……這是甚麼武功？……」

「這是鷹爪！」容健冷冷的回答。

賀六爺咬牙，又再把手槍轉移，向容健發射。

這一槍他已瞄得很準，射的是容健的臉龐。

他要把容健的臉龐轟碎，碎得就像是一個破爛了的西瓜。

但也在同一刹那間，一人如急箭般飛撲過去。

砰！

子彈已從槍膛射出。

子彈已射進一個人的心臟裏。

但那不是容健，而是林貞。

賀六爺一呆，繼而大笑，再要發第二槍，射擊容健。

但他的動作畢竟遲鈍了一點點。

林貞雖然已中槍，但仍然鼓盡最後一口氣，狠揮一拳。

這一拳，重重打在賀六爺的下顎上。

砰！

又是一聲槍响。

但這一槍已無法擊中任何人，而是射向天空。

林貞還要揮拳。

但他已無能爲力，瞪着眼睛，仆倒下去。

容健驚呼！狂叫！

他發出了一陣怒嘯。

他整個人就像是一條猛虎，兇悍絕倫地撲向賀六爺。

賀六爺急逃。

但容健要撲擊他，他又怎能逃得脫出去！

容健悲憤！狂喊！拳頭如雨點般落在賀六爺的臉上、頸子上、胸膛上！

× × ×

你可曾想像得到，容健每一拳的力道究竟有多重？

賀六爺就算是鐵打的，恐怕也要變成一團廢鐵。

他的生命，幾乎是在十秒鐘之內就被擠出。

但容健却在他身上蹂躪了足足三分鐘之久！

× × ×

容健痛擊賀六爺的時候，銅皮十本已一聲不响，從他身後繞至，準備一鎚就敲碎他的腦袋。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他的鎚子還未擊下，一把兩尺長的刀子已從他背後飛射過來。

倘若銅皮十不是存心在背後殺容健，這一避他也許可以閃避過去。

但這時候，他已是全神貫注，一心一意要殺容健，對於背後這一刀，竟然來不及閃避。

颯！

銅皮十的鎚子跌在地上，慘呼捫胸。

他摸到了一把染滿鮮血的刀鋒。

他摸到了地獄之門，摸進了死神的懷抱裏。

直到這時候，容健才茫然回頭。

他看見了銅皮十，也看見了趙金剛。

趙金剛大聲叫：「俺是寶刀未老！」

他的聲音响徹雲霄。

但賀六爺、秦決、魏勇、左雄、狄天保、銅皮十等人，都已無法聽見。

林貞也是一樣。

(四)

黃昏。

一把無情火，燒掉了一切。

它燒掉了范家。

它燒掉了死在這裏的每一個人。

它也燒掉了那筆價值五十多萬元的鴉片。

× × ×

容健在熊熊火光前，默然無語。

連趙金剛都已走了。

他也和林貞一樣，痛恨毒品。

這一把火，是趙金剛放的。

他臨走前，告訴容健：「林先生曾對我說，萬一他有不測，你一定要去找老牛，阿世！」

容健點頭。

趙金剛接道：「林先生說，害死阿世父母的，就是賀六爺，這件事，你現在已不妨讓他知道。」

容健又點頭。

他已像個呆楞楞的傻子。

火光中，他忽然在悲傷中有了一絲甜蜜的感受。

他想起了楚珍美，他知道，她正在等待着神聖而美麗的婚禮……（全文完）

智慧與武技

東方朔

浮萍生

(一)割肉的申辯

漢武帝曾在三伏日（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詔令賜給侍從官肉食，大官丞時間晚了還沒有到來，東方朔自己拔劍起來割肉，又和他的同事說：「伏日應該早點回家，我們要早些請天子賜肉了。」說罷便帶了肉離開那兒。一會兒太官（古代官名，屬五官之一）將這事奏給天子，東方朔進去，脫帽謝罪。武帝道：「你爲什麼不等待我下詔令，就用劍割肉帶去呢？你該站起來自己責備自己吧！」東方朔再拜說：「東方朔來！東方朔來！你受天子賜肉，沒等待詔令就動手割它，你怎麼這樣沒有禮貌啊？你拔起劍來割肉，又是多麼雄壯呀！你只割了一點點肉，是多麼清廉呀！回去把肉送給妻子吃，你是何等仁慈呀！」武帝笑道：「我叫你自己責備自己，你反而自己稱讚。」因此，再賜他酒一石，肉一百斤給他，叫他拿回去給太太吃。

(二)相法的答辯

漢武帝和羣臣說：「相法裏曾記載，鼻子的位置長得比一般人都低，鼻樑比一般人長約一寸的人，可以活到一百歲。」東方朔說：「彭祖享年八百歲，果然依照陛下所說，那人的鼻樑比一般人長了八寸，以這句話推測起來，彭祖的面有一丈多長了。」漢武帝聽罷，哈哈大笑起來。

(三)罷黜方士

漢武帝喜歡方士（有道術的人），使他去求神仙的長生不死之靈藥，東方朔說：「陛下所能叫人們去採取的，都是地球上的藥，不能使人服下就長生不老；要祈求吃了永不衰老，只有向天上去採取。」武帝說：「天怎麼能升得上？」東方朔道：「臣能够上天去。」武帝深知他說的是欺詐的話；但是爲了要推測他所說的話，姑且叫他上天去取藥。東方朔辭別武帝，出了金殿又回頭說道：「如今臣要上天去取藥，看起來似乎是詐欺的話，希望派一個人跟臣去，以爲憑信。」天子立刻派一名方士和他一齊去。相約爲期三十天就要回來。東方朔去後，天天和諸侯輪相喝酒，期約將滿了，絲毫沒有上天的意思，那方士屢次催促他。東方朔說：「神鬼的事很難預測得到，自然有神人迎接我去的。」於是等到方士正在午睡很久，東方朔忽然把他搖醒，對他說道：「方才我喊你很久，你都不答應一聲，我如今已從天上回來了。」方士大爲驚訝，把這事情奏給皇帝，皇帝以爲東方朔詐欺，詔令使他下牢獄。東方朔哭着說：「方才臣幾乎被天帝處死了好幾次。」武帝說：「爲什麼呢？」東方朔答道：「天帝問臣：『地面上的人類穿的是甚麼衣服？』臣答道：『那蟲子的嘴巴像馬而身上的花紋顯明像老虎。』天帝聽罷大怒，以爲臣所說的話是欺詐他，就派人下來地上查問，那使者查畢又回到天上去，還報說：『有的，那種蟲的名叫做蠶。』天帝因臣誠實，才喜歡臣。如今陛下以臣所說的話爲欺詐，希望陛下派一個人上天去問個明白吧！」武帝大笑道：「你說得很對！齊人的方士善欺詐，你說了這些話乃是一種比喻，使朕停止容納方士。」因此武帝便把那些方士罷黜掉，不再信任了。

民初短篇技擊鬥智故事

無恥之徒

王龍·著
盧令·圖

惡賊遭惡報

（一）

月牙兒剛掛上樹梢，武家村的人便都已墜入夢鄉，四處靜悄悄，只偶然的幾聲狗吠驚破寂靜。

這些年頭治安不好，大多數的人都養了一條狗，聊勝於無的美其名曰看守門戶，防止盜賊！

夜漸深，風漸急，狗吠聲突然密了起來。村外忽地馳來一隊馬隊，馬匹鐵蹄包紮厚布，奔跑時黙地無聲，直至村口才有幾頭機靈的家犬有了感覺。

這一彪人馬頗衆，五十多匹馬，有四十餘個大漢，人人長着一匹腮鬍，爲首的那人比別人的更加濃黑。他目光烱烱，四處一掃，沉聲喝道：「停！」

三十餘個大漢像士兵接到長官的命令般，幾乎在同一時間把馬勒住！

馬匹响起一陣驚心動魄的嘶叫聲，一齊止住去勢。

這一陣嘶叫，把村裏的人全部驚醒，一時之間，自門縫中探出不少顆腦袋，向外視察！

「哎啊，不得了啦，大鬍子來啦！」不知誰喊了起來。這叫聲一起，村裏立即引起了一陣混亂，孩子的哭叫聲四起，好像遇着了瘟神般。

這股馬賊橫行山東半島一帶，賊首姓胡名盛，由於他喜愛留着鬍子，因此勒令他的手下也得學他，故此山東的老鄉提起大鬍子三個字比碰到大蟲還要畏懼三分。

善人不善終

當然，山東老鄉畏懼的不是鬍子，而是胡盛爲人兇殘，加上拳脚槍法樣樣當行，他的手下各式人等俱備，一人一馬，一把刀一條槍，這樣裝備在各地的流寇中也是最齊全的。

何况胡盛曾在某個軍閥處當過團長，後來因酒後一時氣盛與師長起了衝突，一怒之下把他打死，這才淪落爲賊。

帶過幾年兵的胡盛，帶領兇悍不馴的流寇也有其一手，他手下人人對他又敬又畏，他也更加指揮得心應手，使他這股流寇在同行中出類拔萃！

那時候各地軍閥互奪地盤經已來不及，對這些流寇也不加以圍剿，因此大鬍子的勢力更益强盛。

胡盛聽見婦孺的哭叫聲，得意地哈哈一笑。「搶！這武家村聽說是塊肥肉，俺早就該來！弟兄們手脚勤快點！」

他手下立時轟應一聲，下馬向各家各戶奔去。

胡盛哈哈大笑，叫道：「直娘賊的，老子鱉了好幾天啦，別忘記替俺找個標緻的娘兒來！」

他的一個手下謀臣，名叫馮立樹，讀過幾年書，是當年胡盛的參謀長，聽見胡盛這樣說，笑道：「大哥，一個怎够你用，待小弟替大哥去多抓幾個來！」

胡盛喜道：「還是你老弟深知俺的脾性！」

村子裏像一鍋燒得滾熱的開水般翻騰

滾動起來，夾雜着一陣陣的婦孺叫喊聲，令人心悸。

俗語說，泥塑的人也有火氣，青壯的男人在這樣情景之下，那裏還按捺得住？只好抄起家中的菜刀或砍柴刀奮力抵抗。

不時傳來的槍聲，說明大鬍子這趟的搶刧並不十分順利。

胡盛一看情况不如以往的順利，輕拍一下馬臀，驅馬走到一家大院外面。

到了院子門口，甩蹬下馬，手一掏，已把紮着紅綢布的盒子炮握在手中，接着標前一步，把半開的大門踢開，然後貼在門邊向內窺視，身手十分俐落老練。

天井裏，他的手下正在與十幾個孔武有力的大漢拚鬥，這些大漢雖然只持菜刀，但十分勇敢兇悍，即使很多都巳受傷，依然毫不退縮。

胡盛抬頭向上一望，大門兩簷掛着兩盞紙燈籠，燈籠上用紅筆寫着個高字，他心頭一動，忖道：「此屋大概便是高善人的家了，難怪他的長工都替他賣力！」

高善人，名柏和，是個外鄉人，搬到武家村安家落戶，却從未受到當地人的排擠，這主要是他爲人樂善好施，無論是對待長工雜人還是佃戶，都十分友善，他出的工錢比別家的多，收的租金比別家的少，因此，很快便在武家村扎了根，同時得了個善人之名。

武家村未曾受過流寇的大洗刧，多少還是沾了高柏和之光，原因是小股的流寇不想惹上他。

胡盛却不同，他心想別人不敢，俺就偏做給你看！他手揚，食指一扣，盒子炮「砰」地發了一個單响，一個長工立時應聲倒在血泊中。

他一槍得手，便在門邊竄出，手再一揚，又一人應聲而倒！

這下子，把高家的長工震懾了下去，都是氣勢爲之一窒。胡盛的手下，馬刀立即飛斬過去，「啊啊」兩聲慘呼，二個長工胸腹噴血軟軟地癱下去。

胡盛得意地一笑，他手向後一揮，兩個心腹立即衝了入來，刀槍齊下，又倒了兩個長工。恰在此時，大廳裏的一扇窗子突然打開，接着伸出一條烏黑發亮的槍管來！槍管砰地吐出一股暗火，子彈呼嘯一聲，飛向胡盛。

胡盛猝不及防，猛地裏一閃，接着肩頭感到一陣熾熱，他心知巳經掛了彩，右手一揚，「叭叭！」子彈把巳關閉的窗戶木格擊飛，對方却巳隱入廳裏。

這一槍，把胡盛兇殘本性全部激發出來，他猛地大吼一聲，喝道：「把高家大院的人全部活捉過來！全部集中在此！」

他的心腹立即撮唇尖嘯一聲，把同伴召集過來，一半人衝了入來，一半人守在牆頭及外面。

不一陣，後頭內院便着起火來，一股濃烟衝天而起。槍聲、喊殺聲及咒罵之聲此起彼落，鮮血自天井延至大廳，再由大廳延至內宅！

這時刻，連狗吠也沒有了，武家村的其他人懾于大鬍子的淫威下，儘管十分同情高柏和，但都愛莫能助，胆小一點的人只帶了一些細軟，便忙着逃開暫避！

折騰了一陣！上下百餘人的高家大院，已如人間地獄，屍體遍地，令人不忍卒睹。

活捉到的只有二十多人，大多是比較年青貌美的女人，高柏和當然也在其中。

胡盛經巳紮好了傷口，他紅着眼喝問道：「剛才是誰抽冷子打老子一槍的？」

沒有人應聲，胡盛喝道：「俺喊三聲，如果沒人承認，老子便全都把你們都斃了！」他一對圓大的眼睛向他的俘虜一掃，兇相畢露地喊道：「一——二——」

三字還未出口，突見一個臉色蒼白，身子瘦削的僕人霍地跪下叫道：「大王，不是我……我沒槍，我，我也不敢……」

胡盛見這人這般膿包不禁一怔，緩聲問道：「你，你知道是誰幹的嗎？」

「小的是廚師，剛才在廚房裏爲高老爺煮點心，沒……沒沒看見！」

高家大院的人對這個膿包都投過一瞥厭惡的目光。

胡盛眼珠一轉，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姓于，賤名小三，老家河北，因逃荒才來此當廚師的！」

「于小三，假如沒人敢承認，俺便全把你們斃掉，你怕死麼？」

于小三連忙站了起來，聲音發顫地道：「怕，怕……待小的問一問。」轉頭面對高家的人大聲道：「大王的話你們都聽見了麼？是誰抽冷子給大王一槍的，請自表白以免連累了大伙兒！」

沒人理他，一個腮邊長着鬍子的大漢朝他吐了一口涎沫。

于小三用衣袖在臉上一揩，好似沒有感覺的道：「俗語說一人做事一人當，大丈夫敢作敢爲……」

那個長工罵道：「他媽的，憑你也配說這些話！眞沒種！」

于小三臉色一變，喝道：「武耕田，老實說，是不是你開的槍？」

武耕田朝他呸了一口，罵道：「你武老子若是有槍，第一個要打的便是你！」

于小三嘿嘿冷笑，道：「武耕田，你平時盡在弟兄面前說高老爺好話，又說要以死相報，此刻你却不敢承認，想害死高老爺一家大小麼？你平時說的那些話不是比屁還臭！」

武耕田臉色一變，身子無風不動。胡盛口角噙笑，靜靜地看着他們。

一會兒，武耕田突然大聲叫道：「對，槍是我開的，你們要殺便殺我！」

一個矮個子的長工急呼道：「大哥，你，你……」

于小三連忙回頭對胡盛道：「大王，這個歪胚自認是……是抽冷子給大王一槍的！」

胡盛冷冷地道：「是麼？槍呢？」

武耕田頭一低，輕聲道：「丟了！」

胡盛聲音一沉：「丟在那裏？」

「這個……這個……丟在，丟在……」武耕田是個老實人，平時叫他幹活耕田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勁，叫他說謊却結結巴巴說不下去！

胡盛大怒，抽出盒子炮，扣動扳機把他撂倒。

這一槍使衆人心頭爲之一窒，怒火更盛，可是俗語說得好，肉在刀俎上，誰敢

反抗？

那個矮個子的長工喘了一口氣，大聲叫道：「是我幹的！」

「槍在那裏？」

「丟在厨房裏！」他有備而來，答得十分流暢。

胡盛對馮立樹丟了個眼色，馮立樹立即帶了幾個手下向厨房走去。

此刻，內堂的火經已被撲熄，燒焦的味兒却不斷隨夜風飄來。

胡盛目注那個矮個子長工，那名長工神色有點慌亂。

過了一陣，馮立樹從厨房回來，雙脚一碰，敬禮叫道：「報告團長，橱房裏並沒有槍械！」胡盛雖然已經淪爲刧匪，但馮立樹仍以此稱呼他，胡盛自然不會反對，畢竟團長要比刧匪來得威風及响亮！

「參謀長，這兔崽子連老子也敢耍！給你練練槍法！」

馮立樹的槍法也真不賴，手腕一揚，瞄也不瞄，「噗」地一聲，那長工的半邊腦袋已被擊飛！

胡盛哈哈大笑，讚道：「參謀長你的槍法大有進步哩！」

「那裏，那裏，屬下怎能跟團長百步穿楊之技相比？」說罷兩人相視大笑。

高家大院的人眼睛都似要噴出火來，胆子小的已經站不穩了！

胡盛道：「參謀長，再給你試一槍好不好？」

猛聞一股奇臭傳來，胡盛搧着鼻翼子，訝道：「這是啥味道？媽的，是誰大蒜吃得太多在這裏亂『炒豆子』！」

馮立樹捂着鼻，走前兩步一看，罵道：「他媽的，不是『炒豆子』！這娘兒尿撒在褲襠裏啦！」

胡盛格格一笑，道：「許隊長，那臭娘子就賞給你吧！」

許隊長是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體格十分高大結實，聞言忙道：「謝謝團長！」奔前一看，叫了起來：「團長，這婆娘已經五十多歲啦！」

胡盛格格大笑，喊道：「男的跟年老的女人全部幹掉！女的帶走！」

高柏和已經六十多歲啦，身子又不大硬朗，平時起風下雨，都得在炕上躺上好幾天，此時再也忍不住，叫道：「大王，俺就是這裏的主人，要殺就請殺俺，其他的人請大王高抬貴手，放過他們。」

他的僕人忙道：「不行，高善人你善有善報，要死讓咱去死！」他的妻妾更是嗬哭大叫起來。

胡盛眉頭一皺，把槍拔起，道：「俺是最講信義的，就成你之願！」手一抬，「叭」一聲，高大善人便倒在地上。

高家大院的僕從婦孺都哭了起來，胡盛冷冷地道：「參謀長，你也如他們之願，送他們上路吧！」

馮立樹撫着槍，一雙三角眼白多黑少，骨碌碌地轉着。「剛才你們可是自己說要替高老人死的！」槍管上暗火連吐，撂倒兩個長工！

一個少女突然排衆而出，叫道：「住手！你們怎地如此無恥？我爹爹已被你們打死，你們怎地又……」

胡盛目光登時一亮，叫道：「好標緻的一朵鮮花，來人，把火把移近一點，讓俺瞧個清楚！」

院裏的騷動經已平定，牆頭上的刧匪紛紛跳了下來，到內堂洗刧的人也都提着大包小包的出來庭院中。

火把都已至庭院中，光如白晝，胡盛的一雙賊眼在姑娘的身上看個不停。

那少女被看得渾身不自在，禁不住後退一步！

胡盛淫笑道：「姑娘貴姓芳名？」他面對女人說話也斯文起來。

「姑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高名明潔，是此地主人的女兒！」

「好名字，好名字！天下間也只有姑娘才配用這個名字！」馮立樹諂媚地道。

「姑娘問你們一句，你們既然自稱講信義，爲何把我爹殺死後，又不放咱們離開！」

馮立樹道：「馮某剛才已明確表明了，令尊自己求死，敝上經巳答應；這些死犯又嚷要死，馮某也巳完成他們之願，咱還不講信義？」

高明潔氣得臉上變色：「無恥！」

胡盛笑容一斂，喝道：「老醜的送他們上路，年輕貌美的留下！」

于小三連忙跪下，口中叫道：「英勇的團長，請饒小的一命，小的剛才跟團長通誠合作，這個……英勇的團長如果放過小的一命，小的願意侍候尊敬的團長！請！請……」

高明潔朝他啐了一口，口涎掛在于小三的臉上，于小三彷似絲毫不覺。「請尊敬的團長，饒小的一命！」

高明潔罵道：「無恥之徒，豬狗都不如！」

胡盛從未遇着一個稱他爲英勇及尊敬的團長的人，聽了有點飄飄然，有點意動，問道：「你能煮什麼菜？」

于小三見事情有轉機忙道：「小的能煮山東菜，也能煮河北菜，英勇的團長愛吃什麼，小的便弄什麼給您吃！」

胡盛道：「好，留下你一命，動手，天快亮了！」

槍聲過後，馬隊便出發了，十餘匹空鞍的馬兒，此刻要不是馱上硬硬的「貨物」便是細上軟軟的女人！

馬匹在村口呼嘯而過，蹄聲震動了大地，武家村的人面上這時才漸有點血色。

天亮了，高家大院滿目瘡痍，看者無不長嘆皇天無眼，善人竟得惡報！

（二）

馬隊一直急馳不停，直至一座小山才停下歇息，此時，太陽已升起老高了。

胡盛環視一下環境，說道：「這地方不很安全，魏吉林那個混蛋，不大賣咱的帳！」

魏吉林是附近地頭的一個軍閥，這人對流寇十分痛恨，因此，大鬍子也忌他三分。

馮立樹說道：「團長，弟兄們一夜至今滴水未進，咱讓他們稍事休息吃點東西，然後才走未遲。這幾天魏吉林的人正跟蘇大頭開戰，大概沒有餘力管到咱的頭上來。」

胡盛點點頭，馮立樹立即通知手下就地休息，胡盛又把于小三叫來：「燒一鍋

水，慢了小心俺要你的腦袋！」

「小的一定盡快！」于小三連忙把鍋架起，又捧來了一大堆乾草及枯枝，燃燒起來。

他來回奔跑，十分勤快，火從未熄過，不一會兒，水便開了。

高明潔冷眼旁觀，氣得牙癢癢的，把他祖宗十八代全罵上了，可惜她被麻繩縛住，要不然只怕老大的一個耳光括過去！

其他被大鬍子抓來的少女對于小三也是十分齒冷，心想此人枉爲男子漢，却沒一絲一毫的骨氣。

于小三看看各人都已用過水了，鍋裏還剩下一點點，便用勺子裝了一點走到高明潔面前，馮立樹隔遠看見，悄悄走了過來。

于小三對高明潔道：「小姐，小的曾受你家大恩，但今日情況不同，小的也只能送一瓢水給你，以作報恩！」

高明潔怒道：「無恥之徒走開，我爹瞎了眼才留你，不想你認賊作父……」

于小三道：「小的又非你親戚，認賊作父又跟你何關？」一轉腔：「這瓢水你喝了今後便各行各路，以後各不相問，也算得是……對啦！叫做斷絕關係！」

「呸！誰跟你有關係？姑娘不喝！」

「小姐不喝，豈不是還承認咱小三跟你還有關係？不行，你就快成爲團長的夫人，小的不敢高攀！對啦，今後還望夫人對小的多多提拔！」

高明潔給他氣得七竅生烟，不料于小三的話還未說完：「姑娘若不喝水便是表示，咱小三還是高家的人！」

高明潔怒道：「高家那裏有你這種無恥之徒！」一氣之下，引頸向前，一口氣把瓢裏的水喝乾。

于小三連忙把手縮回，把剩下的一小半水自己喝了。「小姐，啊，不不，夫人，現時你不能喝得太多，因爲解手不方便，尿在褲子裏又會惹團長生氣！」

高明潔哭笑不得，已暗暗起了殺他之心。

馮立潔冷眼旁觀也覺得好笑。

正在此時，山下突然傳來幾下槍聲，馮立樹一驚，忙喝道：「小三，過來！」他怕于小三會乘亂跑開，更怕會被高明潔等人乘機走脫，連忙拔槍站在附近。

胡盛因爲傷了一條膀子，吃得較慢，槍聲一响時，他霍地站了起來，跳上一塊大石向下一望。

「他媽的，是魏吉林的草包兵，他娘的熊，跟他們幹上啦！」

他手下早已把長槍短火抽了出來，躲在有利的地方準備應戰。

高明潔一顆心砰砰亂跳，恨不得山下有人攻了起來，把大鬍子的人幹掉，雖然她亦明知如今的兵跟賊根本沒什麼分別，但到底還有點幻想。

山下的人越來越近，他們是魏吉林被蘇大頭擊潰下來的一股失散的軍隊。這些人跑了好幾十里路，又飢又渴，見山上有火光，以爲是尋常的客旅，便向空發了幾槍，接着便上山找點吃喝的東西。

他們還不知大鬍子手下的槍已指住他們的胸膛，否則他們寧願重上前綫跟蘇大頭的草包兵再幹一場！

胡盛一看這股草包兵，人數還不少，看來沒有七十也有六十多，不過他深知自己手下的戰鬪能力，因此並沒有驚慌。

看看距離經已差不多，他把一條鷄腿骨子拋落地上。「殺！把槍彈搶過來！」

他手下的槍立即叫響，「叭叭叭」地亂响，血水及沙石亂飛，慘叫四起。

那股散兵猝不及防，吃了這一陣冷槍，一下子便倒下了十餘個，這一來，都是魂飛魄散，以爲遇到蘇大頭的伏擊部隊。

幸而雖然是草包，但生命是最寶貴的，這一點他們都引爲座右銘，一陣慌亂之後，也紛紛伏倒，舉槍還擊！

高明潔看了馮立樹一眼，輕問道：「下面來了什麼人？」

「來了一羣救星！」

「救星？」高明潔瞪大一雙妙目，臉上滿是疑惑之色。「什麼人來？」

「咱正愁彈藥不足，不想魏吉林派人送上門來，這不是救星是什麼？」

高明潔一氣索性不理他，心中却不斷地喊着：「衝上來，衝上來！把大鬍子殺死，把這個狗頭軍師殺死！」

魏吉林的士兵果然不愧有草包兵之稱，發出的子彈，一百顆也沒幾顆擊中對方，相反，大鬍子的人，他們槍法便高明得多，不斷有人死在他們的槍下。

這當然有一部份原因是一方是伏在廣闊地上，一方是躲在山上大石之後。

六十多個人現在已丟了大半了，剩下的人有幾個奮不顧身的死命衝了上山。

大鬍子冷冷地道：「不要用槍，用刀解決！」他們的子彈已不多，在絕對優勢之下，自然要珍惜！

幾個伏在大石後的刧匪立即竄出，揮動馬刀砍去，那幾個散兵，只好用刺刀跟對方拚鬪起來。

許隊長是大鬍子的一名悍將，馬刀急揮之下，「噗」地一聲，一個散兵閃避不及，斗大的一顆腦袋立時離頸掉落地上，鮮血像濟南城的「趵突泉」泉水般湧噴出來。

許隊長桀桀大笑，一個虎躍上前，馬刀一捲向另一個散兵斬去！

那人雙手持槍一格，「篤」地一聲，馬刀斬在槍管上，碰出一團火星子。

許隊長一刀不中，左腿突然飛起把槍踢開，馬刀白光一閃，又再閃電般劈下，勇不可擋。

冷不防一管烏黑的槍管自一塊大石之後伸了出來，槍管正對着許隊長。塲中沒人發覺，剛巧于小三轉頭望及，他心頭一動，連忙蹲身拾起塊石頭打橫拋射出去！

「噹！」一聲之後，接着便是「砰」地一聲槍响！那槍吃于小三拋出的石頭撞及，歪過一邊，子彈也就沒擊中目標！

這一下，馮立樹立即發現，他急竄兩步，躍上石頭，手槍自上向下發了一槍！

許隊長一刀把對方砍倒，回頭一望，那個偷襲的散兵便自山坡上滾下去！

救他一命的却是那個毫不起眼的膿包于小三。他是個直腸子的人，雖然看不起他那個熊樣，但還是朝他謝了一聲。

于小三笑嘻嘻地道：「自家兄弟，不必客氣！」

高明潔把一切看在眼裏，更是氣得五

內如焚，心中把于子三罵得狗血淋頭。

戰鬥很快便結束了，大鬍子刦匪把擄獲的槍械彈藥全馱上馬匹上，然後再度上路。

那些女人還是被縛在馬背上，本來有馬可騎的于小三，此刻他的坐騎要讓出來馱那些沉重的槍械，他只好跟在馬後跑。

從晌午跑至將近黃昏，走了二三十里路，跑得他上氣不接下氣。

高明潔心頭的氣才略爲一鬆，罵道：「活該！最好再跑數十里路，讓你多吃點苦頭！」

初秋的日頭依然十分酷熱，此刻于小三全身上下都已濕透，幸而他們雖然兇悍，但終究是賊是刦匪，走的都是小路，加上馬匹載重走得不快，他才勉强跟得上。

許隊長回頭看到他的辛苦相，便拍馬奔前絕塵而去，衆人都不知他幹什麼去。

黃昏，太陽沒有那麼炎熱，山蔭道上，晚風徐吹，暑氣全消，晚風吹在于小三濕透的身上，他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黃昏日落，宿鳥歸飛，聒絮的鳥叫聲，擾人心神，高明潔躺在馬背上，怔怔地望着天空出神。

天上白雲變成紅霞，又由鮮紅色變暗淡的褐色，她心想人生的變化豈不也如天上的雲彩。

自己一個美好溫暖的家，一夜之間面目全非，父母全死，自己今後的命運又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想到此處，她心頭發顫，隨即泛上一股不絕的哀思！

沒有仇恨——仇恨已被悲傷掩蓋，她覺得二十個春天好像白活了，往日無憂無愁，不知世事，如今一切不幸突然降臨在她身上，她才驀然覺得自己已忽然成熟了，起碼已嚐過了人間的酸苦悲哀。

最令人悲傷的是自己的命運完全操縱在別人的手上，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葉小舟，完全不能自主及控制。

天色更暗了，高明潔的心頭也更加沉重，黑暗使人失望與頹喪。

山路越來越狹窄，馬匹越來越靠近，速度更慢，但大鬍子至今尚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高明潔心中恨不得一直走下去，直至死亡爲止。她旁邊一個貼身婢女輕聲問道：「小姐，他剛才爲什麼不乘機逃跑？」

高明潔愕然問道：「誰？秋月？」

秋月道：「那個無恥之徒！」

高明潔冷哼一聲，答也不答她。

一陣急速的馬蹄聲自前頭傳過來，高明潔沒來由地嚇了一跳，活似一隻驚弓之鳥。

一個粗壯的嗓子自前頭傳了過來：「于小三，于小三！」

于小三上氣不接下氣地應道：「小的在這裏！」

「快過來！」

于小三連滾帶爬地跑過去，秋月突然對他生了一絲同情之心，覺得他比自己更加可憐。

她悄悄豎起耳朵，只聽于小三感激的聲音在晚風中傳了過來：「多謝許大哥，許隊長贈馬之恩！小的上下五代人都感激不盡！」

許隊長的聲音也傳了過來：「你家五代同堂？」

「不是不是，小的不懂說話，隊長不要見笑，小的光棍一條沒親沒故，那裏來的五代同堂。小的意思是小的五代祖先在地下……他們見隊長對小的這般好，也都很感激，非常感激，感激不盡！」

旁人轟聲笑了起來，覺得這人雖然膿包，可是有點渾，倒也可以解解悶兒。

許隊長道：「兄弟剛才救了俺一條命，俺送你一匹馬這是應該的，兄弟不用感激俺！」

于小三結結巴巴地道：「這是許大哥的福份大，小的也不知那塊石頭會碰巧撞在他槍管上！啊，對啦，一定是神仙暗中搭救！」

高明潔聽得幾乎嘔吐起來，恨不得一口咬在他的喉管上，覺得天下無恥之尤非彼莫屬！

大概又走了五六里路，大鬍子才下令休息。

馬隊停在一座小樹林裏，夜風頗大，衆刦匪紛紛生火取暖。

于小三比別人更忙，又燒水又要替大鬍子烤肉，忙了一陣，總算得到報償。大鬍子在吃了他烤的肉一口之後，讚道：「小子，想不到你眞的還有兩下子，比陳福好得多啦！」

他狼吞虎嚥把肉吃光，又叫于小三去取水來給他喝。

于小三自己餓得肚子咕咕亂响，兩條腿更是沉得像鉛塊般重，但他沒敢吭一聲，連忙又去勺了一瓢水過來。

馮立樹突然道：「且慢！」攔住于小三，接着自身上取了根銀針，插入水中試了一試，他瞧了于小三一眼，道：「先送去給團長，等下也替我勺一瓢過來！」

（三）

于小三正躺在一枝樹幹上睡得正香，冷不防被人踢了下去，幸而離地不高，又碰巧臀部落地，倒不太痛。

他在地上一滾，翻了起來，嚷道：「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魏吉林的草包兵又來了麼？」

馮立樹喝道：「胡說，你睜開狗眼看看，這是什麼時候啦？」

于小三揉揉眼，才發覺太陽經已升得老高。他連忙站了起來，雙脚一動，才覺得兩條腿又痛又腫，許是昨夜跑壞了！

「團長叫你，快去！」

于小三一拐一拐地走到胡盛面前。「英勇的團長你醒來啦！小的向您請安！」說着屈了半膝。

「起來起來！」胡盛揮揮手，道：「你昨夜爲什麼不乘機逃跑？反正俺殺人也殺得膩了，就算發覺了俺也不一定有興趣去追殺你！」

說着一脚踩死一隻毛虫。「殺你不跟殺一條虫一樣？」

于小三連忙雙膝跪下，道：「小的是條可憐虫，不過，請英明的團長千萬要饒我一命！」

胡盛臉色一沉喝道：「快說，你爲什麼不乘機逃跑，難道你是眞心跟着咱？」

「小的是眞心的！團長不信，小的可以對天發誓！」

「不必！你要說不出道理來，老子便一槍把你斃了！」說罷胡盛把手槍放在于小三的臉前。

于小三吃了一驚，忙道：「小的四處浪蕩替人燒飯也只是爲了兩餐一宿，小的又沒家人，所求不多，現在世道艱難誰肯收容一個外鄉流浪漢！所以團長如果不肯讓小的跟着團長，小的便要當乞丐啦！」

「這便是你的理由？」胡盛臉色一變，「難道做賊比做乞丐好？」

「有飯吃便是好的，小的也沒有什麼所謂，團長……」

胡盛截口喝道：「胡說！快把槍拿起來！」

于小三嚇了一跳，身子亂抖。「尊敬的……」

胡盛喝道：「你不拿？你不拿？你連老子的命令也不聽？你不拿我來拿！」

于小三連忙把槍抓起。「小的聽團長的命令，小的拿！」

「把槍膛推下！」

「英勇的團長，您尚未教過小的，小的那裏懂得！」

「不懂便得死！」

于小三連忙把槍拋下，吃驚地道：「小的，小的眞的不懂，團長饒命！」

胡盛深深看了他一眼，于小三手足無措，一個勁兒喊饒命，其他刦匪也都圍了上來觀看。

胡盛足足瞪了兩分鐘，才把槍執了起來，推下槍膛，道：「把它拿起來！」

于小三連忙把槍拿起。胡盛又喝道：「把食指搭上扳機！」于小三不敢不依。

「現在只要你一扣，槍膛裏的子彈便會射出來！聽見麼？」

「小的句句聽見，句句記牢。」

「把槍管抵在你的太陽穴上！」

于小三身子一抖，顫聲道：「團長不是要殺小的吧！」

胡盛厲聲道：「快點！地方不對，低一點！現在我給你三分鐘時間考慮，要麼你自已開槍了結，要麼老子送你上西天！」

他的手下立即退開。胡盛又喊道：「」一轉頭，「你們都退開！」退出樹林外面！且慢，把你們的槍都拋在地上！」

他的手下不敢不依，紛紛把槍械拋在地上。

高明潔及其他俘虜全都大喜，心想只要這小子槍管子一歪，十個胡盛也得沒命，外面的刦匪又沒有槍在手，豈非是最大的良機？

秋月心中也不斷地呼叫着：「快一點，快一點，小三子你做做好心吧！」

高明潔也暗暗地道：「小三子，你若把他打死，我便再不恨你！」

胡盛目光烱烱站在于小三六尺之外，喝道：「還有一分鐘！」

于小三臉上豆般大的汗珠像河水般淌了下來，身子顫抖得好像瘧疾病發作。

良久，他忽然大喊一聲，把槍拋下，哭道：「團長，我，我是壞種，我……我下不得手，你，你送我上西天吧！」

「你不後悔？」胡盛聲音更厲。

于小三哭道：「快點吧，尊敬的團長，我，我我快發瘋啦，我抵受不住啦！」

高明潔心中罵道：「膿包！不長進！無恥之徒！懦夫！壞種！」

秋月滾下兩滴清淚，別過頭去不忍再看。

胡盛抓起槍來，喝道：「俺便成你所願，送你上西天極樂！」食指一扣，「的」地一聲隨之一响，于小三應聲而倒！

高明潔雖然恨他，此刻也禁不住興起一股兔死孤悲之感，正想把頭別過去，猛見樹林外竄入了一條高大的人影。

「兄弟，快起來謝團長不殺之恩！」

于小三猛覺胳臂一痛，睜開眼來，怔怔地道：「我，我沒死麼？」他猛咬一下舌頭，痛得他眼淚也流了下來。

「我眞的沒死！我爲什麼沒有死？」

于小三狂跳起來。

胡盛冷冷地道：「于小三！」

于小三像發條猝斷的鐘錶般，突然止住。「團長，你剛才沒開槍？我，我我明明聽見……」

胡盛嘿嘿一笑，道：「于小三，算你福份够，剛才要是你把槍管移向老子，你如今便得死！」他又扣動了一下扳機，于小三嚇了一跳！

「這管槍根本沒有子彈的！」

于小三像洩氣的皮球，軟軟地癱倒：「團長，你嚇死我啦！」

「若非如此，你還不知要吃多少苦頭了！」胡盛道：「今日咱暫且在這裏休息一下，今晚再行動，今日也不必你太辛苦，只要你燒水聽使喚！」

高明潔見于小三沒有死，幾乎氣昏，想起自己的命運，一陣悲哀湧上心頭，雙眼不由濕濡。

× × ×

吃了晚飯，大部分的刦匪都騎馬出去，已留下五、六個人看守俘虜及財物，許隊長也留了下來。

經過一日的相處，許隊長覺得于小三既老實又有點渾，雖然膿包，心地却不壞，像一條隨時會被人踩死的毛虫般，他生怕他會吃虧，便與他在樹林中撮土爲香結爲異姓兄弟。

于小三受寵若驚，一個勁地呼大哥，喜不自勝，他悄悄地對許地生（許隊長）道：「大哥，假如團長要賞個老婆給你，你千萬要挑那個秋月！」他用手指指了指秋月。

秋月吃了一驚，不知他兩人在動什麼歪腦筋，高明潔道：「秋月，你小心一點，那個無恥之徒，大概在打你的主意！」

秋月淚花亂轉，輕聲道：「我知道，小姐不必爲我担心！」

許地生看了她一眼，覺得秋月樣貌倒也不錯，便訝然問道：「兄弟，你因何這樣說？」

「那個秋月實在是個好女孩，她性情溫柔，心地又好，是個好妻子！」

許地生不禁又看了秋月一眼。「兄弟你跟她很熟？」

「大哥不要誤會，小弟也是聽高家的人說的，事實上高善人也沒當她是下人看待！」

許地生輕嘆道：「說實在的，大哥我年紀也不少啦，三十都出頭了，是該找個老婆，不過，哎，這件事以後再說……」

「大哥，你人眞好，怎會做，做……

做這種勾當?」

許地生又嘆道：「說來話長，你不是也入了夥麼?」

于小三也禁不住苦笑起來。

兩人相倚靠在一棵大樹幹上，說了好一陣子話才矇矇矓矓地睡去……

睡了一會，于小三被一陣馬嘶聲驚醒，睜眼一望，許地生已不在身旁，却原來大鬍子又率人去做了一票，此時才回來。

于小三又連忙燒水煮了一鍋麵條。衆人飽餐一番，便收拾一切整裝出發。

一路上往東北而行，高明潔等人在驚恐焦慮中過活，又不肯多吃，不幾天便已瘦了許多。

走了五六天，刧匪突然分成三股，分開而行，于小三仍然跟着許地生及他手下押着俘虜而行。

這天來到一座樹林，晌午已過，許地生吩咐停下歇息。

于小三剛生了火，高明潔突然喊道：「快放開我!」

許地生便問道：「什麼事!大呼小嚷的!」

「姑娘說要解手!」

許地生略一沉思，叫于小三替她把脚上的痲繩解開。

「不要走得太遠，否則休怪許某槍火無情!」

高明潔道：「手上的繩索不解，褲子怎能……」

許地生道：「兄弟，痲煩你替她解開褲帶!」

于小三吃驚地道：「大哥，小弟，小弟不會解!」

許地生笑道：「兄弟你從未沾過女人麼?」

于小三使勁的搖頭。許地生道：「這不是個機會?」

高明潔尖聲叫道：「他敢?」

一個刧匪道：「隊長，這傻子不會解，待咱來替她効勞一下!」

于小三道：「大哥，往日不是把她們身上的繩索全都解開的麼?」

許地生嘆息道：「這個兄弟你便不懂了!那是團長下的命令，出了紕漏咱不用負責，如今可就不同了!」

那個刧匪已經是走近高明潔身邊，高明潔邊走邊叫：「你敢動我一根毫毛，姑娘便告訴你們頭兒!」

衆人不由一怔，高明潔見這一着收了效，接道：「你們頭兒把我抓回來幹什麼?你們都知道吧?你還敢動我!」

許地生心頭一動，心想這倒是個難題，要是這個婆娘在團長面前胡言幾句，自己可吃不着兜着走。

那個刧匪也知道這句話的份量，也已退了下來。

許地生沉着臉道：「我可以把你的繩索解開，不過要是你逃跑，老子就不管這許多，把你抓來賞給弟兄樂一陣子，然後拋下山坑，說你逃跑時失足摔下的!你要是乖乖聽話，還有活路!」

高明潔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別過臉不看他。許地生又叫于小三替她把繩索解開了。

高明潔罵道：「無恥之徒，不得好死，高家的臉都給你抹黑了!」

于小三道：「小姐，這不能怪我，俗語說，好死不如賴活，人一死什麼都沒有了，活着起碼也有個希望!」

高明潔道：「你有什麼希望?希望你的主子給一塊骨頭你啃?」

「小姐不要笑我，我小三子最大的希望是能娶個妻子，生個孩子，有了接香火的人，我小三也就心滿意足啦!」

高明潔一呆，想不到這個人在這時候會說這種話，此刻經已解開了繩索，她藏在一叢樹後解起手來。

過了半晌才出來，那個刧匪替她縛紮起來，他縛得十分緊實，氣得高明潔牙癢癢的。

縛了雙手又去縛脚，高明潔的頭一低，驀地發現地上有人用樹枝寫了個字：「等!」

她悄悄向四周看了一眼，不明是誰寫的，難道是這個刧匪寫的!還是別人?等?他要我等什麼?

高明潔轉頭一望，只見于小三跟許地生指手劃足嘻嘻哈哈地說着話，她一氣不再想它。

水滾了，吃了麵條，又再出發。日落之後，小路越來越陡，幸而馬匹尚能走得動。

到了次日，許地生臉上才露出一絲笑意。「到了!」

于小三道：「這是什麼地方?」

「魯山!」

（四）

大鬍子雖然是一股流寇，但他的勢力不同別人，別人是沒有一個固定的窩，他有。

他的窩是設在魯山，不過由于十分隱蔽，胡盛出入又十分小心，因此亦沒有人知道。

這個窩是他休養及儲藏財物的地方，胡盛那能不小心?每一次出外洗刧，他都是留下一部分人防守，而且他抱定一個宗旨，兔子不吃窩邊草，做案也是到較遠的地方去。

七年來，從來未發生過絲毫的事故。因此，每次胡盛遠出回來，臉上都是流露出一股難以言喻的笑意。

但今日却絕不相同，他的臉比鍋底還黑，比大冬瓜還長。

×　×　×

許地生一踏上山頭，抬頭便看見胡盛一顆臉拉得比押赴刑場的囚犯還難看。

「團長，發生了什麼事兒?」

胡盛鐵青着臉，道：「你自己進去看看!」

許地生略一猶疑，便推開一扇木門，進入山洞，半晌才見他氣急敗壞地奔了出來。「咱的財物呢?還有那些女人呢?」

胡盛眼皮直跳，嘎聲道：「管是讓魏吉林這草包司令派人刧走了!」

許地生身子一震，驚呼道：「咱那些兄弟呢?怎地一個不見?」

胡盛怒道：「那些飯桶都死了!沒用的傢伙，十多個人看個山洞也看不住!」

許地生向馮立樹投過詢問的眼光，馮立樹兔死狐悲地道：「弟兄們的屍體都葬啦，咱先到一天，正在等你們!」

另一個姓龐的頭目怒道：「大哥，咱跟魏吉林那雜種幹上吧!」

胡盛看了他一眼，冷哼一聲，找着一塊大石坐下。

馮立樹道：「老龐，你就是有勇無謀，也不動個腦筋，咱現在只有四十多人，怎能跟魏吉林硬拚，魏吉林手下少說也有一二千人!」

龐隊長急得亂跳。「難道咱便拉倒不成!哈，那可是咱的血汗錢!」

沒人理他，也沒人覺得肚餓，于小三却靜悄悄燒了一鍋水。

鍋上的青烟，提醒了衆人，這才猛地覺得飢渴交迫。

馮立樹又忙抽出銀針在水中試了一下，然後才讓于小三放下乾麵條。

×　×　×

山洞之面積頗大，不過十分陰涼，幸而山上的木炭並未遺失，還可生火取暖。

洞內隔了好幾個大小不一的房間，許地生把于小三安排在他房間裏。

晚飯之後，許地生便離去，一直至半夜才回來。

于小三劈頭問道：「大哥，你去了那裏，讓小弟等了半個晚上!」

許地生脫下鞋子，道：「團長召咱開會。」

「開會?做賊的也開會?」

許地生笑道：「這是團長的慣用詞，以前帶兵時學來的，總之有什麼事便召集幾個人商量一下!」

「商量什麼事?」

「報仇哩!」許地生道：「咱總不能白白讓魏吉林把咱辛苦得來的錢搶走!他媽的，這年頭官兵也與黑吃黑這一套!」

「商量出了辦法沒有?」

許地生搖搖頭，縮入窩裏，回頭歪嘴把燈吹熄。

「兄弟!大哥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的!」

「可是關于小弟的?」

許地生嘻嘻一笑。「不是，是團長把秋月賞給我做老婆啦!」

「恭喜大哥!小弟眞替大哥高興!嗯，日子訂了沒有?」

許地生哈哈一笑。「咱做賊的還會計較這一套!略爲準備一下便可以了，嗯，團長三日之後便要跟高小姐成親，咱便跟她同在一日吧!好讓弟兄們高興一下!」

許地生說罷轉個身便睡着了，于小三轉面向裏，也响起了鼻鼾。

×　×　×

許地生跟于小三睡得又香又沉，高明潔及秋月却輾轉翻側，久久不能成眠。

即使沒有人告訴她們的「成親日子」，她倆處在此環境中也睡不着覺，更何況胡盛已派了馮立樹做了「媒人」把終身大事訂下了。

秋月躺在被窩裏，眼淚不斷地淌着，高明潔却恨得銀牙咬得格格作响。

「秋月，不用哭，大不了一死，咱豈能讓清白的身子給那些衣冠禽獸沾污!」

秋月啜泣地道：「姐姐怎樣決定，小妹便怎樣做，姐姐要死小妹便陪姐姐一塊兒死!」

高明潔也不禁流下淚來，兩人抱頭痛哭，覺得人生最大的不幸莫過於此。哭了一會兒，秋月嗚咽地道：「咱死了不打緊，却便宜了這些賊子，姐姐，高家大院上下近二百人，近兩百條命都……」

高明潔猛打一個冷顫，她目光漸漸在黑暗中發亮!

「不錯，咱們死了眞的白白便宜了那些賊子，還有那個無恥之徒!哼，姑娘若要死也得叫他陪我死!」

×　×　×

第二天，馮立樹來問話時，高明潔對他道：「胡盛要我身子不難，只要他在成親之日提于小三的腦袋來姑娘便給他!」

馮立樹接問一句：「還有其他的條件否?」

「我要胡盛用大禮娶我，不能草草成事!還有，秋月的婚事也一樣辦，我們兩個一定要同日成親!」

馮立樹答道：「沒問題，這些條件都不難，高小姐請放心!團長還未正式成過親，今次是第一趟，婚禮絕不會草率!」

（五）

這些條件，于小三都不知道，他還如平日一般燒菜給胡盛、馮立樹及幾個隊長吃。

他人雖膿包，但燒菜的手藝的確不錯，連胡盛都讚口不絕。

于小三幹得十分勤快，爲着團長的大喜，他準備了很多菜色，準備在吉日大派用場。

刧匪們也紛紛下山偷鴨摸鷄，買肉購魚作爲賀禮，這可忙死了于小三，一連兩天都沒好好睡過一覺。

山上的人都很高興，于小三也很高興，活兒雖重，却從無怨言，其他刧匪這幾天也跟他混熟了，對他的印象都不壞，別人有事求他，他總盡力替人完成。

漸漸，各人覺得山上多了這麼一個人並不白花，而且十分需要。

×　×　×

三天很快便過去了，山洞裏的大廳，張燈結綵，倒也似模似樣，今天不但是團長的大喜之日，還有五對新人一齊成親。

山洞外面的曠地上，搭起了好幾張粗糙的木桌，酒罈堆滿了一地。

吉辰已至，刧匪有的拿着面盆，有的拿着自製的竹笛子，胡亂吹敲起來，雖然不好聽，却也十分熱鬧!

馮立樹喜氣洋洋地走到高明潔的房間，道：「小姐準備好了沒有?」

高明潔道：「于小三的人頭呢?」

「嗯，這個……這個團長說這個條件免了吧!今日的婚禮于小三還出了不少力呢!」

高明潔大怒。「沒有于小三的人頭，胡盛一切休想!」說罷把門關起。

馮立樹無奈何，只得出來向胡盛報告，胡盛聽了眉頭一皺。「這娘兒，脾氣倒強!哼，肉在刀俎上，她還敢跟老子討價還價，她要是不就範，老子大不了來個霸王硬上弓!」

「團長，不可!以前團長跟那些雌兒是鬧着玩，現在可不同，硬來有什麼味道?而且團長還要跟她白頭到老呢!犯不着要爲這膿包惹氣了新娘子!」

胡盛略一沉思，揮手道：「傳于小三

進來！」

一個刲匪接令出洞。「于小三，團長叫你！」

「什麼事？菜剛才煮了一半，走不開呀！」

「快去，老陳你替他看一看火！」

于小三只好放下手，走入山洞。

胡盛道：「于小三，你的手藝眞不錯，團長很滿意！」

于小三忙道：「團長滿意，小的就多煮兩樣菜讓你嚐嚐！」

胡盛嘆息道：「可惜團長沒有這個福氣！新娘子不愛看見你，她要咱用你的腦袋當酒杯，所以，你便得借老子用一用，只用一次，下不爲例！」

于小三一愕，脫口道：「新娘子要借小的腦袋作酒杯，尊敬的團長，腦袋豈能借得了的，借一次已不得了，還說下不爲例！」

霍地跪在地上。「尊敬的團長，新郎哥的團長，請饒小的一命！」

胡盛道：「團長再尊敬再英勇，也沒有新娘子的威風大！來人，把他拖出去！」一頓，又道：「讓他死得舒服一點，也算俺報了他煮菜的功勞！」

于小三像殺豬般叫了起來：「團長饒命，團長你是世界上唯一不怕老婆的團長，你是男人的模範，是……」

胡盛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別嚷！否則老子便叫人用刀慢慢弄死你！」

禮樂立時停止，兩個大漢像老鷹提小鷄把于小三架了出去。

許地生剛好聽到消息，連忙趕來攔住。「團長，今天是大喜日子，豈好開殺戒？再說于小三已跟屬下做了結義兄弟，總不能說做哥哥的成親，做弟弟却成鬼！」

許地生在大鬍子之中威信頗高，也是個有名的悍將，胡盛倚爲左右手，他的話胡盛倒不能不考慮。

其他刲匪也忙道：「團長，今天是大喜日子，這放血的事的確不適合，嗯，起碼也得過了七朝，才好用刑！」

胡盛看了馮立樹一眼，道：「既然衆兄弟如此說，且把他放了，七天之後再說！」回頭對馮立樹道：「告訴新娘子，要他識大體，別惹火了老子，今日是老子娶她，不是她娶老子，叫她放明白一點！」

馮立樹連忙入內，不一會兒，笑嘻嘻地道：「請新郎去迎接新娘子！」

洞口畢畢拍拍地點燃了一串鞭炮，鑼鼓又敲打起來。

山上又再恢復了歡笑，于小三好似沒事般地燒起菜來。

倒是他的助手陳福忍不住問她：「于師傅，你還煮得這般起勁？」

「怕什麼？至少還有七天可活，今天大伙兒這般高興，又是我大哥的大喜日子，我豈能掃大家的興！」

老陳怔住了，半响才豎起大姆指道：「于師傅，你硬是了得，連我老陳也服你啦！」

× × ×

新人交拜了天地，菜便擺上來了，馮立樹十分細心，每道菜都用銀針試過才讓于小三把菜擺上桌。

這時候，山上歡笑聲及猜枚鬥酒之聲，此起彼落，十分熱鬧，胡盛、許地生等新郎更是喜氣洋洋，喝得一塌糊塗。

叫化子也有「窮開心」的日子，刲匪開心的時候，比常人更加狂放。

這一天，一直喝吃至月上樹梢，才盡了興。

胡盛跟幾個新郎醉兮兮站了起來，胡盛打了個酒呃，道：「各位弟兄，老胡今天十分高興，高興萬分……這個，這個，咱們山上不喜鬧洞房這碼事，就免了吧！他媽的，老子已蹩不住啦！各位不用送，老胡自己去！」

說着顚着脚入內而去，衆人哈哈大笑，也扶醉回房。

有幾個沒醉的人也担心新娘子會在洞房裏鬧事，可是一直至天亮，都沒聽到些聲響。

馮立樹一早便去房門外向胡盛請安，胡盛喝道：「老馮，你一清早來吵個屁！俺還未睡够！」

馮立樹一顆心這才放下，他跑了出去，目光一抬，見于小三睡倒在洞口。

心中嘀咕道：「這小子難道是個白痴？昨夜沒人看守，他也不乘機逃脫？」伸脚在他大腿上踢了一下。

于小三立時睜開眼睛，說道：「參謀長早晨。」

「快去，去弄個醒酒湯，準備給團長喝！」

「是，小的就去！」

× × ×

女人眞是種奇怪的動物，大概讓男人征服了之後便變得乖巧溫柔起來。

七天很快便過去了，高明潔却沒再提殺于小三的事來，她不提，胡盛更不會問她。

這天老陳走到厨房外面，突然見到一條小蛇，吃了一驚，細眼一看，却已死了，他嘀咕一聲，飛起一脚把牠踢開。

于小三恰在此時來到，老陳便把發現死蛇的事對他說了，于小三忙道：「這件事可要告訴參謀長麼？」

老陳道：「你別沒事找事忙啦，這種鷄毛蒜皮的事也找他，鬧得不好反要吃他一頓臭罵」

于小三洗起鍋來，老陳道：「俺去提水。」

他甫離開，許地生便滿臉春風地走了入來。

「大哥好，嫂子不錯吧！小弟沒做錯媒人吧！」

許地生笑道：「大哥我來找你，正是要爲此多謝你，秋月的確是個好妻子，嘻嘻，以後有機會我也替你找個好老婆。」

「小弟的事大哥不用操心，這種事現在還早着哩。」

「不早不早，兄弟今年也已二十五歲啦，人家像你這年歲，孩子都已有幾個了。」許地生笑道：「你忙吧，我去了。」

「大哥，不碍事，咱多日不見，多聊一會兒，要是小弟沒介紹嫂子給你，咱現時豈非可以日夕住在一起？」

許地生一笑：「時候不早啦，團長今日又叫開會，敢情又是商量報復的事兒，唏，咱人數比人家少了好幾十倍，就算是以一抵十也不濟事。」

「咱可以智取呀。」

「智取？」許地生脫口呼道：「兄弟你想了什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小弟聽說魏吉林之所以能有今天，他岳父的功勞頗大，咱動不了魏吉林，難道不會向岳父下手？咱把他抓來，不怕魏吉林不乖乖把咱的財物吐了出來，說不得還能多敲一筆。」

許地生喜道：「兄弟今日倒十分聰明，行！這策略的確有幾分火候，待我告訴團長，回頭咱兄弟倆再好好聊一聊。」

說着便一陣風衝了出去，于小三又如沒事般地忙了起來，一會兒鍋蓋縫兒又冒出了烟啦。

會大概開了一個鐘頭，麵條也早已熟了，却還未送過去。

胡盛對麵條特別偏愛，每早必吃，這倒使于小三省得傷腦筋。

還在焦急中，許地生笑嘻嘻地走來。「兄弟，快把麵條送過去，我那一份拿到我房中來，咱哥兒倆一塊兒吃一頓。」

于小三大喜，托起木盤奔了出去。服伺了胡盛夫婦，于小三便一頭鑽入許地生的房間。

直至老陳來催促他去準備午飯，于小三才滿懷高興地出來。

「嘿！我大哥對我眞好，請我喝了一瓶酒。」

（六）

俗語說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胡盛却似乎與衆不同，中年後才正式成親，這些天來眞箇是精神煥發，喜氣洋洋。

他決定火速下山，趕在中秋佳節慶祝勝利。

第二天一早，大鬍子便傾巢而出，山上一個不留。

于小三的建議頗得胡盛讚許，這使他在大鬍子裏的地位提高許多，他與許地生並轡而馳，負責保護女人的安全。

奇怪，高明潔雖然與他同行，但這次對他却和上次截然不同，再也沒有跟他嘔氣，秋月對他更好，不時跟他有說有笑。不過，這點却較容易理解，因爲于小三好歹也是她的半個媒人嘛。

馬隊走了五六天，便到了武家村，大鬍子的人悉數住入空廢的高家大院。

武家村的人見高善人的掌上明珠嫁給個强盗頭子，都是議論紛紛說是自作孽，後來得悉于小三的一些事跡，更是把他罵得狗血淋頭，冠之無恥之徒的「雅號」。

不過，罵歸罵，這次大鬍子猝然駕臨點塵不驚 武家村的人經已喜出望外了。

有些人悄悄地研究，這大概是高明潔之功吧，因此也有一些人對高明潔這種捨己爲人的高尚情操讚譽有加。

入住了高家院，胡盛便又召開了他「戰鬥會議」。

這次于小三赫然在座，使這個膿包抓耳摸腮手足無措，一副受寵若驚的模樣。

胡盛有了老婆態度也沒有往日那般暴躁。「弟兄們，咱的計劃第一步該如何行動，請大家積極發言。」

馮立樹道：「咱派人出去伺機把魏吉林的岳父楊老頭抓來此處，然後派人告訴魏吉林，叫他拿錢來贖人，不就行了？完了。」

許地生道：「他要是反臉，咱可不易抵擋得住，這座大院經得住魏吉林那些草包兵的進攻嗎？完了。」

胡盛點頭道：「老許說得有理，萬一魏草包表面上答允，暗中派兵跟着來，咱可不易脫身。」

馮立樹抓一抓頭皮道：「不會吧，沒有他丈人的支撐，他可不大行！完了。」

有了家室的胡盛，做事好似謹愼了點。「俗語說，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可不能大意啊。」

馮立樹想了一下，說道：「這樣吧，咱先把楊老頭弄來，然後通知魏吉林把贖金交到某處地點，咱再悄悄派人去接，完了。」

龐隊長接口道：「魏吉林若果不見楊老頭他會乖乖把贖金交給咱麼？完了。」

馮立樹無言以對，半响才道：「他媽的，一開始時候還以爲這計謀不錯，現在一想原來是個膿包投計，管看不管吃。」

其他人都把眼光投向于小三，許地生輕輕踢了他一下，于小三傻傻地道：「輪到小弟積極發言了麼？」

胡盛道：「于兄弟你快發言，咱都聽着，幹得好，俺便升你做副參謀長，不用整天煮麵條啦。」

「小的却喜愛煮麵條，不愛做什麼副參謀長，要是想不出什麼點子來，反要讓人恥笑。」

馮立樹惱羞成怒地道：「你愛煮麵條，即管去煮，想做參謀長，你還是拿着趕麵棍兒吹火——一竅不通。」

許地生怒視他一眼。「兄弟，團長叫你說你便說一說，說得不好沒人怪你。」

于小三嚅嚅地道：「小的這樣想，假設魏吉林不肯就犯，咳，他不是跟蘇大頭經常開戰麼？咱不會利用蘇大頭，對他施點壓力？」

胡盛一拍大腿，叫道：「是啊！俺怎地沒想到這點，你這渾小子，也不完全渾，說完了嗎？」

「說完了。」

馮立樹冷冷地道：「想做參謀長你還得多學一點，開會時說完話要加一句完了，人家才會知道，完了。」

「小的下次就知道，這次完了。」

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馮立樹皮笑肉不笑地道：「好啦，你去煮麵條吧，其他的咱們自會琢磨，完了。」

「是，完了。」于小三說完敬了個禮便出去了。

× × ×

會終於開完了，麵條也煮好了，但于小三並不知道參謀長琢磨出什麼計劃來。

他只見到許地生帶了五六個人，化裝成商賈的模樣，又刮了鬍鬚，乘着夜色出去了。

八月初七日，黃昏。

許地生等人果然把楊老頭請了回來，這老頭年紀雖大，臉色却仍然十分紅潤，大概這人頗善補養。

說楊老頭是被許地生請來，那是一點也沒錯，他是坐在一輛有篷的小馬車回來的，駕車的就是許地生，他的手下兩個在車廂裏陪楊老頭聊天說笑，另外的兩個則

跟在車後，左右護衛。

第一步行動經已成功，現在是該實行第二步了。

胡盛又把于小三請了過去，這次見面的地方是在高善人的書齋裏面。

胡盛道：「副參謀長，俺想再聽聽你的計劃！」

于小三一怔，脫口問道：「團長，你叫誰副參謀長？」

胡盛沒好氣地道：「俺在問你，你到底聽見沒有？」頓了一頓，從身上掏了一個鐵盒子來，接着把盒子打開，裏面放着些烟絲及烟紙，胡盛熟練地捲起烟來，隨即把它叨在口中，劃亮火柴。

胡盛噴了一口烟，眯起雙眼望着于小三。

于小三道：「團長，小的若說錯了，你可勿怪我」

「俺是那種人麼？快說！」

「團長可在給魏吉林的通知信內說假如他不答應，團長便決定跟蘇大頭合作，前後夾攻，摸他的屁股，揣他的老底，完了。」

胡盛霍地噴了一口烟，于小三嗆得咳咳亂嗽。「假如魏吉林派了大批的士兵送贖金來，咱又怎樣？」

「這還不容易？團長先寫信給蘇大頭，跟他通個聲氣，叫他送幾套他那裏的軍服過來，咱們這樣……這樣……通知信叫許隊長送去才爲較妥當，我大哥做事不魯莽，完了。」

「他娘的！古人說什麼人不可貌相，以貌相人，失之，失之什麼的，吱，眞他媽的有點鬼道理。」胡盛拋掉手上的烟屁股，激動地道：「事成之後，俺決定升你做副參謀長，就這樣，你娘生你有點糊塗，又有聰明，咳咳，這叫做什麼的……總之是糊塗，完了，你出去吧，順便叫參謀長進來。」

× × ×

八月十二日，胡盛便吩咐手下全部撤出高家大院了，他把刦匪安紮在一座小山頭上。

八月十四日，晌午剛過，山頭上的刦匪便聽見一陣騾馬車輛之聲了。

胡盛伸頭一望，遠遠見有一隊人馬浩浩蕩蕩而來，看樣子大概有兩連草包兵。

馮立樹有點吃驚，道：「他媽的，來了這麼多人，魏吉林眞想來個眞的啊？」

許地生道：「不怕！」他一把抓起楊老頭，左手手槍抵在他太陽穴上，大聲喝道：「魏吉林的草包兵聽着，把身上所有的槍械拋在地上，否則老子便把楊老頭斃了。」

楊老頭殺豬般叫了起來：「不要，不要帶武器走過來，俺回去後每人送十枚袁大頭給你們。」

大鬍子刦匪一人傳一人，把話帶下山去，傳到魏吉林的草包連長那裏。

兩個連長，一個姓張，一個姓彭，兩人互望一眼，張連長傳令：「把長槍拋下，短火藏在貼肉之處。」

一陣嘩啦啦的聲音此起彼落，那些草包兵紛紛把槍拋在路邊。

許地生又叫他們走到山下，那些草包兵乖乖來到山下，此刻，山上的長槍能射到他們，而他們的短槍卻射不上山頂。

到了山脚，張連長抬頭一望，吃了一驚，他輕輕推了彭連長一把。「喂，他媽的，蘇大頭那個竹竿參謀長也來了，胡鬍子跟蘇大頭眞的連成一氣啦。」

姓彭的連長忙抬頭望去，只見一個瘦得像桿竹竿的人，穿着蘇大頭的軍服跟胡盛談笑甚歡。雖然看不到他的臉，但只看身材便已知道這人必是竹竿參謀長無疑。

「老張，他媽的，這眞是一個燙口的山芋，不好吃啊！咱現在可是半天吊，人家的槍可以打咱，咱的槍卻打不到他，弄個不好只怕沒命回去。」

老張道：「管他媽的，回去對司令說，蘇大頭派了兩三營軍隊助胡鬍子，咱跟他硬幹呀？所以只得乖乖把贖金交給胡鬍子啦！」

「對對！最要緊的是保命，不過，那老頭可能會揭穿出來！」

「揭個屁！咱可說去時在半路上發覺的，發覺路旁伏了不少蘇大頭的兵，他知個屁！等下咱再去楊老頭身上多榨一點，便袋袋平安了！」

彭連長道：「來了，來了！」

張連長抬眼望去，果見兩三個刦匪下山向他們走來。

「贖金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

「讓咱瞧瞧！」

張連長連忙吩咐手下把車上的布簾揭開。

「兄弟，這就是司令前次從山上找來的，有些因爲不知道是胡團長的，所以賣掉了，咱司令另外補了一筆錢！」

一個刦匪罵道：「他媽的！找來的？說得倒好聽呀！咱可死了不少弟兄哩！」

張連長媚笑道：「兄弟，這可不關咱兩人的事，請兄弟包涵包涵，在胡團長面前美言兩句！」

「就只這些？」

彭連長忙道：「另外，咱司令還送了七百枚袁大頭，說是給各位的保護費！」

「保護費？」幾個刦匪相顧愕然。

張連長忙向楊老頭呶一呶咀，刦匪們這才會意地笑了起來。張連長及彭連長也陪着乾笑一陣。

半晌，刦匪道：「把東西包紮起來，咱方便帶上山！」

張連長抓腮道：「這個，這個……對不起，兄弟，咱司令交代要一手交人一手交貨，否則兄弟回去交代不了！請兄弟高抬貴手！」

刦匪道：「大不了跟咱團長上山做強盜，還自在快活！」

彭連長乾笑一聲，道：「兄弟也有此意，可惜家中的人都押在司令府內作人質，這個可眞有點那個……」

刦匪考慮了一陣，道：「好吧，你們先把東西綑好，咱就拿來貨！」

說罷返回山上，山下的草包兵便把那些財物用布塊包紮起來。

不一會，二三十個刦匪持着長槍，捧着炸藥，挾着楊老頭下山。

山上那個竹竿參謀手持紅綠兩支旗子高高舉起，好似準備指揮伏兵的樣子。

胡盛及一干女人們站在山上指手劃脚，狀甚安詳，全沒把這些人看在眼中！

那些草包兵一見這種情況，那還敢輕舉妄動，恨不得交接早點完成，好好溜之大吉！

交接終於完成，衆刦匪把財物拖上山腰，竹竿參謀紅旗一揮，刦匪們隨即胡亂向那些草包兵放了一陣槍！

那些草包兵發一聲喊，飛也似地跑去，有些人連地上的槍也不拾了，跑得沒影沒踪。

張連長及彭連長喝止不得，只好一人一手架着楊老頭狠狽而逃。

胡盛及刦匪哈哈大笑，那個竹竿參謀根本是馮立樹所假扮的！此時他才解下紮在脚上的木脚，恢復原來的身高。

一干人在附近兜了一個圈，趨回高家大院。

（七）

到了高家大院，已近天亮，衆刦匪好似叫化子拾到銀子般高興，也沒人睡覺。

胡盛便下令準備慶祝！

於是刦匪們便四出購買肉魚美酒，準備過個快樂的中秋節。

人多辦事快，到黃昏，一切都已準備妥當了。

庭院中擺了五張酒席，菜餚擺得滿滿一桌，胡盛滿面春風，舉杯祝酒，衆人轟然應好，滿滿乾了一杯！

胡盛道：「這趟的成功，他媽的，要算于小三功勞最大！俺決定升他爲副參謀長，弟兄們可有意見？」

刦匪們高聲答好，馮立樹大感面目無光，冷冷地嘿嘿一笑，霍地坐下。其他人也相繼坐下。

胡盛舉箸挾菜，馮立樹用筷子把它推開，胡盛一愕道：「老馮，你不高興！」

「不是，俗語說小心駛得萬年船！」馮立樹說着又取出了銀針在菜餚上試。

許地生勃然色變，拋下筷子，道：「參謀長這算什麼？他媽的，你是鷄蛋裏頭挑骨頭！團長都相信他，你敢不相信！」

馮立樹不理他，依次到各桌檢試！于小三也把酒杯拋下，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團長，參謀長既然心胸狹窄，不能容人，小的再呆下去也沒味道！咱還是走了吧！完了。」

胡盛忙道：「小三不要生氣，萬事有團長！老馮，你在幹什麼！」

馮立樹道：「出了個點子便能當副參謀長，這可容易得緊！」

「依你又如何說？」

馮立樹不語，把臉別過去！其他刦匪心中也大不是味道，加上馮立樹平日人緣就不好，此刻不禁嘀嘀咕咕地輕罵起來。

馮立樹老羞成怒，喝道：「他媽的，嚷些什麼！」

許地生大吼一聲，把桌推開。「有種的你就出來！別人怕你，我姓許的可沒把你放在眼中！」

「團長，你看，他們是存心不給我好看！」馮立樹臉孔拉得長長的。

許地生一拍胸膛，道：「團長，今日只看你一句話，要麼咱跟小三拍手就走，分文不帶，要嘛就讓參謀長滾！」

胡盛臉色一變，忙道：「算啦，自家兄弟何必因小小的事情鬧翻！」

馮立樹突然拋下佩槍，道：「團長不必多說，我走！」

胡盛喝道：「站着，你誰再嘟嚷一句，老子便把他斃了！有什麼事都待過了今夜才說！」

馮立樹這才悻悻然地坐下。這一頓飯，也因此顯得氣氛冷落，各人只顧喝悶酒吃悶菜。

天色已漸暗，庭院中點起了火把，圓輪般的月亮光潔明亮，院子外面不時傳來孩子的歡笑聲，院子的氣氛才略爲輕鬆一點。

于小三突然走入廚房取了一隻蜜瓜出來，放在胡盛面前，然後取出一把刀子來，在瓜上劃了兩刀，作十字狀，把瓜子分成四邊。「團長，今日小的趕集在一個回回那裏，買到一隻蜜瓜，聽說是由他老家那裏運來的，可惜只有一個！」

于小三看了馮立樹一眼，大聲道：「參謀長不必再試驗，小的先吃給你看！」隨手取了一塊，吃了起來。

胡盛大喜也吃了一塊。「妙妙！果然甜得像塗了層蜜汁！」順手拋一塊給馮立樹，一塊給許地生。「你們也嚐嚐！」

馮立樹冷哼一聲，捧起瓜便吃。

許地生卻道：「屬下今日涼着了肚子，不敢吃，老龐你吃吧！」

龐隊長一手就接過來，道：「那咱可就多謝啦！也許咱老龐祖宗有靈，口福較好！」說着把蜜瓜往嘴中塞去。

于小三把瓜皮收起，轉入廚房。過了一會兒，許地生捂着肚子走入內堂。

衆人都是哈哈大笑。馮立樹見對頭不在，忙舉起酒杯道：「來，小弟剛才衝動，壞了弟兄們的雅興，現在咱敬大家一杯，算作兄弟給大家陪罪！」

胡盛哈哈大笑，顧盼自豪地道：「這才是咱的好兄弟！」

衆人齊齊把酒乾盡！甫放下酒杯，龐隊長臉色突然一變，叫道：「俺肚子好痛啊！」

馮立樹也是臉色大變，額角汗珠簌簌淌下，叫道：「他媽的，一定是于小三那小子做的手脚！」

胡盛也是臉色蒼白地道：「快把于小三捉來！」

馮立樹急加一句：「還有許地生，他媽的，痛死我啦！」說着蹲了下來。

那些刦匪一時之間，都是相顧愕然，接着便見兩個刦匪推桌離開，一個入內堂，一個去廚房。

「團長，人都不見啦！」

馮立樹臉色又再一變，砰地一聲跌倒地上，龐隊長跟着他倒下，胡盛也「噗」地倒斃地上。

就在此時，大門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槍聲，衆刦匪一驚，連忙把槍拔了出來。

大門迅即被人打開，衝入了一隊士兵，牆頭也出現了不少人。

一個刦匪眼尖，認得是那夥魏吉林的草包兵，叫道：「他媽的，于小三原來是魏吉林的奸細！」

話音未了，「砰」地一聲，一顆子彈立即穿入他的胸膛。

大鬍子刦匪在胡盛死後雖然心神震驚，但此際生死一髮之間，人人都奮勇還擊

，借着屋裏有利地形，與對方鬥起槍來。

他們槍法奇準，擊斃不少草包兵，形勢便僵持住了。

可是，却也不敢衝殺出去，因為不知道院子外面還有多少草包兵。

張連長突然大聲叫道：「弟兄們！聽着，打死一個的賞大洋十塊，多殺多得！大鬍子有不少贜物啊，咱們這趟可要發達啦！」

這一叫，那些草包兵果然精神振作不少，立即積極起來了，門外又湧入了不少人來。

可是形勢仍然沒有多大的進展，彭連長叫道：「他媽的，把這院子燒掉吧！看他們躲在那裏？」

話未了，「砰」地一聲，一顆冷槍射入他後背內，他回頭一看，只見張連長槍管上冒着青烟，可惜已經太遲了！

張連長叫道：「兄弟們替彭連長報仇哇！」

一個刦匪在暗處看到一切，怒道：「他媽的，這年頭兵與賊根本沒有啥分別！」拚着受傷伸出頭去，手中槍一响，張連長也倒下！

這兩個連長一死，草包兵都是一驚。其實，這次突襲高家大院的人並不很多，那是因為張連長及彭連長怕人多會把利潤分薄的原因。他們只帶了兩個排的人，心想胡盛等頭目已死，其他的還濟得了什麼事！

庭院中的火把突然熄滅了，槍聲也逐漸稀疏下來……

次日有人看見兵與賊一齊走向一座山坡，人人背上揹着大包小包的東西。

再經過武家村一看，武家村滿目瘡痍，十室九空，村中丟了不少身穿粗布衣袴的屍體……

（八）

官道上，四匹馬急馳着。

太陽衝破晨霧跳了出來，官道上好似鋪了一層黃金，閃着黃澄澄的光芒。

許地生抹了一把汗，道：「兄弟，你明明吃了蜜瓜，怎地又沒有事？」

「大哥，那天在山上我捉了一條毒蛇，便把牠的毒液弄了出來，貯藏在一個小瓶子裏，準備下毒讓他們一塊兒報銷，可是馮立樹那兎崽子每次都用銀針檢驗，使我下不了手，所以……」

許地生截口道：「所以你才向胡盛獻了這許多計劃，目的也只是想實行你自己的計劃而已。」

「正是！我把蛇毒塗在刀子的一邊刃上，變成一邊有毒一邊沒有毒！我在切蜜瓜時，小心一點，四塊蜜瓜中便有一塊是沒有沾上毒涎的，我便取了那塊沒毒的吃，馮立樹再好也看不出破綻！」

許地生哈哈大笑：「加上咱在事先演出了一齣雙簧，他縱使有疑心，也不敢再拿銀針出來檢驗！」

秋月問道：「于師傅，你到底是如何切蜜瓜的？怎地我想不出其中的玄妙出來呢！」

「我切第一刀時是由上向下，我把那有毒的刀刃向右，第二刀有毒的刀刃向上，這樣左下角那塊便沒沾上毒涎的了！」

秋月一想，嘆道：「這個主意也只有你才想得出來！先前我跟小姐都把你看錯了，以為你是個無恥之徒，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如此勇敢機智的人，又能忍辱負重，耐心等候機會！」

于小三也嘆道：「那天大鬍子殺到高家時，假如我不這樣，也只是徒然白死而已，沒辦法只好出此下策，也難怪大嫂怪我！」

秋月道：「你眞聰明，把他殺死在高家大院中，他們在那裏殺人，也被你殺死在那裏，這叫做報應！」

「現在我只怕大哥那次去送信時沒跟魏吉林聯絡好！」

許地生道：「剛才我離開時，已看見張連長帶了一夥人趕來，你放心，他們見有肥水可沾手，那有不來之理？幸好，我們也撈了一把！」說着擧一擧手中一個沉甸甸的袋子。

秋月道：「于師傅，現在咱打算去那裏？」

「到河北做點小生意，相信也能為生，起碼比做強盜來得自在！」許地生訕訕地道：「聽說河北那裏平靜一點。俺若不是娶了秋月，只怕至今還執迷不悟！」

秋月突然有所發覺：「咦，小姐怎地悶悶不樂，照說她報了大仇，應該高興才對呀！」

于小三道：「待我回去問問她！」他把馬放緩，待高明潔走近才道：「小姐，你報了大仇應該歡喜才對呀！」

高明潔道：「我報了父仇，可是丈夫却讓人毒死了，還能高興？」

「但他可是強來的呀，你也是格于形勢勉強答應的啊！」

「是誰勸我嫁給他的？」

「是我！」于小三正容地道：「我賠你一個丈夫！」

「你賠我一個丈夫？」高明潔眼睛睜得老大。

「小姐，你說我行麼？我起碼心地比胡盛好！」

高明潔臉上如染紅丹，怔怔說不出話來。

于小三忙道：「這件事，我本就有責任，你就讓我負責到底吧！」

「我已是……已是……」高明潔輕輕咬一下咀唇：「你不後悔？」

于小三喜道：「報告夫人，小的絕不後悔！完了。」向她敬了一個禮。

高明潔噗嗤一笑，一挾馬腹趕上秋月及許地生，于小三拍馬追去。高明潔頭一低，猛見地上她和于小三的投影已連在一起。

太陽升得更高了，陽光也更加燦爛。

——完——

民族英雄軼事

戚繼光

秦中客

殲滅倭寇的大將

戚繼光，他的字是元敬，又因為曾經在南塘這個地方訓練軍隊，後人便稱他為戚南塘。

他是登州人。他在小的時候就很出色，喜愛讀書，十五歲的時候就讀通了經史，他娶了妻室之後，跟着梁中谷先生讀書，他日以繼夜的苦讀，學問便一天比一天進步了。

戚繼光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在登州做衞僉事這個官職，他的父親名叫戚景通，個性非常正直，家教也管得很嚴，常常以忠、孝、廉、潔這四個字來勉勵他。後來，繼光平定倭寇有了功勞，名聲便傳遍了全國，這實在是和他的父親對他的教導有關。

戚繼光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便中了鄉試的武擧；二十六歲的時候，便在山東省做都督，處理軍事。他對於訓練軍隊非常嚴格，雖然是親戚，或者是老朋友，若有違背命令的，也必須按照法律的規定判刑。

當時山東省即墨有一位地方上的惡人，到處欺負鄉人，鄉人告到衙門去，衙門對他也是沒有辦法，由此可見他的惡勢力的強大。

等到戚繼光來到山東指揮軍隊討伐倭寇時，這個惡人畏懼其威名，於是便逃走了！

戚繼光便下命令緝捕這惡人歸案法辦，一下子地方上的惡人都已歛跡了，沒有再敢作惡的人了。

明嘉靖時候，沿海各省的倭寇擾亂人民非常厲害，人民遭到他們的搶刦燒殺，慘不忍睹，尤其是浙江，福建兩省，賊寇們更是嚴重，那時戚繼光廿九歲，奉命調到浙江，當寧、紹、台三縣的參將，參加消滅倭寇的任務。

戚繼光因為看到當地的軍隊大多缺乏訓練，不太會作戰，就下令招收士兵，加以訓練，當卽招到金華、義烏一帶的人有三千多，親自教導他們，於是這三千人成為了一支很強的軍隊，並且製造了最新的武器，普遍教給將士們使用。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進攻困擾浙東的一帶，戚繼光率兵追擊他們於牛烏這地方，把他們打的慘敗。

戰後，部下們竟發生了隨便殺死人民來冒領賞獎的事情。那是因為戰爭平息之後，清除戰場之時，有一士兵拿着一個倭寇的頭來領賞，突見另一個人從後面追上來，哭得很傷心，說被殺的人不是倭寇，而是他的弟弟，那士兵竟然砍下他弟弟的頭來領賞。

戚繼光知道了詳細的情形後，立刻將那士兵處死，同時又有一個士兵拿着一兒童的頭來領賞，戚繼光很生氣地說道：「這明明是一個兒童的頭，兒童有什麼罪過，你竟敢隨便殺害善良老百姓來領賞！」又處死那士兵，從此之後，軍隊的紀律變得很好，再也沒有人敢去隨便殺人來領賞的了。

嘉靖三十九年，戚繼光創了一種鴛鴦陣的戰術，消滅倭寇，成績非常好。同年，又向皇上奏請停止發給各地的兵餉，即以當地的民兵，為保衞鄉土，抵禦倭寇的兵力，以節省財用。

四十年，倭寇們搶刦桃渚、圻頭這些地方，戚繼光得悉立刻率兵到寧海，守住桃渚，大破賊兵在龍山，倭寇繼續攻擊台州，戚繼光又追殺賊兵的首領，其餘的賊兵也都死在瓜陵江，接着又大破他們在上坊，賊兵們逃到建寧，戚繼光才率兵回浙江。

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們又大肆的搶刦騷擾福建，戚繼光知道了消息，趕快前去援救，一連擊破了橫嶼、福清、牛田等地方的倭寇的根據地，倭寇們就向北逃到與化。

戚繼光立刻率兵後面追來，連連勝利，消滅了六十多營倭寇。於是回來，但在回來路中，遭到了來自東營澳新登陸的倭寇，和他們發生激烈的戰爭，又把他們打敗，從此以後，福建的倭寇都被消滅。戚繼光為了紀念這次殺敵的成績，特別在平遠縣把這件事績刻在石頭上，作為永久的紀念。

戚繼光在率兵回浙江，其他縣的倭寇，再次偷襲福建，連連攻陷了與化、壽寧、政和等地方，聲勢浩大，戚繼光知道事情嚴重，再率兵前往救援，巡撫譚綸令他担任中間的主力，劉顯在左，俞大猷在右，合力進攻倭寇於平海街。三個主力軍隊合作又大破賊兵，斬了賊的首級有二千多個，戚繼光因為這次戰役有功，而升為總兵。

嘉靖四十三年，倭寇的勢力已大大減弱，戚繼光又率兵繼續搜索，大破他們在仙遊，又破他們在王倉坪，再破他們於蔡丕嶺，最後和俞大猷聯合消滅了倭寇。於是至此後，倭寇完全消滅，作亂數年的倭寇不再出現。

不久之後，戚繼光又奉命令調到北邊抵抗俺答，好好整理了兵力，保衞邊防，每次都有戰征，都有好的表現，被稱為第一名將，國家能够平安，他的功勞實在不小啊！

兩期完技擊鬥智小說

獵犬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譚登進入葛伏痕的別墅，就聽到葛伏痕大發牢騷。當葛伏痕一見到譚登時，不由分說就指摘他不應殺害韋櫻櫻。譚登極力否認，他認爲韋櫻櫻之死，很可能是李邦殺人嫁禍給他。葛伏痕認爲他這種懷疑頗有道理。於是兩人共同商量對付李邦之策。葛伏痕由於東山復出，正感對付李邦一時人手不足。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家僕葛平匆匆進來，遞給他一封信。這封信是由天津寄來的，葛伏痕將信展讀，不禁面露喜色，原來他的老拍檔血影莊鶴齡聽說他重入江湖，因此先來信告知，不日即來投效。葛伏痕便把這情形告訴譚登……

獵犬山上喪　恩仇逐水流

天行地煞雙殺手

（一）

曙光甫微現，一輛馬車駛進何家莊。

何家莊是一個大村莊，村民逾三千，雖然地方不算繁鬧，但酒肆客棧，甚至賭場妓館，一一不缺。

何家莊的莊主是何鐵軍，今年剛好六十歲。

他曾經是葛伏痕的手下。

倘若沒有葛大先生扶他一把，他現在還只是何家莊裏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但現在，他却是這條村莊的領導者。

他不喜歡談甚麼仁義道德。

他最重視的，是怎樣能令何家莊強大，富庶，壓倒隣村。

隣村是陸家村。

何陸兩村不睦，已是百年前種下來的夙怨。在百年前，兩村爲了爭奪一條河水的主權，雙方不惜大動干戈，造成極嚴重的傷亡。

現在，這條河已不重要。

因爲何家莊已挖了一座大湖，又濬通了另一條人工河，水利之事，已無問題。

但兩村莊依然勢如水火，兩不相容！

尤其是當陸家村開設了一間雄邦武館之後，這種形勢就更加明顯。

雄邦武館的敎頭，就是李邦麾下第一號殺手蕭一雄。

蕭一雄與何鐵軍，早有夙怨。

再加上兩村多年積惡下來的仇恨，這裏就像是一個可怕的火藥庫，隨時都會爆發。

（二）

馬車駛到何家莊農商客棧門前停下。

趕車的是個灰袍大漢。

馬車停下，車廂裏走出兩個黑衣人。

客棧的掌櫃本是一個叫何樹山的老人，但這時候在櫃枱的却不是何樹山，而是何家莊的莊主何鐵軍。

何鐵軍雖然已屆花甲之年，但却還是精神奕奕，步履如飛。

他迎了上前，瞧了那灰袍大漢一眼，忽然笑道：「原來是喬祥，五年不見，你看來又粗壯了不少！」

灰袍大漢姓喬名祥，本是一個江湖大盜，但這數年來已遁跡江湖，再也沒有做案。

喬祥瞧了何鐵軍一眼，道：「莊六爺隨後就到，咱們是開路先鋒。」

何鐵軍問道：「路上可有遇上可疑之人？」

「沒有，」喬祥搖搖頭，「但俺却有點不尋常的感兆。」

何鐵軍道：「你怕李邦的人會襲擊莊六爺？」

喬祥道：「這並不是奇事。」

何鐵軍頻頻搖頭：「這是絕不可能的，因爲六爺現在經過的地方，全是在何家莊範圍之內，陸家村的人雖然兇惡，但還不敢在這時候動何家莊的人。」

喬祥道：「但願如此。」

何鐵軍目光一落，瞧着那兩個黑衣人：「兩位是……」

兩黑衣人一胖一瘦，但兩張臉龐都同樣蒼白。

胖黑衣人道：「我叫崔天行！」

瘦黑衣人道：「我叫唐地煞！」

喬祥道：「他們都是譚三爺派來迎接莊六爺的。」

何鐵軍一怔：「我倒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崔天行淡淡道：「何莊主不認識咱們，並不是奇事，因爲剛才喬祥說錯了。」

喬祥一楞。

「我說錯了甚麼？」

唐地煞緩緩道：「派我們迎接莊六爺的並不是譚登，而是李邦。」

喬祥臉色一變。

「你們……」

他的話只說到這裏，唐地煞已迸伸五指，以一種極快的速度插進了他的咽喉！

喬祥雖然身材魁梧，但吃了這一招，全身氣力都已散脫，崩潰。

他面無人色，又驚又怒。

何鐵軍立時厲喝道：「來人抓住這兩個刺客！」

唐地煞嘿嘿一笑。

「想不到莊六爺的手下，竟然有這等飯桶，居然把咱們『天行地煞雙絕手』當作是譚登的人！」

何鐵軍連步後退。

崔天行却有如餓虎擒羊般撲了上來。

何鐵軍忽然大吃一驚。

——這本是他的地方，剛才他大聲呼叫，居然沒有人來接應。

他的手下統統去了哪裏？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滿身血跡的老人，從客棧裏跌跌撞撞的走了出來。

他是這客棧的掌櫃何樹山！

何鐵軍瞥了他一眼，只見他背後，最少插着三把尖刀。

「掌櫃！」何鐵軍驚呼。

「莊主……他們來了……」何樹山拚盡最後一口氣叫道。

噗！

這老掌櫃再也支持不住，仆倒下去。

崔天行獰笑，一拳重重擊在何鐵軍的胸膛上。

一陣清脆的骨折聲響起，何鐵軍胸前的肋骨至少斷了三根。

他的人被打得飛了出去。

這一拳好重！

何鐵軍挨了這一拳，却又同時聽見外面殺聲喧天。

陸家村的人，已衝殺過來。

雄邦武館也有不少高手，與何家莊的子弟展開混戰。

這是一幕激戰，也是一個悲劇。

無數人在血泊中倒下。

無數人在混亂中慘死。

何鐵軍雖然一直都有所防備，但對方發動如此龐大規模的襲擊，仍然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那簡直就像是兩個國家在展開生死攻防戰般可怕。

何家莊的子弟力守。

陸家村子弟却在雄邦武館率領之下，展開狂攻。

這是大混亂、大廝殺。

何鐵軍終於慘死在利刀下。

從天津遠道而來的莊鶴齡，他剛踏足進入何家莊範圍，就已給十個殺手圍攻。

與莊鶴齡一起到此的，還有六人。

他們以前也是葛伏痕的心腹手下。

但這次他們還沒有看見葛大先生，就已給人攔途截殺，終於死得一個不剩！

（三）

十一月廿八日，下午六點四十八分。

在市北大羣飯店裏，江滔流最少又有了八分醉意。

但他身旁的一個年青人，他醉得更厲害。

他就是譚登的內侄譚遠橋。

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在喝了酒之後，都會比平時說話更多。

但譚遠橋却並非如此。

他喝酒之後，反而變得比平時更加沉默。

這些極度的沉默，也是極度的痛苦。

江滔流瞭解他現在的心情。

雖然江滔流的心情也很不好，但他仍然不斷的在安慰譚遠橋。

「韋小姐的血仇，一定可以伸雪，李邦那混蛋，一定會被敲碎腦袋……腦肝塗地！」

譚遠橋沒有說話。

他捧起一瓶酒，狂飲。

江滔流也在喝，但嘴裏却對譚遠橋說：「別喝酒啦，酒乃穿腸毒藥，喝得太多，划不來！划不來！」

譚遠橋仍然一言不發。

但是他却突然站起來，向飯店外走出去。

「別亂跑！」江滔流叫道。

但譚遠橋却彷如不聞，走得更快。

江滔流急追。

背後忽然有人大叫：「江先生，你遺掉了一件東西。」

江滔流轉身一看，突見一柄斧頭迎面劈了過來。

× × ×

江滔流幾乎是立刻就昏迷過去的。

那一斧沒有令他昏迷，而是在他的肩

腓上狠狠的砍了一下。

但接着，却又有一條棒子，向他迎頭砸下。這一棒可不輕，一棒就把他打得天旋地轉，昏迷倒地。

他剛才担心譚遠橋。

但這時候，他甚麼都不必再担心了，甚至連自己的死活都不必担心。

一個已經昏迷的人，是不會担心任何事情的。

（四）

江滔流並非一倒不起。

雖然，當他倒下去的時候，許多人都以爲他再也活不下去，然而他却沒有死。

但他也巳昏迷了整整兩天。

這兩天，他一直都躺在醫院裏。

× × ×

窗外寒風怒號，江滔流在寒冷中驀然甦醒。

他剛睜開眼睛，就看見了雲青玉。

雲青玉看着他，面露微笑。

江滔流也在笑，他的笑容疲倦而又澀苦。

「想不到我還沒有死。」

「你是個好人，好人一定會長命的。」雲青玉說。

江滔流瞧着他，忽然大笑，直至嗆咳不止。

「從來都沒有人說我是個好人，我若還算是個好人，恐怕天下間再也沒有壞蛋了。」

雲青玉嘆了口氣：「好人和壞人，往往是很難分得出來的，你雖然幹過不少壞事，但對待兄弟朋友，却是義氣深重得很呢。」

「義氣！嘿嘿！我這個人眞的是那麼有義氣嗎？」江滔流苦笑，「當年我從甘草鄉把弟兄們帶出來，以爲自己很够義氣，大家有福同享，那知却把他們一個一個的累死！」

「江爺，你錯了，」雲青玉搖搖頭道：「義氣並不只是有福同享，還要有難同當！」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江滔流臉上的肌肉忽然扭曲，痛苦地說：「但現在他們都巳化爲一堆枯骨，但我却還活着！」

「你一定要活着，而且絕不能死！」雲青玉握着他那粗糙的手，「你若死了，就不能爲他們報仇，到了九泉之下，他們都不會饒恕你！」

江滔流默然。

過了半晌，他忽然問：「遠橋呢？」

雲青玉似是微微一愕，繼而微笑道：「他去了打橋牌。」

江滔流道：「跟誰打橋牌？」

雲青玉想了想，說：「盧公子、傅三少爺，還有富道銀行的高經理。」

江滔流點點頭：「盧公子和傅三少爺都是橋牌高手，遠橋跟他們對壘，那是旗鼓相當。」

雲青玉微微一笑：「遠橋近來心情不太好，玩玩橋牌，對他來說是件好事。」

江滔流皺了皺眉。

「但我有兩點想不通。」

「那兩點？」

「第一：遠橋情緒極其惡劣，甚至連飯都啃不下去，又怎會有心情去玩牌？」

「這還是盧公子有辦法，」雲青玉說：「本來遠橋不想玩的，但盧公子却把他拉進牌局裏。」

「這理由似乎勉强一點！」

「這不是甚麼理由，而是事實。」

「但還有一點，是我更想不通的。」

江滔流的嗓子忽然尖銳而響亮，「富道銀行的高經理，根本就完全不懂得怎樣打橋牌，他在局中有甚麼用？」

雲青玉臉色微變，道：「他……他在學習怎樣打橋牌。」

「學他媽個屁！」

「這……」

「不要對我說這是事實！」江滔流咆哮起來，「我要知道的是眞相！」

「甚麼眞相？」

「遠橋是不是巳經給人殺了？」

雲青玉的臉色刷地發白。

「說！」江滔流厲喝，「我並不是個老弱婦孺，再大的打擊都承受得起！」

雲青玉神色黯然，終於點了點頭。

他說：「遠橋被刺十三刀，每一刀都刺中要害！」

江滔流握緊了拳頭。

「李邦……」

他只是叫出了這兩個字，就再也支持不住，又再暈迷過去。

三個親信的廚師

（一）

十二月三日上午七點正，葛伏痕在自己的花園裏吃早餐。

他今天的早餐很豐富，包括了燙熱的砂鍋魚翅、一隻酒蒸鷄、整條乾燒黃魚、還有油爆蝦和洋葱爆羊肉。

這份早餐，簡直巳可以在晚膳的時候用來請客。

但現在，他只是一個人慢慢在享用。

× × ×

花園裏的風很冷。

魚翅冷了。

酒蒸鷄也涼了。

但當酒喝進肚子裏之後，葛伏痕的身子熱了起來。

還不到七點十五分，他就把所有的酒菜送給了廚房裏的三個廚師，讓他們當作早點。

魚翅他只嚐了一湯羮。

酒蒸鷄的鷄肉紋風未動，酒却少了一半。

黃魚、油爆蝦和洋葱爆羊肉，每樣他都只吃了少許。

也許他想要的並不是這些豐富的食物，而是酒。

（二）

葛伏痕的三個廚師，早在二十年前就巳跟隨着他。

自從葛伏痕隱居於甘草鄉後，他們各散東西。

但這時候，他們又重聚在一起，爲葛伏痕效勞。

他們知道葛伏痕的口味。

他們的確是一流的廚師，無論京菜、滬菜、川菜、揚州菜、閩菜，他們都可以泡製出來，而且絕不會比任何名廚遜色。

這三個廚師，年紀最大的一個巳快六十歲，他叫麥天。

擅於泡製魚翅和鮮魚的，是五十一歲的謝川。

還有一個叫黑鑊子的梅不白，他身材高瘦，膚色黝黑，長相令人不敢恭維，但煮出來的餸菜，却往往令人拍案叫絕。

葛大先生食量並不大。

以前，他經常囑咐廚師，泡製精美的菜餚，但却只吃些少，便派人送回廚房，給他們享用。

這三個廚師的口福，可謂不淺。

這也可算是葛伏痕的一種怪癖。

他說：「淺嚐輒止最滋味，狂飲暴食不相宜。」

所以，他的廚師往往大飽口福，羨煞旁人。

這一天，他的「怪癖」又來了。

三個廚師中，最饞咀的是謝川。

當那些食物全都回到廚房的時候，他爲之眉開眼笑。

「這樣早點，倒是不錯。」

他正要挾起一塊羊肉忽然有人叫道：「謝師傅、麥師傅，葛老闆要見你們。」

麥天一怔，瞧着謝川：「八成是老闆不滿意了。」

謝川無奈，放下羊肉，和麥天一起去見葛伏痕。

廚房裏只留下梅不白。

他悠然地斟了一杯竹葉青，慢條斯理的把一塊鷄肉挾進口裏。

（三）

花園裏寒風澈骨。

但在廳子裏，却是溫暖如春。

葛伏痕坐在一張沙發上，微笑地瞧着麥、謝二人。

沙發前是一張小几。

小几上有一塊棋盤。

棋盤上紅黑兩方巳擺好陣勢。

葛伏痕淡淡一笑，對他們說：「坐下來。」

謝川首先坐下。

葛伏痕盯着麥天：「坐呀。」

麥天說：「你想跟我們下棋？」

「不，」葛伏痕搖搖頭，「我不想下棋，但却想看看你們的棋藝。」

麥天一怔。

謝川也是大感意外。

葛伏痕微微一笑，道：「你們也許認爲有點無聊，但我現在的確是無聊得很，本來想下一局棋，但却又不想動腦筋，所以把兩位請來，開開眼界。」

麥天眉頭一皺。「看別人下棋，也同樣很費神的。」

葛伏痕道：「這是我的事，你們不必理會，兩位都是棋藝上的高手，十五年前我曾觀看兩位對奕一局，至今仍然沒有忘記。」

謝川、麥天雖然猜不出葛大先生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但下一局棋這種事，倒也不必加以攷慮。

兩人遂躍馬橫車，在棋盤上殺得難分難解。

（四）

十五年前，麥天棋藝略比謝川高明。

十五年後，形勢却似巳轉變。

謝川一上來，就巳控制了戰局，處處壓逼着麥天。

無疑，麥天守得很穩固，幾度力挽狂瀾。

但他畢竟失了先機，謝川雖然數番師老無功，但却仍然保持着優勢，終於以一着之先，險勝麥天。

麥天微笑。

「我老了。」

「不，麥師傅寶刀未老，我是贏得有點僥倖。」

葛伏痕忽然插口說：「麥師傅確然寶刀未老，但他却心有懸念。」

麥天並不否認。

葛伏痕又道：「你是不是有點奇怪，我爲甚麼要你們在這裏下棋？」

麥天沉吟着：「廚房裏只剩下梅師傅，是不是他……」

葛伏痕道：「他若餓了，就不會等兩位，他會先把那些食物吃掉。」

麥天道：「這並不重要，就算他吃光了，我們還可以弄別的東西吃。」

謝川接道：「而且在很早的時候，我們巳吃過早點。」

葛伏痕道：「今天的魚翅很香，羊肉也很不錯，但却有點不對勁。」

麥天臉色微變。「老闆若認爲弄得不好，我們現在再回去……」

「不！不是弄得不好，而是實在太好了，所以我相信，梅師傅一定會忍不住先吃的。」

謝川道：「那麼，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裏？」

葛伏痕淡淡道：「菜裏有毒。」

麥天、謝川聞言，互望一眼，俱是臉色大變。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

「怎會沒有可能？」葛伏痕悠然道：「因爲當我吃過那些食物之後，就在上面撒些毒藥，然後派人送進廚房裏去。」

謝川的背脊，頓時一陣冰冷。

他想起了剛才自己還險些把一塊羊肉塞進嘴巴裏。

麥天吸了口氣：「你叫我們到這裏下棋，是因爲不想我們吃掉那些食物？」

葛伏痕點點頭。

「不錯，因爲我要毒殺的並不是你們，而是梅不白。」

謝川道：「他犯了甚麼過失？」

葛伏痕道：「直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犯過甚麼錯，但兩天之後，麥師傅就要回鄉下。」

謝川道：「麥師傅的女兒要嫁了，他不能不回去。」

葛伏痕道：「這個自然。」

他斟了一杯熱茶，緩緩的呷了一口：「當麥師傅回鄉之後，謝師傅將會大病一場。」

謝川一呆：「你怎知道我會大病？」

葛伏痕道：「要令你生病，最少有好幾十種法子，梅不白只要動一點點手脚，你馬上就得要被送進醫院好好休養。」

謝川吃了一驚。

「他爲甚麼要令我生病？」

葛伏痕道：「因爲你病了，他就可以請兩三個雜役回來。」

麥天眼睛一亮。

「他請回來的雜役是奸細？」

「既是奸細，也是殺手，一等一的殺手。」

「他要殺你？」

「不錯，因爲梅不白也是個奸細，他拿了李邦三千塊，還在淫媒劉大姑那裏，揀了一個叫春艷棠的婊子，準備事成之後，和她遠走高飛。」

麥天吸了口氣：「想不到老闆已查得很詳細！」

謝川道：「人不可以貌相，梅不白竟會是那種見利忘義的人。」

葛伏痕淡淡一笑：「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厨房裏，看着梅師傅現在怎樣了。」

中伏

（一）

厨房裏很靜，靜得連蒼蠅飛過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但比蒼蠅飛過聲音更响亮的，却是一個人的鼻鼾聲。

發出鼻鼾聲的人，是梅不白。

他居然在厨房裏半倚半躺的睡着了。

× × ×

梅不白沒有死。

死人是不會發生鼾聲的。

葛伏痕叫醒了他。

梅不白睡眼惺忪的站了起來。

葛伏痕問他：「魚翅怎樣？」

梅不白說：「我吃了三碗。」

葛伏痕道：「酒蒸鷄呢？」

梅不白說：「吃了一大半。」

葛伏痕道：「黃魚、油爆蝦和羊肉又如何？」

梅不白說：「都吃過了，不錯。」

葛伏痕道：「你的肚子疼不疼？」

梅不白道：「有點疼。」

葛伏痕道：「這也難怪，因爲你吃得太多了。」

梅不白眨了眨眼睛：「這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只要到茅厠一拉，肚子就不會疼。」

葛伏痕道：「如果菜裏有毒呢？」

梅不白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就算我給毒死了，也不可怕。」

「有種！」葛伏痕姆指一豎，「你向來胆色過人，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

梅不白道：「是誰說菜裏有毒的？」

葛伏痕道：「我。」

梅不白道：「哦？菜裏是不是眞的有毒？」

葛伏痕搖搖頭。

「沒有，我從來都不喜歡用毒藥來害人這種卑劣的手段。」

「但你爲甚麼說已在菜裏下毒？」

「因爲我在哄騙一個人，讓他以爲我對你起了疑心。」

「這人是誰？」

葛伏痕冷冷的盯着麥天。

麥天愕然。

葛伏痕瞳孔暴縮：「你過來。」

麥天的聲音忽然有點顫抖：「老闆……難道你以爲……我是奸細？」

葛伏痕臉色一沉，厲聲喝道：「你過來！」

麥天終於走了過去。

謝川仍然站在厨房門前。

就在這時候，厨房門外忽然伸出了一把又重又厚的大刀。

刀鋒不偏不倚，剛好架在謝川的脖子上。

（二）

麥天呆住了。

謝川也是一陣臉色發白：「老闆，這是甚麼意思？」

葛伏痕的目光更森冷，但却不再是盯着麥天，而是直勾勾的瞧着謝川。

直到這時候，麥天才總算吁了口氣。

葛伏痕把他叫過去，並不是懷疑他，而是已有人要對付謝川。

難道謝川才是眞正的奸細？

「老闆，我不是奸細！」謝川的嘴唇好像已在開始發黑。

葛伏痕凝視着他，看了很久，才嘆了口氣說：「我也不相信你會是個奸細，可是梅不白却找到了證據，證明你和李邦暗中勾結。」

梅不白忽然把一個碟子拿起。

碟下赫然是一叠厚厚的鈔票。

「這是從他的衣櫃暗格中找出來的，數目總共是三千塊。」梅不白冷冷的說。

葛伏痕點點頭。

「三千塊不是一個小數目，已足够讓許多人埋沒良心，暗殺主子。」

「不！老闆，這是寃枉的！」

葛伏痕冷冷一笑：「謝川，你以爲我甚麼事情都不知道？這兩年來，你一直都和李邦的人有來往！」

謝川臉色大變。

這時候，他已是百辭莫辯。

他的確是奸細。

他的任務，是要製造機會，暗殺葛伏痕！

× × ×

陰謀已敗露，謝川唯一的選擇，是死在刀下還是吃掉一塊已塗上毒藥的羊肉。

他選擇了後者。

（三）

一連串的陰謀，一連串的暗殺行動，使這個本來就已經不安寧的城市，更加混亂。

報章上已有人對這種暴行大肆抨擊。

但輿論並未能使血腥案件停止下來。

× × ×

十二月五日，葛伏痕接到了一個帶着命令式的邀請。

邀請他的人，是本市市長。

市長的邀請，他無法拒絕。

於是，在翌日黃昏，他到市長的官邸作客。

表面上，市長很歡迎他。

但實際上，市長是在警告他，再在本市生事，就對他不客氣。

葛伏痕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

對於市長的警告，他似乎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 × ×

十二月八日正午，市長被邀請，在一個慈善遊藝大會上出席。

葛伏痕也在大會上出現。

他損贈了一萬塊，送給一間剛開辦的

平民醫院。

但在大會上致辭的時候，市長沒有提到這筆捐欵。

他甚至沒有看葛伏痕一眼。

× × ×

下午兩點三十八分，市長已經準備離去。

葛伏痕亦然。

他們在停泊汽車的地方上相遇。

市長的保鏢，攔在市長的面前，對葛伏痕說：「請讓開。」

葛伏痕淡淡一笑：「你們只叫我讓開，而不是叫我滾開，這已很客氣。」

這保鏢臉色一沉，突然喝道：「滾開去！」

葛伏痕的臉色似是微微一變，終於還是讓開了一條路。

但就在這時候，在一株大樹後，突然閃電般掠出兩個白衣人。

這兩個白衣人的手裏都有槍。

砰！砰！

砰！砰！

兩白衣人一言不發，馬上就各放了兩槍。

市長的保鏢立刻倒下。

另一個保鏢也中了一槍。

市長驚惶得呆住了。

砰！

又是一聲槍响，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咽喉。

血飛濺。

市長帶着驚駭欲絕的表情，緩緩地仆倒下去。

槍聲一响，葛伏痕立刻迅速後退。

但他退了幾步，忽然又有一槍射在他的左邊太陽穴上！

（四）

好準確的槍法。

好乾淨俐落的殺人手法。

射殺市長的，是兩個白衣人。

市長的兩個保鏢，一個被殺，而另一個却是腿部受傷。

而葛伏痕也中了一槍。

這一槍擊中他的太陽穴，是立刻致命的。

放這一槍的，並不是那兩個白衣人，而是那個已受傷的保鏢！

× × ×

這是哄動全市的血案。

葛伏痕被認爲是罪魁禍首。

偵緝局認爲，葛伏痕買兇行刺市長，但却在雙方火併的時候，中了市長保鏢致命的一槍。

而殺手已遁走。

當時的情況極其混亂，沒有人認得出他們是誰，甚至連他們臉孔的輪廓，都沒有看清楚。

葛伏痕既死，偵緝局只好把目標轉移到那兩個殺手的身上。

但這兩殺手究竟是誰？看來已很難查得出來。

於是乎，這件案漸漸變成了一樁無頭公案。

葛伏痕死了，對誰最不利？

很明顯的，那是譚登。

譚登千方百計把葛大先生拉出來，但却在最需要他的時候，突然死在別人的槍下。

相反地，李邦似乎大佔優勢。

於是，也有人推測，這本來就是李邦一手弄出來的把戲。

殺市長，只是一種烟幕。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乘着這個機會，擊殺葛伏痕。

那受傷的保鏢，很可能已經被李邦收買。

在當時的情況下擊殺葛伏痕，是最理想不過的。

他不但一舉除去强敵，而且還可以把殺市長的血債推到葛伏痕的頭上！

× × ×

最支持這種說法的，是譚登！

極力反對這種說法的，是李邦！

這兩人已面對着更尖銳的衝突！

他倆之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除此之外，再無別的選擇餘地。

（五）

十二月十五日，離聖誕節還有十天。

聖誕還沒有來臨，霜霜已不再歡笑。

她初到這裏的時候，覺得這裏的一切都比甘草鄉好得多。

但這城市却吞噬了她的父親。

她父親若不來這城市，他現在一定還在甘草鄉裏過着優哉悠哉，寫意而恬靜的生活。

那時候，霜霜覺得這種生活太枯燥，太無味。

但她現在却覺得大城市的生活雖然多姿多采，却也太可怕，太殘酷。

這裏彷彿比一座滿佈吃人猛獸的森林還更恐怖。

她很傷心。

她發誓，無論花多少錢，都一定要爲自己的父親伸雪寃仇。

葛伏痕死後，她得到了一筆連做夢時都想不到的財富。

但就算把天下間所有的財富都堆放在她脚下，她也絕不會有半點的喜悅。

她並不貪財。

她並不重視名利。

現在，唯一可以令她安定下來的人，只有雲青玉。

雲青玉儘量使她的情緒穩定。

她曾經想酗酒。

但雲青玉勸阻了她。

她曾經想帶着一柄手槍，馬上去找李邦。

幸好雲青玉及時發現，制止了她。

她只好伏在他的懷裏痛哭。

痛哭是一種發洩。

他讓她儘量痛哭。

其實，他自己也想哭了出來。

× × ×

雲青玉沒有哭，甚至沒有流下半滴眼淚。

他只是咬破了嘴唇，和血吞下！

黑吃黑

（一）

在十二月十五日那天，霜霜告訴譚登：靳一帆來了。

靳一帆是葛伏痕的義子，他是霜霜的

義兄。

這個姓靳的義兄，一直很少和霜霜見面。

現在，他已是上海市裏，屈指可數的黑道大亨。

譚登早巳聽過靳一帆的名字，也知道他是葛伏痕最信任的人。

當靳一帆知道義父遇害之後，立刻就帶着十八個精壯的手下，趕赴本市。

× × ×

靳一帆完全同意譚登的結論。

——市長被殺，只是一種移屍嫁禍之計。

——眞正的幕後主持者，並非死在市長保鑣槍彈下的葛大先生，而是李邦。

他和譚登，都認爲非要找到那開槍的保鑣不可。

他叫雷傑，自從血案發生受傷之後，就一直住在醫院中。

但當他們到醫院找到雷傑的時候，雷傑巳然自縊畢命。

他遺下了一封遺書，寫道：「你們來遲了！」

（二）

他們的確來遲了。

他們來遲了十五分鐘。

早在十五分鐘之前，他還在病床上接受醫生的診治。

× × ×

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八點，靳一帆在譚登家裏大發雷霆。

靳一帆是個身材結實，年約三十五六出頭的中年人。

他的火氣很大，就連葛大先生年輕時都比不上。

「雷傑絕對不是死於自盡，他是被謀殺的！」

譚登嘆了口氣：「無論他是怎樣死的，這一點巳不重要。」

「李邦！」靳一帆一連串粗語罵了出來，然後又說：「他幹得狠，咱們可以比他更狠，他的手段毒辣，咱們也絕不會比他輸虧。」

譚登吸了口氣：「你想怎樣？」

「媽的，還要怎樣？乾脆殺進他的老窩去，把他一塊一塊剁開拿去餵狗。」

譚登搖搖頭：「這裏不是上海，你絕不能這樣子硬幹。」

「呸！這裏和上海有甚麼分別？還不是一樣烏烟瘴氣？」

「現在這裏巳是李邦的天下，無論是誰想幹掉他，都絕不能輕舉妄動，否則只有失敗，絕難有成功的希望。」

靳一帆雖然脾氣粗暴，但却不是個蠢漢。

他的語氣立刻平靜下來：「你認爲該用甚麼辦法？」

譚登啜了口雪茄，忽然說：「我向他俯首稱臣，把所有的地盤雙手奉上。」

靳一帆一怔。

「這也算是辦法？」

譚登悠然一笑：「這是個好辦法，一個殺李邦的好辦法！」

靳一帆想了想，忽然大笑：「果然是個好辦法！很好，咱們就決定這麼辦！」

× × ×

靳一帆離開了譚公館後，立刻就派人送了封信給李邦。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靳一帆在市區中心最繁鬧的海棠酒家等待着李邦的駕臨。

（三）

海棠酒家的老闆，就是李邦。

在李邦的酒家裏等候李邦，這也是一種策略。

李邦一定會來。

靳一帆並沒有白等，李邦果然準時赴約。

× × ×

「李大老闆，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果然沒有讓靳某失望！」

「哪裏，哪裏！靳爺太客氣，太客氣了！」

「這裏雖然是你的酒家，但這一頓飯，一定要由小弟做個東道。」

「這不嫌太瑣碎嗎？」

「這不是錢的問題，李大老闆富甲一方，就算吃甚麼都不會在乎，但這是小弟一片心意，希望藉此向李大老闆致歉。」

「這倒奇怪，你我各在一方，而且還素未謀面，何以一見面就說這種令人莫名其妙的說話？」

「雖然咱們素未謀面，但譚三爺這老糊塗却太不像話！」

「怎會又扯到譚三爺哪裏去？」

「他一直不自量力，跟李大老闆作對，這算是甚麼？簡直是螳臂擋車，自尋死路。」

「嗯……靳爺，你的說話，在下並不明白。」

「李大老闆，實不相瞞，譚登求我到這裏，本來是要我助他對付閣下的。」

「哦？有這種事？」

「這非但混帳，而且混帳得荒唐之又荒唐，這老糊塗自己不知死活也還罷了，還要牽老子下水，老子氣忿不過，差點沒有在他的鼻子上揍個開花！」

「靳爺……」

「李大老闆，你聽着，看在靳某的臉上，放他一馬，他巳願意離開本市，回到鄉下裏啃老米。」

聽到這裏，李邦默然。

靳一帆接道：「我是來作個魯仲連的，既然他巳願意俯首稱臣，你們的仇仇怨怨，也就算了，省得讓老子看見心煩。」

李邦考慮了整整三分鐘，才說：「靳爺是明白事理的，譚三爺既然願意化干戈爲玉帛，那麼在下也絕對沒有咄咄逼人之意……」

「這個好極！」靳一帆大笑：「今天晚上，就在這裏吃個痛快，喝個天昏地暗，大家握手言和，誰再爭執夾纏不清，有如此杯！」

「波！」的一聲，一隻杯子被摔個稀爛。

（四）

譚登願意俯首稱臣的消息，很快就傳揚開去。

還沒有到黃昏，江滔流就巳聽到了消息。

他匆匆來到譚公館，問譚登這是怎麼一回事？

譚登嘆了口氣，道：「時不與我，與

其負隅頑抗，倒不如早點放棄，也不致於令到帮中各弟兄，一個一個的死在李邦手下。」

「胡說八道！李邦跟我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投降，俺不降！」

譚登嘆道：「大勢如此，又何必頑固於斯？」

「甚麼頑固於斯，簡直是他娘的狗屁不通！」江滔流吼叫起來，「我現在就去找李邦，把他宰掉！」

他幾乎像是一股旋風般衝了出去。

世間上似乎巳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

他就在他衝出譚公館大門的時候，雲青玉突然迎了上來。

他拉住了江滔流。

「江爺，你的傷勢還沒完全痊癒。」

「呸，我這條命早就拚着不要，放開，讓我去宰了李邦。」

雲青玉却把他拉得更緊。

「就算你要去殺李邦，也該有個妥善的計劃，貿然闖去，又與送死何異？」

江滔流怒道：「大丈夫何懼死亡？」

雲青玉道：「別胡來，咱們先去喝杯酒再說。」

他的氣力居然不小，硬生生的把江滔流拉走。

× × ×

雲青玉也巳聽到了譚登俯首降服的消息。

他本是來找譚登的，但却在大門外遇上了江滔流。

他們終於來到了一間小酒家裏。

江滔流怒火中燒，狂飲如牛。

結果，他比平時醉得更快。

× × ×

七點三十分，譚登只帶着兩個手下，來到了海棠酒家。

他看來眞的有降服之意。

否則，他絕不會只帶着兩個人，來到海棠酒家。

× × ×

兩個誓不兩立的一代梟雄，終於面對而坐。

靳一帆就在他們的旁邊。

李邦凝視着譚登。

譚登也目不轉睛的瞧着李邦。

李邦忽然問：「你爲甚麼要殺了韋櫻？」

此言一出，氣氛立刻緊張起來。

譚登沒有回答。

李邦倏地站直了身子，厲聲道：「韋家慘案，市長和葛伏痕被殺，全是你弄出來的把戲！」

靳一帆臉色一變。

「李大老闆，這本是大家握手言和的時候，爲何却又節外生枝？」

李邦冷笑。

「哼！靳一帆，你眞的是來作魯仲連的嗎？」

「當然！」

李邦嘿嘿一笑：「別再裝模作樣了，這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靳一帆道：「你認爲我們是另有企圖麼？」

李邦道：「這裏雖然是我的地方，但我敢保證，在不少顧客之中，巳混進了你們的殺手！」

靳一帆臉色一沉，忽然又大笑起來。

「你能看得出這一點，可見閣下果然是不同凡响之輩。」

「彼此，彼此！」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個茶壺，向李邦的臉龐怒射過去。

李邦側身閃開。

距離兩丈之外，一人大喝：「上！」

這人是殺手，靳一帆的頭號殺手血狠趙絕！

兩雄生死鬥

（一）

無可避免的血戰終於爆發。

李邦並不是個文弱書生。

他的江山是用自己的拳頭打出來的。

這種場面，他並不是第一次遇上。

靳一帆亦然。

這兩人面對面，互相對峙着。

「靳爺，你太愚蠢了，在上海，你威風八面，想不到你會巴巴的趕到這裏，自掘墳墓。」

「李邦，聽說你的武功不錯，今天倒要領教領教！」

「一山還有一山高，武功之道，誰能說自己可以天下無敵，說不定一交手，我立刻就會死在你的手下。」

「這種說話，不嫌太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嗎？」

「這總比驕傲狂妄，夜郎自大的人好一點點。」

「不愧是李邦，只可惜你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死敵！」

「不能爲友，却能爲敵，也未嘗不是一種緣份。」

李邦說到這裏，背後一人揮斧砍來。

這人身手敏捷，出斧快如閃電，兇悍無比。

但李邦却猛然反身，橫劈一掌。

「唷！」

一聲悶哼，這人咽喉中掌，登時眼珠子向外怒凸，接着仰天仆倒下去。

靳一帆忍不住脫口稱讚：「好俊的身手。」

「謬奬。」

「讓老子來會你一會！」

呼的一聲，靳一帆單拳擂出，氣勢猛烈駭人。

李邦斜肩側身，以「卸」字訣接下這一拳。

兩人居然都是技擊高手，一經接戰，殺得難分難解。

譚三爺這時候却忽然不知去向。

（二）

李邦和靳一帆都是充滿自信的人。

他們對自己的一切，都充滿自信。

他們彼此都相信，縱然對手實力强頑，但最後自己一定仍然可以取得勝利。

這兩個人能各據一方，稱雄稱霸，這種自信是絕不可少的條件。

可是，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句很古老，而又很眞實的說話。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他們巳成爲鷸、蚌。

得利的漁人將會是誰？

× × ×

海棠酒家本是一個環境恬靜，氣派高尚的食府。

但現在，就算有山珍海錯堆在眼前，恐怕也沒有幾人能嚥進肚子裏去。

幾十個不要命的打手在糾纏，拚命！無數人流血，甚至生命被擠出。酒家中亂成一團。

但却沒有人注意到譚登在哪裏。

× × ×

譚三爺何在？

(三)

譚登在一輛座位舒適的汽車中。

汽車從海棠酒家，駛到一家夜總會門前。

汽車裏沒有半點聲音。

他緩緩的點着一根雪茄，看看袋錶，然後臉上掛着一種狐狸般的微笑。

× × ×

八點四十五分，另一輛車子駛到夜總會門前。

一人下車，然後又再登上了譚三爺的車子。

這人叫呂廣全，是譚登的心腹手下。

呂廣全向譚登報告。

他說：「李邦重傷，斬一帆死於亂斧下，兩帮人馬死傷慘重。」

譚登臉上木無表情，忽然嘆了口氣：「小呂，將來別人會對我怎樣批評？」

呂廣全道：「我不敢說。」

譚登聳聳肩：「是我要你說的，直說無妨。」

呂廣全道：「別人將會說，三爺借刀殺人，坐山視虎鬥。」

譚登點點頭，說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他忽然下一道命令：「你去殺了江滔流，我不想這人繼續在我的面前出現！」

呂廣全立刻說：「是。」

他正要下車，譚登又說：「丁銅在那裏？」

呂廣全道：「大概還在賭場裏。」

譚登又問道：「賭場的生意，近來怎樣？」

呂廣全道：「丁銅說，比往年好。」

譚登點點頭：「他是個人材，而且武功不弱。」

呂廣全道：「三爺是不是有任務要交給他去辦？」

「不錯，你去找他，限他二十四小時之內，抓一個人回來見我。」

「抓誰？」

「雲青玉。」

「雲青玉好像和江滔流在一起。」

「唔……那麼你和丁銅一起聯手，記着，殺江滔流，但雲青玉一定要活捉！」

(四)

殺江滔流！

活捉雲青玉！

這是呂廣全接到的命令。

但江滔流却不見了。

他只能擒下了雲青玉。

× × ×

譚登在燈光下看雲青玉。

他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

幸好，這種傷勢並不致命。

他現在已被一根粗大的繩索緊緊的縛着。

就像是一隻粽子。

「雲老弟，眞人不露相，想不到你居然是個高手，把我派出去的十幾個弟兄打傷了一半！」

雲青玉冷冷的瞧着他。

「譚登，原來你才是害死葛大先生和市長的眞兇！」

「你總算查出了眞相！」譚登並不否認，「但你絕不會找到證據和證人的。」

「殺人滅口，好毒辣！」

「自古以來，為了建功立業而殺人滅口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又豈僅譚某一人而已。」

「韋櫻櫻、莊血影遇害，也全是你一手弄出來的陰謀！」

「你比葛伏痕聰明，他是越老越糊塗了。」

「他並不糊塗，只是錯在一直都太相信你！」

「不少人都很相信我，同情我的處境。」譚三爺悠然地說：「因為一上來，李邦就已處處居於上風，他把我逼得透氣不過。」

雲青玉冷冷道：「其實你是暗中隱藏實力，表面上却處處示人以弱。」

「這是策略，先驕敵志，然後才給予對方狠狠的一擊。」

「即使葛先生不出來，你仍然有把握可以置李邦於死命！」

「但這却會使我方元氣大損，」譚登微微一笑，「能夠借兵出戰，又何苦讓自己遍體鱗傷？」

雲青玉怒道：「葛大先生為了你，寧願冒險再度涉足江湖，但你却是在恩將仇報！」

譚登嘆了口氣。

「大勢如此，我是不能不走這一着棋了。」

「卑鄙！」

「卑鄙小人，總比做個死人好得多，」譚登又笑了，「最少，我現在又已掌管了一切，包括你這條小命在內。」

「肉在俎上，要剁要殺任悉尊便。」

「殺你？」

「難道你會不捨得？」

「不錯，倘若要我殺了你，我寧願割掉自己一塊肉。」

雲青玉冷冷一笑。

「我甚麼時候變得這樣值錢的？」

說到這裏，忽然目光一亮，眼神中充滿了怒意：「你是要用我來敲詐霜霜！」

譚登大笑。

「聰明！果然聰明！在霜霜小姐的心目中，你是一個價值連城的活寶貝，無論我開價多少，只要你能平安無事，她都一定不會拒絕的。」

雲青玉冷笑：「你以為我在她心目中眞的很值錢？恐怕你這個如意算盤打不响了。」

譚登微微一笑：「我直到現在還能屹立不倒，你可知道是甚麼緣故？」

「因為你够卑鄙，够毒辣！」

「這一點也不錯，」譚登的臉皮好像越來越厚，無論雲青玉罵他甚麼，他都絕不生氣，「但最重要的，卻還是因為我絕對不打無把握的仗。」

雲青玉的臉色發青。

譚登淡淡的說下去：「霜霜小姐的脾氣怎樣，她是個怎樣的人，你很清楚，我也同樣清楚，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你也許連一塊錢都不值，但對霜霜小姐來說，你最少值五十萬塊。」

「你瘋了。」

「也許我瘋了，為了五十萬塊，恐怕世間上沒有幾人會不為之瘋狂的。」

雲青玉氣得身子發抖。

譚登微笑着，忽然大笑說：「把這位雲先生送進西廳，好好的伺候，他若再少了一根毫髮，你們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五)

霜霜現在很有錢，但無論她擁有多少錢，都不能令她感到快樂。

金錢的用途無疑是廣泛，但却絕對不是萬能。

最少，擁有財富千萬的霜霜，現在一點也不快樂。

五十萬贖金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她已決定照付。

就算付出五十萬塊之後，她立刻變得一無所有，甚至要債台高築，她都絕不後悔。

× × ×

五十萬塊鈔票已準備妥當。

一直忠心耿耿的老家僕葛平，在這危難重重時，負起了保護葛小姐的任務。

昔年效忠於葛伏痕的手下，朝夕小心翼翼的保護着霜霜。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霜霜坐上一輛車子，準備到海棠酒家。

但就在這時候，門外忽然來了一個血人，這個血人赫然就是江滔流！

(六)

江滔流渾身是血。

既有別人濺在他身上的血，也有他自己身上流出來的血。

霜霜大吃一驚，她急急扶着他。

「江爺……你受了傷！」

「別害怕！」江滔流喘息着，但聲音却是那麼堅強，「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我……總算為死去的弟兄們報了這段血海深仇……」

霜霜幾乎要哭了出來。

「你怎會弄成這樣的？」

江滔流微笑：「李邦雖然是個混蛋，但最可惡的，原來居然是譚登！」

「你剛才去對付譚登？」

「葛小姐，妳以為我沒有這個勇氣和本領……？」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害死葛先生的，就是這個人面獸心的冷血魔王，他在利用每一個人，對任何人都絕不放過……」江滔流說到這裏，忽然嗆咳，「他不放過任何人，我也同樣不會放過他！」

「譚三爺現在怎樣了？」

「他的臉上多了一柄斧頭！」

「他死了？」

「我怕他不死，又在他的心臟部位刺了三刀！」

「他眞的死了？」

「就算他有八九條性命也都完了。」

「那麼……」霜霜緊張起來，一顆心跳得比跑馬快，「雲大哥呢？」

「雲大哥！」她驚喜交集叫了起來。

雲青玉曾經受傷，現在還是一跛一拐的。但他沒有死，而且已逃出生天。

然而，江滔流却在這時候軟綿綿的躺了下去。

他再也沒有仇恨。

他再也不會醒過來。

× × ×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聖誕節。

大雪在飄舞。霜霜半帶黯然，半帶幸福喜悅的心情，和雲青玉遠赴南方。

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都決意要忘掉。然而，雪有停時，但這段短暫而可怕的日子，却永遠不會從他們的腦海之中消逝……

（本文完）

鐵橋三飛躍小河

麥海雲

鐵橋三的一雙手堅如鐵石，很多人以為他只是硬橋硬馬，對於輕功方面，並無研究，實則不然，他老人家不止是鐵橋功夫深奧，就算跳高跳遠，也是相當出色，他曾經使用輕功嚇窒百幾名滿州兵，這件事情是如此發生的，以前在廣州對岸不遠之處，就是花地，盛產楊桃，該地每逢神誕佳節，必然有很多善男信女前往遊玩，聯羣結隊，睇會景，摘楊桃吃，甚至賭錢，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由岸邊去到大廟之前，一定要經過一條河，河面只有一丈多闊，河面有一條石橋跨過對岸，橋闊兩尺，因為前往湊熱鬧的人數太多，非常擠擁，要是爭先恐後，很容易就擠入河中，故此要排隊過橋，可是，當時的滿州兵，聲大夾惡，成隊人馬，去到橋邊，蠻不講理，一定要村民讓路，等他們先走過去，同時在花地橫行無忌，喜歡吃甚麼就隨便取食，分文不付，甚至調戲良家婦女，也無人出頭干涉，鐵橋三看在眼裏，忍無可忍，於是要出眞功夫，讓滿州兵懂得他的厲害，知難而退。

他在橋邊高聲呼喝叫他們讓路，帶兵官瞪他一眼道：「我認得你是鐵橋三，你別恃着武功高強作威作福，我們有百幾人，算你有天大本領，也鬥不過我們，如果你不想去見閻王，就快些滾開！」

鐵橋三冷笑一聲，道：「既然你們不肯讓路，我只有自己飛過去。」

說完，他便即把手中所握之禪杖向地面一插，跟住借力標高，整個人飛過一丈二尺的河面，然後落地，手中所握之禪杖並沒有抛開，可見他是靠輕功飛過對岸的，鐵橋三此舉，把所有人嚇到目瞪口呆，尤其是那個聲大夾惡的帶兵官，嚇得手足無措，稍為停一停神，然後吩咐士兵們不要放肆，萬一激怒鐵橋三，用他的禪杖橫掃千軍，眞的百多人未必是他的敵手。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爲了要救婷婷，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偷偷摸進了連雲莊，一名莊丁被他要挾，使將該莊大莊主安富和二莊主安順的所在說出。於是鳳棲梧立即循址直闖而入。要安富、安順將婷婷交出，但安順却佯稱婷婷已經自盡，鳳棲梧大怒，雙方便交起手來，結果，安順被殺，安富重傷，在鳳棲梧的威迫之下，帶了鳳棲梧前往一密室找尋婷婷的屍體。到達密室，只見一具身首異處的艷屍，直覺上他以爲是婷婷，但細辨之下，却又不是，正要迫問安富之際，驀聽到婷婷的呼聲，原來他却躲在床後，鳳棲梧急去將他抱起，聽她細訴遇難經過……

救美脫險地

鳳棲梧沒有與她爭論，接問道：「那你又是爲什麼昏迷過去？」

婷婷道：「我也不知道，只是腦袋突然感覺到一陣空白，以後發生什麼事，可就完全都不知道了。」

鳳棲梧沉默了下去。

婷婷接又道：「鳳大哥，我不要再留在這地方。」

鳳棲梧點頭。「我們這就走。」一把緊摟住婷婷，站起來，也就在這時候，安富那邊亦站起了身子。

他半身衣衫已經被鮮血濕透，身子搖搖晃晃，神態却痴痴呆呆，眼睛發直，眼瞳中充滿了恐懼，瞪着鳳棲梧、婷婷。

鳳棲梧沒有理會，轉身往外走，婷婷瑟縮着，藏在鳳棲梧懷中。

安富的嘴唇哆嗦着彷彿要說什麼，可是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

鳳棲梧也覺得安富有些特別，只是婷婷那樣子驚慌，他又實在不忍心再要她多留。

歸途遇截擊

安富終於發出了聲音，却是貓叫也似，就像在哭泣。

鳳棲梧脚步不停，在安富身前丈外走過，强而有力的臂膀將婷婷抱了起來，不讓她的脚沾上憐憐那些血。

婷婷雙手掛住鳳棲梧的脖子上，半瞇着眼睛，再也不敢看那些血和那具屍體。

安富盯着他們，面部的肌肉突然抽搐，突然大叫一聲。

撕心裂肺也似的叫聲，整座密室都爲之震動。與之同時，他突然撲出去。

鳳棲梧應聲回頭，只見安富騰身半空，雙脚疾踢了過來。

他雙手已斷，只有這雙脚可用，他的氣力居然還剩有很多，凌空雙飛，勁而急，也很準確。

鳳棲梧的刀更快更準確，出鞘，出擊，寒光一閃，又回到刀鞘內。

也就在寒光一閃的那刹那，安富雙脚已給斬下來，左右都是在足踝斷下。

他的身子也被刀上的力道撞飛了出去，又摔在血泊中。

鮮血從斷口狂噴，安富慘叫，鳳棲梧左手一挽，將婷婷的臉埋在懷中，不讓她看見。

婷婷的身子又顫抖起來。

安富在血泊中打了一個滾，勉强抬起頭來，臉上已染滿鮮血，根本看不出那到底是痛苦的表情還是恐懼。

他張着嘴巴，一滴滴血不住從嘴角淌下來，也不知是他的血還是憐憐的。

那種貓叫也似的聲音，又從他的咽喉中發出來，有誰聽得懂那是什麼意思？

鳳棲梧冷冷的盯着安富。「你不像是一個這麼愚蠢的人。」

安富只是貓叫也似地回答。

鳳棲梧看在眼內更覺得奇怪，正想問清楚安富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婷婷已然催促道：「鳳大哥，快與我離開這兒嘛。」

「好，我們走！」鳳棲梧再次舉步。

安富即時又打了幾個滾，緊追在鳳棲梧身後，那種貓叫也似的聲音響過不絕。

鳳棲梧沒有理會，脚步加快，安富越叫越凄厲，膝肘並用，爬着追前去，他爬過的地面，留下了四條血痕，觸目驚心。

血不住從斷口湧出，他的眼神已變得矇矓，但仍然叫着，一條狗也似追向鳳棲梧。

鳳棲梧步上石階，無意回頭看一眼，不由嚇一跳，安富這時候的樣子完全就不像是一個人，只像是一條野獸。

一條不知名的野獸。

安富看見鳳棲梧回頭，又叫了一聲，這一聲，不像是貓叫，竟像是狼嗥。

婷婷給嚇得驚叫起來：「鳳大哥，我怕——」

「不用怕——」鳳棲梧脚步加快，一面向安富罵一聲：「瘋子！」

安富又一聲狼嗥，爬上石階，滿面汗水混着血淌下，還有淚。

淚珠一顆顆從他的眼角滾落，他流着淚，淌着汗，掙扎着一級級往上爬。

他爬得很慢，但終於爬到了石階的盡頭，也就在這時候，鳳棲梧已走出了密室，密室那扇暗門也隨即在「軋軋」聲響中關閉。

安富那刹那一怔，所有的動作同時停頓，然後又發出一聲狼嗥，身子不由自主猛一挺，重心驟失，直往石階下滾落，球一樣的滾落。

在地上再打兩個滾，他墮落的勢子才收得住，淚水又流下。

「鳳棲梧——」他再次叫起來，雖然嘶啞，仍然聽得出是人聲。

這樣的聲音當然透不過那道門，他也知道鳳棲梧聽不到，但仍然再叫一聲。

「鳳棲梧，你不能將她帶出去，否則你一定後悔……」

他叫着又從地上掙扎爬起，流着淚接道：「你一定後悔！」

這也是他最後的一句話，才說完，生命已然隨血流盡，倒斃石階下。

那一片血海却像是有生命的繼續在移動，就像是一頭來自魔界的怪物，在將那片地面一寸寸的吞噬。

× × ×

大堂上仍然燈火輝煌，那遍地的鮮血

，縱橫在血上的屍體，燈光下份外刺目。

安順居然還沒有斷氣，在鳳棲梧婷婷走過的時候勉强又張開了眼睛。

他的眼神已非常混濁，突然一清，瞳孔暴縮，面部的肌肉亦收縮，露出了極其恐怖的表情來。

鳳棲梧一眼瞥見，脚步一頓，冷笑道：「你能够活下來是你的運氣，我見到你們之後才見到婷婷，却是你們倒霉。」

安順沒有回答，面部的肌肉那剎那已僵硬。表情亦在那剎那凝結，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鳳棲梧轉向婷婷。「方才我可眞給他嚇了一大跳。」

婷婷緊緊偎在鳳棲梧懷中。「是什麼事？」

「他說你已經嚼舌自盡。」

「怎麼他這樣說？」

「想必是喝酒多了，自己做過什麼也不大清楚，憐憐的死，是必亦令他大受刺激。」

婷婷哆嗦了一下。「這些人都好像有些瘋瘋顚顚的，眞怕人。」

鳳棲梧想了想，道：「我也有這種感覺。」

婷婷接說道：「聽說，他們有幾個長輩，都是很厲害，也非常護短。」

「聽說是的。」鳳棲梧一笑。「但我不怕。」

婷婷道：「若是你爲了我有什麼損傷，我可是過意不去。」

鳳棲梧不由一怔。「你怎麼對我說這種話？」

婷婷歉疚的道：「是我錯了，但，我却是寧願死。也不忍負累你。」

鳳棲梧伸手捏了捏婷婷的臉頰。「越說越見外，簡直變了第二個人了。」

「那裏有。」婷婷仍然很担心的道：「鳳大哥，我這是關心……」

鳳棲梧道：「安家雖然人多勢衆，其中不乏高手，但你也莫要忘記，鳳家的人也不少。」

婷婷好像省起了什麼，點點頭。

鳳棲梧接道：「其實，在後面支持我的人可也不簡單，你大概沒有忘記，我大哥號稱什麼？」

「鳥王！」婷婷的語聲有些兒奇怪。

「百鳥朝王，他屬下能够一戰的，又何止百人，現在相信他已經得到消息，向連雲莊這邊趕來。」鳳棲梧滿懷自信地說道。

「你們到底是好兄弟。」婷婷又點點頭。

說話間，他們已出到院子，夜色這時候已濃如潑墨，夜風也更急。

周圍一片靜寂，連雲莊的人都已經走得一乾二淨，他們不一定都怕死，但絕無疑問全都是聰明人。

鳳棲梧在前院找到了兩匹馬，與婷婷並騎走出了莊門。

那兩匹馬看來比安氏兄弟的任何一個手下也要忠心，竟顯得好像並不喜歡鳳棲梧二人，尤其是婷婷騎的那一匹，不住的悲嘶。

鳳棲梧本來沒有在意，突然在意，詫異道：「牠們怎樣了？」

「牠們？」婷婷一怔。

「我是說這兩匹馬。」鳳棲梧伸手輕拍馬頸。「牠們好像很討厭我們。」

「怎會呢？」

鳳棲梧道：「我可是從未騎過這樣子不安的馬，未上鞍之前，牠們可不是這樣的。」

婷婷想了想。「牠們也許眞的討厭我們。」

「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莫要忘記，牠們養在連雲莊，說不定還是安富安順兄弟的坐騎。」

鳳棲梧點頭「我殺了牠們的主人，難怪得牠們這樣子不高興。」

「據說馬也有靈性的。」

「看來就是了。」鳳棲梧笑笑，又拍拍馬頸。

婷婷望着鳳棲梧那樣子，也伸出小手去拍拍，她那匹坐騎立時又一聲悲嘶。

鳳棲梧聽着，笑道：「你可沒有動手哦。」

婷婷笑了笑。「我跟你又有什麼分別。」說話出口，臉龐倏的冒起紅暈。

鳳棲梧心頭一樂，催騎更接近婷婷。

那匹馬即時又悲嘶起來，鳳棲梧伸手一拍道：「我你也不怕，怎麼怕婷婷。」

那匹馬只是悲嘶，鳳棲梧的目光已凝注在婷婷的面上，即使他沒有移開目光，也看不到那匹馬眼瞳中的恐懼，儘管那種恐懼是那麼强烈。

到底那匹馬在恐懼什麼？

× × ×

曉風殘月，楊柳岸。

鳳棲梧婷婷並騎走在岸邊，走得很慢，那兩匹馬一直都是顯得如此的不安，只是沒有停下來。

「馬本身有問題。」鳳棲梧又轉過這個念頭。

絕無疑問，他是一個聰明人，要比一般人想得多，想得遠，但婷婷無恙，他整副心神亦完全鬆弛，何況要發生的那些事，這之前他非但沒有見過，就是聽，也一樣沒有聽過。

所以到那些事發生之後，他雖然覺得自己實在愚蠢得很，還是原諒了自己。

因爲他畢竟只是一個人——

× × ×

染柳烟濃，風很淡，輕柔得就像是情人的手。

一葉輕舟順流而下，也帶着那邊遠山飄來的烟霧，坐在舟上那個白衣人迷迷濛濛的，也不知是因爲披上了一重烟霧還是因爲擁着一股殺氣。

濃重的殺氣。

輕舟還未泊岸，鳳棲梧已然感覺到那股殺氣排山倒海也似迫來。

婷婷亦感覺到，倏的回頭，目光及處，脫口驚呼：「鳳大哥，那是什麼人？」

鳳棲梧目光已停留在那白衣人面上，應聲道：「不是安長虹，就是安飛羽。」

白衣人那邊道：「是安飛羽。」

語聲冰冷，他的面容也一樣，面色有如白堊，既像是冰封過，更像是抹上了一層白粉。

輕舟同時在離岸兩丈的水面停下。

婷婷上下打量了安飛羽一眼，詫異道

：「聽說他是安富安順兄弟的叔父，怎麼這樣年輕？」

鳳棲梧冷笑道：「他用花粉塡滿了那些皺紋，看起來當然年輕了。」

婷婷更詫異。「是眞的？」

鳳棲梧道：「看我一會從他的臉上將那些花粉刮下來，沒有半斤那只怕也有七兩。」

「小子大胆！」安飛羽面上的肌肉一緊，一蓬花粉竟然就洒下來。

他面上塗的花粉也實在厚了一些，婷婷看在眼內，「噗哧」的笑了起來。

安飛羽目光轉落在婷婷面上，綳緊的肌肉立即鬆開，露出了淫邪的笑容，道：「好漂亮的小姑娘，若是眉兒再畫畫，臉蛋敷些粉，加些兒胭脂，那才更迷人。」

婷婷纖指斜掩櫻唇，道：「我不懂那許多。」

安飛羽摸着下巴，道：「這個容易，本公子可以敎你。」

婷婷「噗哧」又笑了出來。「我以爲那只有女孩子才懂。」

安飛羽眼睛瞇成一條縫，看來更邪氣，道：「事實證明，我懂，你不懂。」倏的又像省起了什麼得意的事情，習慣似地摸了摸下巴。

他的下巴刮得很乾淨，一根鬍子也沒有，這使他看來，更顯得年輕。

鳳棲梧沒有作聲，只是冷冷的盯着安飛羽，婷婷好像還要說什麼，看看鳳棲梧，嘴唇欲張還閉，將話嚥回去。

安飛羽眼中簡直完全沒有鳳棲梧的存在，笑接道：「我還可以敎你其他更多的東西。」

婷婷偏開臉，只是望着鳳棲梧，安飛羽目光一轉，又說道：「跟着我，保管你受用不盡，怎也好過跟着這個不懂事的小毛頭。」

婷婷仍然不作聲，安飛羽方待再說什麼，鳳棲梧終於道：「你知道我爲什麼由得你說下去？」

安飛羽眼珠子一轉，已經想出了一個很不錯的理由，鳳棲梧說話却已接上。「一直以來我都很想知道被認爲幼稚的哪種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現在總算知道了，果然有趣得很。」

安飛羽悶哼道：「一會你就會覺得很無趣的了。」

鳳棲梧目光一轉。「只是來了你一個人？」

「已經足够——」安飛羽探手從背後抽出了一枝劍，指着鳳棲梧。

「好像你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的確很難會有人喜歡與你走在一起。」鳳棲梧反手握住了刀柄。

安飛羽撫劍道：「最近三年我已經沒有用劍的了，鳳家刀法自誇天下無敵，以你現在的名氣，練得也應該非常不錯。」

方才他語聲態度都很輕佻，現在却變得非常審愼，不由鳳棲梧不重新估計。

那柄劍看來非常之單薄，劍鋒上嵌着七顆星紋，晶瑩閃亮，一看便知道不是凡品。

安飛羽接道：「這柄劍叫做誅邪。」

「很好的名字，也很好的劍，怎麼竟然會落在你這種人的手上，眞是糟塌。」

安飛羽冷笑。「安家的人一向被視作邪魔外道，鳳家的人只怕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鳳棲梧自顧接道：「可惜姓鳳的不慣用劍，否則這枝好劍落在手中，遇邪誅邪，才不枉鑄劍的人一番心血。」

「小子口出狂言，果眞目中無人。」安飛羽屈指一彈，劍作龍吟。

鳳棲梧搖頭道：「輕舟一葉，孤身追到這裏的人，我怎敢不放在眼內。」

安飛羽劍一揮，道：「留下這個女人，一條右臂，放你一條生路。」

「這是廢話。」鳳棲梧滾鞍下馬，一道劍光立時向他飛來。

兩丈水面，安飛羽一掠而過，身劍合一，凌空飛射，還未飛至，劍氣已然迫人眉睫。

鳳棲梧雙手捧刀，急斬而出，刀光與劍光一樣耀目，刀尖正劈在劍尖之上，一團火星在金鐵聲中迸射，刀劍的變化在這一下硬拚下盡散。

鳳棲梧雙脚左弓右箭，收刀護胸，身形一動也都不一動，安飛羽却倒翻了出去，他身形凌空未下，這一下硬碰硬，力道也實在驚人。

一翻再翻，安飛羽身形才落下，那剎那，整個人就像是一隻佈滿了尖針的刺蝟，混身上下，閃起了一片刺目的劍光。

鳳棲梧一直等到他身形將近落下的那剎那才欺前去，一刀削出，攻的正是安飛羽劍勢惟一的空隙。

安飛羽的劍勢本來無懈可擊，但在身形着地那剎那的輕微一震，却將空隙震出來。

鳳棲梧等的就是這個機會，他站在那裏，將安飛羽劍勢的每一個變化都看在眼內，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安飛羽落下之際，他已經能够肯定劍勢的空隙出現在什麼地方。

也所以這一刀攻得恰到好處。

安飛羽身形未穩，一股寒氣已然襲進來，立時知道鳳棲梧的刀已然攻進劍上的破綻，不暇多想，飛身倒退。

鳳棲梧人刀緊追不捨，緊追着安飛羽掠過水面，直往那葉輕舟撲落。

安飛羽身形一落一頓，那葉小舟的尾端立時離開水面，倒豎起來，也正撞向鳳棲梧的腰腹。

鳳棲梧竟似意料之中，身形及時一個翻滾，頭下脚上，一刀疾往安飛羽頭頂插下。安飛羽揚劍急擋，「叮噹」聲响中，小舟在他的脚下斷裂，儘管這葉小舟如何堅實，還是禁受不住鳳棲梧與他的內力摧擊。

兩人旋即翻身墮水，安飛羽敢胆輕舟一葉，順流急追到來，水性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鳳棲梧的水性居然也不錯，凌空一翻一插，竟有如一條飛魚也似，直插進水裏，姿勢之美妙無以復加。

安飛羽一眼瞥見，心頭一凜，整個身子已沒進水裏，猛吸一口眞氣，又從水裏冒出來，一聲輕嘯，雙掌往水面一拍，身形拔起。

鳳棲梧幾乎同時從水裏飛出來，匹練也似的刀光一閃，射進安飛羽的小腹裏。

安飛羽輕哼一聲，身形一頓，隨即又

一沉，一劍橫空，飛刺向馬上的婷婷！

劍氣激厲，健馬驚嘶，鳳棲梧風車般凌空一個翻滾，及時趕至，一刀擋在婷婷面前。

安飛羽的劍目的當然不是在婷婷，劍刺到一半，身形已然一偏，落在鳳棲梧的坐騎上，鮮血繼續從他的小腹流出來，已染紅他半身的衣衫。

鳳棲梧看出安飛羽目的所在，與之同時，右掌往婷婷坐騎鞍上一印，身形借力飛滾，刀斬向安飛羽後背。

安飛羽一騎尚未奔出，腦後風生，鳳棲梧的刀已經到了，急一式「秦王背劍」，回劍擋在後背之上。

鳳棲梧一刀刺下，身形又一個風車大轉，刀光一閃，竟然將那匹馬的頭硬硬斬下來。

這一着實在大出安飛羽意料之外，身形雖然及時脫離馬鞍，已經大亂，鳳棲梧也就趁這個機會，連斬二十七刀。

二十七刀之中最少有十七刀砍在安飛羽身上，三刀砍中要害。

刀光一歛，安飛羽混身浴血，倒在地上，那匹無頭的馬同時倒下，壓在安飛羽上面，馬血人血混在一起往低處奔流，一大片的地面迅速被鮮血染紅。

鳳棲梧目光落下，不由又省起連雲莊密室中那灘鮮血。

「鳳大哥——」婷婷驚恐的呼喚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

鳳棲梧回頭望去，只見婷婷俯伏在鞍上，一個身子不停的顫抖，那模樣既可憐，又可愛。

那匹馬亦好像嚇慌了，不住的悲嘶踢脚。

鳳棲梧一面抖飛刀上的餘血，還刀入鞘，一面走到婷婷身旁，道：「別怕，沒事了。」

婷婷囁嚅道：「鳳大哥，你平日在江湖上行走，就是要這樣的不停殺人？」

鳳棲梧道：「非生則死，很多時的確是別無選擇。」

婷婷搖頭道：「我可受不了。」

鳳棲梧笑道：「這之前你不是時常嚷着要隨我到江湖上走動？」

婷婷道：「那是我一直都不知道江湖上原來是這樣險惡。」

「現在不想了？」

婷婷頷首，道：「鳳大哥，你也不要再在江湖上走動，成不成？」

鳳棲梧一怔，微喟道：「對於這種生活，我其實也早就厭倦了。」

婷婷接又道：「也不要再離開我，成不成？」

鳳棲梧微笑點頭。「最怕是你討厭我，不願意跟我一起。」

婷婷道：「怎會的——」語聲未巳，一張臉已紅到脖子去。

鳳棲梧輕捉着婷婷的纖纖玉手，道：「你終於還是答應我了。」

婷婷的嬌靨更赤紅如火燒，一面抽回手，一面道：「那裏是？」那份嬌羞尤其動人。

鳳棲梧看在眼內，不由得一陣心蕩神搖，呆看着婷婷，就像個傻瓜。

婷婷偷眼看看鳳棲梧，微嗔道：「看你啊，怎麼這樣望着人？」

鳳棲梧笑笑，道：「不知怎的，每一次看見你，都好像改變了很多。」

婷婷道：「改成怎樣？」

「一次比一次漂亮。」鳳棲梧一點也不像在說謊。

婷婷一笑道：「又來油嘴了。」

鳳棲梧道：「是老實話。」

「若是這樣，怎麼每一次看見我之後，你總是不肯留下來？」

「這一次不會的了。」鳳棲梧接問：「要不要我立一個毒誓？」

「不要——」婷婷伸手輕掩住鳳棲梧的嘴巴，鳳棲梧也就乘機又抓住婷婷的纖纖素手。

婷婷這一次沒有掙扎，鳳棲梧身形接一動，翻身跨上了馬背，將婷婷整個身子擁入懷中。

「嚶嚀」一聲，婷婷半轉身子，將臉頰貼上鳳棲梧胸膛。

鳳棲梧感到了那種嬌羞的灼熱，好容易才將心神穩下來，右手接過韁繩，道：「我們離開這兒。」

婷婷微一頷首，鳳棲梧隨即策騎奔出，兩人一騎，繼續上路。

× × ×

又是楊柳岸，却已是正午。

婷婷仍然在馬上，鳳棲梧却牽着韁繩步行，那匹馬已經很累，他若是仍坐在鞍上，只怕已倒下。

陽光輕柔，柳絲拂面，亦輕柔得有如情網，婷婷看樣子已深陷在網中，不時含笑偸望鳳棲梧。

鳳棲梧好像沒有覺察，其實都看在眼內，心頭甜蜜蜜的，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樂，面上始終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一直到再前行半里，看見了停在路當中那座轎子，才一下子完全改變。

婷婷看得眞切，奇怪地問道：「鳳大哥，怎樣了？」

鳳棲梧淡然一笑。「我們又有麻煩了。」目光停留在那頂轎子上。

那頂轎子非常華麗，抬轎的八個轎夫一式錦衣，別的不說，就是這八個轎夫的錦衣已不是一般人穿得起。

他們的腰間都掛着刀，紫鯊皮鞘，黃金吞口的長刀，那塊吞口的黃金只怕已够買一般人家兩三個月的口糧。

轎子的價值當然更加驚人。

坐在轎子內的主人又如何？

鳳棲梧牽着馬在三丈外停下，轎簾子也同時左右掀開，走出來的，竟然是兩個千嬌百媚的少女。

鳳棲梧一些也不意外，目光也沒有給那兩個少女引開，仍然穩盯着那頂轎子。

轎內還有第三個人，那個人堆在那裏，就像是一座肉山，正好將座位堆滿。

那兩個少女方才若不是站着，只怕就是坐在他的膝上，躺在他的懷裏了。

他那張臉也是圓圓的，有如滿月，臉色却是紅得有如塗上了胭脂，一雙眼睛已給臉上的肥肉擠成兩條縫，但目光落在婷婷的臉上，立時鴿蛋般睜大。

婷婷往轎內看了一眼，道：「這就是安長虹？」

一個尖銳如錐子的聲音，立時回答：

「他不是，我才是。」

聲音從一株柳樹上傳下來，聲落人落，在他們之間，立時出現了一個錐子也似的人。

那個人尖腦袋，尖額，八字眉，三角眼，就是嘴長，亦尖尖的斜往上伸展，一身衣服，七色斑斕，看得人眼花繚亂，後背腰帶上插着一枝銀光閃爍，也是錐子一樣的長劍。

鳳棲梧知道這個人是安長虹，也知道轎子裏坐着的是什麼人，他的面上雖然沒有任何表示，一顆心已經在收縮。

這個人來得這麼快，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

婷婷道：「那麼他是誰？」

「我當然也是姓安。」堆在轎內的那座肉山應道：「有些人稱呼我安霸天，亦有些人稱呼我安大王或者安太歲，那是因爲我另外有一個綽號，喚作花花太歲。」

聲音很柔也很膩，令人聽來就像是瞧下了好幾斤肥豬肉。

他說着從轎內走出來，驟看來，就像是一個肉球在滾動。

「這個綽號實在土得很，可惜他們實在想不出另一個更適切的綽號，只好將就算了。」安霸天一面說一面在滾動。

那看來實在很滑稽，婷婷看在眼內，忍不住笑出來。

這一笑有如春花乍放，安霸天的眼睛又大了一些，竟好像看呆了。

安長虹瞟了安霸天一眼，道：「老二，這個女娃子我看你是要定了。」

安霸天一臉的肥肉都笑得顫抖起來。

「千嬌百媚，活色生香，如此美人，殺了豈非浪費？」

站在他身旁那兩個少女立時都露出嬌嗔之色，一個道：「大爺見一個愛一個，那還有我們立足的地方？」

安霸天格格笑道：「你們不是一向都坐在我的膝上？」

兩個少女一陣嬌羞之態，粉拳盡往安霸天身上捶，安霸天都給捶得「呵呵」大笑。

婷婷已笑不出來，鳳棲梧一張臉更就已發青。

安長虹一臉譏誚的盯着他們，就像一隻惡貓在盯着爪前的一對小老鼠。

他的一雙手都垂着，但誰都可以看出，只要一抓到機會，他的劍就會刺出，而一枝無鞘的劍，拔起來當然也應該更加迅速。

鳳棲梧已經在留意着這雙手，可是他更加留意安霸天，因爲他知道，就是安長虹安飛羽加起來，也沒有這個安霸天的可怕。安霸天笑了一會，額上便冒出汗來，移步到安長虹的身旁。

那不過是半丈的距離，在他却好像已爬過一座大山，汗流更多，倏的擧起葵扇也似的那隻右手，搧了搧，嘟喃道：「該死，這幾天熱得簡直要命。」

安長虹道：「我看是你太胖了。」

安霸天歎了一口氣。「一個人胖起來眞是沒有辦法。」

安長虹道：「吃少一點不就成了？」

「民以食爲先，我寧可多一點運動。」安霸天不停的搧着手，越搧那隻手越紅，漸漸竟有如從血紅色的染缸裏撈上來。

鳳棲梧看在眼內，目光收縮，安家血手印，江湖上人稱一絕，傳說這一代就只有安慶練成功。

傳說通常都有些出入，現在看來，這個出入未免太大了。

安長虹即時道：「大哥的血手印只練到第八重，我看你只怕已到了第九重。」

安霸天笑嘻嘻的道：「還是近月來的事！」接住鳳棲梧那邊虛空印了印。

鳳棲梧立時嗅到了一陣淡淡的血腥味，心頭一陣很不舒服的感覺，安霸天隨即問：「如何？」

「不外如是。」鳳棲梧冷應。「要將我嚇跑，這是不够的。」

「跑？」安長虹有些詫異，「你還跑得了？」

鳳棲梧冷笑道：「我就是倒下，也會找一個人作伴。」

安霸天搖頭。「不要找我，胖到我這個樣子，帶着走是負累。」

鳳棲梧道：「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安霸天身子一縮，竟像要躲回轎子內，擧止詼諧。

鳳棲梧却一些也不覺得有趣，非獨沒有笑容，甚至一些也不爲所動，只是盯緊對方。

安長虹忽然道：「人家不吃你這一套，你要從他的出手將他的破綻找出來，我看你還是不要省這幾步的氣力。」

「哦？」安霸天歎息一聲，「有沒有第二個辦法？」

「有一個，只是不很好。」

「你替我將他趕過來。」安霸天笑望着安長虹，滿懷希望也似。

「不錯——」安長虹應聲看似便要欺前去，但突然又回頭笑問：「你眞的沒有第二個更好的辦法。」

「假的——」安霸天雙掌一拍，就像是半天突然落下了一個響雷。

百數十個手執弩箭的錦衣大漢應聲在那邊山坡上現身，安霸天目光一掃，笑問：「他們若是亂箭射來，你以爲有什麼結果？」

安長虹道：「姓鳳的跟那個女娃子若不死在亂箭下，一定會來到你身前。」

安霸天撫掌笑道：「箭雖然無眼，用箭的人却有，他們當然不會將箭向我這邊射來。」

安長虹道：「你這個辦法比我的好得多了。」

鳳棲梧彷如未覺，一些表示也沒有，別的且不說，就是這一份鎭定，已不是一般人所能及。

安長虹目光轉落在鳳棲梧面上。「姓鳳的意思怎樣，自己過來，還是要我們用箭迫過來？」

鳳棲梧刀在手，「颼」的猛一旋，奪人眼目。

安長虹脫口道：「好刀！」

安霸天接道：「可惜飛羽不在，否則他一定看得出這柄刀是什麼來歷。」

「他應該到的了。」安長虹有意無意，往來路望一眼。

鳳棲梧冷笑。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客棧裏又來了兩名中原武林的老前輩，他們是冉得意和雷金龍，兩位老人均是爲了找尋自己的兒孫而來到大理，探查「武林一條街」的，林歌，朱五絕，楊世雄便和兩老一齊探查「武林一條街」……半夜，林歌忽見假伍鶯鶯出現在花園中，林歌追踪過去，伍鶯鶯急向野外馳去，林歌奮力追踪，伍鶯鶯持劍急刺林歌，她施的全是林歌的獨門劍法，原來這假伍鶯鶯已是「二世林歌」，林歌敵不過她，假伍鶯鶯命令林歌一日內離開大理，退出武林。林歌回到客棧，却不見了朱五絕等四人，心想他們可能是落入「武林一條街」之手……

巧施苦肉計　夜探武林街

伍崇南道：「林老弟，老漢剛聽老王說你那幾位朋友不見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林歌凝望着他，過了一會才答道：「伍掌櫃，我正要問你呢！」

伍崇南微微一怔道：「問我？」

林歌冷笑道：「不錯，這大理一地，客棧不只你這一家，可是却只有你這一家客棧會使人突然失踪，賈彎刀、金糊塗、少林俠僧百無大師、武當弟子玉泉道士、峨眉九霄神爪字文虎、五柳婆娑劍冉得意的兒子冉九韶、石翁雷金龍的孫兒雷小虎，還有包括我本人在內，一共有八個人在你這家客棧被帶去『武林一條街』，你倒說說看，這件事會與你無干麼？」

伍崇南聽了他的指責，神色十分惶恐，道：「林老弟，如果你懷疑到老漢頭上，這可眞是天大的寃枉了！你想想看，老漢開的是客棧，賺的是客人的銀子，要說老漢勾結歹人計算客人，那不等於搬石頭砸自己的脚了麼？」

語至此，長嘆一聲，又道：「老漢要是想開黑店也不會開在這大理街上啊！」

林歌冷冷道：「我只知道凡是投宿你這家客棧的武林人，不是被帶去『武林一條街』賣掉一身武功便是橫屍野外！」

伍崇南嘆道：「是的，老漢對此也深感不解，所以才想跟你研究研究，那阿福至今無消息，老漢猜想，他說不定就是與『武林一條街』串通之人，你看是也不是呢？」

林歌道：「只怕與『武林一條街』串通的不只他一人。」

伍崇南惶然道：「是麼？」

林歌道：「阿福是昨天早上以前失踪的，而我那四位朋友却是昨夜失踪的，這證明你這家客棧除了阿福之外，必然還有『武林一條街』的人潛伏着！」

伍崇南苦笑道：「老漢這裏一共雇用七個人，老弟不妨一個一個仔細的查去，果眞抓出與『武林一條街』勾結之人，老漢還要感謝你哩。」

林歌說道：「你先一個一個說給我聽吧。」

伍崇南道：「好，先說老王，他在老漢這裏已經幹了七八年，爲人老實得很，他負責夜間櫃台上的事情，天亮之後便沒他的事，他今年已六十多了，身體一向不大好，每天除了少少喝幾杯酒之外，沒有任何不良嗜好，而且他白天大都在睡覺，若說他與『武林一條街』有牽連，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林歌問道：「他住在哪裏？」

伍崇南道：「就在街尾再過去一點點那家徐氏祠堂中，他一生未娶，老來孤苦零丁，老漢見他可憐才雇用他的。」

林歌道：「說下去。」

伍崇南道：「此外就是四個店小二，他們分爲日夜兩班，阿福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是彭七、塌鼻阿明和黑面阿圖，還有兩個是負責前面酒館生意的，一個是廚師老賴，一個是跑堂的邱大脚。」

林歌道：「他們都跟隨你很久了？」

伍崇南道：「最少也有三四年啦！」

林歌雖然對他有些懷疑，由於尚無證據，這時也不便多說，當下說道：「昨夜那個冒充令媛的姑娘又在花園出現了，她引誘我去到郊外，已承認她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伍崇南一聽之下，又驚又喜道：「那你怎不把她拿下來呢？」

林歌好像挨了一個耳光，面上有些發熱，聳聳肩道：「你還記得我來此的頭一個晚上夢遊『武林一條街』的事吧？由於我賣掉了一路師門劍法，昨夜她就用我的劍法擊敗了我，威脅我立刻返回中原，到今天晚上還不走的話，就是死路一條！」

伍崇南一聽大驚道：「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林歌冷笑道：「我告訴她：除非把我的朋友金糊塗釋放，否則我絕對不走！」

語聲一頓，又道：「現在他們又刦去了朱五絕四人，我是更不會走了！」

伍崇南不禁憂形於色道：「唉！事情越鬧越大了，他們這樣胡鬧，到底爲的甚麽啊？」

林歌沉默一會，道：「你出去吧，我要一個人靜靜的想一想。」

伍崇南應是退了出去。

林歌關上房門，坐到床上，冷靜的想了一會，仍然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後來當他的視綫偶爾掃過掛在房壁上那盞油燈時，腦中忽然閃過一道靈光，當即下床開門而出，來到前面櫃台上，向已在櫃台上的伍崇南說道：「我要出去一下，如果我那四位朋友回來，你就告訴他們，說我很快會回來。」

交代過了，便走出客棧往街尾行去。

來到街尾，再向前走出一段路，果然找到一間徐氏祠堂。

這間徐氏祠堂也許後代人丁不旺，沒有甚麼成就，固此久未翻修，油漆剝落，門窗已壞，給人一種「衰落」的印象。

林歌走入祠堂，在祠後找到一間小房子，正見老王獨自坐在房子喝酒，當即開聲道：「老王，你還沒睡覺呀？」

老王似乎沒想到林歌會突然造訪，神色一呆之後，才趕緊起身招呼，道：「請坐，請坐，林爺怎麼跑到這地方來了？」

林歌倚門而立，笑道：「我在尋找我那四位朋友，經過這裏，順便進來看看，你一人住在這裏？」

老王道：「是啊！前年我那間茅屋倒塌了，街上徐老爹便讓我住到這裏，順便替他們看顧一下祠堂。」

林歌問道：「爲甚麼不索性住在客棧裏？」

老王道：「那不大好，我不喜歡嘈雜，平時又喜歡喝幾杯，住在客棧裏不大方便。」

林歌道：「你無兒無女麼？」

老王笑道：「我是王老五啊。」

林歌道：「伍掌櫃該對待你好些才是，你夜裏替他掌管店務，那很辛苦呢。」

老王道：「不錯了，不錯了，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只要有酒可喝，別的也不去管它啦。」

林歌問道：「客棧裏經常發生怪事，對此你有何看法？」

老王笑了笑道：「我也聽伍掌櫃說起那些怪事，可是依我看哪……嘿嘿，不說也罷！」

林歌掏出幾兩銀子丟到他的小桌上，道：「這些給你買酒喝。」

老王忙道：「嗳嗳嗳，林爺何必這麼客氣？我……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林歌笑道：「你知道一些甚麼，不妨都告訴我，我還可以多給你一些。」

老王笑嘻嘻道：「林爺想知道一些甚麼？」

林歌道：「先說說『不說也罷』的理由。」

老王搔搔頭道：「咳！說了林爺可別生氣，那些人一個個失踪不見，依我看哪只怕是騙說騙喝騙住的！」

林歌道：「你是這樣想？」

老王點點頭道：「是的，這種人太多了。」

林歌說道：「阿福的失踪，又怎麼解釋？」

老王道：「那小子最不是東西，沒錢討老婆就學學我老王打一輩子光幹不就得了？偏偏他却和小寡婦勾搭上了，前一陣子聽說小寡婦逼他成親，那小子只圖受用，哪有本事養家，一定是怕小寡婦不肯饒恕他，拍拍屁股溜啦！」

林歌心知再問無益，便向他擺擺手，笑道：「好，你喝酒，我再去找找看。」

出得祠堂，他又趕去點蒼山，在那天發現百善大師、北星道人和長孫義吊死的山上尋找了一遍，結果也沒找到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雷金龍四人的踪跡，心中認定他們必已被帶去「武林一條街」不錯，唯一使他不明白的是：楊世雄的「抗毒丹」既然有效，昨夜各人回房之前都服了一顆「抗毒丹」，怎麼仍被「武林一條街」的人帶走了呢？

這天午後，他又帶着一身疲倦和沮喪回到大理，在街上買了一盞油燈揣在懷裏，然後才返回客棧。

伍崇南告訴他：朱五絕四人沒有回來，接着以嚴肅的口氣說道：「林老弟，依我看你是鬥不過他們的，最好就此罷手，返回中原爲妙！」

林歌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們不過他們？」

伍崇南道：「到現在爲止，你非但沒有一點進展，朱爺等人反而落入他們手中，這豈非表示……」

林歌笑了笑道：「伍掌櫃的，你會不會下棋？」

伍崇南一怔道：「這與下棋何干？」

林歌道：「不論象棋或圍棋，不下到最後往往不知道誰勝誰負，是麼？」

伍崇南道：「你仍不服輸？」

林歌道：「我目前是處在劣勢的局面，但我認爲這盤棋尙未結束，鹿死誰手尙在未定之天呢！」

伍崇南嘆氣道：「老漢倒覺得……唉，總而言之，你還是回去爲是，免得再遭不測。」

林歌以堅定的口氣道：「不！不將『武林一條街』找出來，不將我的朋友救出來，我寧死不回中原！」

伍崇南又嘆了口氣道：「老漢是怕你賠了夫人又折兵，划不來啊！」

林歌問道：「阿福還沒消息吧？」

伍崇南搖頭道：「沒有，果眞他是『武林一條街』的人，老漢眞不知怎麼辦才好！老漢……唉，希望林老弟能夠了解，老漢跟他們可沒有一點關係啊！」

林歌微笑道：「我知道，我對你並無懷疑，像你這樣善良和氣的人，怎麼會跟『武林一條街』扯上關係呢！」

伍崇南道：「是啊！是啊！」

林歌道：「我要回房歇息了，咱們明天再談吧。」

語畢，逕自入內而去。

他剛剛回到自己的房中，店小二彭七已跟着入房，替他點上燈火，並問他要吃甚麼。

林歌揮揮手道：「我甚麼也不想吃，只想好好睡一覺，你出去吧！」

彭七應是退了出去。

林歌關上房門，立刻取出從街上買來的一盞油燈，點上了火，然後將原有的一盞吹熄，藏放到角落裏，便和衣上床躺下來。

不久，天已全黑，但他當然沒有一點睡意，昨夜被那假伍鶯鶯擊敗，至今仍不能釋然於懷，腦子裏時時浮現假伍鶯鶯的形象，此外今夜將是有關勝負生死的一夜，成敗在此一舉，他怎麼能夠入睡呢！

所謂「有關勝負生死的一夜」，其關鍵就在那兩盞油燈！

他懷疑所有被帶去「武林一條街」的人，可能與客房中的油燈有關，說不定使人神智迷糊的原因即出在油燈之上，那油燈中的油也許有毒，當它被點燃之後，可能有某種不易察覺的毒氣瀰漫在房中，使人不知不覺中了毒，因此他悄悄的買回一盞油燈，換下了原有的一盞油燈。

他對此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那原有的油燈有毒，這樣的話，今夜「武林一條街」的人可能會來，那時候自己便可假裝中毒，讓來人帶去「武林一條街」……

所以說，這是有關勝負與生死的一夜，如果一切在預料之中，那麼今夜將是他和「武林一條街」眞正相對的一夜，其結果雖難臆測，但無論如何，如果能在神智清醒中見到「武林一條街」，知道它坐落的地點，仍是一項重大的收穫。

爲此，他的心情當然無法平靜，不免有些患得患失，主要原因是他被假伍鶯鶯擊敗後，已深切的認識到「武林一條街」的可怕，他很担心自己即使能夠進入「武林一條街」也未必能夠救出金糊塗等人。

夜，漸漸深了。客棧中，嘈雜的聲音已漸漸低沉下去，他的心情則越來越沉重，也越來越緊張。

初更過去了。

二更也過去了。

驀地，後窗上响起三聲輕敲，繼聞一個女子的聲音輕輕的在喊道：「林歌！林歌！」

林歌心知那話兒來了，當即慢慢起身，但不敢立刻下床，先坐在床邊上假裝發呆。

窗外的女子又道：「林歌，把這扇窗子打開。」

林歌伸手欲取劍，忽然想到自己是在「神智不清」之中，一切行動應以對方的命令爲依據，她沒有說要帶劍，自己若帶了，只怕會露出馬脚，因此伸出去的手立刻縮回來，而依言下床走去打開後窗。

後窗一開，便見窗外站着一個美麗的小婆薩！

他依稀認得她就是第一次帶着自己去「武林一條街」的那個小婆薩，當初他誤認南紅鳳即是她，現在細看之下，始知她確非南紅鳳，只不過跟南紅鳳有幾分相像罷了。

小婆薩見他打開後窗，便對他露出一個甜甜的微笑，向他招手道：「你出來，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林歌跨過後窗，見她轉身走去，便擧步隨行，心中又緊張又高興，暗暗冷笑道：「果然是油燈有問題，如今可被我逮着了！」

小婆薩一路領他走過後花園，從一扇小門走出，進入一條黑巷！一陣拐彎抹角，才到大街上。

此時，街上寂靜無人，大理府的居民全都在夢鄉之中。

小婆薩每走幾步路，便回頭對林歌道：「林歌，跟着我走，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林歌假裝痴痴呆呆的跟着她走，不說一句話。

不久，來到街尾的徐姓祠堂（老王的住處），小婆薩牽起林歌的手，嫣然一笑道：「林歌，跟我進來！」

進入祠堂，轉入祠堂後面老王睡覺的房間，小婆薩忽然問道：「林歌，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麼？」

林歌搖搖頭。

小婆薩道：「對了，明天當你清醒之後，你將不記得這個地方，你會把這裏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知道不知道？」

林歌點點頭。

小婆薩於是伸手在牆壁上一推，隨聞一片軋軋聲起，那堵牆壁整個向左方移去，露出了一條地道的入口。

她又牽起林歌的手，輕柔的說道：「林歌，跟我下去。」

兩人順着石級走入地道中，小婆薩不

知在何處按了一下，上面那堵牆壁又在軋軋聲中移回原位，登時便處在黑漆漆伸手不見五指的地道中。

「林歌，不要怕，跟着我走。」

「林歌，不要怕，跟着我走。」

「現在向右邊拐。」

「現在向下面走。」

「好，你站住。」

黑暗中，只聽一片鐵門「隆隆」响起，眼前出現一片黯淡的光綫，那情景就如處在沒有月光的夜色之下，眼前景物依稀可見！

林歌不禁看得呆了。

因爲，呈現於眼前的是一條山道，兩邊有山有樹，還有深藍色的夜空！

他心中驚駭極了，因爲他清楚的記得進入地道之後，曾經再往地下深入數丈之深，並未離開地下，何以眼前會出現山林及夜空呢？

小婆薩一邊拉着他往前走，一邊說道：「林歌，現在你是在一處山中，你看這夜色多美。」

林歌運目細看之下，不禁暗罵道：「放妳的臭屁！」

原來，經他運目細看之下，才發現兩邊的山林和頭上的夜空都是假的，那是布景！

他想起第一次進入「武林一條街」的情形，依稀記得也曾經過這樣一處地方，這才明白敢情所謂「武林一條街」並非當眞坐落在深山之中，而是建在地底下，一切都是布景，騙人的東西嘛！

「林歌，不要怕，跟着我走。」

「你看，前面有一條街！」

不錯，前面出現了一條街，兩邊有店鋪，門口懸着昏黃的燈籠，有少林鋪，有武當鋪，有崑崙鋪，有崆峒鋪——武林一條街到了！

小婆薩笑問道：「林歌，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麼？」

林歌喃喃說道：「武……武林……武林……」

小婆薩笑道：「對了，現在你已來到『武林一條街』了！其實前些天你也曾經到過此處，我們街長知道你有一些小聰明，不願與你爲敵，所以沒有將你買下來，今夜我們街長決定將你買下來了，你的身價是十萬兩銀子，你高興不高興啊？」

林歌喃喃道：「不……不高興。」

小婆薩輕哼一聲道：「你不高興也得高興，這回可由不得你了。」

說話間，已走上武林一條街，街上的店鋪倒不是布景，是眞實的店鋪！

走過十幾家店鋪之後，林歌一眼瞥見街尾右邊有一家店鋪的門口懸掛着「及人善堂」的燈籠，不禁心頭一跳，暗叫道：「他媽的，他們連我的『及人善堂』也開張起來了！」

小婆薩也指着「及人善堂」的燈籠給他看，笑道：「你看，你的『及人善堂』就在那裏，你馬上可以見到你妻子水蜜桃啦！」

林歌聞言心頭大大一震，驚忖道：「甚麼？他們也將我的妻子抓來了？這下糟糕了！」

他自覺憑一己之力要殲滅「武林一條街」和救出金糊塗、朱五絕等人已極困難，要是愛妻也落入他們手中，那就更加不好對付了。

思忖間，小婆薩已將他帶到「及人善堂」門口，林歌一眼望入，但見店鋪中燈火通明，愛妻水蜜桃果然正在店中！

水蜜桃含笑而立，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林歌大爲激動，忍不住一個箭步跳了進去，一把握住她雙手道：「蜜桃，妳怎麼也來了？」

不過，水蜜桃的雙腕被他一握之下，他立刻察覺眼前這個水蜜桃是冒牌貨，在這一瞬間，他立刻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便對「水蜜桃」嘻嘻的傻笑起來。

傻笑，是一種掩飾，好讓她們誤認他仍處在「神智不清」的狀況之中。

小婆薩和假水蜜桃果然沒有發覺他神智清醒，假水蜜桃當即拉着他坐下來，笑道：「林歌，你終於回家來了，快讓我親親。」

說着，便在林歌面上親了一下。

林歌仍嘻嘻傻笑着，心想：等下妳若敢拉我上床，那才妙呢！

假水蜜桃接着便向小婆薩揮揮手道：「妳出去，這兒沒妳的事了。」

小婆薩一笑而去。

假水蜜桃把店門關上，隨即取出一張紙，遞到林歌面前，笑道：「林歌，咱們要發大財了，你瞧這是甚麼東西。」

林歌接過一看，見是一份賣身契，價錢是十萬兩銀子，心中暗暗冷笑，當下佯裝不懂，喃喃問道：「這……這是甚麼東西啊？」

假水蜜桃說道：「這是賣身契，你只要在這上面簽個姓名，便可得到十萬兩銀子。」

林歌道：「妳要……妳要把妳當家的賣掉？」

假水蜜桃道：「正是！」

林歌道：「爲……爲甚麼？」

假水蜜桃道：「家裏沒錢啊！咱們那幾十個孩子快餓死了，把你賣了，他們才有飯吃。」

林歌道：「我賣……賣了，妳就……妳就沒有丈夫了呀！」

假水蜜桃笑道：「不是，你賣了之後，仍然是我的丈夫。」

林歌扔掉賣身契，一把抱住她，嘻嘻的笑道：「蜜桃，我……我好想念妳！咱們……咱們先上床再說！」

假水蜜桃一呆道：「喝，你這小子還記得上床，眞是怪事。」

林歌摟着她不放，道：「蜜桃，我的好娘子，我……我想得妳好苦！快……快點跟我上……上床去！」

假水蜜桃掙扎道：「別急，你先簽上姓名再說。」

林歌好像一頭餓狼，兩眼死盯着她，氣息濁重地道：「不，不！先去睡覺！睡……睡過一覺之後，再……來……再來談買賣！」

不由分說，就將她抱了起來。

假水蜜桃急得雙脚亂蹬，鬼嚎鬼叫道：「不成！不成！先簽名再說，咱們老夫老妻了，你急個甚麼勁兒呀！」

林歌吼道：「我說先睡覺！」

假水蜜桃叫道：「先簽名！」

林歌又吼道：「先睡覺！」

假水蜜桃大怒道：「我說不成就是不成！」

林歌表情猙獰，似要一口將她吃下，沉聲道：「妳是我的妻子，我說先睡覺就先睡覺。」

說着，抱着她往裏面走。

假水蜜桃摑了他一巴掌，喝道：「你要死了，快將我放下來！」

林歌怒道：「妳敢打我？好啊！好啊！妳再打啊！妳再打啊！」

抱着她的一隻右手往她腰上一移，順手點了她的軟痲穴。

假水蜜桃渾身一震，大驚道：「咦，你還記得點穴啊！」

林歌嘿嘿冷笑道：「蜜桃，妳這個賊婆娘今天到底怎麼了？妳不是喜歡和我睡覺麼？難得我今天回來了，咱們先親熱親熱再說！」

走入店舖裏面，看見有間房子，一脚踢開房門就走了進去。

房中有一張木板床，他便將假水蜜桃放到床上，立即動手為她寬衣解帶起來。

假水蜜桃又氣又急的叫道：「你幹甚麼？你這是幹甚麼？」

林歌不答話，很快就將她脫得光溜溜，然後在她身邊坐下，對她大施輕薄。

假水蜜桃被點了軟痲穴，無力反抗，起初氣急交迸，後來在他大施輕薄之下，嬌軀輕輕扭動，似已不克自制，口中發出了呻吟。

林歌嘻嘻傻笑道：「蜜桃，蜜桃，妳……喜歡我麼？」

假水蜜桃咬牙瞪眼道：「你這個混帳東西，你要睡覺就快呀！」

林歌傻笑道：「我……我覺得……覺得腦子恍恍惚惚的，好像做夢一般。蜜桃，我不是……不是在做夢吧？」

假水蜜桃嘆道：「甚麼做夢不做夢，你快點好不好？」

林歌見她發急，心中暗笑，就故意不積極起來，擺頭東張西望道：「奇怪，這間房子……好像……好像不是咱們的家，這……這是甚麼地方呀？」

假水蜜桃道：「沒錯！沒錯！賊漢子，這是咱們家不錯，你快上來啊！」

林歌站了起來，道：「不成，要先關緊房門，免得……免得春光外洩。」

他看出這是一間單獨的地室，除了進來的那扇房門之外，沒有別的通路，因此便去將房門關上，推上了門閂。

門是鐵製的，這一閂上後，外面的人想入房就非常困難了。

假水蜜桃大驚道：「不要關門！」

林歌笑道：「荒唐！咱們雖是……雖是名正言順的夫妻，可是……可是這枕席之私，閨房之樂，豈可……豈可不關門閉戶啊。」

假水蜜桃似覺不妙，忙道：「林歌，你快解開我的穴道，我……我的身子很痛呢！」

林歌又在她身邊坐下，又對她輕薄起來，笑嘻嘻道：「胡說，妳一直喜歡這一套，每次妳總是要求我點妳……點妳穴道，然後……然後才……嘻嘻，妳忘記了不成？」

假水蜜桃道：「這回我不喜歡這樣，你快解開我的穴道吧。」

林歌搖頭笑道：「不要。」

假水蜜桃佯怒道：「你不聽我的話，我可要生氣了。」

林歌笑道：「妳生氣的時候更漂亮，我……我就愛看妳生氣的樣子。」

假水蜜桃感到哭笑不得，便又催促道：「那你上來呀！」

林歌慢吞吞道：「別急，別急，人說……人說小別勝新婚，咱們……咱們應該慢慢來品嚐，率……率爾操觚，那是毛……毛頭小子的事啊。」

這時候，房門外忽然响起「砰砰砰」的敲門聲，繼聞一個女人的聲音道：「三姊，妳沒事吧？」

假水蜜桃聽了如遇救星，連忙大聲道：「四妹，這小子有些不對勁，妳快去請街長來。」

門外的女子道：「妳為何不開門？」

假水蜜桃道：「他點了我的穴道，我動彈不得呀！」

門外的女子「哦」了一聲道：「好！好！小妹這就去請街長過來。」

語畢，一陣疾步，遠遠而去。

林歌笑道：「蜜桃，我的好娘子，她是誰？妳們的街長又是誰？」

假水蜜桃不答，她已經看出林歌是在裝瘋賣傻，因此慾火已經冷却，不想再跟他多說了。

林歌從懷中抽出一把鋒利的七首，輕輕抵上她的下巴，笑道：「好娘子，這一刀下去，妳知道妳會變成甚麼樣子麼？」

假水蜜桃登時兩眼發直。

林歌伸出另一隻手，在她臉上抹了幾下，抹掉了她臉上的易容，一看她的廬山眞面目也是一張很標緻的臉，便又笑道：「妳聽着，我問一句，妳就必須答一句，否則妳這張漂亮的臉蛋就要報銷了！」

假水蜜桃顫聲道：「你……你為甚麼沒有中毒？」

林歌道：「這個待會再告訴妳，現在開始回答我的問題——妳是誰？」

假水蜜桃忽然眉毛一挺，露出一個妖嬌的微笑道：「林歌，別以為你已經控制了我，你既到達此地，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哎呀！」

一聲驚叫，下巴已被七首刺傷，開始流血了！

她這才知道林歌不是虛聲恫嚇，忙道：「不要傷害我！不要傷害我！我告訴你便了，我叫盧嬌嬌，是武林一條街的三夫人！」

林歌道：「武林一條街的首領叫『街長』？」

「是。」

「妳是他的三夫人？」

「是。」

「剛才那個是四夫人？」

「是，她即是冒充伍鶯鶯那一個。」

「街長是誰？」

「我不知道。」

「好笑，妳竟不知妳丈夫的姓名？」

「是啊。」

「我要割下妳一隻耳朵。」

「不！」

「那就說吧！」

「我眞的不知道他的姓名，你叫我怎麼說呢？」

「好，這個暫時不談，現在妳告訴我：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雷金龍四人，是不是也被你們帶到『武林一條街』來了？」

「是。」

「他們現在情況怎樣？」

「他們——」

驀地，鐵門「砰！」的被人踢了一脚，將假水蜜桃的話打斷了！

假水蜜桃大叫道：「街長救我。」

一個陰惻惻，冷冰冰的聲音在房外响起：「妳想活下去，最好守口如瓶！」

假水蜜桃忙道：「是！是！我剛才回答他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啊！」

林歌笑道：「喂，你是『武林一條街』的『街長』麼？請你暫時迴避一下，我要跟我的妻子親熱親熱，你別來打擾成不成？」

「砰！」

鐵門又被重重踢了一脚，隨聞「街長」怒叱道：「小子！你開門！」

林歌笑道：「別急，咱們先來談一談，尊駕這位三夫人長得如花似玉，你一定不願見她受到一點傷害，所以你要是願意的話，咱們不妨來交換一下，我以她交換金糊塗、朱五絕及楊、冉、雷三人，你看如何？」

街長嘿嘿冷笑一聲，道：「可以——來人哪！」

「在！」

「去將他們五人的首級砍來！」

「遵命！」

林歌吃了一驚，忙道：「慢着！慢着！我要活的，死的我不要。」

街長怪笑一聲道：「林歌，我早知你有些小聰明，因此不欲與你為敵，不過你想和我作對的話，那還差得太遠，雖然我還不知道你今夜能够保持清醒來到這裏，但你若以為控制着她即能逼我就範，那就大錯特錯了！」

林歌道：「我不想跟你作對，只想救回我的朋友，你將他們五人放了，我立刻返回中原，不過問你的事，如何？」

街長沒有回答，只是嘿嘿嘿的冷笑不止。

林歌道：「怎麼樣啊？」

街長又冷笑了一陣，才答道：「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你把她殺了，我也把他們五人殺了！」

林歌心頭一懍，暗忖道：「他媽的，這魔頭根本不在乎這盧嬌嬌的一條性命……罷罷罷！我就出去會會他，是死是活，只好聽天由命了！」

主意一定，便上前拉開門閂。

站在門外的街長又一脚踢開鐵門，大笑道：「林歌，大家都說你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看也不過如此！」

他，武林一條街的首領，是個中等身材的黑衣人，有一張慘白的面孔，不過看起來並不太可怕。

在他身後，一排站着四個身材高大光着上身的野人，他們手上的兵器都是一柄沉重的鐵槍。

林歌凝視着他，問道：「你是不是前任鐵槍會主，神出鬼沒董來福？」

武林街長面上牽動出一抹生硬的惡笑，陰惻惻地道：「你認為我是麼？」

林歌微微點頭道：「我認為你是！」

武林街長道：「既然你認出我是『神出鬼沒董來福』，那我不要這張臉了。」

說罷，舉手慢慢扯下了臉上的一張人皮面具！

人皮面具的後面，是一張奇醜的面孔，眼睛、鼻子、嘴巴都變了形，那好像曾經生了滿臉的爛瘡幸獲痊癒所致，實在太可怕了！

林歌沒看出他戴着人皮面具，因此猜測他是「神出鬼沒董來福」，待見他揭下人皮面具，不禁打了個寒噤，暗忖道：「原來他長得這麼醜，所謂醜人多作怪，難怪他會攪出這麼個『武林一條街』……」

當下，力持鎮靜的問道：「尊駕究竟是何許人？」

武林街長怪裏怪氣的笑道：「叫我老王好了，我就是在客棧裏值夜的那個老王啊！」

林歌道：「老王會不會再變成伍崇南呢？」

武林街長道：「不會，老實說，伍崇南與『武林一條街』毫無關係，他是個老實人，我不想拖他下水。」

林歌道：「好，咱們從頭說起，你是誰？為甚麼要攪出這個莫名其妙的『武林一條街』？」

武林街長道：「我叫老王，我攪出這『武林一條街』自有我的目的。」

林歌笑了笑道：「這樣的回答，足見你對我非常顧忌。」

武林街長道：「不對，我只是覺得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林歌道：「那麼，換個話題：我開設的『及人善堂』乃是一個慈善機構，專門收養無父母的孤兒，你不捐獻一些倒也罷了，為甚麼反派人去搶刦？」

武林街長道：「那不是我搶的，我一向不喜歡搶刦，我若喜歡甚麼，一定用錢去買。」

林歌冷笑道：「用甚麼樣的錢？」

武林街長道：「冥幣也是錢呀！」

林歌道：「我的朋友金糊塗落入你手中，却有人帶着他的金劍和金葫蘆去『及人善堂』，以調虎離山之計騙我和朱五絕離開，然後才下手洗刦，這難道說與你無關？」

武林街長笑道：「當然有些關係，只不過我說的也沒錯，那次的搶刦不是我幹的。」

林歌道：「誰幹的？」

武林街長道：「一個人！一個中原人！他犯下不可寬恕的罪行，我便給他一個贖罪的辦法，要他在一年之內替我籌到十萬兩銀子，以及從中原武林引誘十個高手到這裏來。」

林歌道：「引誘十位武林高手來此的目的是，是要收買他的武功？」

武林街長道：「正是。」

（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浪子白如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浪子白如龍爲魏元亮等人制住之後，鍾海清請來特務隊分隊長及兩名隊員，他們來帶走白如龍，而一撮毛也準備揹走黑寡婦梅雪芬，正當一撮毛大搖大擺揹着梅雪芬一脚跨出精舍的門時，只見白如龍抓着鍾海清走了過來，魏元亮等人大吃一驚，白如龍不知如何從特務隊長手中走脫了，這回，他要拿鍾海清和梅雪芬交換，魏元亮不捨得徒弟鍾海清，正想對付一撮毛時，白如龍出奇制勝點了一撮毛，接着魏元亮等四人一齊夾攻白如龍，均被白如龍一一放倒，白如龍這才拍開一撮毛的穴道……

綽號名浪子　却是多情人

「您有什麼條件，您請只管說。」一撮毛立即詢問。

費玉琪點點頭。「你先過去把魏元亮身上那兩張銀票拿出來。」

「您是要？……」

「拿出來再說。」

一撮毛沒敢再問，連忙過去從魏元亮懷裏把那兩張銀票掏了出來，轉過身雙手遞給費玉琪。

「歸你了，你收起來吧。」

「這……您……」一撮毛意外地一怔，直了眼。

「你不是很喜歡這個嗎？」

「白爺，以往我是太貪了些，可是現在……」一撮毛定了定神，搖搖頭：「我不敢要，也從此不敢再貪了。」

「我是眞要給你，這是我給你的，算不得你貪。」

「白爺，您……您眞要給我？」

「嗯，只是我有條件。」

「那麼……您也不殺我？」

「我如果要殺你，你就不可能還能站在這兒說話了。」

「白爺，您請吩咐。」一撮毛心裏猛地一喜，恭敬地哈着腰。

費玉琪緩緩說：「我在安家屯有點事兒要辦一辦，要你今後在我跟前聽聽差，不是明裏聽差，是暗裏聽，你明白麼？」

「明白，明白，我明白。」一撮毛連連點頭。

「願意嗎？」

「願意，願意。」

「話我說在前頭，我做事將盡可能避免跟你所負的任務起衝突，可是萬一無法避免……」

一撮毛連忙接口說：「您放心，我聽你的就是。」

「嗯！你是個明白人。」

「您誇獎。」一撮毛咧嘴一笑說：「其實，白爺，您要是眞讓我跟着您，我可以馬上不吃這碗公事飯。」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還是吃你的

公事飯吧，公事飯長遠，也不担什麼風險！我所以讓你暗裏聽差，就是爲你的以後着想，這是暫時的，等我辦完事情之後，我是我，你是你，咱們就跟從沒見過面一樣了，這意思你懂？」

「懂，懂！謝謝您。」

「你住在遼陽是嗎？」

「是的，不過只要不出遼東地面兒，我可以搬到任何地方去。」

費玉琪笑了笑：「我沒找錯人，你的確是個十分機靈的人。」

「您可是要我搬到安家屯去？」

「嗯，有地方住麼？」

「有，有……」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瞞您說，安家屯有我兩個老相好，我住在她們誰那兒都可以。」

「那好。」費玉琪點點頭說：「你記着，我化名費玉琪，費是費心費力的費，玉是金玉的玉，琪是王字邊加了其他的其字那個琪，以後見面就叫我……」

「費爺。」

「對。還有佟記棧的掌櫃佟二爺，是我剛交的好朋友，他是位血性漢子，够義氣的朋友。」

「您知道麼？佟二爺當年也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

「我知道，所以我才交他這個朋友，我對他的當年知道得很清楚。」

「那麼您要我……」

「我不在的時候，有什麼事兒找他也是一樣，等我回安家屯之後，我會先關照他一聲，我也交了你這麼個朋友。」

「謝謝您，我記下了。只是……」一撮毛目光瞥視了地上躺着的羅刹女一眼，神色遲疑地：「白爺，梅姑娘她……」

「你放心。」費玉琪微微一笑：「她是我的朋友，現在你也是我的朋友了，待會兒我會告訴她的。」

「謝謝白爺。」

「一撮毛，我待你不錯，是不是？」

「何只是不錯，簡直恩同再造。」

「你明白就行，江湖上講究的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最痛恨的是恩將仇報，以怨報德的小人，你要是對我有一點不老實，不說我，羅刹女也絕不會饒你，你是知道她的，她要殺誰，就是躲到天涯海角也躲不掉。」

一撮毛心裏不禁打了個冷顫：「白爺，我怎麼會，又怎麼敢，要狡猾那也得看是對誰。」

「你能明白這一點那是最好不過。」費玉琪微一點頭：「現在你聽我頭一個差遣。」

「您吩咐。」

「那位丁隊長跟他帶來的兩個人都躺在大門外頭，你去把他們弄進來，該放在那兒放在那兒，我這話的意思你懂麼？」

一撮毛是個機靈人，自然一點即透，費玉琪的意思是要他佈置一個丁隊長跟魏元亮等四個互相砍殺的現場。

他雖然機靈聰明，可是也有他想不通的地方，就是費玉琪是怎麼掙脫那浸過油的繩子的綑綁的？

這是個疑團，他怎麼也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可也不敢問，只好懷着一肚子的納悶依命行事，依照費玉琪的意思佈置妥當。

「不錯，」費玉琪看看他佈置的情形，點點頭說：「我很滿意，現在你可以走了，記住，儘快搬到安家屯去，一搬過去之後，馬上告訴我一聲。」

一撮毛哈腰答應，帶着一肚子的納悶走了。

× × ×

費玉琪替梅雪芬鬆了綁，拍開了她的穴道。

梅雪芬醒了，長長的兩排睫毛眨動了一下，睜開了眼睛：「幸虧我一眼就看清楚了是你，他們呢？」

「都在這兒。」費玉琪抬手四下裏指了指。

梅雪芬一挺腰跳了起來，四下一看：「你永遠比我行，還有一個呢？」兩隻明眸盯視着費玉琪，眸子裏閃漾着動人、欽佩的光彩。

「我放他走了，我還有用他的地方。」費玉琪神秘一笑。

「你還有用他的地方？」

「嗯！我答應他，代他在妳面前求個情。」

「看來我是非饒他不可了。」梅雪芬眨動着明眸。

「我希望妳能饒他。」費玉琪緩緩說：「不過妳要是不願意的話……」

「我說過不願意了嗎？」

「謝謝妳。」

「幹嗎這麼客氣呀？眞要說起來我該謝謝你才對，要不是你趕來這兒……」

「別這麼說。」費玉琪含笑接口說：「就是沒有這回事，我照樣會來的，魏元亮三兄弟是遼東地方的一大禍害，說什麼我也不會讓他們這樣爲惡作歹下去的。」

梅雪芬看了他一眼：「你跟剛才怎麼像變了個人似的。」

「這應該說是我恢復了老樣子。」

「眞要這樣的話，我倒寧願永遠被他們綁着。」梅雪芬微微低下了頭。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梅姑娘，妳的好意我懂，也很感激，我不是個木頭人，也非生具一副鐵石心腸，只是目前我的情形不容許我談……其他。」

「爲什麼？」梅雪芝雙眼一眨不眨的望着他。

費玉琪吸了口氣：「我所以留下來沒走，就是要跟妳好好談談，我希望妳能諒解我的苦衷，原諒我的苦衷。」

「我說呢，要在以前，你早就走得沒了影兒了。當然，你也會鬆開我的綁，解開我的穴道，但是你絕不會讓我見到你的面。」

「那兒有座亭子，請到那兒去坐坐吧？」費玉琪抬手指了指。

梅雪芬沒說話，微點了點頭。兩個人默默地走進了小亭，默默地面對面坐下。

「你說吧，我聽着了。」梅雪芬抬手理了理鬢邊的秀髮，開了口。

費玉琪又吸了口氣：「我先要告訴姑娘，我不姓白，也不叫白如龍。」

「你不是姓白？」梅雪芬愕然一怔：「也不叫白如龍？」

費玉琪點點頭：「白如龍三字只是我的化名。」

「你的化名?」梅雪芬的一雙明眸睜得好大好大!

「嗯，我沒有必要騙妳，有生以來我也從沒有騙過誰，除非是萬不得已。」

「你現在不是萬不得已吧?」

「要是的話，我何不解開妳的穴道之後一走了之，又何必跟姑娘在這兒談?」

「那……你的眞名實姓是?……」

「我姓費，叫玉琪。」

「你爲什麼要化名?」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我是『飛刀』費慕天的後人。」

「哦!當年名滿江湖的『飛刀』費前輩?」

「嗯，當世之中，只有一個『飛刀』費慕天。」費玉琪點了點頭。接着他便把自他父親當年的離奇之死，直到他摔下山崖的經過，摘精扼要的告訴了梅雪芬。

「是『無影金錢』……」梅雪芬靜靜聽畢，突然睜大了雙目脫口說。

「我懷疑，可是『無影金錢』要是當年謀害我爹的人，七八年後他要殺我那麼一個十一二歲大的孩子，盡可以用別的手法，絕不會傻到要使用他的獨門暗器，而留下痕跡。」

「對!」梅雪芬一點頭：「只是這又是……」

「這有兩種可能，不是『無影金錢』本人，便是有人嫁禍，而那個用金錢鏢打斷山籐要摔死我的人，也必然就是當年謀害我爹的兇手。」

「不錯，」梅雪芬又一點頭，眨了眨明眸：「事情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你查到了什麼沒有?」

費玉琪搖搖頭：「我要是已經查到了什麼，也就用不着再化名白如龍了。」

「哦!原來是爲這個才化名的。」

「既然有人要費玉琪死，費玉琪又何妨死呢?」

「對!這樣就不會打草驚蛇，讓兇手有所提防了，那麼，你找過『無影金錢』他們沒有?」

「我現在剛在找。」

「還沒有找到他們麼?」

「找到了，其實也用不着找，『無影金錢』還住在老地方，這麼多年來根本沒動過一動。」

「那是什麼地方?」

「安家屯。」

「哦!」梅雪芬怔了怔：「原來就是安家屯，怪不得你會老遠的跑到關外來，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安家屯上安家大院就是『無影金錢』的家，佟記老棧的掌櫃就是當年的『鐵腿』佟二爺。」

「什麼?」梅雪芬猛又一怔，睜大了雙眼：「那個禿頭的老掌櫃，就是當年的『鐵腿』佟二?」

費玉琪點了點頭。

「我走眼了，我這雙眼睛怎麼這麼不管用?甚至連他是個練家子，都沒有看出來。」

「這不能怪妳沒看出來，其實，自從當年我爹的事情發生之後，他老人家就心灰意懶，一身功夫也擱下十多年了。」

梅雪芬沉默了一下：「這麼說，令尊他老人家當年幾位把兄弟都在這兒了?」

「不。」費玉琪搖搖頭說：「我鐵三爺仍在江湖上混，幾年難得到安家屯來一趟，周四爺一去無音信，江七叔出家當了和尚，毛五爺跟八姑成了親，聽說在京裏吃了公事飯，只有瘋子汪叔跟猴子孫叔住在安家屯口上，除了他二位常去安家大院走動走動外，佟二爺沒事兒一年也難得進安家大院一兩回。」

「把兄弟們都疏遠了。」

「是的，一個個都疏遠了，離開了，只差沒拔香頭兒了。」

「這麼說，當年他幾位必是都看見了那截斷籐，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了?」

「事實也正是這樣。」

「你找過佟二爺了麼?」

「找過了。」

「他也知道你是誰了麼?」

「知道了。」費玉琪點點頭：「按理，佟二爺也脫不了嫌疑，論情，我却不能懷疑佟二爺，因爲當年我在安家大院的時候，他對我最好，最照顧我，視我如同親生。當年的費玉琪下巴上有個疤，我所以留起鬍子來，就是爲了瞞過當年的叔伯們，可是我獨不忍瞞佟二爺。」

「哦，佟二爺爲什麼不告訴我你在他客棧裏?是你告訴他我死皮賴臉的老纏着你?」

「姑娘別冤枉我，也別冤枉他，在妳找到佟記老棧的時候，他還不知道費玉琪就是白如龍，及至妳提到了那匹黃驃馬，他才猜到了幾分，可是當時他不知道妳爲什麼找我，是敵是友?一家人沒有不關照一家人的，他自然不會告訴妳。」

「後來他跑到你房裏去問你了，是不是?」

「我無可奈何，只好承認了。」

「也告訴他我爲什麼找你?」

「他也是個老江湖了，經驗閱歷兩皆豐富，猜也能猜到八分。」

「羞死人了!」梅雪芬臉兒上飛起了兩片紅霞。

「梅姑娘，」費玉琪神色一正說：「是情非孽，愛也不是罪，這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眞的?」梅雪芬雙目倏然凝注。

「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不過那也得要看時地。」

「我懂了。」梅雪芬的眸子裏閃着動人的光彩：「現在我什麼都不說，一切等你辦完事，報過仇之後，好不?」

「謝謝姑娘，」費玉琪吁了口氣：「到時候只要我還活着，對姑娘的情意，我會有所報償的。」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等的也就是你這句話。」梅雪芬的眼圈兒有些紅，緩緩低下頭去。

費玉琪看在眼裏，張了張口，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

「你去過安家大院了嗎?」梅雪芬抬起頭來望着他，一雙眼圈兒還是紅紅的。

「我原沒打算馬上去，可是後來等我打算去的時候，我却不能去了。」

「你不能去了?」梅雪芬一怔：「爲什麼?」

「因爲安家大院裏已經有了另一個小

琪了。」

「另一個小琪?」

「那是我的小名，當年長輩們跟兒伴們都這麼叫我。」

「那是誰?」梅雪芬雙目凝注。

「不知道。」費玉琪搖搖頭：「不過這個人我見過，長得跟我有幾分相像，更巧的是他下巴上也有個疤。」

梅雪芬愕然。「哦!有這麼巧的事兒，這顯然是……」

「我想過了，這個人的來路有兩種可能：第一，他可能是受了我那位叔伯的指使，冒充我來試探『無影金錢』的。第二，指使他冒充我的那個人，就是先謀害我爹後害我的兇手。」

「那你爲什麼不找他問問?」

「我當然要問，但不是現在，有這麼個人代我試探『無影金錢』，應該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情。」

「原來你有這麼個打算，這一着很妙。」梅雪芬看了他一眼：「可是，你那第二種推測，我覺得有點不對，似乎沒有理由。」

費玉琪微吸了口氣：「當年我爹臨去世之前曾把一口小鐵箱子托付給『無影金錢』，要他等我長大之後交給我，到現在那口小鐵箱子還在他的手裏。另外……」

「那口小鐵箱子裏裝的是什麼?」

「不知道，我只是聽說，一直沒見過，要是『無影金錢』沒打開過的話，就只有我爹才知道裏頭裝的是什麼了。」

「要是『無影金錢』是兇手，那口小鐵箱子就成了他的了。」

「那只不過是暫時的。」

「你有沒有讓佟二爺替你去看看究竟呢?」

「沒有。我跟他老人家說好了，這件事由我自己來處理。」

梅雪芬點點頭，沉默了一下，雙眸忽然一凝：「噢!對了，剛才我聽你說過『另外』，除了老人家留給你的那口小鐵箱子外，另外還有什麼?」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輕吁了口氣說：「『無影金錢』有個長得很好的女兒。」

「哦!」梅雪芬眨了眨明眸：「她跟你很要好，是不是?」

「不只是很要好，叔伯們也都有意作成。」

「哦!怪不得你一直躲着我。」

「我不能不承認這是個原因，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姑娘該明白，十年不是個短日子，人事的變化是很大的，何況當時彼此都很小。」

「萬一她要是沒變呢?」

「那就要看姑娘的意思了。」

梅雪芬忽然低下頭，低低地說：「我願意讓她，也應該讓她，對不?」

「謝謝妳!」費玉琪心中不由一陣激動，久久方平靜下來。

「你什麼時候回安家屯去?」梅雪芬抬起頭望着他。

「我這就走，天快亮了，也不能不走了。」

「那就走吧。」梅雪芬站了起來。

費玉琪站起身來，遲疑了一下：「梅姑娘……」

「不能不叫我姑娘嗎?」梅雪芬凝眸望着他。

費玉琪默然了一下：「雪芬，我不想讓妳再到安家屯去。」

「爲什麼?」梅雪芬神情呆了呆。

「羅刹女三字太震耳了。」

「浪子白如龍難道不比羅刹女這三字更震耳?」

「一個白如龍已經夠震耳了，再加上一個羅刹女，會沸騰關外江湖。」

「不!」梅雪芬忽然一搖頭：「別的我什麼都能依你，只這個你得依我。」

費玉琪雙眉微微一皺。

梅雪芬又開了口：「我已經吃了不少苦頭了，你忍心讓我再嚐那相思之苦?」

費玉琪沒說話，雙目凝視着她，突然之間，他的目光變得無比的柔和，充滿了憐愛。緩緩地道：「我依妳。」

「我知道你會心軟的，你眞好，玉琪。」梅雪芬笑了，有如花朵綻放，既嬌又美。

「但我有個條件。」費玉琪臉上含着笑。

「怎麼!你還有條件?」梅雪芬怔了怔：「好，你說，十個百個我都依你。」

「只有一個，妳在佟二爺客棧裏，掩去本來面目，不許到處亂跑。」

「到處亂跑?」梅雪芬嬌媚地瞟了他一眼：「才不呢，你攆都攆不開我。」

羅刹女從來不顯露嬌媚，可是當她顯露嬌媚的時候，却比任何一個女兒家嬌媚時都動人，都令人愛。

費玉琪看得神情不禁爲之一呆。

梅雪芬立時似有所覺，臉兒微微一紅，低下了頭：「走吧!別再耽擱了。」移步當先出了小亭。

費玉琪臉上倏然一熱，連忙邁步跟上，兩人相偕着離開了魏家大院。

× × ×

天剛黑的時候，二人便回到了佟記老棧。在櫃枱上沒見着佟二爺，聽夥計說，佟二爺上安家大院去了，是安大爺着人來請去的，剛過中午就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

二人沒在櫃枱前停留，直奔後院費玉琪住的那間房間。

費玉琪心裏猜想：安大爺差人來請佟二爺去，一定是爲商量那個冒牌小琪跟小鳳的親事；事實上如今在這安家屯上安大爺也只有佟二爺一個人好商量的了。

後院裏黑漆漆的，沒有上燈，也挺靜的。

費玉琪偕同梅雪芬剛走到自己的房間門口。

「費爺，我來了。」房裏傳出個低低的話聲，是一撮毛常信通。

費玉琪微微一怔，梅雪芬倏地挑起了雙眉。

「雪芬，妳答應過我的。」費玉琪一眼看見她的神情有異，連忙說。

梅雪芬威態一斂，一句話沒說。

費玉琪上前推開了房門，房裏雖然很黑，還可約略看得清事物：一撮毛縮頭縮腦地站在炕邊兒，神態顯得很不安。

「麻煩把燈點上。」費玉琪偕同梅雪芬進了房，隨手關上了門。

「是。」一撮毛飛快地把桌上的燈點亮了。

「見過梅姑娘。」費玉琪淡淡說。

「是。」一撮毛畏畏縮縮地上前躬着身子：「梅姑娘，您大人不計小人過，小的向您賠禮了。」

梅雪芬寒着臉兒沒說話。

「大家都坐。」費玉琪抬了抬手。

一撮毛看看費玉琪，又看看梅雪芬，哈着腰：「謝謝梅姑娘。」

三個人都落了坐。

「搬來了？」費玉琪一抬眼望着一撮毛。

「是的。」一撮毛恭敬地答。

「沒想到你倒是挺快的。」

一撮毛勉强地一笑：「您交代的事兒我那敢慢，我這是來報個到，順便禀報您一件事兒；沒想到您還沒回來，進進出出我又怕惹眼，所以就在您房裏等您了。」

「不要緊，咱們既然已把話說定了，就是自己人，我這兒你愛來便來，愛去便去。」

「謝謝您。」

「你有什麼事兒要告訴我？」

「這件事兒在遼陽我就該告訴您的，匆忙間給弄忘了；在這安家屯上，另外還住有一個吃公事飯的。」

「哦？」費玉琪愕然一怔：「這安家屯上另外還住有一個吃公事飯的？」

「是的。」

「他是誰？」

「我不知道。」

「他住在那兒？」

「不知道。」一撮毛搖搖頭，忽然壓低聲音說：「不過我知道他也是特務營的，身份比我高。」

「哦！」費玉琪雙眉微微一皺，沉吟着沒說話。

他在想：這窮鄉僻壞的小地方，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值得特務營派個人住在這兒？……

梅雪芬淡淡地看了一撮毛一眼，開了口：「你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住在那兒，那你怎麼知道他也是特務營的，身份比你高的？」

「我看過他的身份證明。」

看過身份證明仍不知是誰，這話聽得梅雪芬不禁爲之一怔，詫異地：「是怎麼回事？」

一撮毛尷尬地笑了笑，遲疑了一下，便把那次吃癟受了一場虛驚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個清楚。

梅雪芬一直拿眼瞅着他，等他把話說完，她皺起了雙眉：「一撮毛，你出了紕漏惹了禍了。」

「怎麼會？」

「怎麼會？哼！」梅雪芬冷冷說：「你把你的妙着高招一點兒不漏的和盤托給了他，現在魏元亮三兄弟，鍾海清跟丁隊長三個全躺在魏家大院裏，而你跟白如龍却平安無事地回到了安家屯，你說這是不是紕漏？這是不是禍？」

「這個……」一撮毛臉上變了色：「我可以說是他們辦砸了事兒，我在另找機會……」

梅雪芬冷冷一笑：「北洋軍的特務是不是那麼好搪塞的？你該比我清楚，再說，當時他既然知道你來會過白如龍，足見你的一舉一動全在他眼皮子底下，今天你先進了佟記老棧，白如龍跟我隨後就到了，這你跟他怎麼解釋？」

一撮毛白了臉，直搓着雙手，半天說不出話來。

「一撮毛！」費玉琪淡淡開了口：「你現在已經是我的人了。對不對？」

「對！對……」一撮毛心驚胆戰的直點頭。

「那麼你可以放心了，你是我的人，我當然會護着你。」

「謝謝您，謝謝您！只……只是……只是……」

「只是我沒辦法寸步不離的跟着你，是不是？」

一撮毛笑了，不過那是苦笑，那笑比哭還難看。

「這雖然是實情，但是我會想辦法的。你既然跟了我，我總不能眼看着你有災難不管。」

「是，是！謝謝您，也只有全仗您了……」一撮毛的嘴唇兒都在發着抖。

「費老弟回來了嗎？」一陣脚步聲響動，院子裏傳來佟二爺的話聲。

「掌櫃的，我回來了，請進來坐吧。」費玉琪含笑應聲。

「玉琪，我……」梅雪芬紅着臉兒站了起來。

「總是要見面的，是不？」費玉琪溫和地說。

梅雪芬連耳根都紅了，低下頭沒吭氣兒。

「喲！」佟二爺推開門走進房門口，一怔：「您有客人在……」

「二大爺！都不是外人。」費玉琪站起來，一撮毛連忙跟着站起。

這一聲「二大爺」，佟二爺還能不懂，眼珠子一轉，立刻盯上了梅雪芬。

「晚輩梅雪芬見過佟前輩。」梅雪芬不得不抬起頭，她紅着臉兒淺淺一禮。

「姑娘。」佟二爺欠身答了一禮：「這我可當不起，今個兒受妳羅刹女這一禮，往後我走路只怕都會跌跌撞撞的，江湖上能讓妳施這麼一禮的人可不多，我這是沾了誰的光呀？」

梅雪芬紅着臉兒，又低下了頭。

「二大爺……」費玉琪皺着眉頭叫。

「你別嚕嗦。」佟二爺一轉臉：「我正要問你呢，這兩天一夜你跑到那兒去了？連句話也不留，害得我跟熱鍋上螞蟻似的……」

「您能不能坐下聽我慢慢說。」

「這位是……」佟二爺沒有立即坐下，轉眼瞅上了一撮毛。

「一撮毛。您不認識他？」費玉琪答說。

「以前常見面兒，不怎麼熟。」佟二爺搖搖頭。

不熟那是假話，一撮毛在安家屯勾引人家寡婦，名聲很不好，不屑倒是眞的。

「您先坐下，讓我慢慢告訴您。」費玉琪笑了笑。

「姑娘，妳也坐。」佟二爺一屁股坐了下去，向梅雪芬招呼，但却沒招呼一撮

毛。

佟二爺就是這麼個直性子的人，心裏是什麼，臉上就是什麼，一點兒彎都不會拐。

「你也坐。」費玉琪有點過意不去，朝一撮毛抬了抬手招呼。

一撮毛恭敬地「謝」了一聲坐下，費玉琪當即把該說的說了一遍。所謂不該說的，那是有關梅雪芬的部份。

佟二爺一邊聽着，一邊拿眼直瞅一撮毛，瞅得一撮毛好不自在。

費玉琪話一說完，佟二爺的老臉上立刻佈上了一層寒霜，望着一撮毛冷冷說：「幸虧我這個侄兒的命大，本事高，要不然，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你活劈了你。」

一撮毛低下了頭。

「二大爺。」費玉琪又叫了一聲。

佟二爺跟沒聽見似的，沉着臉又開了口：「一撮毛，不管你愛不愛聽，今兒個我要說你兩句；一個人活在世上沒多少年，生死都得提防報應，往後缺德事兒少幹。你現雖然是個光桿兒，可總有成家養孩子的一天，也該爲你自己將來的老婆孩子着想……」

「二爺。」一撮毛抬起了頭，一張臉好紅好紅：「我……」

「別打岔，我話還沒說完呢。」佟二爺沉着臉兒。

一撮毛很聽話，立刻閉上了嘴。

佟二爺接着說：「過去的不提了，一個巴掌拍不響，也不能全怪你。往後嘛，你既然已經跟了我這個侄兒，凡事就該特別檢點些個。現在我要告訴你一聲：今後我佟二可以拿你當自己人，要有不好受的你可別見怪。」

一撮毛原是個機靈人，這番話他焉能聽不懂，連忙說：「二爺，您放心，您幾位如此大恩，我怎麼敢？我要是再有個二心，我還能算人麼？」

「我天生一副直腸子，不會拐一點彎兒。要說你的以前，我可不敢拿你當人看，今後我是不是拿你當人看，那還要看你自己。俗話說得好：聲色晚景從良，一世之烟花無碍。貞婦皓首失節，半生之清苦全非。我要看你的後半截。」

一撮毛霍地站起，雙手抱拳正容說：「謝謝二爺明教，一撮毛也是人生父母所養有血肉的人，往後我要是再有半點二心，再做半點缺德事兒，我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行了。」佟二爺一點頭：「你是條漢子，我交你這個朋友。你坐，我還有正經話兒要跟我這個侄兒談。」

「二大爺，您等等。」費玉琪接口說：「我另外有件事兒要先問問您。」

「甚麼事兒？」

費玉琪把一撮毛那天晚上受了一場虛驚的經過告訴了佟二爺。最後凝目問：「您知道安家屯上有這麼個人嗎？」

佟二爺聽後直了眼：「安家屯上有這麼個人？不會吧，我怎麼連聽也沒聽說過呢？」

「二爺，」一撮毛說：「這是實情實話。」

「我知道。」佟二爺點着頭：「只是，安家屯上會有這麼個人，這話誰聽了誰都不會相信。」

「看來您也不知道，北洋軍的特務，行動的確是够秘密的。」

「這眞是怪事兒，這窮鄉僻壤小地方，有甚麼值得他們重視的？……」佟二爺緊皺着雙眉。

「我也百思不解。」費玉琪也皺着眉頭說。

「哼！」佟二爺雙眉忽地一挑：「不管他是怎麼回事兒，他最好別惹咱們，要是惹上咱們，別說他是個軍閥特務人員，就是閻王老子我也要跟他鬥鬥。」轉眼望向一撮毛：「不要緊，你去把行李搬到我這兒來住，吃喝就在我這兒，他要找你得先過我佟二這一關。」

「二爺，您的恩典……」一撮毛霍地站起來，身子一矮，就要往下跪。

「你這是幹甚麼？」佟二爺一把抓住了他：「是自己人就別來這一套，你現在就去，趁黑去安穩點兒，打後門去。」

一撮毛心裏比誰都急，他巴不得趕快搬到這個有保障的地方來，忙不迭地答應一聲，施個禮快步匆匆而去。

梅雪芬深深看了佟二爺一眼，由衷地說：「前輩名不虛傳，果然是古道熱腸，義薄雲天，令人好生敬佩。」

「得了。」佟二爺笑了：「姑娘妳別捧我了，捧得高，摔得重，倒是我佟二對妳羅刹女仰名已久。」

「前輩，雪芬是個後生晚輩。」

「姑娘，話可不能這麼說。」佟二爺搖搖頭：「豈不聞俗話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妳跟玉琪都是眼下江湖上的頂尖人物，我這個老頭子往妳們兩個人面前一站，馬上就會有矮了半截之感。事實上我想不服都不行，要是伸手比劃比劃；能在你們兩個手下走上個十招八招就算不錯了。」

「前輩……」

「姑娘。」佟二爺飛快地接了口：「妳要是不見外，不嫌棄，就也叫我一聲二大爺吧。」

「是，二大爺。」梅雪芬臉兒上剛消褪下去的紅雲又再度飛起，含羞地低下了頭。

「行了，從今後我算又多了個親人了。」佟二爺樂了，仰臉哈哈大笑。旋即轉眼望向費玉琪：「小子，現在我要跟你談談……」目光瞥視了梅雪芬一眼，忽然住口不言。

費玉琪淡然一笑說：「我已經告訴過雪芬了。」

「別在意，姑娘。」佟二爺望着梅雪芬笑了笑：「我是怕打破了醋罈子，眞要那樣，我這個做長輩的罪過可就大了。」

「雪芬怎麼敢，只要您幾位長輩跟安姑娘不討厭我，我就知足了。」梅雪芬低着頭，紅泛耳根，低低地說。

「好，好，好！」佟二爺又笑了，連連點頭：「你倆既然已經說開了，那我這個做長輩的就好說話了。」笑容斂去，目光盯着費玉琪：「小子，我有心不說，可是又不能不說，那檔子事兒，小鳳她自己也願意。」

費玉琪一怔，旋即恢復了平靜：「您

問過她了?」

「這還用問，我這雙老眼還沒花，看也能看得出來。哼！那小子的本事可眞不小，沒幾天就把小鳳的心給抓住了。」

「二大爺，」梅雪芬抬起了頭：「那恐怕因爲他是小琪。」

「我就是想不透，不知那小子是從那兒冒出來的，長得不但跟小琪有幾分像，而且下巴上也有個疤。要不是眼前這個小琪到了我這兒，我也準會拿他當眞的。」

「不管怎麼說，這件事兒已經不能再遲了，您說是不?」梅雪芬說。

「不錯。」佟二爺一點頭：「小子，你打算怎麼辦?」

「二大爺，您先別急。」費玉琪平靜地說：「我自有我的辦法。」

「小子，你要明白，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一步之差，會鑄下終身悔恨。」

「我知道，二大爺，我也不願落個愧疚終身。」

「這眞是皇帝不急太監急。」佟二爺吁口氣：「好吧，那就依你，看來我的話全是白說了。」

「二大爺，不管怎麼說，您總是爲我，我仍然衷心感激。」

「算了。我並不稀罕你的感激，只要你有把握別辦砸事兒就行了。你不知道，我有多爲小鳳操心。」他搖搖頭站了起來：「我回前頭去了，你倆聊聊吧，待會兒一撮毛來了知會我一聲。」他轉身要走。

「二大爺，」費玉琪連忙喊住他：「你還得給雪芬安頓個住處。」

「對。」佟二爺抬手一巴掌拍上自己的後腦勺：「瞧我有多糊塗，怎麼把姑娘給忘了。隔壁吧，隔壁這間乾淨，被褥都是新的，只隔一道牆也好有個照應；我馬上讓夥計來開門送茶水過來。」

佟二爺走了，梅雪芬心裏好不感動，這位長輩何曾拿她當外人；這種溫暖不是到處能找得到的。

梅雪芬在江湖上以潑辣狠心出名，可是這時候却忍不住想掉淚。

佟二爺走後沒多久，夥計就把茶水送來了，梅雪芬就去了隔壁房。

費玉琪掩上房門和衣躺在炕上，兩眼望着屋頂出神，心裏在想着事兒。

× × ×

「小子，一撮毛怎麼還沒回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佟二爺又來了。

「他總得收拾收拾……」

「甚麼時候了，他有幾騾車行李收拾不完?」

「甚麼時候了?」

「都九點多了。」

「怎麼?」費玉琪一怔：「都九點多了?」

「好啊！你可眞篤定，過得連時候都不知道了。小子，我怕是出了事兒……」

「我找他去。」邁步就要往外走。

「慢着。」佟二爺伸手一攔：「你知道他住在那兒麼?」

費玉琪怔了怔：「他說住在一個老相好家裏……」

「哼！他小子專幹缺德事兒，老相好可有好幾個，你知道是那一個?讓我想想看……」佟二爺沉吟一下：「對！這些日子他往東邊一家跑得很勤，咱們先到那兒看看去。走！」

他是說走就走，話一說完，轉身就往外走去。

「二大爺，我也去。」迎面來了梅雪芬。

「怎麼?妳也要去?」佟二爺停住脚步。

「行嗎?」

「行！怎麼不行?走吧。」

× × ×

今夜微有月光，二三十丈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佟二爺在前頭帶路，費玉琪和梅雪芬跟在後頭。

走着，走着，佟二爺開了口：「看樣子不到地頭是見不到人了。」

「還有多遠?」費玉琪問。

「就在前頭，那女的男人姓王，剛死沒多久，幸虧兩口子沒兒沒女，要不然做兒女的將來怎麼見人?」

「丈夫死了沒依沒靠也怪可憐的。」

「可憐?哼！年輕輕的幹甚麼不能活啊?只養活自己又沒拖着孩子，這種女人天生的……算了，不提了。」

費玉琪跟梅雪芬都沒接話，默默地往前走。

「就是那兒，看見了麼?」佟二爺抬手指指前面有燈光的地方。

三四十丈外一片樹林子的後面，有一座一明兩暗的瓦屋，屋外還圍着一圈竹籬牆，竹籬牆內聳立着一棵大樹，枝葉挺茂密。

竹籬牆的門兒敞開着，兩扇屋門却關得緊緊的，燈光外透，却不聞一點聲息。

「沒人在家。」梅雪芬朝前看了看。

「不會。」佟二爺搖搖頭：「這麼晚了，一個女人家能上那兒去，再說她也沒地方串門子；安家屯的人一見到她就關門，平常她也不敢往外跑。」

「裏頭沒一點兒動靜。」走近竹籬牆三四丈內，費玉琪凝神聽了聽。

佟二爺也凝神聽了聽，也沒聽見一點兒動靜。他沒說話，直往前走，到了竹籬門口，他伸手攔住了費玉琪跟梅雪芬發了話：「裏頭有人麼?」

沒聽見屋裏有人答聲。

「不會沒有人，只怕是……」佟二爺沉吟一下：「你們倆在這兒等着，我進去瞧瞧去。」放步走了進去。

佟二爺進去了，費玉琪跟梅雪芬在外頭等着。他倆都看得清楚，屋門是虛掩着的，佟二爺一推就推開了。

費玉琪跟梅雪芬立時心往下一沉。

聽不見動靜，叫也沒人應聲，三更半夜的兩扇門虛掩着，別說是久走江湖的費玉琪跟梅雪芬；任何人都知道多半出了事兒。

「暗青子，留神！」佟二爺剛推開門，突然往下一伏身叫。

費玉琪反應動作快捷，連忙一拉梅雪芬躲過那由屋裏電疾般射出的數點寒芒，跟着一閃身撲進了竹籬，到了屋門口。

佟二爺站起了身子，伸手一攔：「姑娘妳別進去。」他伸手攔住了梅雪芬，自己却邁步要往屋裏跨。

「您最好也等會兒再進去。」費玉琪一把揪住他。

「別那麼緊張，小子，屋裏沒有人，只是桌子上放了一個匣弩。」佟二爺抬手朝屋裏指了指。

一點沒錯，屋裏桌上放着個匣弩，上頭用塊磚頭壓着。有根繩子，一頭拴在匣弩上，另一頭拴在門栓上，只一推開門；那就會牽動繩子，扯動匣弩，推門的人稍一疏神，就要迎面吃上幾枝弩箭。

「我看見了。」費玉琪淡淡說：「看來我們是遇上心智高明的人物了。」

「左邊那間是臥房，你去左邊屋裏看看。」佟二爺抬手指了指。

費玉琪鬆開揪住佟二爺的手，大步跨進屋裏，向左邊那間臥房一看，他臉上倏然變了色。

那間臥房的門敞開着，也沒門簾兒，房裏亮着燈，一眼可以看清房裏的一切。

床上躺着兩個人，一男一女，光條條的，胸口上各有一個血洞，血已凝結，但却不見凶刀。看那血液凝結的情形，一撮毛跟那小寡婦被殺害的時間，總有一個小時了。換句話說，一撮毛剛到這兒不久，正跟小寡婦作臨別繾綣時，就遭了毒手。

「怎麼了?」梅雪芬見費玉琪站在屋中沒動，忍不住惑然地問了一句，舉步要進屋；而費玉琪已轉身跨步走了出來。

「你看見甚麼?」佟二爺問費玉琪。

「死了。」費玉琪臉上沒有表情。

「是一撮毛?」梅雪芬睜大着眼睛。

「還有個女的。」

「怎麼死的?」

「一個胸口上一個血洞，都沒穿衣服，也沒看見凶刀。」

「小子，你看是誰幹的?」佟二爺皺着眉頭。

「這還會有誰?」

「咱們得趕快把那傢伙找出來，要不然……」

「走吧，」費玉琪淡淡說：「回去吧，回去再說。」

佟二爺沒說話，當先轉身邁步走去。

三個人往回路走着；轉眼工夫已走出了幾十丈外，那三間瓦屋被屋前的一片樹林子擋住了。

「二大爺，」費玉琪突然停住脚步：「您跟雪芬先往前走，我折回去看看。」

佟二爺跟梅雪芬先是一怔，但馬上就明白了。

「我跟你去。」梅雪芬說。

「不必。」費玉琪搖搖頭：「妳陪二大爺繼續往前走，我一會兒就趕上來，這種事人多了反而不好。」

「他說得對，姑娘。」佟二爺微一點頭：「讓他一個人去吧，咱們倆走咱們的。走！」邁開大步向前行去。

「小心點，玉琪。」梅雪芬不好意思跟上去，她含情脈脈地望着費玉琪叮嚀。

「我知道，妳走吧。」費玉琪回答。

佟二爺跟梅雪芬是慢慢地向前走，費玉琪却是身法奇快地往回撲；他身法之快捷，令人咋舌，轉眼工夫便回到了那樹林前，一閃身沒入了樹林裏。

進入樹林往外看，王家屋裏的燈仍然亮着；從暗處往亮處看，看得很清楚。

王家竹籬外面，面對着門，背向樹林蹲着個人。那是個黑衣人，看上去黑忽忽的一堆。

那是什麼人?他蹲在那兒幹什麼?

費玉琪俯身拾起一塊小石子。抖手打了出去：「叭噠」地一聲打在竹籬笆上。

那黑衣人霍地轉過臉來。可是他很機警，剛轉過臉，馬上就機警的又轉了回去。閃身向左邊竄去；身法奇快，一閃就沒入了屋角後。

儘管黑衣人很機警，儘管他背着燈光，轉臉的工夫只不過是閃電般地一刹那，可是他却沒能逃過費玉琪超人的銳利目光，已看清了他的臉，而且看得相當清楚。

「原來是他，我沒想到，恐怕他們誰也沒想到……」

費玉琪怔了怔，旋即展顏一笑，轉身出了樹林。怪得很，照剛才的情形，以他的身手而言，他十成十能擒住那黑衣人，可是他竟然沒有出手，讓那黑衣人跑了。

他很快地趕上了佟二爺跟梅雪芬。

「怎麼樣?有收穫麼?」佟二爺問。

「我沒料錯。」費玉琪淡然點頭：「他果然跑回去看究竟了。」

「你把他撂倒了?」

「沒有，他很機警，我剛掩近他就跑了。」

「你怎麼讓他跑了?」佟二爺跺了跺脚：「我們要跟你一起去你不願，要是我們一起去了，三邊兒一堵，那兔崽子怎能跑得掉?」

梅雪芬也有點嗔怪地看了費玉琪一眼，可是她沒說話，費玉琪也沒說話。

「看見他是誰了麼?」佟二爺又問。

「沒有。」費玉琪搖搖頭。

「眞要命。」佟二爺又跺了跺脚：「我還以爲你這白如龍挺靈的呢，原來……沒逮着人倒也罷了，連面都沒瞧着，你們這些年輕人辦事經驗到底還差，這回讓他跑了，下回上那兒去找他?」

「二大爺，」費玉琪笑笑說：「我也不願意讓他跑啊。」

「我眞拿你沒辦法，你這是跟我，要是你爹還在世，他非臭罵你一頓不可。唉……」佟二爺嘆了一口氣：「算了，走吧，回去睡覺吧。」當先邁步走去。

望着他的背影，費玉琪皺着眉兒搖了搖頭。

梅雪芬深深地看了一眼，仍沒說話。

× × ×

回到佟記老棧，佟二爺沒去費玉琪的房間，逕自回房睡覺去了。

梅雪芬跟着費玉琪進了房間，她隨手掩上了門。

「時候不早了，妳還不去睡?」費玉琪拿起茶杯倒着茶。

「我不困。」梅雪芬在椅子上坐下：「你可把二大爺氣壞了。」

費玉琪喝了口茶笑笑說：「他老人家的脾氣我清楚，就跟夏天的陣頭雨一樣，就那麼一陣，馬上就雨過天晴了。從小到這麼大，他老人家還沒生過我的氣。」

「你爲什麼要惹他老人家生氣?」梅雪芬雙目眨動地凝望着他。

「我又不是故意的，難道我還不想逮住那個人?」

（未完）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邪敎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超人章日明墮入再生學會圈套，被注射了迷魂藥，陷於昏迷狀態。該會幾個男女頭目，因懼於超人日後洩漏該會的秘密，乃討論是否要將超人處死，殺人滅口。結果決議將超人推進毒氣室，隨即放入毒氣，過了一會，衆頭目以爲超人已被毒死，豈料當一名女頭目進入毒氣室一看，却不見了超人，而被毒死的却是一名打手。於是衆頭目即向首領請示，該首領派出直升機追截在逃的超人，終於在公路上發現超人與該會叛徒愛媚逃亡，在直升機的火網封鎖下，超人所駕的車子被迫停下，而該會派出追踪的車子亦已趕到，又將超人和愛媚捉回去……

一場按鈕戰 擊退拜月敎

愛媚是「再生學會」的會員，自然明白到該組織對叛徒的處罰方式。

那是一種非常殘酷而不人道的方法，所以愛媚越想越驚；她寧願被人一槍殺死，也不願意接受那方式的處罰！可惜不到她去選擇。

愛媚自問對「再生學會」和伊娃他們估計得太低；相反，她似乎對超人章日明又估計得太高。

可不是嗎？爲什麼超人還不來救自己？像超人那種身手，應該沒有任何人可以制得住他。

車子急急開返「再生學會」總部之內。伊娃親自把愛媚押進「行刑室」去。

行刑室內，愛媚被人剝光了衣服。

金髮女郎伊娃手執皮鞭，「拍拍」連聲的皮鞭首先凌空揮動，擊了幾下。

最後一下重重地「拍」的一聲響！皮鞭有如毒蛇吐信一樣，鞭尾捲向愛媚的赤裸裸身體之上，留下了一條條的鞭痕。

伊娃冷冷地說：「好不要臉的女人，竟敢背叛我們組織，非打不可！」

愛媚痛得幾乎昏了過去，仍然忍住痛楚，咬實牙齦，哀求着說：「不要打了！求求你，不要再打我好嗎？讓我見見首領，我有話要對他說。」

「賤貨！」金髮一抖，伊娃手中的皮鞭又捲着一陣冷風而來！「拍拍」幾聲！登時鞭如雨下。

愛媚在哀號中，縮作一團。

她已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然而伊娃却沒有住手。

「等一等！」突然有人開門入來，把伊娃叫住。

伊娃停住了手，回過頭來，是她的同胞——美國人白醫生。

「不要打了！」白醫生道，「這樣子她好容易會就此死去！」

伊娃道：「我只是根據本會的條例行事：她是一名背叛我們組織的叛徒！」

白醫生道：「我明白了，這件事讓我來處理吧！」

「你幫住她？」伊娃瞪了白醫生一眼，「我知道，你對她一直另眼相看！」

白醫生有些生氣地說：「別胡猜亂想，我們同是爲這個組織辦事，你有什麼不滿，大可以向首領投訴！」

伊娃「哼」一聲！手中皮鞭往地上重重地扔下！然後一個轉身，扭着屁股，離開了行刑室。

與白醫生一齊入來的二名護士，合力把愛媚抬上一張推床之上，加蓋上一幅白色的被單，然後推出了行刑室之外去。

那位女博士童醫生匆匆走過來問道：「她怎麼樣了？白醫生。」

白醫生道：「坦白說，我眞懷疑愛媚的癌症也好了，然則，我們的歡樂丸不但具有催情作用，也可能有治癌作用。現在我們就要詳細地爲她檢驗一下。博士，你來帮帮我好嗎？」

「好極了！」童醫生感到興奮，「李議員的情婦哉絲與愛媚的情形很近似，她們都曾服食過歡樂丸，然則，看來我們再生學會的宣傳方針又要改變了！」

「是的，我也這樣想！」白醫生道，「回頭我會與你一齊將檢驗的結果告訴首領！」

另一方面，超人章日明也從昏迷中醒來。

他睜開雙眼，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只見這是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設備十分簡單，一枱一椅之外只有一具電話而已！

超人想站起來，才發覺被綑綁住。於是他的視綫亦由遠拉近，放到他自己的身體四肢之上。原來他坐着的是一張無法移動的鋼椅，手足則被加上了鋼箍和皮帶。

超人完全無法動彈。但雙手被鋼箍和皮帶固定在椅子的扶手之上。雙腿也受到同樣的處置。

章日明想找個人問問，但這密室之內並無其他人。他很生氣，試運勁掙扎，因爲他從不喜歡被人這樣對付。他要自由。

「蓬」一聲！他的手臂肌肉首先掙斷了一條纏住他的皮帶；再發力時，手腕上的鋼箍也被他弄脫——整個鋼箍離開了椅子的扶手。所以超人的手上這時候就好像戴上了一個不銹鋼的手鐲一樣。

當他的雙手先後可以自由活動時，他雙腿仍被綁在椅子下面一些特殊設備之上。那是一些不銹鋼的活鎖；每條腿都分三節鎖住。

超人章日明並不知道一直有人在監視着他，所以他只埋首做他自己要做的事。

「錚錚」幾聲，只見超人手足一齊發力，那些不銹鋼的鋼箍和鎖，紛紛脫落。

超人站直了身子，伸了一個懶腰，再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這才發現了背後原來還有一幅玻璃屏。因爲那是椅子的背後，所以他剛才見不到。現在既然見到了，他的想法又不同了。

因此，他想過去一拳就將玻璃屏擊至粉碎。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玻璃屏閃亮了一下，隨即出現了影像。他父親章心波就在其間。

那好像電視機，但又不似螢光幕的傳眞機，可以見到章心波正在跟超人招呼。

超人章日明當堂呆住了！他試對住那玻璃屏叫了一聲：「爸爸！」

章心波也在那邊招呼他：「日明，你好嗎？我非常掛念你。」

「爸爸，你在那裏？我眞希望見見你呢。」

「你房間的枱頭上有個電話，你求求他們吧！」

章日明回頭張望，只見枱上果然有個電話，但他沒有立刻行動，先問章心波：「爸爸，你是否就在隣房？你身邊還有其他人在着嗎？」

「不！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章心波道，「他們只是叫我勸你替他們做事。」

超人章日明走到那桌子旁邊，拿起了電話聽筒，立刻聽到了一個男子的聲音：「你是章先生；你見到你爸爸了吧？他老人家非常健康，證明我們對他十分好。」

超人道：「別嚕嘛了，你們想怎樣？快些說吧！」

在電話那邊的男子道：「乖乖的聽你爸爸說吧，替我們辦事總會有你好處。」

超人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你告訴我，到底你們要我代你做什麼事？」

「破壞拜月敎的集會！」那人在電話中說，「外面天色已亮，今晚就是拜月敎集會的日期，我們不希望有人相信他們的月神！」

「好吧！我答應你就是。」超人道，「但是，我屆時應該怎樣去做？」

「屆時我們自然會敎你。不過我提醒你，切勿敷衍我們，否則你爸爸就不會有好結果。」

「我可以答應你們，但是，我要先見見我爸爸。」

「你用心爲我們辦事，事成後他自會見你！」

「我想現在就見見他。」

「剛才你不是已經見到他了嗎？」

超人道：「不！我們只是憑傳眞機交談而已，我要見到他的眞人！」

「對不起，當你未替我們辦事之前，我們不會隨便答允你這件事。因爲我們怕你一旦作反時，我們將無法加以控制。」那人在電話中說。

超人仍在堅持道：「如果你們不讓我們先見面，休想我爲你辦事。」

那人解釋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現在請你先回到傳眞機前面，聽聽你爸爸的話好嗎？」

「嗯——」超人正想再說些什麼，電話掛斷了。

傳眞屏前，超人怔怔地呆站在那裏，瞪住他父親；章心波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就替他們辦妥這件事吧！拜月敎反正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超人却問道：「事情辦妥了之後，他們是否眞的放你回去？爸爸。」

「到時再說吧！」章心波在傳眞屏內說，「反正我在這裏生活得也不錯啊！」

超人想再說下去，傳眞屏忽然又變成了空白一片。

驀地一陣幽香撲鼻，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超人的背後來了一個女人——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一個二十餘歲的成熟女人；她正含羞答答地，用雙手遮掩住身體上

的重要部份。

「你是誰？」超人問她，她不答。轉身閃進了一度門去；那門仍虛掩，超人想了想，終於也追進去。

超人章日明的目的，並非志在親近那女郎，而是因爲這是一間密室，較早時他連門在何處也見不到，現在難得那裸女從中「指引」。

於是他三步拼作兩步追上去，希望可以找到一條出路闖出去。

但是，當他進了那度虛掩的門時，才發覺那是一間臥室。

四壁鑲了大鏡，佈置得頗爲舒適的睡房之內，中央擺放了一張大圓床；那裸體女郎就倒在床上，睡態撩人。對住超人又是嫣然一笑。

「卡察」一聲！超人立刻回頭張望，那扇門關上了。

那女郎伸手床頭，室內燈光隨即變得昏暗起來；再一按，一陣陣悅耳的音樂，在房間裏飄揚。

超人迅速引起一股原始的衝動！他撲上床去，那女郎並不拒絕，反而擁吻着他，在耳畔低語：「你可就是傳說中的超人了？」

「你是誰？」超人忽然覺得她的態度可疑。

那女郎卻緊緊地擁抱着他不放！還主動地動手爲他寬衣，一邊又在他耳畔低聲道：「我們可能被人暗中監視，你就當做演戲吧！」

超人又是一怔。

他側過頭來，望望那些大鏡，彷佛意會到鏡後另有機關。當堂什麼興趣也沒有了。

「並不一定有人偷窺。」那女郎已將他身上的最後障碍除下，「我只提醒你說話必須小心而已。」

超人想起阿蘭，就覺得對不起她；然而每次他總是無法抗拒對方的誘惑！尤其是眼前這一個，她更手口並用，那一股熱力足以熔化超人那鋼鐵似的身體。

然而，那女郎儘管熱情似火，但衝動之中，卻有她冷靜的一面，她在超人耳邊低語道：「你有辦法救我出去嗎？超人先生。」

超人呆了呆：「你到底是誰？你還沒有告訴我呢，小姐。」

「我雖然自願加入再生學會爲會員，但是，我現在卻想離開他們。」

「爲什麼？」

「我覺得無此必要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女郎故意表現得一片熱情，與超人摟作一團，在圓床之上打滾；一邊又按動了床頭的電掣，令到隱蔽在圓床內的機關一起一伏的，發出了有規律、有節奏的音響。超人以爲她是個貪圖享樂的女人，其實她卻另有作用，因爲那音響可以掩蓋他們談話的聲浪。如此一來，就可以擾亂竊聽的人的聽覺。

那年青女郎後來向超人解釋：她原是一名富家女，也有個美好的家庭，還有一位痴心相愛的男朋友。但是，她卻不幸染了絕症！

數日前有個上流社會的太太，介紹她加入了「再生學會」。據說，該學會的目的，是替染上了絕症的人服務，在她死後爲她將屍體雪藏，待將來發明了醫治該種絕症的藥物及方法後，再讓她「再生」。

於是她捐了一筆錢之後，就加入該學會，還常常參加他們的秘密集會。另一方面卻故意疏遠了她心愛的男友，令他傷心，令他自動離開自己。

這做法，一則可以讓男友忘記往日的一段情，二則一旦她死了，男友也不會傷心。

但是，當她加入了該會後，由於感覺到生命的短促，盡可能忘掉了一切，日夕只知道尋歡作樂，無牽無掛的生活，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把她的絕症醫好了。

她患的是癌症；她的名字叫尙貝絲。

很奇怪，她這些日子以來，外面什麼事情都忘得一乾二凈了；她只知道尋歡作樂。名下的一切財物，大部份已捐了出來。最近在一次例行檢查中，卻發現她身體上的癌細胞有停止擴散，受到控制的跡象。因此，她又有了另一個想法！

「我想出去見見我舊日的男朋友。因爲我已玩膩了，現在最須要的是愛情。」尙貝絲道。「但是，他們不讓我離去，你可有辦法帮我？」

超人好奇地問道：「他們爲什麼不讓你離去？」

尙貝絲道：「也許爲了錢。」

「但是，你不是說過，你名下的財產差不多全都捐了出來麼？」

尙貝絲道：「我名下的財產雖然捐得七七八八，但是我父親很有錢，他們希望利用我的關係，勸我父親捐一筆錢，或者加入再生會。」

「嗯——」超人頓有所悟！「看來他們不是單單爲了醫學研究那麼簡單。」

「是的，我也這樣想。他們另有目的；目的可能是斂財。」尙貝絲又故意改變了另一位置和花式；因爲她不知道是否有人偷窺。

突然之間，超人推開她，停止了一切動作！

「什麼事？」尙貝絲不由吃驚地怔了一怔！

超人跳下床去，匆匆穿回褲子，由那度門衝了出去；他像瘋子一般，到處亂闖。尙貝絲根本猜不到他究竟想怎麼樣。

無論如何，他老是闖不出去！情急之下，他將那幅傳眞的玻璃屏擊至粉碎！

尙貝絲赤裸着身體，由床上跳下來，穿過那度門，揚聲問道：「你幹什麼？」

超人當時已將玻璃屏擊至粉碎，但他的手卻沒有受傷。那傳眞屏後面只有一些零件和儀器，再後面就是一幅牆壁；超人根本找不到任何出路！

他洩氣地獃在一旁！

枱上的電話突然「鈴鈴鈴」的响了起來！

尙貝絲搶去伸手接過了聽筒，道：「什麼事？」

「他幹什麼？」電話中傳來男子的聲音。他顯然已知道了這裏面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尙貝絲說道：「我也不知道，他好像突然之間失去了常性。」

超人一手搶過了電話聽筒，狠狠地說：「你們快些放我出來，我要見我爸爸，還有愛媚小姐。」

電話中的男人道：「你最好冷靜點，否則，你和你所喜愛的人，都不會有好結果。」

超人道：「你要我替你們辦事，必須聽我的說話，依我的條件，否則我可能不顧一切。」

「你有什麼條件？」

「不要難爲愛媚小姐。」原來超人剛才跟尙貝絲擁作一團時，就不禁想起了與他有過合體緣的另一個女人愛媚。超人不難想起這次「逃走」後被截回，愛媚所受到的待遇，所以他忍不住狂性大發，希望闖出去。到底愛媚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電話中人道：「愛媚是叛徒，我們會處置她！」

超人果然沒有猜錯。他生氣地說：「你們敢虐待愛媚，我決不會放過你們，你們也休想再命令我去做任何事情。」

「我們只不過將愛媚囚禁起來。」電話中那男子又問：「你是否想見她？」

「是的。」超人直認不諱，「我關心她的安全！」

「好吧！讓我先去請示首領，然後再與你通電話。你切勿再輕舉妄動！」

電話掛斷了。超人狠狠地將電話筒扔下！

「叮」一聲，整座電話立即粉碎！

尙貝絲又故意趨前擁抱超人，附耳低聲道：「別這樣，否則你固然闖不出去，我們也絕望了！」

超人被她吻得連怒氣也消失了，反而慾火高張。尙貝絲於是把他拉上圓床去！室內的氣氛隨即變得柔和而寧靜！

尙貝絲悄悄對超人道：「這裏有許多人像我一樣想逃出去，你要冷靜點，否則一切都完了。」

密室之內，密不透風，但是超人和尙貝絲二人彷佛處於暴風雨之中。室內有空氣調節，但他們二人卻渾身大汗。

圓床在動，人也在動！圓床底下的機掣有節奏地發出了音响，尙貝絲也在不斷的喘息；只有超人卻若無其事的。

他們陶醉在二人世界裏，也不管外面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也許有人正在偷窺，也許有人在竊聽他們的交談；可是他們一概不理，好像天塌下來也不關他們二人的事一樣，眼前就只有享樂。

突然之間，尙貝絲一陣痙攣，整個人軟倒床上，昏了過去。

超人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按停了圓床，豈料整個人卻飛上了天花板，反彈而下，昏倒在圓床之上，動也不動一下，軟綿綿地躺在那裏。

忽然間室內變得一片沉寂，好像一場暴風雨過後，樹倒花毀似的，靜得未免有些可怕。

超人和尙貝絲都赤裸着身體，沒有人爲他們蓋上被單，也沒有人理會他們。

密室四周，彷佛全是銅牆鐵壁，根本連門在何處也不見；因爲在視覺之內，根本就連門縫也找不到。

唯一的「門」，就只有超人醒來後那一間密室與眼前這間臥室之間的門。

然則，尙貝絲從何處入來？「再生學會」的人又如何把超人放入來？

毫無疑問，這是經過特殊設計的密室，顯然有人担心超人會用暴力闖出去！所以連「門」在何處也不讓他見到。

天花板一角，有隱蔽着的電眼，從中監視。所以「再生學會」的人這時候已知道了室內二人的情形不妙！

於是立即有人轉告他們的首領。

那個美國人走到傳眞控制室來，從螢幕上所見，圓床上只見二條肉虫，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裏。

首領不敢相信超人也會昏倒過去，但目睹其事的控制人員告訴他，超人是撞向天花板之後暈倒的，首領就相信這是事實了。

於是他叫人把二張推床推入密室去，將超人和尙貝絲二人推到醫療室，讓醫生們分析研究。

與首領同是美國人的白醫生在旁道：「照我們的檢驗，超人是不易昏倒的，也許他腦部受到創傷。」

控制人員把一個機掣按下，密室的「門」隨即裂開；那是東面一幅牆——金屬的牆。

四名大漢分別推着二張推床進入密室之內，先後將圓床上的超人和尙貝絲二人抬到推床上去。最後，將他們推離那間密室。

超人與尙貝絲二人同時赤裸着身體，所以他們躺在推床上的時候，那幾個男護士分別爲他們蓋上白被單，全身就只露出了頭部而已！

尙貝絲被推在前面，超人的一張推床尾隨其後。

這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因此二張推床必須一先一後，不能併肩前進。

就在推至走廊中段時，超人的眼睛微微張開了。原來他並非眞的昏倒過去，這一次卻是假的。所以剛才他放鬆了手脚，讓二名大漢將他抬上推床去。

現在超人眼看時機到了。立刻從推床上翻起，嚇得二名大漢忙了手脚！

超人一言不發，揮拳踢脚，首先就把二名正在驚愕中的大漢擊倒！

前面推住另一張推床正在前進的另外二名大漢，回頭一看，糟糕！超人正以撕破的半張白被單包裹住下半身；倒地的二名大漢不但不敢還手，還朝相反的方向逃向走廊的另一邊！

推着尙貝絲的二名大漢，急忙加速向前；因爲前面不遠處就是彎角。

但是，他們還未走到彎角，超人已凌空飛至！

二名大漢急忙撇下尙貝絲不理，自顧自的狂奔一段，但也走不上十步，亦已被超人一手抓住，只見他一手一個，揚聲警告道：「你敢再反抗，我會把你撕作兩邊！乖乖的聽我講幾句好嗎？」

尙貝絲這時候亦已被人聲吵醒，隨即由推床上翻身而下；豈料剛離開了推床，他立刻就感到不對。急忙忙地伸手抓過一張白被單將自己赤裸裸的玉體包裹起來！

超人則對二名大漢道：「帶我到章老

先生的房間去，或可饒你一命。」

其中一名大漢道：「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囚禁在何處，如何告訴你……」

話未說得完，超人已把手一揚，只見一條人影脫手飛了出去，「轟」然一聲！天花板上留下了一灘血漬，走廊的地上則躺了一具男屍。

超人無可奈何，因爲形勢迫人，時間無多了，他必須以快打慢，希望出現奇蹟！所以他再以凌厲的口吻質問手上的另一名大漢：「告訴我，章老先生囚在何處？否則你也會像他一樣！」

那大漢渾身發抖：「我知我知，我帶你去！」

第一名大漢死狀的確可怖，所以第二名大漢就不敢再整古造怪，他乖乖的帶着超人沿住走廊走過去；尚貝絲則跟在後面，希望超人帶着她闖出一條生路。

第二名大漢帶住超人到一處電梯門口，那兒高處有電眼監視。但是超人已顧不了一切，希望押住第二名大漢到另一層樓去，找到一名更加重要的人質，以便換取他父親的自由。

尚貝絲事前不清楚他的計劃，否則她會敎超人更加忍耐一些，直至遇上了醫生那一類重要人物，然後才發難也未遲。

電梯門打開，超人押住那名大漢入內，尚貝絲亦步亦趨的，絕未敢將距離稍爲拉遠。

那大漢伸手按動了電梯，一邊說道：「我先聲明一句，那兒有人把守。」

電梯很快又停了下來。

超人等三人剛離開電梯，就見到外面出現了好一些人，其中包括了那名美國人荷夫曼，他是「再生學會」派到本市來的最高負責人，所以這裏許多人都稱他爲首領。站在他左旁的，是另一名美國人白醫生；站在他右旁的，却是那名女博士童醫生，其他大漢則呆在一旁！

這班人顯然已從電眼傳眞中知道了一切，否則不會老早便等在這裏。

超人正待動手，女博士已朝住走廊一端示意道：「你切勿輕擧妄動！你父親的性命要緊。」

超人跟着她的視綫望了過去，果然看見二名大漢正由走廊那邊押住他父親走過來。

超人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所以在這刹那間，他並未軟化下來，反而因爲見到了他父親章心波而興奮不已。只見他順勢一推，那大漢立刻自他的手中飛出，有如斷綫風箏似的，直朝住荷夫曼等人那邊衝過去。

荷夫曼等人欲待閃避，已來不及，立刻和那大漢撞作一團，幾個人完全身不由主地跌成一堆，由此可見超人那股勁力的厲害。

各人還來不及爬起來，已見一條人影飛至！超人一手抓住荷夫曼，其他人欲救無從。

超人冷冷地說：「你要保存性命的，就命令你的手下把我父親放了。」

「好吧！我就依你說話去做。」荷夫曼氣定神閒，他顯然已經胸有成竹。

因此，當那二名大漢押住章心波走近時，荷夫曼並未說過半句話，章心波反而自動走了過來；而後面二名大漢並未制止他，章心波反而對超人道：「日明，快放開荷夫曼先生，我有話對你說！」

超人章日明看得清楚，眼前這個的確是他父親章心波，包括了聲音和眼神，他都認得，決不可能會再是假的了，但是章心波爲什麼會改變了態度？

超人抓住荷夫曼仍然不放，焦急地對他父親說：「我們目前已佔了優勢，你再也不用怕了，有了他做人質，我們一定可以逃出去。」

章心波却滿懷心事地說：「孩子，不要傻氣了，我根本就不想出去。」

超人一怔，連忙問道：「爲什麼呢？爸爸，你何必害怕他們？我有辦法救你出去。」

章心波道：「就算你救了我出去，最後我也會回來的，那又何必？」

超人更加莫名其妙：「爸爸，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爲什麼你要回來？」

「我已經決定加入他們再生學會！」章心波絕對不似是開玩笑，他的態度非常認眞。

超人呆住了好一陣。

他心裏忖想：難道他父親也中了美人計。

毫無疑問，這裏面有許多美麗的女人，就拿超人先後遇上的幾個也不錯，但是像章心波這把年紀，難道還會爲女人而着迷？

他回頭望望荷夫曼等人，一班再生學會的首腦們，都面有得色！彷彿章心波受到了他們的精神控制一樣。

超人放開了荷夫曼，趨前與他父親交談，他問道：「爸爸，你可是喜歡這兒的生活方式？」

章心波道：「不！我要加入他們，只是因爲我最近發現自己也患上了絕症。」

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從他父親的神色看，這話也必有理由。他說：「你怎麼知道？」

「他們替我一再檢驗過身體。」

「什麼？你竟相信他們的話？」超人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們不過只想用詭計騙騙你。」

「不！以前我也在外面請醫生檢查過，幾個醫生不約而同，都說我的肝有事。由此證明，再生學會的醫生們，並非胡扯的。」

「嗯——」超人面上的表情頓變呆滯了。

白醫生首先走了過來，善意地說：「數日以前，我們仍無把握爲你父親治理好肝癌，但這幾天以來，我們不斷發現了一些奇蹟——歡樂丸的奇蹟。因此我想，他復原的機會很大。只要你好好和我們合作，我們必然盡力而爲……」

豈料話猶未完，走廊上的紅燈閃亮，警報訊號亦同時响了起來。各人一聽，相顧失色。

這是「再生學會」的總部，遇上了任何危急事件，警報訊號就會响起來，走廊上的紅燈也會一閃一閃的，現在兩者同時發動，顯然有事發生。

走廊上的人，包括了超人父子，以及荷夫曼爲首的一班「再生學會」的人，都

同時感到有些意外地吃驚。

荷夫曼首先三步拼作兩步，衝到走廊一旁，拿起了一具掛牆式的內部電話，向中央控制室查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對方立刻在電話中回答道：「我們部總外面，發現了幾輛來歷不明的車子。」

荷夫曼吃驚地問：「會不會是警方派來的？」

「從傳眞螢幕上看，又不似是警車，我們正派人出去看個明白。」

荷夫曼隨即以首領身份下達命令：「下令全面戒備，總部立刻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實際上，這兒走廊之上早已進入一片忙亂之中，刹那間好像再也沒有人有空來理會超人父子等人了。

人們紛紛回到他們自己的崗位上去，奔跑的步聲，叫喚聲，混作一片。

荷夫曼强作冷靜下來，指揮若定的對身邊一名助手吩咐道：「先把尚貝絲小姐送到房間裏休息，再叫人開來一輛內部交通車。」

助手召來二名大漢，將尚貝絲帶走。

但是尚貝絲極力反抗，她大聲叫嚷着說：「超人，快些救救我，他們可能殺死我呢。」

超人一聲叱喝：「住手。」

二名大漢呆了一呆，然後回頭看看荷夫曼的面色。

荷夫曼顯然不想在這時候開罪超人，於是示意二名大漢放手。

超人對荷夫曼道：「你想把我們如何處置？」

荷夫曼道：「我們先到中央控制室去一次，假如有用得着閣下的地方，希望你盡力帮帮我們的忙。至於這位小姐，我們只不過因爲她曾昏倒過，想交給醫生爲她檢驗一下而已。」

轉眼之間，一輛黃色的車子開了過來，那是一輛內部交通車，車子外型似吉普車，但沒有座位，同時車身較矮，除了司機可以坐着之外，乘客必須站在後面，用手扶住一列列的不銹鋼橫鐵。

荷夫曼催促超人等登上了那車子，司機隨即將車子朝走廊的另一邊疾馳而去。

走廊很長，假如沒有這交通車代步的話，的確要花上許多氣力和時間，但是現在轉眼之間就到了一部直通電梯門口：那部直通電梯就是可以一下子直達總部最高一層中央控制室的。

所有交通車上的人，都湧進了電梯裏面去，電梯裏面也有一盞紅燈，正在不斷地閃動，只是沒有警報的訊號聲浪發出而已。電梯大約無須十秒，已到達了頂樓，首先衝出電梯去的，是首領荷夫曼。

超人和尚貝絲等人，假如這時候要作反的話，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因爲他們的身邊就只有一名「再生學會」的人，他是荷夫曼的一名心腹助手。

但是，一方面由於超人父親章心波的意願——章心波要留下來，另一方面却是由於這一次事出突然，究竟外面發生了什麼事？超人他們實在也很希望知道一下，所以他們不想逃走，反而尾隨其後，跟住荷夫曼匆匆離開了電梯，走進了頂樓的中央控制室去。

中央控制室之內，除了排列着一排排的電視傳眞機之外，就十足像機場控制塔一樣。人在其中，可以從那些向下傾斜的玻璃窗俯視下面的情形，假如對某一角度仍嫌看得不够清楚的話，大可以利用電視傳眞儀器調較和推近放大。

此外，這裏還有着熱綫的指揮系統，以及無綫電通訊設備等等。一切設備看來都非常之新式，當時這裏面的人也正忙得團團而轉。

首領荷夫曼進來之後，立刻有人向他報告：「根據我們派出的人觀察所得，那班來歷不明的人，並非警方人員，極有可能是拜月敎派來的。」

荷夫曼聽了又氣又怒，道：「好極了，攤牌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說着，他又走近瞭望塔的邊緣，取過一副望遠鏡，往下俯視。而超人父子等人，則分別站立在那一系列電視傳眞機的前面觀看着。

那一列列的畫面，正分別把不同的角度的實情移近眼前。超人他們可以見到這外面四周，正有一些手執槍械的人，蛇行鼠步，藉住樹林的掩護，向這兒展開包圍。仔細估計一下，即使沒有一百，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超人乘各人沒有注意他們之際，故意站得靠近他父親章心波身邊，低聲問道：「我們好不好趁住此機會，闖出重圍去？爸爸。」

章心波還未答話，站近超人身邊的尚貝絲却搶先回答道：「好極了，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有我們逃走，留下他們鬼打鬼，誰勝誰負，都與我們無關！」

其實超人章日明的原意與尚貝絲一樣。但是，他父親章心波却不知怎的，竟然說道：「不！我們要盡力協助再生學會，把那邪敎的人消滅，孩子，這是你顯示個人力量的時候了！」

這已是早上時分，從各種不同角度的電視傳眞鏡頭所見，拜月敎經已完成了他們的包圍網。

拜月敎徒分別盤據在樹上、草叢間以及一些山丘背後，他們有些持槍，有些執刀，那些槍械之中，又有鳥槍和手槍。

情勢看來十分之危急，但反觀荷夫曼等人，却是相當的冷靜，尤其是身爲首領的荷夫曼，他坐到控制儀器的前面，口講手動，指揮若定！

一批拜月敎徒竄至「再生學會」的總部建築物牆脚下，想把一種引爆式的炸藥安放在那兒。但是，當拜月敎徒剛走近時，牆角以及若干屋簷下，立即散播出一些雪花似的粉狀物，拜月敎徒立刻噴嚏連聲，涕淚交流，狀至狼狽。

超人等人站立在一旁，目睹「雪花」散落之前，首領荷夫曼正動手分別按下了幾個不同的機掣，從那些儀器上的機掣符號看，每一種好像都有它們的作用。

安裝炸藥的人迫於無奈，惟有退回外圍的草叢間，因爲他們彷彿在刹那間患上了嚴重的感冒一樣，無法支持得住。

豈料當他們回到同伴身邊時，不知怎的立刻傳出連串爆炸聲，登時血肉橫飛。

就從鏡頭中所見，炸力十足威猛！

但很奇怪，這幢建築物竟然不爲所動

，最低限度超人等人就沒有感覺到震撼！

就一般物理學和建築學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如此猛烈的爆炸，近在咫尺，任何更堅固的建築物也會造成震撼現象。然而這幢多層建築物竟然穩若泰山，動也未動一下，而荷夫曼和他身邊的人，態度也冷靜得有點出奇，他們只瞪住那些不同角度的傳眞鏡頭。

荷夫曼不斷按下各種不同的機掣，一邊又透過咪高峯發號施令，超人父子等人在旁看得出了神。毫無疑問，這幢建築物四周的門戶早已關閉，有如一座密不透風的金石堡壘，表面看來，他們只採取了守勢，但是正在採取攻勢的拜月教徒，不但半點便宜也佔不到，還因為剛才一場爆炸而自相驚擾，紛紛撤回他們的汽車之內。

突然間，屋外行雷閃電，風雨交加！

假如超人他們不是站在荷夫曼的背後，目睹一切，也眞的以為「天有不測之風雲」，連老天也好像帮着「再生學會」的人。但事實上這是一場設計精巧的人造雷雨，所有雷電、風雨，都只不過是由建築物四周的機械儀器發出。然而荷夫曼的目的又何在？

從螢幕上所見，那些大小車輛已紛紛開走了。外面刹那間變得風平雨停！

荷夫曼一邊盯住一幅電視傳眞畫面，一邊發號施令，半點兒也未見鬆懈！

那畫面是轉播一個長程追踪鏡頭的，可以清楚見到拜月教徒的車隊，正紛紛回到郊區的一條公路上面去，狀至狼狽。

荷夫曼在發號施令時，則吩咐他的手下到外面去，清理「戰場」上留下的一切痕跡。

假如說這是一場「戰爭」，應該是屬於最現代化的按鈕式戰爭，因為「再生學會」這方面自始至終好像未出動過一兵一卒，所有行動就只見荷夫曼和他的助手們坐在「中央控制室」之內按動那一排排的機掣而已。儘管如此，他們已大獲全勝。

忙了一陣之後，荷夫曼輕鬆地離開了控制室，陪同超人父子等人，乘電梯到另一層樓去！

荷夫曼很驕傲地對超人說：「看見了剛才的情形，閣下有何感想？」

超人直言道：「看來拜月教的人絕不是你們的對手，不過，我却担心有人聽到了爆炸聲，相信警方的人也快要來了。」

「是的，你也想得到。」荷夫曼笑了笑，「但我們另有辦法對付他們，放心喝一杯象徵勝利的美酒吧！親愛的朋友。」

這時，這層樓上面的確充滿歡樂的氣氛；他們正開香檳、喝酒、唱歌和跳舞。

超人父子這時才發覺不見了尙貝絲，原來她已雜在人羣之中，與一名年青男子載歌載舞，彷彿忘記了逃走那一回事。

荷夫曼親自從侍應生手中取來兩杯調較得顏色鮮艷奪目的鷄尾酒，分別遞給章氏父子。但是章心波却有些猶疑起來：「我可以喝酒？」

荷夫曼笑了笑：「我們的醫生對你怎麼說？」這時他正伸手為他自己取來第三杯酒。

章心波一邊捧住那杯酒，一邊說道：「那位女博士說，盡量放開懷抱，想得開心一些，少担心，多歡樂，少食刺激的食物，注意飲食，自然對病情有很大的帮助；她倒未提及到酒！」

荷夫曼「格格」地笑道：「放心喝吧！不會有事的；這是甜酒。」然後他又對超人說：「朋友，你也盡情喝一杯，回頭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

超人也實在感到有點口渴，但他却担心酒精會令他昏倒，因為他知道警方人員快要查到這兒來了。

超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只要警方人員到這兒來追查爆炸聲的起因，他就可以乘機發難。所以他必須保持清醒。萬一喝醉了，好容易就會錯失了機會。

當一名手持托盤的侍應生經過他面前時，超人可以見到托盤上盛着好幾杯不同性質的飲料，其中有純淨的洋酒，也有混了菓汁的鷄尾酒，有汽水也有各種菓汁。

超人手急眼快，一手把原有的鷄尾酒放回托盤，一手把上面的一杯橙汁取來。

荷夫曼看見了這情形，忍不住笑道：「你可是怕我在鷄尾酒中下了迷藥？」

「不！」超人也明知對方只是開玩笑，所以他也笑道：「我只是不想太快醉倒地上。喝菓汁豈不更好麼？」他又乘機試探地問：「你們這會——再生學會，眞正目的何在？」

荷夫曼呷了一口酒：「你問得好，也問得及時，我正想就此向你解釋一下。再生學會起源於美國，當時一班醫學界人士認為：人類的智慧會跟隨着時代進步，眼前被醫藥界認為絕症的病，說不定若干年以後，就會發明一種藥物將它治好。於是，有人提議把此等病人的屍體雪藏，直至發明了該種藥物之後，再令病人復活。結果經過試辦，證明此法的確可行。但是，費用却十分驚人，而且，基於若干地方的法例所限，我們不得不作半公開式的宣揚。因為我們必須繼續在這方面努力和鑽研，那一定要有許多錢；所以我們初步的目標，專向一些富貴人家着手。這不但由於他們有錢，更由於從統計資料中可以見到，富貴人家患上絕症的機會最大。」

荷夫曼一口氣說到這裏，又呷了一口酒，向超人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強調解釋這一點麼？我怕你誤會，以為我們只會歛財，所以我必須先說個明白。」

超人笑了笑，道：「其實，像你們眼前所見，一切都顯得不錯，根本不用我帮你們，你們亦足以面對強敵。找着我來帮手，似乎多此一舉了！」

荷夫曼道：「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事實上如果我們不爭取你，你會被拜月教羅致，那就會對我們不利。另一方面，我要你明白我們再生學會與拜月教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我們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他們只是一個邪教組織。而且……」

荷夫曼正想說下去，突然有人匆匆走過來向他報告：「公路上出現了警車，正响着警號駛向這裏來；看情形一定有人報警。」

超人父子倆，表面上大表驚愕！但內心却是暗自高興：最低限度超人就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假如他們要逃走的話。然而，反觀荷夫曼他們這班「再生學會」的人，却表現得氣定神閒；尤其是身為首領的荷夫曼，他的冷靜態度，簡直就令超人大感驚奇。

荷夫曼一邊把手中的酒杯交給身邊的助手，一邊附耳不知跟助手說一些什麼。

然後，他又慢條斯理的，回頭對超人表示抱歉：「失陪了！」

最後荷夫曼與他的助手分別消失於人叢中。荷夫曼不在超人父子的身邊，並不表示他們就可以隨便離開了會場：因為會場之內，仍有着許多「再生學會」的人。

但是超人因為感到機不可失，於是捧住那杯菓汁，借故離開了他父親。

豈料他只走了幾步，立即就被人叫住：「章先生，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超人回頭一望，原來是那位曾經帶他進入地牢去的女博士；想起與他在冰凍的環境下與她做愛的情景，超人的內心又泛起一陣異樣的感覺。

「又是你！」超人佯作鎮定地，瞪住他笑！「女博士，你怎麼還不走？」

「走去那裏？」女博士苦笑！（未完）

奇人奇事黃飛鴻擊敗滿慶功

嚴霜

講到用手指嘅指勁殺傷敵人的武器，有很多種方式，在北方最先的一種就是鷹爪，換言之，好似痲鷹一樣的手勢，由高空向下撲擊，一爪就可以將對方打傷，其次係龍爪，因為有了虎爪的緣故，龍爪就變了質，變成龍形掌，龍形掌在北方以及南方都有人喜歡運用，至於虎爪，就一直由北方傳入，而且發揚光大，再其次適合女子施展的一種指式叫做鳳爪，東莞莫清嬌，雖然莫家拳脚厲害，可是，她所施展的鳳爪也是非常有名氣，假如高手過招，被她的鳳爪抓中中上門的要害，那就輸實，故此，鳳爪在南方也是屬於相當大的門派，還有些女拳師一生練習鳳爪。

虎爪比較出色，而且有許多人學習，就因為這一種指式比較容易施展，而且變化甚多，黃飛鴻是洪拳裏面的一名高手，他施展的虎爪就更加出色，有所謂單虎爪、雙虎爪，可攻可守，他曾經跟廣州一個拳師叫做滿慶功，暗中比武過招，就用單虎爪克服對方的車輪拳，至今武林中仍然記得起這一場沒有殺傷的搏鬥。

當時黃飛鴻已享盛名，但因他的為人一向都是非常謙恭，故此，滿洲拳師滿慶功雖然在軍中教授拳脚，很有名氣，仍然不想跟他正面過招，一來他不願意兩人之間發生慘劇，流血收場，二來他亦有自知之明，担心他的關外車輪拳未必打贏，故此派人輾轉邀請黃飛鴻跟他以武會友，在西關一角叫做西瓜園的空地上面過招。

本來西瓜園這個地方係有很多小販開檔買賣的，但因小販照例必須在九點鐘之後才可以擺檔，當局担心黎明之前聚集一百幾十人，或者會有人點火煽風，乘機搏亂，引起暴動，故此一定要陽光滿地，然後准許擺檔，九點鐘之前沒有人進入空地，因此西瓜園那一塊大空地係比武的理想地點，至於滿慶功故意選擇此地為比武的場合，另有作用，由於他的關外車輪拳搏鬥之際，拳快如風，兩隻手伸到直，然後渾身轉動，有如車輪，如果地方細小，車輪拳就難以發揮它的功用，因此他一直都喜歡選擇較為空曠闊大的地方跟對方過招，那天他就選擇西瓜園的空地去跟黃飛鴻過招！當時陽光只有一綫，大槪係早上六點幾鐘，黃飛鴻帶了兩名徒弟，先到西瓜園恭候，陽光漸盛，遙見一名武將率領四個貼身侍衞到來，武將腰間沒有兵器，四個侍衞亦係兩手空空，而且沒有穿滿洲的官服，五個人走近，黃飛鴻上前點頭為禮，打個招呼問：「你是否軍中教頭滿慶功呢？」

那一名高大漢子很客氣說：「我就是滿慶功，跟隨我的四人係貼身侍衞，我們五個人沒有武器，大槪老哥以及兩位高徒亦不會暗藏武器的，事實上我們只係南北派拳師過招，看看中國功夫是否不分時間與地點，各有擅長，僅此而已，並無惡意，不管誰勝誰負，消息切勿洩漏於外。」

黃飛鴻說：「長輩有命，晚輩一定依從，現時請雙方隨從散開，讓我們就此過招。」

滿慶功說：「難得黃師傅如此爽快，我就此領教。」他說完打個手勢，四名侍衞便即散開，西瓜園的空地只係留下這兩個教頭，分東西位站定，跟住發招。

依照武林規矩，主人應該讓客人先發招，不過，廣州並非黃飛鴻所有，亦非滿慶功霸佔，兩人既不是主，也不是客，故此，分別站在較遠的一處，大喝一聲，一齊動手。

當時滿慶功故意採取主客不分的形勢，一齊動手，就因為他的車輪拳必須在較遠之處，渾身舞動，手脚有勁，然後能够步活如輪，故此他要跟黃飛鴻相隔三十尺然後動手，黃飛鴻這方面藝高人胆大，根本就不會計較到對方那一邊先發招，而且決定以逸待勞，先看對方的招式，再行定奪。

在他眼中看來，滿慶功此人十分奇怪，本來講好了見面就發招出擊，不管那一邊發招在先，都係向對方疾走過去，揮拳踢脚，不過，滿慶功並非如此，他只是自管自的出拳踢脚，好像表演，一直都沒有走到黃飛鴻那邊，黃飛鴻緩步走近，他也絕不理會，後來黃飛鴻才知道他這一派拳脚一定要做些熱身運動，使血液循環順利，然後出擊，當時滿慶功自管自的舞手弄脚，白忙一頓，突然發覺黃飛鴻已經走近，他就展開極猛烈的攻勢，不但向黃飛鴻飛奔過去，有如車輪，而且整個身體轉動，其快如飛，兩隻手伸到盡，如果對方給他打了一拳，那一拳比較普通的直拳或者橫拳沉重得多，黃飛鴻可能給他一拳擊倒，因此之故，黃飛鴻立刻施展洪拳的功夫，移步換形，而且用單虎爪擺出作戰姿勢，準備稍為閃開，跟住出擊，料不到對方的身形滾動得極快，他只能閃開，無法抓住對方的身體，不覺有些心寒，轉眼他的車輪手就受制於虎爪，右手被黃飛鴻抓住，補加一脚，他就像滾地葫蘆似的滾開。

黃飛鴻只是使他屈服而已，沒有打傷他，他站起來拱手說了一聲：「佩服！」揚長而去，事後沒有尋仇。

（完）

武器科技

「響尾蛇」空對空導彈的發展

刀戈・譯

「AIM－9」是「响尾蛇」導彈的代號，當它用來裝備美國海軍時，它的編號是「AAM－N－7」，裝備空軍時，它的編號則為「GAR－8」，後來才把它的編號統一起來，叫「AIM－9」，意思是「空中發射完成截擊任務的第九種導彈」，這種近距空對空導彈，結構簡單，價格便宜，所以為不少國家所樂於採用，目前它的總產量已達十萬枚。

「响尾蛇」導彈本來是美國海軍武器中心（當時稱海軍軍械試驗站）所製的，是美國第一個由官方研究機構研製成的導彈，從開始設計，到把導彈研製出來，歷時凡五年。一九五三年進行了首次發射試驗，獲致成功，一九五六年七月，由埃朗紐特朗尼克．福特公司（當時為飛歌公司）生產的，「响尾蛇」導彈，進入了美海軍裝備序列，過了不久，即被美國空軍採用。

「AIM－9」的原始型號為「AIM－9A」，沒有投入批生產。大量生產和使用的是「AIM－9B」，後者是「响尾蛇」的第一代。

「AIM－9B」是由五個獨立的艙段對接組成的。即——

第一艙：紅外自動導引頭。

第二艙：舵機，由燃氣驅動，裝有三角形鴨式舵翼。一，二兩艙段用螺接釘連，組成控制艙。

第三艙：破片式戰鬥部。

第四艙：紅外引信。

第五艙：雙基火藥圓體火箭發動機，裝有可卸梯形尾翼。

這種導彈的結構就是這般簡單的了，可卸部份不會超過二十四件，制導裝置體積小，綫路簡單，共有七個電子管，相當於一部普遍收音機。飛行人員不需特殊訓練，便懂得使用，價格之便宜，任何一種導彈也比不上它，據說每枚售三千美元而已。

裝備的機種有F－86，F－104，F－105，F－4等十餘種。

蘇聯根據它於一九五八年得到的「AIM－9B」樣本，仿製了「AA－2」環礁導彈，於一九六一年交付部隊，裝備米格－21。

「AIM－9B」裝備部隊之後，隨着作戰上的要求不斷變化，技術水平又日益提高，「响尾蛇」獲得不斷的改進，進入了第二代。

第二代「响尾蛇」導彈按字母排有：「AIM－9C」，「9D」，「9E」，「9F」，「9G」，「9H」，「9J」，「9K」，和「9P」九種。其中「9C」，「9D」，「9G」，和「9H」由美國海軍主持發展，「9E」，「9J」，「9P」，可能還有「9K」，則由美空軍主持發展，「9F」則由西德進行研製。

美國海軍的改進工作主要是由雷陽恩公司進行的。按照海軍的要求，對「AIM－9B」的所有艙段，逐個改進，製成了採用雷達半主動制導的「9C」和照舊採用紅外制導的「9D」，兩者合稱「响尾蛇」1C，除導引頭以外，其他部份大



Loading an AIM-9C Sidewinder on a US Navy Crusader fighter

Sidewinder (AIM-9) 响尾蛇導彈 美國 USA

空對空導彈，現役。

下面是AIM－9B的資料。

主要承造商：加利福尼亞洲瓷湖美國海軍武器中心。

動力：海軍火箭燃料工廠所製的固體火箭燃料噴氣發動機，

導彈彈體：細長的圓柱形鋁質彈身，有半球形的玻璃彈頭。三角形的十字排列的控制翼面安裝在頭部，指向與大的十字排列的尾舵的指向相一致。

導向和控制：紅外線導的導向，由十字排列的前舵控制。

彈頭：高爆炸藥彈頭，重25磅（11.4公斤）。

長度：9呎3½吋（2.83公尺）。

彈身直徑：5吋（0.13公尺）。

尾舵翼展：1呎10吋（0.56公尺）

發射重量：159磅（72公斤）。

最大速度：2.5馬赫。

最大射程：2哩（3.35公里）。

發展和使用概況：

响尾蛇導彈是所有機載導彈中生產最多的導彈之一。射擊試驗開始於1953年9月11日，隨後由 Philco 和通用電氣公司製造了80,000枚基本是紅外線導向的AIM－9B導彈，這種導彈除了服役於美國之外還供應英國海軍，加拿大海軍，荷蘭海軍，和九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空軍，還有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西班牙、瑞典、台灣、以及其他的國家及地區的空軍。在歐洲按照特許證由西德的 Boden-Seewerk 聯合丹麥、希臘、荷蘭、挪威、葡萄牙和土耳其的公司生產了約 9,000 枚這種導彈。

由於响尾蛇導彈只有不到二打的活動部件，電子零件的數目並不比一般的家用收音機的零件多，因而使這種導彈非常普遍。八種發展的變體的第一種是AIM－9C。這種變體是响尾蛇導彈中獨一無二具有一Moforola 半主動雷達導向系統，使它能配合美國海軍的具有全天候戰鬥能力的新型的F－8 Crusader 戰鬥機。所有其他的响尾蛇導彈配備紅外線導向系統。Raytheon 為美國海軍和英國生產的AIM－9D引入了Rocketdyne的MK36 Mod 5發動機以增加導彈的速度和射程，同時使用了新的導向零件和彈頭，它的尖削的彈頭使它能和其他的變體區分開來。Philco 為美國空軍生產的 AIM－9E 是具有改良的導向和控制系統的AIM－9B的變體。

致相同，跟「9B」相比，「9C」和「9D」的舵機功率加大了，燃氣發生器加長了，舵翼也加大了，同時可以裝卸。戰鬥部為連續桿式，引信是無綫電近炸式，發動機採用了複合火藥，工作時間和總衡量都有增長。「9D」導引頭的硫化鉛光敏元件用氮氣致冷，氮氣瓶裝在飛機發射架LAU－7A上（空軍的AERD－3發射架中不能裝氮氣瓶，所以不能用海軍的各種改型）。「9C」裝用單脈冲雷達導引頭，具有全天候能力。「9C」與「9D」同於一九六五年裝備美海軍，但前者僅在F－8飛機上用，到一九七〇年，一般認為它是一種不成功的改型，缺點是使用上不如紅外型方便，而精度也較低。

「9D」在越戰中顯然得不到赫赫戰果，於是他們又對「9D」的控制艙進行改善，使導引頭具有離軸跟踪能力，即發射前導引頭能自動掃插，自動截獲目標，做成所謂「响尾蛇的擴大截獲方式」，於是「9G」型的「响尾蛇」出現了，當時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到了一九七〇年八月，另一新改進型「AIM－9H」，交付了美國海軍了，「9H」是「9G」的固態電路型，可靠性和可維護性都有了改善，最小發射距離縮短了，跟踪速率和舵機功率，也提高了。

從以上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到海軍的改進工作，開始是尋求性能的全面提高，這種表現，從「9B」而「9C」，「9D」可以見到，然後是採取「漸改」方針，重點在改進控制艙。

美國空軍的改進工作，主要是由埃朗鈕特朗尼克．福特公司担綱，他們本來打算用海軍發展的「9D」來代替「9B」的，但實際使用的是「獵鷹」AIM－4D等，由於「獵鷹」的戰果未臻理想，這才着手發展「响尾蛇」的改型。

美空軍一開始便採取「漸改」方針，由埃朗紐特朗尼克．福特公司把「9B」的導引頭加以改進，並增添了半導體致冷，突出了低空性能，製造了「AIM－9E」，飛機使用上，從「9B」改為「9E」，並不需要改動發射裝置和其他設備

Falcon (AIM-4A/C/D/H) 美國 USA

AIM-4D Falcon (foreground) with the now-abandoned long-range AIM-47A

空對空導彈。現役。

下面是AIM－4D的資料

主要承造商：Hughes飛機公司。

動力：Thiokol M58—E4 固體火箭燃料噴氣發動機，燃料貯量為6,000磅（2,720公斤）。

導彈彈體：圓柱形彈身，圓錐形並有玻璃尖頂的彈頭，十字排列的翼片安裝在彈頭後面。指向與長翼弦的十字排列三角形彈翼相一致。十字排列的尾部控制翼面在彈翼後緣的後面。

導向和控制：紅外線導航導向。由尾部翼面控制。

彈頭：高爆炸藥彈頭。

長度：6呎7½吋（2.02公尺）。

彈身直徑：6.4吋（0.163公尺）。

翼展：1呎8吋（0.51公尺）。

發射重量：134磅（61公斤）。

最大速度：4馬赫。

最大射程：6哩（9公里）。

發展和使用概況：

Hughes公司於1947年開始研製隼式（Falcon）的變體，即原來的GAR－1半主動雷達尋的導彈，1954年第一批生產了約4,0000枚導彈。接着生產了12,000枚改良的GAR－1D導彈（後至改編為AIM－4A）。同時Hughe[...]生產約[...]AR－16,000枚GAR－2和9,5[...]彈後來2A有追踪紅外線的導彈。[...]改編號為AIM－4C。

Chaparral (MIM-72A) 荊棘式 美國 USA



An Israeli Chaparral mobile fire unit

地對空武器系統．正在生產和服役中。

主要承造商：Aeronutronic Ford公司

發展和使用概況：

荊棘式（Chaparral）是一種近距離戰場武器系統，它用响尾蛇IC導彈（第122頁）改作地對空之用。在一輛M730自己驅動的履帶車上通常載有四枚處於備射狀態的响尾蛇導彈和一發射裝置。發射裝置可能固定安裝在拖車上或者可以從拖車上卸裝下來安置在一個可以半活動的砲台上。（系統的編號是M48空中截擊導彈系統）。開始的瞄準是由砲手用砲塔上安裝着的發射裝置來進行的，他不斷地用光子瞄準目標。在發射之後，導彈本身的紅外線導航系統便接管了瞄準的工作。

荊棘（Chaparral）的發展開始於1965年春天。從原型發射裝置所作的試射開始於1965年7月，1966年開始為美國的空防營生產這種導彈系統。每營有兩個荊棘導彈系統砲兵連和兩個 Vulcan（火神）多砲管20毫米砲連。M48機組的五個人有最少三天的給養和配備。使他們能進行獨立作戰，在公路上他們能以每小時40哩（64公里/吋）的速度前進。發射導彈只需一人，但車上通常載運十二人，其他人則保持對敵機的觀察。

，這是以低成本獲取較顯著性能的有效途徑。到了三年，他們又對「9E」作進一步的改進，使導引頭電子綫路部份固態化，舵面改爲可卸下的帶邊條矩形舵面，並加大舵機功率，提高控制系統的快速性，從而又提高了導彈的格鬥能力，於是又製造了另一型的「AIM－9J」，這種導彈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了美空軍在越戰後對「響尾蛇」所提出的新要求。事實在一九七二年，他們已經開始生產「9J」的控制艙，並將大部份的「9B」和「9E」改裝爲「9J」。目前美國只剩下「AIM－9E」三千枚，而「9B」則老早已經退役。

跟着「9J」又精益求精，制導系統的電路全部固態化，引信採用了「9L」的技術，改善了導引頭，擴大了發射區，製成了「9J－3」型「響尾蛇」。這種導彈目前已經投入生產，準備用來取代「9E」和「9J」。

至於「AIM－9K」，據說導引頭採用了銻化銦元件，估計「9K」是「9J」的改型，美空軍是不用「9K」的，但日本都是它的大主顧，還有一種改型叫「AIM－9P」的，則專供出口，它看來也是由「9J」改進的，引信性能提高了，換上少烟發動機，世界各國向美國空軍訂購這種導彈已經差不多一萬三千枚，一九七九年已經陸續交貨。

從以上情況看，美國空軍就是掌握了「響尾蛇」可以分解爲獨立艙段的有利條件，採取替換個別艙段的「漸改」方法，以低成本獲取較高性能爲原則，這麼一來，部隊裝備可以不斷更新，庫存產品又毋須報廢，機上設備也不用改動。一枚「9B」改爲「9J」，只需七千美元而已。

除了美國對於這種導彈積極進行改進之外，西歐各國對於「響尾蛇」的改進也不遺餘力的。歐洲製造集團曾經改進了它的導引頭，他們摒棄了硫化鉛光敏元件，用二氧化氮致冷，由於西歐各國都採用美空軍的「空－－三型」發射架，二氧化氮瓶就不能放在發射架內，而只能放在彈上。這種導引頭的電子綫路也由電子管改爲半導體，抗干擾能力也得到加强，裝用這種導引頭的「9B」，他們改稱爲「9E」，自一九六九年起，在西德和西歐國家就地生產。

廣義地說，以色列的「謝夫里」導彈也可以看作「9B」的改型的，此外，「響尾蛇」不但在空對空導彈領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且還滲入到地對空和空對地導彈的領域，由「響尾蛇」派生出的低成本的低空防空導彈MIM－72「小檞樹」，在一九六一年裝備美空軍，威震一時，迄今仍在使用和改進，把「響尾蛇」紅外導引頭縮小，就成爲單兵用的防空導彈FIM－43A「紅眼睛」。另外，還有裝上激光導引頭作空地彈使用的。

以上解說的，就是「響尾蛇」的第二代，在二十多年的使用中，這種導彈的確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也暴露了不少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不能充份滿足殲擊機格鬥的需要。一九六六年，美空軍專門組織了調查小組到越南去，對調查結果詳細的分析，一致認爲這樣的戰場所需要的還是近距格鬥空對空導彈，於是又開展了AIM－9L」的研製計劃。

一九七一年一月，美國空海軍共同委托雷陽恩公司發展格鬥用「響尾蛇」，即所謂「第三代」「超響尾蛇」AIM－9L。這項工作最初進展得很緩慢，原因是當時海軍和空軍部把重點放在搞新型格鬥導彈上，意見已有出入，直至國會後來決定給「9L」追加經費，這才集中力量突破重點。「9L」仍舊保持着分艙段對接的原則，重點放在設法加强格鬥能力上。它以「9H」爲基礎，又吸收了「9J」的技術發展而成，主要改進的地方還是在控制艙，它的導引頭光敏元件是銻化銦，

美國 USA

Redeye (MIM-43A) 紅眼

肩上發射地對空導彈。現役。

主要承造商：通用動力公司電子動力分公司。

動力：大西洋研究公司所製的雙推動固體火箭燃料噴氣發動機。

導彈彈體：圓柱形彈身，有向外翻的十字排列尾舵和頭部落片。在紅外線導向頭部的外面有玻璃彈頭。

導向和控制：初始用光學儀器瞄準，終極導航由紅外線導向。

彈頭：高爆炸藥彈頭。

長度：3呎11¾吋（1.20公尺）。

彈身直徑：3吋（76毫米）。

整個系統重量：29磅（13.15公斤）。

巡航速度：超音速。

斜向射程：6,560呎（2,000公尺）。

發展和使用概況：

由於武器系統的可用性符合美國陸軍的要求，原來的Convair-Pomona 分公司（後來是 Pomona 經營的通用動力公司電子動力分公司）於1959年8月收到了一份發展 Redeye（紅眼）的合同。生產開始於1964年，終於達到了每月生產1,000多枚導彈的生產率。生產的導彈用來武裝美國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駐在歐洲的美國陸軍的每一個裝甲營、砲兵營和步兵營都有一個紅眼分排，包括一名軍官，一名軍士和4至6個雙人的射擊組。紅眼導彈也是澳大利亞和瑞典的陸軍的標準武器。生產於1970年財政年度結束。

這種武器系統非常緊湊，只包括有裝有導彈的密封發射管，自成一格的光學瞄準射擊裝置附着在發射管上。這使它在戰場或崎嶇的原野上容易由一個人携帶。

用氬氣致冷，使導引頭可以實現前半球攻擊，致冷用的氬氣瓶在彈內，所以用空軍的發射架也可以發射「9L」。「LT」的舵面是雙三角形的，在工作原理上和「9J」相同，大大增强了導彈的機動能力，導引頭還可以跟機載雷達，或頭盔瞄準器交替聯合進行瞄準，控制艙以外的艙段有不同程度的改進，引信是主動激光引信，正適應了格鬥的需要，可以精確控制炸點，同時避免干擾，戰鬥部爲環形破片式，靠金屬桿來殺傷，而金屬桿的某種運動能消除殺傷效果對導彈和目標遭遇角的依賴性，如所週知，格鬥作戰時，這個遭遇角變化範圍特別大。發動機是新設計的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

「AIM－9L」「超響尾蛇」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完成了研究發展工作，試射了四十六枚，一九七七年進入批生產，比起世界上第一種投入使用的格鬥導彈——法國「R・550」來說，是遲了兩年左右，但它的性能卻超過「R・550」，一九七六至七七兩年，美國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試驗，在殲擊機上掛上某種空對空導彈用的導引頭，進行模擬空戰，打算根據試驗結果確定對未來格鬥導彈應提出的要求，例如導引頭的靈敏度，跟踪範圍和離軸能力，以及是否需要採用推力矢量控制等等。「AIM－9L」參加了試驗，暴露了它對於抗地面光點干擾的能力較差，於是又將「9L」進一步改進爲「9M」。「9M」除識別目標的能力有所提高外，還採用了「閉合循環」的致冷器，使致冷氣體能夠循環使用，無須再補充，從而大大地簡化了後勤工作，降低了導彈的使用期費用，同時又給戰術使用帶來了方便，目前「9M」已經進行了多次發射試驗，估計有可能代替了「9L」而投入批生產。

「響尾蛇」導彈的發展，比「獵鷹」和「麻雀」導彈都遲，裝備部隊也遲了兩年左右，但它卻獲得最廣泛的應用。主要原因是它具有最鮮明的特色——簡單。由於它的簡單，便帶來了許多有利因素，首先「響尾蛇」導彈的成本比起其他的都低，目前一枚「9L」的售價不會超過五萬美元。其次是使用維護方便，外場維護工作量小，導彈適應的機種廣泛，本來不合裝「響尾蛇」的機種，例如「F－86」稍加改裝，即可使用。第三，體質小，重量輕，懸掛位置容易安排，甚至可掛在翼尖，載彈數量可以加多。

估計在這八十年代裏面，「響尾蛇」會繼續得到廣泛使用的，雖然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準備開始使用新一代導彈，也即所謂「先進近距空空導彈」（ASRAAM。）

（取材自國際航空及科學實驗。）

Four Sparrow air-to-air missiles on a TF-15 Eagle

Sparrow (AIM-7) 麻雀

美國 USA

長程空對空導彈，正在生產和服役中。

下面是AIM—7F的資料。

主要承造商：Raytheon公司。

動力：Hercules Mark 58 Mod 0固體火箭燃料噴氣發動機。

導彈彈體：細長的圓柱形彈身，有尖葱形的彈頭。有驅軸的十字排列的三角形彈翼安裝在彈身的中部，指向與十字排列的三角形尾舵的指向相一致。

導向和控制：Raytheon半主動多普勒雷達尋的系統。由活動彈翼控制。

彈頭：高爆炸藥彈頭，重88磅（40公斤）。有近發或觸發引信。

長度：12呎0吋（3.66公尺）。

彈身直徑：8吋（0.20公尺）。

翼長：3呎4吋（1.02公尺）。

發射重量：500磅（227公斤）。

最大速度：3.5馬赫以上。

最大射程：28哩（44公里）。

發展和使用概況：

麻雀是目前服役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空軍的盟國和友國的最重要的導彈之一。這是一種大型的全天候全高度的武器。美國空軍、美國海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英國空軍、英國海軍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空軍的麥當奴、杜格拉斯公司所製的4—F鬼怪式飛機，每一架能携載多至四枚這種導彈。意大利空軍的洛克希德所製的 F—104星式戰鬥機每一架能携帶兩枚麻雀導彈。類似的武器武裝着麥當奴、杜格拉斯公司所製的 F—15鷹式和Grumman所製的F—14雄猫式戰鬥機。三菱公司在正日本生產600多枚這種導彈，以武裝日本的空中自衞隊。而 Hawker Siddeley 動力公司正在爲英國空軍生產一種稱爲Sky Flash 的變體。

游俠英雄傳

峨嵋派行龍臥虎拳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成棟與王春明、王崇明兄弟，一行三人兼程趕到貝爾湖，在當地土人指點下，趁夜摸到湖中一個小洲上。他們伏在碉樓上往下一望，看得心驚胆顫，在微弱的燈光下，只見幾百個「行屍」正在下面做苦工，那些行屍鬚髮披面，兩眼無神，全身赤裸，僅下身圍着獸皮，脚上鎖着鐵鍊，或推磨，或扛石，可是旁邊不見有人看管，一片陰沉慘淡的景象，使洪成棟及王氏兄弟三人不寒而慄，而每個行屍在走動時牽動鐵鍊碰撞發出「叮噹」的聲音，愈增加恐怖的氣氛。那些行屍除了會動之外，看去簡直是個殭屍……

本文所述貝爾湖畔的「黑獄」，並非一個虛無的境地；這是滿清統治者用來囚禁反叛者的秘密機關，那些被關在黑獄裏的人，長期受着磨折，正和以往納粹獨裁者的秘窟集中營一般。自從清兵入關，直到清世宗（雍正）的一段時期，有不少民族志士，反抗異族人士，暗地裏進行革命，也有些外藩重鎮，興兵作亂，但由於專制魔王的手段厲害，他豢養了不少能人俠客，伺察得十分嚴密，就是內廷上苑，也隨處有他的耳目，令人防不勝防。不論那一次叛亂的發生，都逃不過朝廷的鎮壓，結果都一一失敗過來。那些參加過擧義的英豪，即使一時漏網，也終須受到邏者的追踪，常常一夜之間沒了下落。當時一般漢人在言語文字當中，也得非常謹愼，偶然有一點嫌疑，便會興起寃獄，牽連衆多；他們一聞到暗捕兩字，便談虎色變了。

王春明兄弟和洪老人伏在圍城子上的碉堡裏，窺察了一會，都見不到一個看管的人，奇怪的是那些游魂雖然沒人在旁監督，仍然一息不敢停歇，活像是個機械的人。這時洪成棟正想催促他們兄弟離開，忽見王崇明雙眼定着，面上也變了色，似乎看到了一些恐怖事情的樣子。洪成棟隨着他的視綫望去，那處是獄裏的一具大磨旋，由十六個行屍推動，轉起來發出咿啞的聲音。

王崇明暗牽他哥哥春明的衣袖一下，輕輕說道：「你看下面推磨旋的，那個沒鬍子的怎麼很像班加呢？」春明已經看到了，也一時噤着。他點了點頭答道：「是的，相貌一點不差。」

王崇明又說道：「哥哥，你看，這些行屍都披着了長髮，鬍子像長年長月沒修過的，祇有那個像班加的頭髮沒有那麼長，最易認出，臉上也沒有鬍子，剛巧班加那小子又是個小白臉，你道奇嗎？」洪成棟雖然認不得班加，聽了他們兄弟的說法和面上表現出的驚奇樣子，也暗暗納罕，知道他不會是認錯別人的。

那推磨旋的十六個行屍，雙目失神，向前直視，瞳人兒也不轉動，不像是有知覺的，他們一步步地向前走，動作很有規律。那磨旋像個時鐘一般，伸出來的十六枝槓桿就如同時鐘上的長指針，不停的轉。那個酷似班加的，看去年紀最輕，身軀雪白，頭髮沒有長得垂下來。除了這兩點可異之外，便是相貌簡直同是一人。但他的一擧一動，便和黑獄裏其他的行屍沒有什麼分別了。

王崇明身子一動，洪成棟已知他要走下黑獄裏去了，忙將他一把扯着，說道：「闖不得！這裏四圍都佈滿了機關，下去危險得很。」崇明仍想擺脫開洪老人的手，細聲應道：「我沉不住氣了，定要下去看看這個是不是班加。」洪成棟勸道：「少舵主，這使不得，你斷不能冒這危險，難道忘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是個鬼域嗎？」崇明嘆了口氣，望着他的哥哥說道：「無論班加這小子有什麼錯處，但眼前看見他作了史雲程的行屍，那能見死不救！」王春明究竟多見事面，便道：「兄弟，暫且忍耐些時，我們另尋方法救他，但決不能輕身進入虎口……」

那料王春明的話還沒說罷，他們突然聽到黑獄裏一片鈴子響，鈴聲停歇後，半空裏似有人在高處叫道：「外哨留意！第六號穴口打開了，火速檢查！」一連叫了兩次。洪成棟立刻把王春明兄弟向碉堡外推，意思着他們兄弟走出。他兩人剛竄到碉堡外，便聽到擦的一聲，一度鐵閘落下來，把洪成棟關在碉堡裏，這處鈴子又叮叮的響起來。王春明兄弟急得不知所措，洪成棟已在內裏喊道：「少舵主，快拿劍剁！」崇明才醒起手裏那柄龍吟劍，當下迸力劏去，果然把幾根兒臂般粗的鐵條截斷了。洪成棟一縱身子，「燕子穿簾」竄

到圍城上面。這時還幸沒有人出來截擊，洪老人把飛索一拋，三個人緣着繩子，瞬已落到牆根。這裏剛好近着先前隧道的出口，春明飛身躍進地道，只見一團漆黑，來時亮着的燈光都已熄滅了。他運起夜視來四圍一望，見隧道裏仍是來時一般，沒有什麼變動，他發出一聲暗號，洪成棟和王崇明像蛇兒鑽窩地迅速的投身下來，三個人遁着隧道向前飛奔。

他們三個人都有很好的輕身功夫，所以從碉堡下到隧道，只不過一忽的當兒，那時展開了夜視，正向前奔，突然又聽到幾聲巨響，震得隧道搖動。王春明發覺後面沒了聲息，連忙回頭望去，原來隧道落下兩度鐵門，已把洪成棟、王崇明夾在裏面。春明見過剛才他的弟弟一口龍吟劍削鐵如泥，心裏鎮定起來，暗念自己手裏的一口也是家傳寶劍，他不暇思索，提起劍來向鐵門便剁，只削了兩下，門裏已有了削切的音響，他更出力的剁落：瞬間兩口寶劍已把鐵門劃開一個缺口，困在閘裏的兩人立刻縱身穿出，大家捏了一把汗。

三個人加緊了脚步，急急如漏網之魚，地道出口已在眼前展開，不禁精神奮發。他們一齊竄出隧道，外面一片雪光，星斗微照，他們不約而同的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氣。

那隧道出口處是個小丘，草叢裏那扇暗門還是開着。他們剛走下小丘，又聽到了一陣微響，圍城上一團輕烟似的東西迅速地籠罩下來，想竄走時已來不及。霎時間給一層輕軟的物質迎頭蓋下，原來是一面大網子，三人所站的地方，迅速移動起來，那網口已立刻收緊，把三個人裹在裏面。

王春明兄弟揮劍剁去，不料那些結成網子的幾條是一種有彈性的堅韌東西，不是絲麻也不是金屬，劍鋒剁下時給滑開了，好容易才切斷了幾根，可是那網子好似有人在上面操縱的，方才斷了的缺口一轉便移開了，那網又再收緊一些。這時他們三個人已經被吊離了地面，連保護身體的內外勁功也不容易施出了。

那面網子漸漸向着圍城上面舉起，三個人在網裏倒作一團。洪成棟道：「這番糟了！當初我已說這裏的機關非常厲害。」王家兄弟聽了也不答話，只是倒着身子拚命的拿劍把網割截，不料剛裂開一孔時，外面的一重迅速移動把缺口遮蔽了，這才曉到那網是雙層的。兩人不禁嘆了一口氣，放下劍來，眼看那網已一路升高，才感到有點張惶。

倏忽間，湖濱蘆草叢中，一陣白光，像閃電般耀目。他們三人在網裏外望，只見點點流星直向網頂射來。說時遲，那幾點流星一觸到網繩，立即響起逼迫的爆裂聲音，發出一股火光，異常的强烈，陣陣濃烟，夾着一股硫磺氣味。三個人驟覺身軀下墜，那網不知那時起失了操縱，向地面跌落。他們一挺身子，雙脚站到地面，那面網子的幾條已全部鬆開，網口的索子也斷作一段段，他們毫不費力便張開網口，飛鳥出籠一般急速竄出。這時頓感到險象環生，步步危險，各人展起輕功，先躍過護城濠，外面還有一度鐵絲網圍着。三人沿着濠邊飛奔。走了一程，還找不到剛才打開的缺口，洪成棟發覺不對，便喊道：「缺口改變了，兩位快拿劍削去！」原來面前已多了兩道鐵欄把鐵絲網護着，那鐵欄像從石下升上來的，足有三四丈高，雖展起輕功來也怕越不過，王春明兄弟拔劍開道，也不再理會到發出撞擊的聲音，兩人手裏的龍吟劍和太極劍左右揮起，鐵欄紛紛折斷，那鐵網絲也當堂裂開了一個大缺口。

三人剛一縱出，便聽到草叢裏有人喊道：「速向草地上滾！」喊聲未過，他們身旁隆然一聲，黑烟衝起，泥土滿空飛出，幸好剛才不知誰個伏着一聲喊，向他們提出警告，這時一齊閃電般向草地滾去，跟着把身子一伏，才不致給地雷炸倒。後面響聲還是連續地爆起來，聲音像鞭炮一般，細看方才爆炸的地面，正是鐵絲網的外圍，離他們逃出的缺口祇有一箭之遙，地上已爆成一個深穴。

那地雷似乎是追着他三人的脚步爆起，雪地上墳起一條小溝，一路燃着火藥綫爆發。他們知道草地是安全地點，那藥綫雖然燃得迅速，但都在他們前後左右轟起來，沒有觸着！

洪成棟這時喊道：「我們還不趁這烟霧迷濛裏逃走，便來不及了，快些踏着有乾草的地方，走向湖濱。」三條黑影彷彿三隻野貓，連竄帶奔，後面地雷不停地閃起火光，把三條人影照射忽隱忽現。看看已到湖濱，那時地雷已是停歇。

圍城上射出幾度强烈燈光來，照向湖濱，那光綫不時擺動着，映起湖面的冰雪，一片燦爛白色。王春明道：「湖面冰層結得凝固，我們快些滑去，料想前面已沒什麼危險了。」三個人剛飛身落到湖上，開始滑走，忽然蘆草叢中又有聲喊道：「八步趕蟬，浮冰滑去！」洪成棟醒悟道：「大公子，這番要借重你的八步趕蟬功夫了，還要擇那些浮冰的地方置足，才沒人追得上來！」王崇明接道：「大哥的八步趕蟬功，可以在浮冰上滑，但我們兩人會趕不上的。」洪成棟忙答道：「這個容易，我和舵主祇須扶着大公子的肩膊，他伸出兩臂來，輕輕把我們脅下帶起，便可一同滑去了。」他們說時，已轉向湖面冰層裂開之處滑去，面前是湖裏深水之處，冰塊一片片浮起，如果踏脚上去，便會沉下水裏，祇有練過八步趕蟬絕頂輕功的人才能走得！

那一幅湖面，剛巧近着灘上圍城，距離不過廿丈開外。王春明忽然停步，從行囊裏揣出一件東西來，說道：「這一雙冰鞋，以前宗流師傳給我的。他說用來在雪地上行走，配合着八步趕蟬功夫，會走得很快，我一向還沒穿上過，現在用得着了。」說罷已穿起來，這是一雙便鞋，每個鞋底嵌上兩面半圓形的水晶，像一對眼球。王春明立將兩人左右掖起，急足走了幾步，便向浮冰上竄去，其疾如矢，又像一頭海鷗掠水，瞬已走近了小灘。

那時圍城上的燈光不停的照射到湖上來，三個人的影子便清晰地映出。他們聽到颼颼風聲，一陣梆子聲響，洪成棟憑着王春明肩膊，擧眼細望，只見一排排弩箭從圍城上射來。箭羽嘶風，一瞬便到，他忙喊道：「弩箭射來了！速滑起來！」王

春明展起八步趕蟬的高飄絕技，一點雙足，滑起半空，那一排弩箭剛巧從足底下射過，眞是險得間不容髮。好在那些弩箭祇是一排排地射出，不是密集飛來．遇到了一列箭矢將近射到，洪成棟看準了喊一聲「起！」王春明腳下跟着他的號令滑到半空，因此全都給他們躲過了。

他們漸漸離開了弩箭的射程，王春明腳下也緩起來了。他向洪成棟問道：「老丈，剛才暗裏警告我們出險的是什麼人呢？空曠裏又分辨不出他的聲音。」洪成棟答道：「現在那有空來猜測，逃出險地要緊，須知我們還沒到達安全地點。」說還未了，那邊王崇明「呀」的一聲，指着後面說道：「看呀！」王春明和洪成棟都回身注視，圍城上面又升起了一陣輕烟，迷濛裏看到碉樓旁邊有一具東西豎起，像是一面大船上的踏腳板，一端向上彈起，便有一條影子，凌空飛到半空，原來是個穿得一身白色夜行衣服的人。這時他展開兩臂，把身上披肩擋着風，像長上了一雙翼子，乘風飄下湖濱。那人腳下又踏着一對幾尺長的鞋子，輕輕一滑，便如飛一般到了冰上，舉動敏捷得有點令人難以相信。

洪成棟聲音有點震顫，說道：「鐵馬神功親身追來了！大公子快走！」崇明有點不服氣似的，應道：「我們下來和他拚過罷。」洪成棟截着說道：「使不得！這裏是他的勢力範圍，我們功夫也鬥他不過呢。」崇明還是抗聲說道：「他在冰上滑行的功夫比我們快，難道要束手受擒嗎？」洪成棟答道：「他祇是沿着凝固的冰上跑，天池怪俠已對我說過，史雲程是不諳水性的，我們現在祇須繼續在浮冰之處滑走，他便不敢追趕前來了。」他們兩人說着話時，王春明已用盡了平生氣力，拚命的滑走。兩人但聽到耳畔風聲，身軀像騰雲駕霧一般，又像蜻蜓點水，飛燕掠空，比剛才快了幾倍，後面的影子瞬已遠遠拋開。

洪成棟舒了一口氣，說道：「我說對嗎？史雲程這廝雖然厲害，但只能環着厚冰之處趕來。大公子，現在請快些着陸去。遲些時他會繞道前來阻截，那時對我們便不利了。」春明依言，立刻轉向岸邊，他藉着浮出水面的冰塊，作如腳踏石直滑到岸上。他們都像是驚弓之鳥，王春明經過了一番吃力功夫，也覺得有點累了。

洪成棟折了一束蘆草，把上岸時的足印掃去，大家專找長着枯草的地面走，免得雪地裏留下了足跡，一會已經返到漁村，他們把衣服換過，還幸屋裏人都未起牀，大家便躺下來休息。

鷄聲初唱，他們便起來，對屋主人說要趕路。那家滿洲族土著，早巳把牲口飼過，送到村前。三個人冒着曉霜，離開了這個滿蒙邊界的小村莊。

他們出到村口。王春明把一株小樹斬下來，縛在馬尾上，才放轡疾馳。因爲這處附近還是史雲程的勢力範圍，他的部下像是鬼魅一般，如影隨形，跟踪暗殺，手段忑是恐怖毒辣。如果給他探出了行踪，定然不會放過的，春明把小樹束在馬尾，便是把雪地上的馬蹄掃去，免得給史雲程知道了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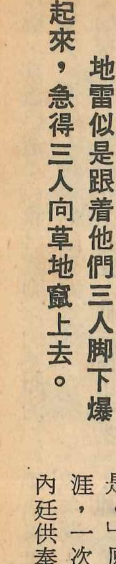
三個人曉行夜宿，不敢停留，不日便渡過了哈爾哈河，抵達索倫鎭，再南行便是遼寧地面。他們歇在一家客寓裏，那店名叫悅來旅舍，是一間三進深的平房。店小二接過了馬匹，引他們進到上房了。經過房廊時，聽到一種很悅耳的音樂聲響，出自一個房間。王春明曾到過青海地方，知道這樂聲是一種三絃琴名「冬不拉」所奏出的，「冬不拉」是青海和西藏民族最喜愛玩的樂器。那時正彈得錚錚發響，十分悠揚悅耳。春明心裏如有所觸，便問店小二道：「小二哥，那彈琴的客人是本處人嗎？」店小二答道：「客官，這位客人也是剛來的，是個學究先生；他帶着了一個藥囊，還有一柄傘子。」春明不待小店二說畢，便樂極忘形的道：「原來師傅也來了！」洪成棟和王崇明聽說都曉到他說的師傅就是咸陽古道上的黃面怪客宗流。

王春明推開房門，果然黃面怪客正在處彈着「冬不拉」。他立刻跪下來說道：「師傅，原來前幾天是你老人家把我們救……」宗流一手將他拉起，掩住了他的口，細聲說道：「不要多說，你今夜同他兩人到店後的社壇來見我罷。」春明會意，連忙改口問候了幾句，便回過自己房來，靜靜地向洪成棟兩人說了一遍。

這天掌燈後，他們步出店門，在上鎭走了一趟，便轉過店後來，那處都是荒地，大榕樹下有一座社壇，地方十分幽靜。他們看過四周沒人，才走到榕樹底下，輕輕發出暗號。樹上一陣葉子響，躍下一個人，正是宗流。王春明先上前見面，跟着介紹洪成棟和他的弟弟崇明給宗流見禮。宗流向洪成棟說道：「久仰老兄的朝陽飛刀是天池老人傳授的絕技，今天才有機緣會見。」洪成棟也謙遜了一番。這時王氏兄弟才曉到洪成棟是天池怪俠的弟子，以往祇聽他說追踪過天池怪俠，還未知他們之間有着什麼關係！

當下王春明便問宗流道：「前夜師傅跟踪到了貝爾湖，爲什麼不願露臉？」宗流答道：「春明，你們這番往探鬼墟，實在萬分危險，須知史雲程這東西手段毒辣，幸而他還沒曉到你們是什麼人，否則你休想逃出，來到這裏。」春明問道：「師傅，難道他有法術把我們抓起來嗎？」宗流面色突轉變得嚴肅起來，說道：「你還未知史雲程是什麼人嗎？他是當今魔王底下第一個鷹爪頭子，單祇是遼寧地方，便有他的八十多個站頭，手下總有幾百人，都是經過訓練出來的武術好手；就是各地守備官兵，祇要他一紙命令，便都受到調動，你說這樣容易對付嗎？」春明兄弟聽了，心裏也暗暗吃驚，便道：「怪不得洪老丈說，往日連天池怪俠也不敢惹他了。」宗流聽了答道：「這點你們猜錯了，天池老人因爲和史雲程有密切關係，所以從來避免和史雲程接觸。十幾年前他冒着了性命的危險救出金刀狻猊孟英，那次算得是例外的了。」春明繼續答道：「師傅，是否天池怪俠也和史雲程一鼻孔子出氣的呢？如果是的，他也不會受到滿洲人如此的敬仰了。」

宗流聽見徒兒這樣的說，當堂面色一沉，說道：「春明，你不要亂說！現時也不必多問，將來你總會知道的。目前我們商量大事要緊。」崇明見兄長碰了釘子，



地雷似是跟着他們三人腳下爆起來，急得三人向草地竄上去。

便上前來解圍，他把這次史雲程謀害他師傅凌空長老的經過說出，最後又把他們在洪成棟家裏，大家議好「十面埋伏」的計劃，提述一番。宗流便道：「這個計策擬的不差，可是如果求不到天池怪俠出來參加，也是沒有成功希望的。」洪成棟這時才開言說道：「我師傅的性子忑古怪，十多年來，他總不願過問史雲程的事。我想要把他說服時，祇有一個人或者可以幹得到，可惜那人不在此地，也不易請到來。」崇明心裏一急，連忙扯着洪成棟的衣袖央道：「老丈，請你快說，那個是誰？」洪成棟答道：「她就是我們青龍會掌印靜因老尼，聽說廿多年前，老尼和我師傅有過一段交情，所以我師傅一向對她十分敬重，如果靜因老尼答應親到雅克山一行，或者可能把師傅請下山來說不定呢。」

洪成棟這一席話，喜的王崇明心花怒放，他道：「老丈何不早說，我願意立即前往金陵一行，把靜因老尼請出。」宗流插口道：「王世兄，靜因老尼多年來未曾離開過檀度庵了，你知道她會答應前來嗎？」崇明一口應道：「這事全在小姪的身上便了。」

他們約好了，又談到了關外三英孟氏兄妹方面。洪成棟知道孟氏兄妹急於報却父仇，恐怕他們等不到佈置就緒，便先來一次行動。宗流便道：「這個不難，我和孟氏兄妹有過一段淵源，明天我們就起程到他們山寨那裏，當面商議過一起行動便是。」原來宗流往日曾在關外幹過馬賊生涯，一次孟氏三英隨着金刀狻猊孟英截刦內廷供奉的珍寶，中了宮裏幾個押運侍衛佈下的圈套，正在危急當中，給宗流救出重圍。

當下他們見離開客寓巳久，恐啓人疑，便分頭返到店裏。第二天，他們先後起程，約定在路上等候。宗流在滿洲日久，路途巳走到熟了。他們四人專抄小路走，四匹駿馬沿着內興安嶺直向南馳，所經的是熱河「昭烏達盟」地方。不日來到了白岔山，那處剛是察哈爾邊境，近着多倫城，高山重嶂，地勢險峻。祇見巒峯之上，白雲飄渺，野草山花，冒着霜雪迎人；林間飛狐野鼠，鳥語風聲，另有一番大自然的景色。

他們四人緩下轡來，踏着荒烟蔓草，一舒幾日來奔馳的疲累。王春明偶然想起一事，他向宗流問道：「那晚貝爾湖上，師傅施放出來像點點流星，倏忽便把那面大網爆開的，究是一種什麼東西？」宗流答道：「這是我自己製造的流星炮，說起來沒有什麼巧妙的。流星裏藏着的就是西洋傳入的白藥，坊間多是用來製作閃光鞭炮，祇須小小的一撮，爆起來便十分猛烈。我把這東西合着硝磺，藏在一個圓筒子裏，蓋上放進一枚釘子，用一根彈簧條管着。用時祇須小小震動，彈簧立即脫開，那釘子便向下撞，白藥爆炸起來，那強烈的火光，發出時就算是鋼鐵造成的東西，遇到也會破裂的。平時我祇用來投擲天空裏的大蒼鷹，常常把牠們炸斃。這次我一連放出了十多枚，才把那面海底籐織成的網子爆破了，救出你們來。」春明等三人聽了，愈加佩服宗流的見識。洪成棟道：「那面網子原來是海底籐製造的，怪不得用寶劍來削也不容易切斷了。」宗流又道：「這些海底籐，祇有產在高麗東北那處深海的，才用得着，還須把桐子油浸過半年，然後削成骨簪子大小，織造這種飛網，質地非常輕軟，因爲經過桐油浸煉，所以劍剁也不易斷開。」春明等又多了一番見識，他們說話間，巳走進一度峽谷，雙峯環抱，連陽光也掩蔽了。

宗流從背囊裏拔出一枝響箭來，向空施放，一時半空響着一片汪汪聲浪，遠遠傳開，那些林間小鳥，都霎時驚飛起來。

山谷一連幾番回聲，斷續地響着，兩邊岩石上面，不時出現了人影，似乎是觀察進來的是什麼樣人。

宗流等也不理會，繼續前行，一會，又聽見響箭聲音，從林裏發出，這番響聲和先前宗流發出的又自不同，祇是嗚嗚地傳出，頗爲澈耳。

過了片晌，面前來了兩乘人馬，向他們飛奔前來。瞬巳走近，是兩個高大漢子，其中一個手裏持了帖子，下馬走到宗流面前，把帖子遞上，說道：「我家三位寨主知道前輩光臨，特差小的前來相請。」說罷，回身走到洪成棟身旁，在耳邊說了幾句話。王春明兄弟聽不出他們說的是什麼，心裏有些納罕。那時宗流巳在馬上還禮，說道：「有勞兩位了，在下今次偕同五台太極王家兩位公子到來，特意拜謁你們三位寨主，請兩位先回去通報一聲。」那兩個漢子作了一揖，回身上馬，祇見洪成棟也揚起馬鞭，走在漢子面前，三騎人如風一般去了。

王春明兄弟立刻放轡走近宗流，正想

開聲，宗流巳道：「我巳晓到你們要問的什麼了，洪老人是他們寨裏的軍師。你兩人隨他多日，還蒙在鼓裏呢。他這次出來是要設法求得你們出來相助一臂；日前洪成棟對你們所說的都是眞話，祇不過沒有把他的身份道出來便了。」王家兄弟這才如夢方覺，怪不得當日洪成棟假意從陷阱裏把自己救出，又特地把看守的人綑上，這些舉動，都是預先佈局，要使他們兄弟對他起了信仰，然後激他兩人誓要向史雲程報仇，好增强孟氏三英的力量。兄弟兩人正在想得出神，遠遠已看到兩列人馬，站在大寨前歡迎。路旁每隔數丈，便有人站着守衞。寨門開處，走出幾個人來，正是獨角龍孟雄，剪尾虎孟強，雙劍鳳孟嫦，洪成棟也隨在後面。宗流立即翻身下馬，上前交臂見禮。孟氏三英一齊拜在地上，稱宗流做叔叔；宗流忙的攙扶不迭。王春明兄弟也下馬趨前相見，孟剛抱拳說道：「兩位兄長，前時作弄，實出無心。小弟等早就恨不得把兩位兄長請來敍晤，祇惜沒有機緣，才冒昧派人賺兩位到長城口外，詐作交手，藉此一覩風姿，還望恕我兄妹無狀。」王春明兄弟見孟氏三英低首陪罪，便把前事丟開不提。當下也展開笑容來，連說：「兄台們言重了，在下兄弟倆那曾記恨的，今天眞是非常幸會。」說了大家敍過平輩見面禮，進入寨裏坐定。

書中交代：黃面怪客宗流怎麼會跟踪着王家兄弟來到關外呢？這裏應該有補敍一番的必要。讀者也該記得，宗流當日因爲要躲避和札堪布的陷害，曾匿到關外當起馬賊來。憑他一身獨特的武技功夫，神出鬼沒，所刦的盡是官宦奸商，所以不幾年間，他在關外的名頭巳傳遍綠林當中；他又是個獨行大盗，官府懸紅購緝，總覺得人海茫茫，不知從那裏下手。

那時鐵馬神功史雲程奉旨在外間收羅一些武林高手，充當宮廷俠士。史雲程掌管黑獄的無上權威，他也要聘一些有本領的人物來充作助手。但當時武林裏稍爲有節氣的人，都不願供異族統治者作鷹犬，祇有那些熱中名利和貪圖富貴的小人，才會跑到史雲程的門下去作他的走狗。因此史雲程心目中要物色的人材，好久還沒收羅得到；同時他又不願把眞姓名露出，就是他往日的同門和同派兄弟，也沒晓到他會當上了魔王手下的天字第一號鷹爪子的，所以他收買到的，不過是那些武林敗類，或是二流角色的份子。漸漸地他迫得要改變方針，專從草澤英雄和綠林馬賊方面去物色。史雲程既晓到了黃客怪面的功夫是武林裏不可多得的，他從那次承德道上的事件看出，黃面怪客單人匹馬救出了孟氏四父子，還把宮裏派出來的幾個一流俠士殺得落花流水，便證明他的武技巳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不過史雲程始終不知黃面怪客就是往昔跟隨過鐵隱禪師，在雍和宮住過多時的大噶叶兒，法號叫宗流的便是他。後來根據手下的報告：黃面怪客的外表是個學究模樣，身上有藥囊和鐵傘做標記的，於是偵騎四出，黃面怪客的行踪，終給他探到了。那時宗流得到了金刀狻猊送給他的一筆金寶，決意從此洗手不幹，回去青海重建噶叶部落。史雲程抓住了這個機會，一路跟踪到榆林，扮成一個蒙面盗，在路上截刦。宗流一向是藝高人胆大，他對這些剪徑强盗，怎麼會放在眼裏；可是交手起來，立刻曉到遇了强敵，他把柔門十八雙推掌盡量施出來，祇是交個平手。那史雲程得了峨嵋派昇宵道人的眞傳，最厲害的一身內勁，巳到了爐火純青變化莫測的境地。何況他苦練了幾十年羅漢功，把行龍臥虎兩派拳宗混合到拳擊方面使用，以柔制剛，以剛化柔，口訣有所謂分筋剉骨，順勢黏走，祇看這兩句便可猜到他的功夫如何兇狠了。因爲那時武林高手當中，除了史雲程之外，還沒有幾個人能够一身練就行龍臥虎兩派拳宗的。

閒言少敍，宗流和史雲程交手十幾合，巳看到了對方的武技比自已高出一籌，暗念綠林裏怎有這樣了得的人物？他不敢大意，着着留神。史雲程志在速戰速決，好來實行預定的計劃，祇見他拳風一緊，內勁透出，令到宗流驚駭萬分；原來史雲程的內勁厲害到了不得，倘如拆招時貼着他的拳肘，立刻給內勁震到通身痲木，就是躲避來勢，他的拳風劈來也帶着劇烈的動盪力，平常人就要仆開幾丈了。那時史雲程看到宗流漸漸招架不來，更施出絕技穿雲掌來：「雁翅斜身」，「沉橋脫戰」一這兩勢險動作，馬步落地生根，身隨勢走，如風便到，眞不愧號稱鐵馬神功！宗流剛才看看處在劣勢，爲要保護身上携帶着的金寶，正想伺機逃遁，可是他怎樣都沒法脫開敵人連環不斷的急攻。他一把抓出幾枚欖核鏢在手，史雲程正攻得他手忙脚亂，那有空隙讓他打出去，心裏一急，敵人一勢「沉橋脫戰」巳到。他給史雲程的橋手一搭，臂部驟覺一陣痲痹，無法脫開，連忙施出「遮陽掌」來，想借勢拆招，史雲程那會讓他有喘息餘地，一運內勁，橋手壓落，宗流當堂跕在地上。史雲程一手把背囊搶去，一縱身軀，巳竄開丈外。宗流想追時，剛才手肘給壓落時，像鎚擊一般，痛還未過，又知道不是那蒙面大盗的對手，祇有無精打彩地，捧着手臂，走回榆林鎭上，找個客寓安身。

宗流休息過兩天，自己把臂傷治好，便離開榆林，在道上他向各路綠林朋友查探，都不曉到榆林附近有個蒙面的大盗，心裏又納罕又懊喪。最後，他決定循來時原路返回關外再算。這天他回到察哈爾獨石口外的紅城子地方，黃昏時候，行經一道河流，突來一陣風聲，宗流聽風辨器，出手向上一撩，連接了兩柄飛刀。他跟着將身冲起，放眼一望，小河對岸有條身影，倏忽沒入林子裏去了。他知道隔着一度河流料追不上，便審視接來的兩柄匕首，製作得絕頂精巧，那劍柄全用純金打造，鑲着顆豆大的珍珠，劍身也是精鋼製造，鋒利無匹，還刻着「京城三絕爐鑄」六個字，知道是北京有名的張三絕打造的。這家字號祇有替內廷鑄造刀劍，常人不容易得他製一口的。正在懷疑，忽然發現那劍柄的嘶風飄帶有字寫着，他立刻張開一看，上面寫道：「金珠寶物原封未動，半月之內，親來甘珠寺，便可歸還。」底下畫了兩柄交叉着的短劍，算是標記。宗流心裏愈加疑惑，暗念這究竟是什麼人呢？這筆價值不菲的金寶，竟約自己前去取回，難道有詐？他又計算一下甘珠寺的路程，

是在黑龍江境內呼倫貝爾地方，近着哈爾哈河，最快也要十天才到得。

貝爾湖畔奇人奇遇

且說宗流回到關外紅城子，那天他剛走近一道小河，突然飛來兩把短劍，他連忙施出「摘星換斗」的接暗器身手，一連把劍接着。細看那劍的劍衣有字寫上，原來是通知他在半月之內，前往甘珠寺把失物取回的。這時他心裏十分狐疑，不知應該去與不去。那甘珠寺是在呼倫貝爾地方的哈爾哈河畔，附近都是大森林，人烟稀少，他思量了久久，最後還是覺得取回這筆金寶要緊，便決定冒險前往一行。

「呼倫貝爾」是滿蒙人民叫黑龍江的名字，因爲那地的北方有一個呼倫池，南方就有貝爾池，而當地人都是叫湖泊做池的。且說宗流乘了一匹蒙古大馬，那時正是六月天氣，呼倫貝爾是內陸氣候，又近着蒙古大沙漠，暑天時比南方還酷熱，風沙障天，遍地黃土，牲口熱得把舌頭伸出來。宗流由遼寧起程，到了索倫，便沿着哈爾哈河岸前進。甘珠寺又叫作壽寧寺，附近有一小鎭名叫大市集，再南行便是貝爾湖。往日甘珠寺是一所荒廢了的小廟，只有幾個蒙古游方僧駐足。但自從前次天池怪俠帶着洪成棟到來，把孟英從史雲程的黑獄裏救出，當時就是借甘珠寺駐足的。後來天池怪俠和孟英又在寺裏歇了一夜才離開，這事給史雲程知道了，便索性把甘珠寺原有的僧人都逐了出來，又將寺裏興建一番，派幾個黨羽扮作僧人駐守，很多遠方行客還未晓到內情，常常到來寺來參謁借宿，史雲程的手下藉此也查探了不少消息。



羊皮筏擱了淺，大哥拿着繩子縛着短劍，向湖心抛去。

宗流來到甘珠寺，看見廟貌也頗莊嚴，不時傳出了木魚磬聲，他把馬拴過，便踏進廟來。二門處早有僧人出來接待，讓到客室。宗流是個眉目挑通的人，他看到僧人不停的向他上下打量，早就醒覺了幾分。這時進來了一個像是知客僧的，向宗流合什問道：「難得施主到來，請問貴姓？是進來參拜佛祖嗎？」宗流見那知客僧眼神收歛，步履凝重，舉止有些不像出家人，分明是個身懷武技的，便答道：「大師好說了，在下俗姓黃，路過寶刹，一則進來參神，二則想拜見貴寺主持，有事求他指引！」

那時小沙彌遞進茶來，知客僧接過，捧到宗流面前。宗流暗暗施勁一接，便覺對方也發出內勁來抵着，頗有功夫，他連忙接過，那知客僧又合什道：「施主請在此盤桓片刻，我家主持剛有事出外了，不久便要回來。」他非常謙恭地請宗流坐下。過了片刻，小沙彌擺出齋菜來。菜色豐盛，不像是招待普通檀樾的供奉，知客僧請宗流入座後，他便退出，留下小沙彌在處侍候，宗流覺得肚裏也餓了，便坐下來飽餐一頓。

飯後，知客僧又進來，小沙彌端上茶果，款待無微不至，將近黃昏，又見一個僧人進來，向知客僧耳邊說了兩句話。那知客僧便向宗流道：「方丈回來了，請施主見面。」說畢行前引路，宗流隨着他轉過一度月門，那裏是一所大院子，沿着長廊走去，知客僧來到一間靜室前，向裏一指，宗流踏脚便進。

他一見雲床上坐着的人，不禁愕住，原來長老不是個僧人，而是一個童顏鶴髮的老道。宗流這番前來，明知是身進虎穴，所以他一點也不畏懼，老道巳走下雲床，向他稽首，宗流也回了一揖。老道移過一把椅來，請他坐下，宗流故意謙讓，爭着要移那椅子，却發出內勁來，暗中向老道推去，若果是平常人，這一發內勁觸到時可以仆倒丈外，只見老道伸出兩指來，把椅子傍着回推，雙方勁力一抵，那檀木大椅就像懸空不動一般。這裏所說的不過是一忽兒的動作，宗流見老道內勁比自已還强，知道是個本領了不起的人，立刻把椅子接過，想乘勢放到地面，不料他雖然用力，椅子還是黏着老道的兩個指頭，動也不動，老道跟着開言道：「施主不必拘禮，讓貧道來罷。」說了才把椅子放下，宗流這時猜老道就是蒙面大盗化身，心裏料得八九。

宗流坐落後，便單刀直入，說自已就是榆林鎭失去金寶的關外黃面客，飛刀有字叫他來甘珠寺把失物領回，請老道成全，永遠記着大德。老道聽了，只是微笑，一會才答道：「壯士請放心，那筆金寶始終會交還你的。現在請你答我幾點問題，壯士高姓大名，原是那裏人？令師又是那

個？恕貧道多問。」這個把宗流一時愕住了，幸好他還能夠鎮定應付，當下答道：「說起來十分慚愧，家師就是雍和宮章克呼圖克圖大喇嘛，在下是西藏人，姓呼和，名叫浩特，自小隨大喇嘛進宮，一時不守清規，犯了黃教教條，才逃到關外來混的，這次的金寶，是和孟英合夥刦到的官物，正想回西藏去建大廟，中途却被蒙面人奪去了。」原來宗流這時還是個欽犯，如果說出自己身份來，又未知老道是什麼人！所以他只說是雍和宮大喇嘛的弟子。那大喇嘛章克呼圖克圖黃教上苑主持，大弟子就有幾十人，不易查得清楚，老道聽了，微微點頭，說道：「我也疑惑到了，你的拳技完全是青藏派的功夫，原來是大喇嘛高足，怪不得出手那樣到家。」宗流見老道相信不疑，胸裏如同放下一塊大石，但老道說話間明明承認和自己交過手，這不是蒙面盜是誰？當下便道：「仙翁過獎，弟子這番前來，只求取回失物，還望指點則個。」老道並不作答，只道：「你知金刀狻猊孟英是貧道的對頭嗎？你這金寶……」宗流不等他說畢，立刻答道：「弟子和他全沒交情，那次只不過初次合夥兒幹這買賣。」老道又道：「這點我全清楚，否則也不會約你到來，你且安心在此住上幾天，到時定給你拿回原物，一件不少。」說了也不等宗流答覆，他咳了兩聲，便有兩個身材雄偉的僧人走進來，向宗流稽首道：「施主，客廂預備好了，請隨小僧前往休息。」老道也站起來相送，說道：「呼和檀樾請便，貧道有消息時再來相請。」宗流知道再問他是無益，只得隨着兩個僧人離開了靜室。

宗流所住的客廂，原是寺後的靜室，有一度大鐵門隔開，但環境却十分清幽，園裏植滿了樹木，竹林假山，建着幾幢房子，窗明几淨，壁上盡是名人書畫，案上焚着一爐沉香。令人神情清爽。宗流進得屋來，便有小沙彌侍候，這時他祇有隨遇而安。書中交代：宗流雖然在關外日久，但他也和別個武林中人一般，只曉得滿洲地面有個秘密黑獄，却不知道主持的就是鐵馬神功史雲程，而且他兩人之間向來未謀過面。因此，這時只猜到老道便是刦奪他的金寶的蒙面人，至於老道本身是個什麼人，却是不知。

宗流住在甘珠寺客廂裏，天天有酒食供奉，欵待得異常週到，就是衾枕被褥，也是舒適非常，令到他驚疑不定。這幾天裏，宗流每次想踏出園門到外間走動，總是給小沙彌勸止，說是奉了祖師爺命令，恐防施主外出會遇到了危險，因此把園門關上，非經祖師爺的許可，不能擅啓。宗流聽了，知道無非要把他軟禁，爲着要得回那筆財物，橫竪是好食好住，姑且等候幾天再說。

瞬又過了幾天，那日晚飯之後，那個知客僧忽然走進園來，對宗流道：「施主，師傅派小僧到來通知，今夜同施主前往取回失物，請快些準備。」宗流應了一聲，問道：「大師，請問令師尊法號，弟子應該怎樣稱呼？」那知客僧答道：「施主，這點恕小僧不便奉告，如果你喜歡時，就叫他仙翁也可，道長也可。」說罷回身出門去了。

宗流稍事結束，帶了隨身暗器，跟着小沙彌來到前廂，遠遠便看見廊下站着一人，穿了一身白色夜行衣服，頭上紮了武生巾，雙目炯炯，滿面鬚髭，細看時那人便是老道。他今天面貌雖然無改，但頭髮都變得不同了。他一見宗流便道：「呼和老弟，現在我同你到外間走一遍，給你多一些見識。你如果不計較的話，就叫我做大哥罷，這樣給外人聽了，不至生疑。」宗流只得陪上笑容答道：「大哥既是不嫌棄，小弟就大胆的照樣稱呼便了。」作書人從這裏起，也暫時稱這個史雲程的化身叫作「大哥」，以便讀者易於記憶。

宗流跟隨大哥出到寺門，已備上了兩匹馬，他們跨上馬鞍，向南直馳。那時月出東方，朦朧夜色，但聽一陣一陣馬蹄聲起，兩條黑影倐忽的消失在黑暗裏去了。

他兩人風馳電掣的走了一程，已來到貝爾湖邊，那面大湖一望無際，潮水靜寂，映着月光，如同一面大鏡子。大哥下了馬，拿起他那綴滿了鈴兒的馬鞭，很有節奏地搖了幾遍。水聲響處，蘆葦叢中，出現了一具羊皮筏，筏上有兩個人掉着槳，緩緩地靠向岸來。那種羊皮筏，是北方很普遍的舟楫代用工具，凡是急流河水或淺灘湖泊就用得着了。因爲牠是用十二張至十六張大山羊牯的皮，完整地縫着像個浮水筒，鼓滿了氣，那些羊皮漲起，浮力很大。羊皮氣鼓兩邊縛了竹木，釘上木板，像是跳水的浮台一般。這羊皮筏雖在急激湍流裏也不易沉沒，而且吃水淺，載量多，淺灘沼澤也可以行駛，且說宗流隨着大哥踏上羊皮筏後，那兩個舟子一路掉向湖心，漸漸地看到湖裏有一個小灘，建築起圍城子，微有燈火射出。宗流正看得出神，驟覺得羊皮筏擱了淺，兩個舟子換上竹篙，插進水裏把船推開，但久久仍推不動。宗流見舟子推得汗流氣促，於是把竹篙接過手來，向水底撐去，那料湖底盡是浮沙，整根竹篙子沒進了，還未到底！那舟子便道：「這處湖面到處是流沙，也不知道有幾許深，常常一夜下過雨，第二朝流沙便變動了。有時看到的只是幾寸深的淺水，估不到下面就是流沙，人馬陷進，便緩緩的沉下去了，脫身不得！」舟子說時，大哥已站起來，罵舟子道：「沒用的東西！」他拿起一根繩子，又從腰間拔出短劍，縛在一端，跟着執起來飛舞了幾匝，向前一放，那短劍引着繩子，直揷進湖裏。他拿起繩子牽了兩牽，口裏說道：「那處沒有流沙了？用力把繩子一收，羊皮筏順勢一滑，便脫開流沙的擱淺。

瞬已掉到灘邊，大哥忽然回顧宗流說：「呼和賢弟，這裏是一個隔離了人世的地方，你要隨在我身邊，無論看到了什麼，都不可理會。」宗流連聲應諾。這時圍城上面射出幾道强烈的燈光，照着他們登岸。只聽號角三聲，城樓之外放下一度吊橋，宗流隨着進了圍城，只見城裏靜悄悄地沒個人走出，他心裏頗覺奇怪，大哥領着他走到一座房屋面前，一按壁間，倐忽現出一扇門來，他們沿着石級到了閣上，那座樓閣像鄉間的質庫一般的矗立着，閣裏陳設佈置，都十分華麗，四壁錦綉帳幔，玻璃格子，令到宗流一時目眩五色。大哥欵他坐下，便從櫃裏倒出酒來，宗流沾

到唇邊，覺得一陣酒香，中人欲醉，他平生從未喝過這樣的美酒。

這時宗流的心裏已沒有先前那種忐忑不安，他無意中拉開了身旁的帳幔，向窗外俯瞰，不禁驚得目定口呆，原來窗子下面就是城裏的廣場，那裏有幾百個人影走動着，一片暗淡燈光照射之下，映出每個人的面孔都非常可怖，他們亂髮蓬鬆，裸着一半身子，行動呆板，活像一羣鬼物。他定着神，忽然肩膊上給人一拍，才醒覺大哥站在他的背後，說：「呼和賢弟，這一羣都是窮兇極惡的東西，愚兄把他們收禁到這裏來，雖然還留存着一具肉體，但已是界於人鬼之間的了。他們沒有思想，也沒有反抗，只是還懂得痛苦。」宗流聽了，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口裏只得連聲「是是。」原來這處是史雲程暗設的秘密黑獄，下面來往幹着苦工的便是經過他把靈魂剝奪去的「行屍」。因爲上文已經提及過了，這裏不必多述。

大哥又把宗流領到一間密室，向壁上一按。那小室緩緩地下沉，門扇打開，是一所地下機關。內裏有很多人在處操縱着各種鍵門，宗流知道這些人是大哥的手下，他們藏在這裏管着各處機關的樞鈕，怪不得圍城裏看不到一個人。再進便是地窖，大哥在門上叩了兩下，鐵門裏有人伸出首來，呀的一聲把門打開，宗流放眼看時，地窖裏放着一列石床，已有五個人鎖在床上，四肢張開，給鐵環箍着，這幾個人面上顯出很痛苦的樣子，在處輾轉呻吟。大哥臉色陰沉得可怕，他把衣袖捲起，在牆角拿出一瓶藥水來，倒滿了五杯，藥水即時在杯裏噴起了泡沫。大哥向身旁手下打了一個眼色，他們立刻把藥水灌進牀上五個人的口裏，只聽到一陣慘叫聲音，石床上的犯人全身痙攣着，血管漲起，有些在處拚命的抵抗，鎖着的手足都磨擦到出血了，宗流見此情狀，慘不忍覩，正想退出門外，那時大哥走近石床，伸出兩臂來，運起內勁，向五個犯人身上輪流按去。宗流往日在鐵隱禪師那裏也學過了點穴的功夫，現時看到大哥的按穴手法，一拂便壓遍了三十六處人身要穴，那迅速運行的手法，把內勁透進人體，直達腦筋，宗流自問功夫還距離得很遠。這時才明白大哥所說，獄裏的人只留得一個肉體，已是界於人鬼之間的東西，就是將生人變成了行屍，看他剛才把藥水灌向犯人，定是先使他們經過了一番劇烈痛苦。當他們用盡了全身氣力抵抗的時候，就乘這一忽兒將他們的重要穴道封閉，一方面施出暗勁來摧毀他們的腦筋，造成那些犯人沒有了思想，簡直如同失去了靈魂一般，和世上癲癎的人或是神經病者無異。

當宗流想到這處，他便不寒而慄，大哥已收拾完畢，偕他一同走出石窖來。大哥在地下室裏巡視了一番，剛想離開，便見甬道裏走進這幾個人來。宗流細看時，有一個人給抓着，一直走近大哥身前，那幾個人把他一推，倒在地上。原來這個被抓的是獄裏第一號室的監督，他偷偷將一壺水給一個行屍喝了。這行屍每天只飲食一兩次，如果喝得水太多，會漸漸恢復了記憶和理智的，所以凡是擅給行屍飲食的，算是犯了死刑。這時大哥順手接過一根皮鞭，狠狠地在那人身上抽了幾下，吩咐道：「先把他押進地窖裏，明天才把他幹掉！」宗流聽了，才曉到大哥對待手下也絕不留情，明天獄裏又多了一個行屍，心裏不覺吃驚起來。那晚宗流和大哥兩人，就宿在鋪陳華麗的高閣上，宗流因記罣着他那失去的金寶，又不敢向大哥追問，想念之間，剛才獄裏的恐怖情形又現出眼前，因此久久不能入寢。

將近五更，他聽到了輕微的脚步聲，偷偷一望，那暗門不知何時打開了，一個黑影提着一柄短刀，像攝青鬼一般閃進了內室，那處正是大哥的寢所，宗流一挺身子，就在榻上騰起來，一個「螳螂捕蟬」的竄勢，箭一般躍到那人身後，把掃堂腿踢出，那人撲冬一聲便倒，看榻上時，却不見了大哥的踪跡。正覺得奇怪，忽然笑聲起自榻後，那榻背迅速轉動過來，壁裏那部份伸出，大哥却是睡在這裏。他笑道：「呼和賢弟，你才是我的忠實朋友。那斷是傷不到我的。」一面翻身下床，從壁上取下一頂鐵盔來，向那刺客頂上一下子便套落，那刺客當堂發出悽厲的慘叫聲，在地下亂滾，細看時這人就是先前犯了死罪的那個第一號囚禁室的監督，不知怎的會給他逃脫了，上來行刺，這時給鐵盔套着，輾轉了幾下，便流得滿面鮮血，一忽間那人漸漸倒在地上，像蛻化一般，只剩下了一襲衣裳和一灘血水，大哥把頭盔放好後掀動鈴子，便有人上閣來把地面收拾乾淨。大哥又命令查究地窖裏那個失察，讓這死囚逃出來，那部下應了一聲便走出室，大哥回身對宗流道：「賢弟不必驚恐，方才的頭盔就是眞正『血滴子』的本來面目，祇要套上一忽兒，人體立刻化成血水，賢弟看剛才情形，如果我沒有幾下厲害的手段，怎樣駕馭得這班三山五岳人物？」宗流故作伸出舌來說道：「大哥不祇武功出人頭地，就是創出種種新奇的刑具，也是沒人能及，剛才那件鐵帽子，竟是這麼的厲害，但未知大哥從那裏得來？」那老奸見宗流對他讚賞，不覺掀鬚微笑，他附着宗流耳邊說：「賢弟不要對外人說出，這東西是當今聖上親手賜給我的，厲害無比。聽說當初是一個大內喇嘛僧製造出來，獻給聖上使用，殺人不露一點痕跡。」宗流跟着又讚頌一番，大哥以爲宗流對他貞貞的折服了。便把睡榻旁邊那黃綾帳子拉開，露出一口寶劍來，金光燦燦。他把劍從壁上摘下，遞給宗流道：「賢弟你看，愚兄還掌握先斬後奏的大權，就是當今宰相，也得畏懼我幾分。」宗流小心翼翼地捧劍在手，映着燈光細看。祇見劍鞘鑲滿珍珠寶石，刻上「清宮之寶」四個篆文，那劍柄處縛着黃綾帶，他展開一看，黃綾織了九個團龍暗紋，寫着八個硃字：「除奸誅逆，先斬後奏」。正中蓋了大印，文曰：「康熙御璽」。宗流詐作手顫起來，大哥將劍取回，說道：「賢弟，你我一見如故，方才你出力相救，可見對我一片忠心，我不妨把眞相告訴你：當初愚兄也是武林中人，半生蟄處深山，絕沒一些人生樂趣。後來，我想就算武藝出人頭地，大丈夫應該出來建功立業，如果不趁着壯年，博取功名富貴，那就很容易老死一生，到頭來與草木同腐，和虫蟻有什麼

分別？我又看到我師傅和很多武林前輩。都是貧困一生，到老還要吃苦，因此才決定要把我平生本領，擇主而事。勝過半生奔波，一事無成。後來果然我如願以償，由一位宮裏大喇嘛引我謁見皇上，即日就委我重任。愚兄非不知今時異族入主，但你看像洪承疇，吳三桂等人，難道不是邊疆重臣？他們到頭來也不能不應順天命，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們地位既比不上他們，而且也不是明臣，就算受滿淸俸祿，於良心亦過得去，所以這十幾年來，愚兄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全國上下，祇有一個皇帝是我所畏懼的，其餘都不放在我的眼裏，就是大小文武官員，對我也要另眼相看，大丈夫不能留名後世，也要遺臭萬年，這雖是過甚的言詞，但愚兄覺得大丈夫應該有此本色，才不負人生一世。」他說起來像是興奮已極，忽又把壁間一按，隆然一聲，露出五個大櫃來，都載滿了黃金白銀，珠寶玉石不計其數，宗流一眼看到自己被刦去那一袋金寶，也放在櫃裏，但比起那五光十色的金珠寶物來，便覺得黯然失色，他詐作看不到那袋失去的金寶，祇是吃驚地道：「啊，大哥，你放着這麼多的金銀珠寶，幾時用得去的！」大哥道：「這些都是王公大臣們饋贈的，還不算多，須知宮裏年中毀損和妃嬪宮人丟失的，就多過這裏的幾倍了，賢弟如覺得需要時，祇管向愚兄取用，將來你跟着我，也不愁沒享受的日子呢。」大哥這一席話，宗流心裏暗暗駡起來：「你這老奸想用金錢把我收買嗎？須知我宗流不會像你那麼良心盡喪，認賊作父，看幾時把你你這個奸賊碎屍萬段。」

不說宗流在處暗駡，且說那史雲程的的確算得老奸巨猾，他雖然認定宗流化身的「呼和浩特」已經對他服從，但仍然沒有把眞實姓名說出，所以宗流也實在猜不到他是什麼人，他隨着大哥住了幾天，食則同桌，寢則同室，其間大哥盡量表示出享用奢侈和權力的至上，希望宗流由羨慕而生出效死的心理。那天大哥忽然對宗流說道：「賢弟，說來請你勿怪，我自從聽見那次你救出了孟英父子之後，便曉得你是個本領高强的人物，所以才扮作蒙面盜，試探一下你的功夫，果然如我所料。現在我們獄裏像你那樣武技高超的，還是沒有。如果賢弟不棄，愚兄想同你結成異姓骨肉，今後同享富貴，患難相共，未知賢弟意思怎樣？」宗流心想推却不得，當下便道：「這正是小弟求之不得的，但恐怕辱沒了兄長。」大哥應道：「那是什麼話，賢弟有心，我們今天便當天盟誓，向各部衆宣佈，大家暢飮一番。」當下兩人敍過年歲，大哥比宗流長十幾年。這晚就當天叩拜，焚過黃紙。宗流跪下誓願時，口裏說一句，脚下就暗暗畫個「不」字。

晚上在地下機關裏盛排筵席，大哥的部衆紛紛敬酒，宗流想起外間那幾百個行屍，正在冷風澈骨裏裸着身子幹苦工，便食不下咽。

第二天，大哥又同宗流來到機關，今天地下室裏設了一張公案，似乎有事要舉行一般，一會大哥升了座，他着宗流坐在案旁。便見有幾個漢子押着兩個人進來，都鎖上了手足。那兩人一見大哥便跪下。

宗流聽大哥審訊，知道那兩人就是大哥最親信的手下，一個管着地窖，一個守衞閣下，前晚那個一號囚室的監督犯了死罪，關在地窖裏，掌地窖的一時徇情，沒有把他鎖上，因此給他開了地窖的鐵門逃走。那守衞睡閣的也因偶然腹瀉，走到閣外去大解，不料給刺客摸着暗鍵，把通到閣上去的秘門弄開了。到現在才查個清楚，所以拿到大哥面前審問。

大哥訊問過後，面色一沉，回頭向左右親隨喝道：「拿我的血滴子來！」一看這情形是要立即處刑了。那兩個待決之囚，一聽到血滴子三字，驚至面無人色，不斷向大哥叩頭，額頭也叩裂了，宗流看到眼前慘狀，心裏有些不忍；他雖然面貌古怪，却是心地善良，否則他後來也不會把王春明在病危裏救活。當下他站起來對大哥說道：「這兩人雖然罪有應得，但小弟剛和大哥結盟，未過三天，不想開刀。請大哥暫饒過他們，算是給小弟一點薄面！」大哥聽了，想了一下，便點頭答道：「賢弟說得也有理，且把他們關起來，改日再行治罪。」宗流更順水推舟，做個人情，又說道：「不如給他兩人一個機會。將功贖罪，且看能否努力幹去，報答大哥不殺之德。」大哥又點點頭，向隨從道：「拿獄裏的職掌册子來。」一會，手下遞上一本簿子，大哥翻檢一下，便向那跪着的兩人厲聲說道：「現把你兩人頭顱寄下，派往看守八號地道和水牢，每天當值八個時辰，倘有疏虞，便將你們轉到鬼倉去！」所謂鬼倉，便是黑獄裏對囚禁行屍監牢的稱呼。那兩人立刻叩了幾個頭，又向宗流注視了兩眼，像是從枉死城放出一般，由幾個漢子將他們押走。

這樣又過了半月，宗流雖然食宿都非常舒適，大哥對他十分客氣，每日裏無非跟着大哥四處巡視，沒什麼事要他幹的。可是他却如坐針氈，心裏祇是惦念着自己失去的財物，又不敢多問。一天，大哥似乎要到甘珠寺去，早上吃了飯，着從人準備好羊皮筏，又吩咐宗流在閣裏等他回來，叮囑不可到外間走動，說了便走出地下機關。宗流聽到外間轆轤骨骨的响，知道放下了吊橋，大哥已出圍城子去了。

他躺在閣上沉思，這樣未知要守候至何年何月，如果要自己跟大哥去幹這慘無人道的勾當，就是將來榮華富貴，也不稀罕，何況每天聽着鎖鍊聲音，看到圍城裏面種種陰沉的景象，再住多些時，神經會抵受不住。他一雙眼不斷地向壁間游移，想了一會，便起來摩着壁上，記憶着當晚大哥啓開暗櫃那處部位，輕輕用勁四邊熨去。忽然觸到一處，有些兒陷下，他更用力一捺，果然露出一個小穴，伸指向裏一揣，原來有一枚鎖匙。他拿燭一照，小穴旁邊有一匙孔。他連忙拿鎖鑰放進小孔一轉，的嗒一聲，兩扇櫃門打開，珠光寶氣，射到眼前。

宗流先把自己那一袋子金寶拿出，打開檢視，果然原封未動。他心裏便道：「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就是大哥知道，我一些也沒拿去他的珠寶，諒不會奈何我的。」他把暗門關上，稍一結束，携同隨身兵器行囊，便想上樓。他忽然停步自言自語的道：「使不得，大哥手下衆多，我怎樣踏得出圍城子？」眉頭一皺，有了主意，便走下石級，想冒險從暗門走出。

當他正想向大門逃出，立刻聽到空間有人喊道：「二爺，那裏去？」宗流四望不見有人，又舉步奔前，豈料十幾根弩箭射來一排地插在他面前，像籬竹一般擋着。跟着又有人喊道：「二爺說明了才好走，再前便有危險了！」宗流還是看不見人。便從背後取出他的那柄鐵傘張開，展起八步趕蟬絕技，向前滑縱。那時圍城上鈴聲大起，矢石四邊向他身上射來。他舞動鐵傘子，把矢石紛紛擋開，如擋雨箭，足下不停地一滑一縱，像燕子掠地，一霎即過。一時城牆上都彈起了鐵網，把牆頂掩蔽了，使他無法扒上。他沿着城牆走了一會，見沒法扳得上這七八丈高垣，正在心急，忽見近城牆處有兩個石拱門，像是隧道出口，可以躲避一時，他一閃身便站到拱門下，向裏一望，石拱下有兩扇鐵門，關得很緊；於是把鐵傘放回背後，施出掌力來向鐵門推去，聽到嚦一聲，門裏的鐵門曲了，露出一隙。他再運掌連劈幾下，那鐵門斷開了，推門便進。那裏有石級通到下面，微微看出是個水牢。這時宗流恐有人追來，祇有沿級走下，但自己不諳水性，水牢又沒些浮水東西，面前一片漆黑，心裏念道：「這番怕逃不出了。」

就這當兒，牢頂突然露出一穴，有人輕輕的道：「呼和爺，你想離開這裏嗎？」宗流嚇的一跳，那人祇露出面目，看不出是誰。便問道：「你是誰人？」那人應道：「二爺，我就是你救回性命的人，請不用遲疑，現在我把羊皮小泡子放下，你向前浮去，便會看到一度水閘。我本來可以攪起水閘來放你出去的，但怕將來總爺加罪，不如由二爺自己去弄開，免小人受罪。出了水閘，便是湖上了。」說罷，撲通一聲投下了一個水泡來，那暗門瞬巳復合。宗流縱身水裏，抓着羊皮水泡，一路浮前，果然有一石拱的水閘，有鐵枝隔着。他雙手雙足繞在鐵枝上，出力撐開，僅可容身，便立刻浮着水泡穿過。泅了不久，巳看到光綫，漸漸見到湖水，心花怒放，那出口原來是個大渠道，直通到岸邊。

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湖水乾涸，有些地方祇是沒脛水深，可以涉渡，近着圍城子處，更是積涸汚泥，直涸到湖心，祇有兩丈寬的水道，可以行船。宗流覺得浮水不如涉渡，這樣比較快捷。他立刻展開絕技，借浮泥滑走，這正配合他的「八步趕蟬」功夫，走得非常迅速。

他滑走了一程，脚下盡是浮溫積水，忽然走到一處，脚下感到有些異樣。那浮泥輕鬆絕不受力，幾乎把足陷過，若不是他練成「八步趕蟬」足下絕頂輕功，便會連人掉到浮泥裏；幸而他一足陷進，另一足借勢滑起，才把那陷進的一足抽出。他想起當初隨大哥乘羊皮筏來時，那船夫說過湖裏隨處有流沙地域，那些流沙輕軟如無物，深不見底，就是放進最輕的東西，也要下沉。他正在思量，眼前人影一晃。幾十丈開外巳有人追來，也是涉渡，看看那人原來是大哥，不免暗吃一驚。一會漸近。那人口裏叫道：「呼和弟，快隨我回去，你走不得！」果是大哥的聲音。宗流只得回應道：「大哥請見諒，小弟實因有急事要回去一兩個月，當便再來。」大哥喝道：「使不得！這裏來去都不能够隨便的，你勿太過放肆。」說時，幾下輕功，踏着湖上淺水，巳追近來。宗流拚命的逃走，後面風聲傳來，知道愈追愈近。忽然衣領上給一種大力擋着，人形隨來，宗流藉着身軀矮小，他向泥漿上一滾一滑，身軀急向前倒，俯身竄開，果然給他掙脫了。後面的大哥也估不到他脚下滑得那樣快，只是執着了一片撕下來的衣領，愕了片响，便又飛身追來。

宗流猛然省起剛才走過湖上一處流沙地帶，浮泥輕鬆，絕不受力，只能憑脚下功夫滑過，料想大哥未必練過「八步趕蟬」絕技，就算有輕功在身也不能走進，否則便要沉在流沙裏了。

當下不敢怠慢，一轉身便向流沙地帶走去，後面大哥將追及時，見宗流又轉身竄走，他定要截回宗流，一時便忘記了湖裏有流沙地帶，以爲宗流能够走的，他定然也可以插足。

他見宗流愈跑愈快，也暗暗佩服宗流的滑縱功夫了得。他知道這些乾涸了泥淖，不易置足，平常人便會把足陷進泥裏了。但他那裏知道浮泥和流沙性質絕不相同，浮泥下面是泥土，而流沙底下是很深的含水幼沙，絕不受力。前面宗流脚步忽然緩下來，他正在心裏歡喜，以爲這番定可抓到了。立刻提氣上升，飄身向前，脚下竄高，一落便到了流沙地帶裏去。當他雙脚一點，想再縱身飄起時，不料足下全不受力，一路便是幾寸；他心裏一急，連忙再提起身軀，可是脚下被幼沙吸着，他想一點雙足竄出，那知稍一用力，脚下又沉下幾寸。他還是不服氣，一時用盡平生輕功本領，那料愈陷愈深。他這時才知道流沙的厲害，任你有絕大武功，如果未曾像宗流那樣，昔日曾經苦練「八步趕蟬」功夫，（把塘底浮泥堆成小坵，再澆上了滑油，天天練習。）然後才能够在流沙渡過。這時大哥身體巳漸漸下沉，他惟有喊起救命來，希望圍城裏他的部下聽到，趕來救援，但這處離灘上鬼墟很遠，聲音不易傳到圍城。

他喊了一會，流沙巳淹沒了他的身體，祇剩下一個頭未沉下。他把雙臂用力拍着浮沙，想支持着一刻，可是還抵抗不住身軀重心的下沉，瞬間只露出半個頭顱和一雙手，眼看要全部沒進流沙裏去了。

（未完）

本刊啟事

由於近日物價急劇上揚，舉凡印刷、紙張、油墨、釘裝等等亦大幅度增加，本刊爲了彌補生產成本起見，由今期起微增售價五角（定價四元），情非得已，敬希見諒！

武俠世界（周刊）出社版謹啓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塞外飛虹

文·蕭逸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仙子偕杜鐵池返抵崑崙仙居，據報寄住的石蘭兒驀然失踪，藍仙子於問明原委後，斷定必是被山下寒潭底的妖蟒擄去。這時徐雷逕自進來，於是三人共商收服妖蟒之策。一時未決，藍仙子因有事他往，便托杜、徐兩人留意寒潭動靜。藍仙子離開不久，寒潭突起變化，原來妖蟒正在興風作浪，一條水柱冲天直上，杜鐵池急命雲姑作法，撒出法網，將水柱連寒潭罩住，妖蟒突然化成人形，想施妖術衝破法網，杜鐵池立即施出仙劍，席捲過去，包圍妖蟒，徐雷也打出神火雷珠，妖蟒力戰，雖處下風，但猶頑抗到底，不肯降服……

前生是祖孫 今世成師徒

杜鐵池見狀，情知不給巨蟒一些厲害，諒牠不會順服，心中默念，囊中的那顆「兩刹神珠」便自脫體而出，一經飛起，即形成紅紫兩道旋轉光華，車輪般地旋轉起來，其勢奇快，一經出手，彈指的當兒，巳飛臨到巨蟒當前——那條巨蟒先自發出的護體丹氣，吃眼前旋轉珠光一接，立時為之破開一口！

這顆兩刹神珠乃古仙人「破月神君」當年降魔至寶，威力無匹，杜鐵池先以自己功力未完全恢復之前，尚不敢隨意施展，生怕控制不住。如今功力既巳完全恢復，更能收發由心，便不再有所忌憚！

眼前這條怪蟒，雖然修練千年，道行頗深，到底身屬異類，如何能敵得這類仙家降魔至寶——

即見珠光猝然向下一落，怪蟒由不住發出了「吱！」地一聲尖叫，大片血光湧處，背脊間，巳現出了一道血痕。傷勢雖不甚重，却是這畜牲生平從來未曾受嚐過的痛楚，一時連天的怪叫起來，那團高懸頭頂的斧光頃刻間大為擴張，挾着疾厲的風雷之勢，直向着杜鐵池所出的那顆「兩刹神珠」上直劈下來！

杜鐵池冷笑一聲，心忖着好個孽蟒，大概是看準了我不能與神斧力拚，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如此這般，我就偏不讓你稱心如意！

那兩刹珠光，本是稱心如意，心念微動，珠光立隱，如此一來，怪蟒所出的神斧便亦落了個空——

突然間，杜鐵池巳站立在巨蟒當前——後者嘴裏「吱！」地發出了一聲怪叫，長軀猝伸，却把一條紅鱗斑斕，長有數丈的巨大蛇身，直向着杜鐵池身上力抽了過去！

隨着掃出的巨大蛇身，挾着大股的風力，蟒身未近，先有一股奇腥極膻的異味，撲襲過來，常人即使沾上一點，也只怕受不了！

那裏知道杜鐵池玄功出神入化，此刻現身眼前的形像，只不過是其一個化身而

已！

眼前怪蟒長軀力掃之下，杜鐵池身形突然間消失不見，唰啦啦，數丈長短的蟒身，竟至於掃了個空——

「吱——」又一次這條怪蟒發出了尖銳的叫聲，一掃不中之下，牠似乎巳發覺了情況有異，陡然間長軀力縮，却是慢了一步！

人影猝閃，猛可裏杜鐵池第二次顯身眼前，右手揮處，一隻巨大手掌，形同畝許方圓的一片巨雲，範圍所及，眼前這條怪蟒全身，俱都在掌勢控制之中！

至此，杜鐵池才施展出他的無敵降魔大法——這一手「巨靈金剛掌」便自非比尋常，頃刻之間，眼前巨蟒巳為他巨大手掌緊緊扣住！

「哼哼……好個孽畜，還不把竊自潭底的崑崙二寶獻上，莫非想死不成？」

一面說時，杜鐵池運施功力，將那隻「巨靈金剛掌」向內用力一收！

這一緊一收之力，何止千鈞！饒是那條巨蟒通體堅逾精鋼，也有些吃受不住，嘴裏再一次發出吱吱怪叫，巨嘴張處「波！」地一聲，再次將那顆修練千年的內元眞丹吐出，形成大片紅色火焰，直向着杜鐵池眞炁所變成的巨大手掌上燒去！

杜鐵池想不到對方情急之下兀自還有這麼一手，冷冷一笑，左手指處，發出了「太乙眞氣」，有如浪潮似的一個疾捲，巳將對方所出的那顆內丹連同丹氣一併捲住，再運用「小六乘轉移」法，手指再指，硬生生將對方內丹分隔一邊！

至此，這條怪蟒才算嚐到了厲害，杜鐵池仙法果然厲害，眼前再要恃強，只怕這顆修練千年的內元眞丹，便將不保！心中一懼，嘴裏連天的吱吱怪叫了起來，一面頻頻向着杜鐵池點頭不已，碧瑩瑩的一雙眸子裏，竟自落下淚來！

杜鐵池胸有成竹，冷冷一笑道：「好個畜牲，你可知道厲害了？」

巨蟒連連點頭，嘴裏更是一連串的哀鳴不巳！

「你可願將崑崙二寶獻出麼？」

「吱——」嘴裏儘自哀鳴着，却只是垂淚不巳！

杜鐵池點頭道：「讓你也無能逃脫我的手掌，既有本事顯現人身，你不變來說話？」

那條巨蟒知眼前杜鐵池法力了得，不得不依，聆聽之下，身形一個滾翻，又自變成了前現的人形，兀自是頭生雙角，面若重棗的高大怪人，手握巨斧，狀極痛苦猙獰，只是在其肩臂之間，却有鮮血淋漓的一片傷痕，顯係方才為杜鐵池兩刹神珠所傷。

杜鐵池一面運用「巨靈金剛掌」功力，高高在上，將對方控制在掌勢之中，不愁牠能脫逃，這才冷冷一笑，向其發言道：「你還有什麼能耐，只管施展出來，看看能奈我何？」

怪蟒所現人身，只是喉中「咻咻！」喘息不已，却是不發一言——

那一顆被杜鐵池「小六乘轉移」仙法所分開一隔的內丹眞元，兀自光華閃閃，在杜鐵池「太乙眞氣」圈內，不時左衝右突，却始終無能脫困而出！

杜鐵池由怪物臉上神態測知，牠兀自並非眞心的順服，打量這番神態，只怕尚有異動！

心中正自盤算着對策，只覺得眼前光華乍閃，徐雷巳落身半崖，正是居高臨下之事！

「杜恩兄不必與這個孽障多說，這類毒物，留牠何益，不如殺了的好！」

這一聲斷喝，聲若宏鐘，却能發聾啓聵，震得四山都有了回應！

怪蟒所現之人身，聆聽之下，登時為之吃了一驚，兩隻綠光閃爍的眸子，頻頻向着徐雷打量不已。

杜鐵池自然知道徐雷意在恐嚇，心中更加有數，當下寒聲應道：「道兄說的也是，據聞道兄屠龍寶刀甚是厲害，何不請出一試！」

徐雷哈哈一笑道：「恩兄既這麼說，我遵命就是，且看這厮如何說吧！」

隨即轉向怪蟒大喝一聲道：「孽障，還不把崑崙二寶獻出，當眞想死不成？」

巨蟒所現怪人一雙眼睛，在徐雷身上轉了半天，啞着聲音道：「哼哼……你這道人又是那個？你我無怨無仇，何故苦苦與我作對？」

徐雷狂笑道：「問得好，說起來，你我五千年前，可能還是一家，實在說吧，我的原身恐怕是你的老祖宗，你是蛇，我是龍，你連『鬧海龍王』的名字都沒聽過，就敢在這裏撒野，豈不是自找倒霉？」

那巨蟒深伏潭底，修練千年，那裏聽過什麼「鬧海龍王」？只在成氣候以後，利用崑崙七子疏於管理之時，偶而外邊走走，足跡亦只限於崑崙附近而巳，所知者亦只限於崑崙七子以及為數極少幾個常來崑崙走動之人，牠生性痴呆，徐雷這幾句話，不過是順嘴胡說，却沒有想到，居然眞的把牠給唬住了。

一時之間，只見牠頻頻眨動着那雙碧森森的眼睛，只管向徐雷打量着，徐雷外貌又確實是較諸常人有異，虬髯亂髮，聲若宏鐘，倒眞的以為他是一條古龍轉世，與自己一般異類成形，而蟒性伏龍，一聽對方是龍，倒眞把牠嚇住了！

徐雷見狀不禁測知，更是胸有成竹，當下哈哈大笑道：「莫非你這長虫還敢不信麼？」

一面說時，霍地張開大嘴，「波！」一聲，也學對方巨蟒模樣，把一顆所煉經年的「火雷神珠」權作內丹由嘴裏噴出！

頃刻之間，紅光大盛——

那巨蟒所現人身，原本就巳相信，這時見狀，早巳嚇得魂飛魄散，叫了一聲「龍王饒命」，雙膝一軟，竟自跪了下來！

徐雷怒喝道：「還不把崑崙二寶獻上麼？」

怪蟒應了一聲，頻頻叩頭，嘴裏只是咿呀怪聲叫着，却是遲遲不肯出手把二寶獻出！

徐雷嘿嘿一笑，伸手向着空中一指，那顆火雷神珠陡地閃出了一片紅光，直向着怪蟒當頭落下！

怪蟒所現人身，立時大叫一聲道：「龍王爺——且慢——」

那片紅光巳將要落向其頂，徐雷用手一指，臨時止住，道：「如何？」

怪人叩了一個頭道：「我願意獻出……就是……只是懇請二位眞人答應我一個條件……」

杜鐵池冷冷一笑：「你還有什麼條件麼？說來聽聽！」

怪人心中對徐雷雖存畏忌，由於方才吃了杜鐵池許多苦頭，情知這個姓杜的眞人，更不是好相與，看來確是敵他們不過，無如要牠獻出竊據之崑崙二寶，實在比要牠獻出性命，更難以割捨！無如眼前情形，又不容他少緩須臾，情急智生，逼得牠鋌而走險！

聽了杜鐵池之言，牠頻頻叩頭道：「崑……崑崙二寶乃……乃是我在泉底一處暗穴中所發現……原是無主之物，算不得是竊取……」

徐雷怒叱道：「胡說，此二寶乃當年崑崙開山祖師所留之鎭山七寶之二，你這畜牲，無意發現，焉能據爲己有？還不快快獻上，當眞想死不成？」

怪人抬起頭，目光閃爍，臉色極忿的道：「好吧，你們要我獻寶，我便交出來就是，只是要依我兩個條件，否則……哼哼，即使是你們殺了我，能奪得這柄神斧，却是萬萬不能收回我背後這卷『心蘭眞經』……我可以把它當面燒壞，也不會給你們……如何？」

這一着，倒也是眞够狠辣，却也是事實，當前情勢，這怪人如果眞要如此，確也是誰也無能阻擋——

那「心蘭眞經」就在牠背後，一念之興，牠即可以本身所煉之眞火，立刻將之焚壞，却是防不勝防！

怪人見二人並未立刻置答，情知這一着已奏了效，遂即冷冷的道：「第一，你們請把眼前法寶禁制撤開收回，第二，我要與這裏的主人藍仙子說話，請她負責我安全離開才行！」

話聲才完，即聽見空中一女子微笑道：「這個不難，我自在此，你何未見？」聲音方住，即見空中青光猝然閃得一閃，藍宛瑩已自空中現身而出——

不祇是藍宛瑩本人，同行併立的另有一個身形瘦高，黑面赤眉的全眞道人！

二人併肩站立在當空一方雲霞之上，可能已來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只是隱住身形，一時未現身而已。杜、徐二人以其道力，應是可以察知，只是眼前全部注意力皆在怪人身上，竟然也被瞞過，聆聽之下，倒也頗感意外！

雙方乍見之下，杜鐵池徐雷二人俱已認出，那個黑面赤眉的瘦高道人，正是崑崙七子中的「赤松子」譚悟，只當他目前忙於功課，無暇分身，却沒有想到竟然也抽暇隨同藍仙子一併來到眼前！

乍見之下，雙方含笑點頭爲禮！

藍宛瑩與譚悟巳自由空飛墜眼前！

怪人見藍仙子果然來到眼前，隨行的那個黑面赤眉道人，正是七子之中，向以嫉惡如仇著稱的「赤松子」譚悟！

這條巨蟒盤據崑崙巳有千年歲月，多年來雖是蟄伏水底不敢妄動，然而對於此間主人崑崙子的爲人動態却是探知甚清！

——此刻乍見「赤松子」譚悟竟隨同藍仙子一併出現，不禁大感驚心！——

眼前四人，杜、徐、藍、譚，簡直沒有一個好相與，四人中只出其一，那怪蟒已自覺不是其敵，更何況四人聯手以敵，是以毒蟒所化怪人與對方乍見之下，只嚇得全身簌簌戰抖不已，竟是難發一言。

藍宛瑩冷冷笑道：「你要與我說些什麼，我這裏洗耳恭聽了！」

——一面轉向杜、徐含笑道：「二位道友就權且依牠。暫祉把法寶撤回，看牠又能如何！」

杜、徐二人相視一笑，應了聲遵命，遂即把各項功力出手俱都收回！

瞬息之間，眼前各色光華，頓時消失一淨。

也就在這一霎，當地怪人忽地發出了一聲尖叫，身形躬伸之間，化爲一道五色虹光，倏地掠空直射而起，其勢有如箭矢，一閃而入天際——

他當然知道現場各人，無一好惹，身形一經騰起，却由其身上散發出千百點光鱗！

前文曾經述及發自這怪蟒身上的每一片鱗甲，皆爲其本身所煉製的特殊陰雷，具有極大的爆炸威力！眼前千百片鱗甲一齊散開發出，爆炸開來，聲勢當可想知！

當下，但聽得一陣子連天霹靂之聲，其勢有如驚天動地，彷彿眼前整個山崖俱都爲之炸成粉碎，而於此混亂間，那條巨蟒所化的長虹，早已衝霄直起，隨同牠起身的虹光之先，那柄被其據有的「飄雪神斧」，先自化爲一幢三角形的銀色巨山，直向上方力衝過去！

觀濤閣內外，連同整個峯上，俱都有藍仙子以及其餘各子所佈設的厲害禁制！

怪人當然知道不易通過，情急之下，乃以所持之神斧，全力施展，向上猛攻——這一着，本是無可奈何之策，殊不知却產生了奇妙的效果！

在場各人，都非易與之輩，也不乏可以抵擋攔刦對方「飄雪神斧」的異寶奇珍，惟在對方情急拚命之際，分明存有「玉石俱焚」之意，而這柄「飄雪神斧」既爲崑崙七寶之一，對該派未來興衰關係甚大，自是不容有此損傷，這麼一心存顧慮，便令對方大以爲有可乘之機——

眼看着怪人身遁之處，雲飛霧散，竟連觀濤閣本處的禁制都阻攔不住，斧光過處，青霞散亂，第一層禁制立刻爲它衝破開來！

怪人七彩遁光，連同前導的巨大斧光，乃得一路怒衝直上，勢若破竹！

這番情景看在杜、徐二人眼裏，俱都吃了一驚！

杜鐵池原有十分把握，可以將對方擒住，只是本主藍仙子與七子中的「赤松子」譚悟既巳現身，自己倒不便「越俎代庖」了。

目睹着這番情景，「赤松子」譚悟首先發出了一聲冷笑，接着一聲喝叱道：「大胆！」

語聲出口，右手袍袖正待揮出，發動埋伏上空的「霹靂陣勢」，將其活活擊斃當場——

須知這霹靂一陣，威力極大，一經施展，敵人設非有極高功力，萬無活理！

藍仙子其實對這條巨蟒，存有憐惜之心，除却崑崙二寶爲本門必欲得手，不可

遺失之外，即以對方怪蟒所煉的那顆千年內丹，便是曠世難逢的世珍異寶，修道人一經獲得，對於本身大有裨益，如果有什麼疑難大症，日食丹氣少許，更可收藥到病除之奇效——

藍仙子私心中念及心上人秦冰，即使得「洗星老人」君也平之助，得去大疾，但內力必然大爲虧損，如得千年蟒丹之助，便可於極短時日之內復原如初，有了這個念頭，便留下了私心——

這時眼見着師兄譚悟，待施展「霹靂陣勢」，不禁大吃一驚，正要出聲喝止，却沒有料到竟然有人較之譚悟出手更快！

那巨蟒所化怪人，眼看着一路衝天，疾若飛矢——猛可裏，却由後嶺巔峯之處，爆發出萬縷銀絲狀物！

日光之下，這猝然飛出的萬縷銀絲，交織出大片銀光，形成了一片佔空極大的光網，其勢較諸那怪人的起勢更快更疾！不偏不倚，兜頭直下，一下子網了一個正着！

按說，怪人用以開路的那柄「飄雪神斧」，原是無堅不摧，怪在這猝發而來萬縷銀絲，却偏偏躲過了斧勢鋒頭，閃開了大片斧光之後，獨獨將怪人網羅其中，觀其出手，不得不謂之獨具妙手了。

這猝然來臨的一片飛網，堪稱是「恰到好處」，居然將怪人與其出手的斧光，分成了兩個部位！

「飛花仙子」藍宛瑩，也恰於這個時間之內，飛身來至眼前，巧逢着「飄雪神斧」正自由怪人手上失手飛出，乃即施展出崑崙妙手收法，左手掐靈訣向外一展，右手探掌向着斧柄上一抓，不費吹灰之力的拿到了手上！

她這裏收寶在手，滿心歡喜，却只見那面斜刺裏飛出的銀色光網，巳將怪人緊緊網住！

藍仙子一見銀網出處，已猜知了是怎麼回事，心中正自驚異——

說時遲，那時快！

眼前金霧猝閃，「赤松子」譚悟巳自下方電掣也似的急衝而上——這面猝出的飛網，雖然拿住了怪人，由於來得過於突然，不無「喧賓奪主」之勢，正因此而遭致了主人的怪罪！

那面猝出的銀網，一下子網住了怪人，正待向下方拖下，却只見譚悟一聲冷叱道：「且慢！」

隨着他這聲喝叱之下，右手猝出，只一下，已將那面待下的銀色光網緊緊抓住，一時成了上下不得之勢！——

却見他面色一沉，目光如電的視向一座山峯，怒聲發話道：「何方來客，這般出手，未免於禮有失，請現身出來說話吧！」話聲出口，四野蕭然，並不見任何人現身答言，却只見那面銀色光網，雖在譚悟手抓之下，並不甘心雌服，不時的用力掙扎，連連向下拉動不已，只是在譚悟抓持之下，不能稱心如願！

雖然如此，網中怪人却亦不能就勢脫網而出——

那銀色光網，爲萬千縷細細網索所織，每一網索看來細若小指，只是韌性極强，一任怪人在網內翻滾跳動，往往拉動極長，最終仍能回復原樣，休想掙破一根！

暗中人似乎不甘心飛網受制於譚悟之手，是以頻頻行法力收，無如譚眞人法力精湛，對方雖是出盡全力，亦休想能將出網收回——

如此雙方相持了好一陣子！

譚悟面色益怒的道：「尊駕既不出來，貧道不得不催駕了——」

話聲出口，五指往空一抓，正待彈出——

——再聽得一人細聲道：「慢着——」

緊接着，這人發出了一聲嘆息，接着道：「眞人何苦逼人過甚？老身這就出來了！」

緊接着一片霧光昇起，初起之時，尚是淡淡一片，待到後來，竟是越聚越濃，有如大片雲海，瀰天而起！

譚悟原待施展崑崙派神技「彈指神雷」，向對峯擊去，此刻見狀，暫時作罷，臉上神色，頗爲不悅！

只不過是瞬息間事，眼看着那層白濛濛霧氣，當風勢一吹，成一座橋狀物什，直向眼前搭過來，其一端方自與這邊地面一接觸，尾端立收攏過來，白光雖然閃得一閃，面前巳多了一個鷄皮鶴髮，白面長軀的老婦人！

這個老嫗身上穿着一襲火紅色半長不短的小襖，其上繡着光焰四射的一枚紅色火球，四周亦繡有一些奇怪的符咒。一頭白髮，却結了個兒臂般粗細的大髮辮，由後而前，拖垂於前胸！

其人過於瘦削，觀其長相，倒也並非模樣猙獰，兩隻眼睛深深陷入，眼圈四周，却是一圈黑色，顴骨固高，兩頰深陷，看上去，簡直像是一個活死人。

雙方乍一見面之下，老婦人向着譚悟點頭爲禮，苦澀的臉上，顯出了一抹笑容，道：「譚眞人請了！」

說完了這句話，才自又轉向藍宛瑩、杜鐵池等點點頭道：「藍仙子及各位道友請了——」

譚悟冷笑道：「請恕冒昧——足下又是那裏來客？」

紅衣老嫗森森一笑，一面目注當空，雖與對方問答，却不曾疏忽了空中那面銀色飛網，兀自在暗中運功，竟圖將網中蛇人收爲已有，無如譚悟早已施法在先，表面雖然不動聲色，實則却面面俱到，紅衣老嫗雖暗中施出了全身解數，空中銀網連閃如電，却不能收回寸厘，這才知道對方厲害，面色遂即現出無限淒然！

當時頻頻苦笑，微微頷首道：「老身並非無名之輩，乃東桃花島地仙雲七婆婆便是——」

她這裏一經報名，各人一聽，俱都微微一驚。

果然這個雲七婆婆，並非無名之輩，以其當年風采之盛，實在料想不到今日竟然會偷入人境，托庇於七子之護，不免令人大爲驚異。

藍宛瑩微微頷首道：「原來足下便是雲七道友，久仰之至……」

說到這裏，她乃轉向譚悟道：「這裏不是談話之處，五哥且助我將這孽畜收下之後，再論其它如何？」

譚悟點頭道：「施得……」冷哼一聲，轉向雲七婆婆道：「怎麼婆婆妳不先行收回了出手的法寶？有什麼話，我們等一

會再說如何？」

紅衣老嫗輕嘆一聲道：「豈敢！」

即見她探出了一隻瘦若鳥爪的瘦手，在空中虛抓了一下，一片銀光閃過，已將網羅着蛇人的那面銀色光網收回手上，瘦臂一伸，即行無踪，再看其腕上，已多了一銀絲編就的怪樣手鐲，敢情那面制出的飛網，竟是由這隻異樣手鐲所幻化，倒也希罕！

先者，就在雲七婆婆銀色光網方自一收回的當兒。網中怪人倏地化為一道赤焰，待向來處回竄，「赤松子」譚悟，偏偏眼明手快，容牠不得。

那怪人化身赤焰方自衝出十數丈遠近，即見譚眞人袍袖展處，驀地飛出了一幢五色光華，也同雲七婆婆前發之光網極其相似，形成了一面十數丈方圓的五色巨網，當下迎着怪人來處頭上一兜，已將對方兜入網內。

空中立時傳出了一片吱吱怪叫之聲，眼看着入網怪人於情急之下，倏地變成原形，巨口吐處，狂焰如泉般怒噴而出，一條長軀刷啦啦就空舞起，待行脫困而出，却是無能為力——

眼看着在譚悟法力催施之下，那面五色光網一陣猛力收來，便將那條巨蟒，束成一團——

却不意那條孽蟒，眼看着受制於人，竟是心有不服，驀地巨口張處，「波！」一聲，將一顆滾圓丹珠吐了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顆內丹一經出口，陡然間迎風怒長，加大了數十倍！

原來那條怪蟒眼看無能逃脫，受制於人，自忖必死，心裏一急，竟自抱定了「玉石俱焚」之心，於萬分情急之下，不惜將自身千年苦煉而成的一顆內丹，與以炸壞——

這麼一來，怪蟒本身固然苦心盡付流水，而其最大意圖，實欲借助奇毒之無限丹氣，暗傷四周強敵，此舉在各人完全無防的心情之下，很可能一時大意，便為所傷！

各人乍見眼前情景，俱都吃驚不小！

雲七婆婆首先怪叫一聲，待將手上銀鐲再次飛出，杜鐵池、藍宛瑩却已快她一步，雙雙出手！

尤其是杜鐵池由於距離那條怪蟒來處更近，出手更較藍仙子快了一步！

杜鐵池自功力恢復後，每有意想不到之出手神技——

眼前隨着他一聲喝叱，七修仙劍先自化成一道經天長虹，驀地射空直起，待到與對方那顆內丹方要接觸，倏地捲成一彎長虹，將對方內丹束於其間，一陣力縮之下，登時阻住了其暴漲之勢！

是時藍仙子所出的劍炁，也行飛到，見狀遂即招回，却轉向杜鐵池道：「杜道友且莫要傷了這玩藝兒，留着它日後還有大用！」

杜鐵池應了聲：「仙子請心！」

當下遂即展開仙法，七修仙劍一連向空中指了幾指，眼看着那口仙劍力收之下，將對方那顆內丹緊緊迫收為碗口般大小一粒紅球，冉冉落下——

是時受困於譚悟網中怪蟒眼見自己所煉內丹，竟自到了對方手上，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連串的哀鳴，即見牠兩腮連連收縮，兀自希冀將那顆內丹再行收回，只是為杜鐵池仙法所隔離，雖是施展出全力，亦是無用，只急得全身鱗甲一片片紛紛倒立而起，連聲怪叫不已。

譚悟見狀一聲怒叱道：「大胆妖蛇，死在眼前，還敢如此囂張，莫非本眞人就斬爾不得麼？」

說罷，修指微曲着，向外猝然一彈，即由其晶亮的指甲尖上，飛出了豆大的一點紫色火星！

這點星星之火，一經脫離譚悟指尖，有如風中流螢，只一晃，便即飛臨空中網內！

其勢極快！

眼看着這點紫色火星一經飛落空中網內，緊跟着那條巨蟒全身上下遂即燃起了大片火焰，彈指間已遍及全身，形若一條紫色火龍！

敢情那一點紫色火焰，是為「赤松子」譚悟所煉就的「太乙眞火」，網中怪蟒如何當得！

一時流焰所及，只燒得空中怪蟒嘴裏吱吱連聲怪叫，口涎連連滴泗不已，眼看着這條怪蛇長有十丈的身軀，一陣暴縮之下，只得丈許長短，緊跟着一個滾翻，又化為前見怪人——

雖然這樣，却不能逃過身上所中烈火，紫色火焰連連聳動，將巨蟒所化之怪人全身罩住，只燒得怪人呼天搶地，連聲怪叫不已，忽地跪下來，向着譚悟連連叩頭不已——

譚悟知道對方千年修行不易，自不會輕易就廢了牠的性命，只不過是殺殺牠的銳氣而已！

當下伸手指了一指，對方身中的紫色火焰，頓時自行止住——隨着譚悟的另一隻左手揚處，由其衣袖之間蛇也似的飛出了一串紅光！

巨蟒所化的怪人，見狀怔得一怔，不及牠有所施展，紅光現處，身上已被一條長索，由上而下緊緊縛住，動彈不得。

是時杜鐵池也已將發自怪蟒的那顆千年內丹收在手上，紅通通地光華萬道，活似一輪東昇的旭日，映照得眼前各人全身皆赤！

杜鐵池遂即轉向一旁的藍宛瑩笑道：「這顆內丹，對仙子或將還有些用處，接住——」

手勢輕振，遂即抛出！

藍仙子玉手輕出，已將之托於掌上！

「謝啦！」嘴裏說着，杏目微轉，乜向一旁的雲七婆婆，後者臉上漾出無比羨慕表情！

藍仙子當然知道為了什麼！微微一笑道：「雲婆婆如有便，進去一談如何？」

雲七婆婆巴不得有此一請，聆聽之下，連連點頭道：「多謝盛情，多謝盛情——正要討教！正要討教！」

藍仙子便又向譚悟道：「五哥無事不登三寶殿，想必有什麼事吧？」

譚悟呵呵笑道：「我只當杜道友一人在此作客，想不到妳這裏竟是如此熱鬧，徐道友也在……還有外客，——我只是與杜道友有些話說，既如此，等一會再說無妨，這個孽畜既是出自妳處，理當由妳自

行發落，只是切莫要讓牠跑了，日後再擒牠可就不易了！」

藍仙子一笑道：「她跑不了，你放心走你的吧！」

譚悟遂即轉向杜鐵池道：「等一會，我再往請道友過來一談！」又向徐雷拱了一下手，一片霞光閃過，遂即消失於無影無踪——現場却留下了五花大綁，動彈不得的那個怪人，只管用一雙含有乞憐眼光的眸子，盯向藍宛瑩，竟自垂下淚來！

藍宛瑩冷笑一聲道：「你這孽畜，竟然也有落淚的時候，剛才的威風又上那裏去了？」

這蛇所化之怪人，相信知道自己此刻身落人手，命在頃刻，聆聽之下，越加的傷心不已，一時淚下如雨，頻頻向着藍仙子叩頭不已！

藍宛瑩冷笑道：「你這孽畜，潛伏天池谷下千年不動，此番力欲求生，必有所圖，哼哼……多年以來，你雖沒有機會為惡，但我知道你生性詭詐多疑，貪得無厭，眼前作出一副可憐模樣作甚？」

怪人聆聽之下，竟自嗚嗚有聲的慟哭起來！一時口吐人言道：「仙子開恩……如果仙子答應將內丹發還與我，小妖甘願將得自谷底的崑崙寶册獻上……」

藍仙子寒聲道：「如果我不把內丹還你呢！難道你還能將我崑崙至寶佔為己有不成？」

怪人涕淚漣漣的說道：「小妖內丹雖失，但本身眞火尚在，望仙子莫要逼我過甚……」

這句話倒是提醒了藍宛瑩，才注意到，那卷崑崙至寶經册，仍在對方身後，正如其所言，果然牠要是有心毀經，確非困難之事，一時倒也不便逼其過甚！

當下冷笑一聲道：「無耻妖孽，這卷經册只要少有毀傷，你這妖畜雖死亦難贖其罪，那時後悔可就晚了！你且在這裏稍歇一會，等一會，再來與你說話！」

說罷用手一指，已將對方怪人緊緊拴綁在一堵山石之上，又在這附近佈置了禁制，這才同着面前各人轉向觀濤閣！

那雲七婆婆自從現身之後，始終一副鬱鬱寡歡，失神落魄模樣，此刻進入觀濤閣內，亦是默默無言的枯坐一隅，垂首不言！

藍宛瑩落座後，微微一笑，目注向雲七婆婆道：「雲婆婆，在座二位道友，也算不得什麼外人，妳有什麼話要說麼？」

雲七婆婆這才緩緩抬起頭來，目光注向杜鐵池，苦笑着點點頭說道：「適才老身注意到這位杜眞人仙法了得，家數卓然，竟與當年領袖羣倫之前輩仙人七修眞人家數相近似，莫非眞人與七修門有所淵源麼？」

杜鐵池點點頭道：「貧道正是七修門下傳人，七修眞人正是業師，婆婆你如何識得？」

雲七婆婆先是呆得一呆，繼而臉上現出了一番驚喜表情，連連點頭道：「這就是了……如此說來，那位石姑娘，嘴裏的恩人，便是眞人無疑了！」

杜鐵池看了藍仙子一眼，胸有成竹的說道：「原來蘭兒在婆婆那裏，此女石中隱玉，今番得婆婆造就，也算是因緣前定了！」

「眞人這麼一說，更使老身慚愧無地了！」

說罷，即見她嘆息一聲，轉向藍宛瑩道：「老身一向在東桃花島安享無憂歲月，只為一時貪心，想將該島佔為己有，發動了島上埋伏，將島上生靈驅逐入海，已是犯了天戒，又以所煉之桃花毒瘴誤傷人家，使得一千三百戶人家中毒，幾陷於死境，老身知悉之後，急往救治，倖托天幸，總算無人死亡，却也使多人殘廢癱瘓，老身自知此舉必遭天譴，乃發誓積修善功，以補過往之失，惟此舉說來容易，行之確實不易！」

藍仙子點點頭道：「婆婆既有此心，總算不易，只是却又何以來到了崑崙？」

雲七婆婆嘆了一聲道：「仙子有所不知……老身固然已屬地仙之分，只是按律，亦當受天眼所監，加以四九天刼，就在目前……自以前行惡事，萬難逃過，這才不得已潛行來至崑崙……」

她凄楚的又嘆了一聲，接下去道：「久仰七位道友，即將身登仙籍，且是天仙之分，崑崙後山尤其是海內三十六洞天福地之一，況且七位道友為人正派，法力通玄，當可免天刼侵襲……老身原本想厚顏上門，請求托庇，無如一來與七位道友向無聯繫，且與七位道友中的『玉靈子』方眞人當年尚有一些誤會，冒昧上門，說不定就此遭拒……無可奈何，幾經思索之下，這才偷偷潛入到仙山，來到了藍仙子妳的玉閣寶地，想不到……事隔數月，仍是難逃仙子與各位道友觀察……也是命當如此了！」

藍宛瑩見她說得凄楚，察言觀色，料必其所說必係實情。

只是她潛來崑崙，獨獨選擇自己所下榻之區，顯然認為自己在七子之中，最是易欺，心中未免有氣，堂下冷冷的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雲七婆婆輕咳一聲，接下去道：「老身所以潛入仙子居住之處，一來是素知妳心地善良，再者，此處地勢對老身素日所使功力頗有助益，」

「只怕還有別的原因吧！」藍宛瑩微微含笑的看着她。

雲七婆婆似乎沒有想到對方會有此一說，登時為之一呆，苦笑道：「仙子的意思是——」

藍宛瑩微微點頭道：「我以為婆婆選住這裏或與海底那條孽蟒有關，可是？」

雲七婆婆臉色微感不大自在，苦笑點頭道：「原來仙子妳早已經注意到了？」

藍宛瑩微微點頭，含笑道：「以我所見，那條孽蟒所噴雲氣，似乎對妳甚有帮助，却又為何？」

雲七婆婆聆聽之下，不禁凄然的笑了幾聲。

「仙子觀察，果然是無微不至，」雲七婆婆面有苦色的道：「實不瞞各位道友，老身因早年在桃花島收集毒瘴時，不愼為毒瘴深入骨髓，雖經老身用盡苦心，亦不能根除，每年入秋之後，毒性發作，遍體如蜂螫蟻行，痛苦不堪！」

藍宛瑩一笑點頭道：「這就對了，莫非這條孽蟒所噴出的毒霧，對你身中的瘴

毒，有緩和之效？」

「正是如此！」

雲七婆婆道：「老身遍訪高明，得東海散仙無名子指教，告以這類毒瘴，非千年毒虫之內丹丹氣或是靈石仙氣，二者之一方可解救！」

微微一頓，她才又接下去道：「是以老身知悉之後，遍訪名山大澤，有一次尋到了一條千年毒蚿，却不愼爲牠潛入地底穴脈之內，我雖苦守了整整一月，亦未再見牠出來，這才失望而返！」

嘆了一口氣，這老婆婆繼續接下去道：「說到靈石仙氣，這就更難了……是老身失望之下，滿以爲這類異物，與我無緣，那裏知道潛入仙子住處之後，突然於無意之間，發覺到了這條毒蟒！」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仍然並沒有停止的意思，好在在座各人對於這位來自東海的奇人，都有個耳聞，尤其是她這一段荒誕離奇的經歷，聽來饒是有趣，聽她娓娓道來，倒也趣味盎然！

雲七婆婆接下去又道：「老身先以爲是仙子或各位道友所豢養之物，只是經過一段時日觀察之後，却又發覺不像，那條毒蟒每於晨昏，吐煉丹氣，老身爲恐牠察覺，只敢偷取少許，用來療治身中瘴毒，果然具有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滿以爲多年大疾，終得根治，誰知道這個孽畜竟是精靈得很，大概發覺到丹氣無故虧耗了許多，竟然不再吐煉，這麼一來，使得老身功虧一簣，十分氣惱！」

這婆子嘿嘿冷笑了幾聲，繼續道：「這裏山上奇寒，病發起來，這簡直坐立難安，老身已是忍無可忍，原打算潛入谷底與那條惡蟒決一惡戰，迫牠就範，那裏知道平白無故的上天又送來了一個救星！」

藍仙子一笑道：「這位救星想必就是石蘭姑娘了？」

雲七婆婆點頭道：「正是……仙子敢情是無所不知！」

藍仙子道：「石姑娘乃新近飛昇之散仙石水道友之愛女，他父女深居石內百年，深得石性，看來對婆婆妳這頑疾，又是有所裨益了！」

雲七婆婆道：「仙子說得有理，這位姑娘深精地氣之能，只一眼已看出了老身藏身之處，這麼一來，老身被迫，只得將她誘擒在手，想不到她脾氣總是倔強得很，老身雖是說盡了好話，她竟是充耳不聞，沒有辦法，老身只得用法術，將她暫時困住！」

說到這裏，偏頭看向杜鐵池道：「這位姑娘倒是提起了杜眞人，看來老身不失莽撞之罪，還要請眞人不以見責才好！」

杜鐵池在雲七婆婆長篇大論之時，早已暗施「身外化身」之法，將元神遁入雲七婆婆藏身之地穴，並施法力把困於其內的石蘭兒救了出來！

這時聆聽之下，微笑搖頭道：「雲道友不必介意，此女與道友夙緣頗深，怕還有師徒之誼呢！」

雲七婆婆一怔，面有喜色道：「是這樣麼？我原也有此預感，只是這個娘子脾氣倔強得很，看來也只有眞人你破格開釋於她了！」

杜鐵池一笑道：「這個不難！」

當下揚聲向着閣外道：「蘭兒姑娘，妳可以進來了！」

閣樓內青光猝閃，已多了一個秀髮披肩，粉搓玉揉的長身玉女，正是石蘭兒！

此時看來，與她方來時模樣大有不同，顯然早已經過一番衣飾打扮，只見她身着一襲淡綠色絲質短衣裙，赤裸着一雙欺霜賽雪的修長玉腿，却是赤着雙脚，未着鞋襪！

她原是一副張皇無着模樣，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一進來便自東張西望，看見了座上的杜鐵池，方自展顏欣喜的叫了聲：「大哥！」待將撲上，無意間看見了座上的雲七婆婆，登時一呆！

「好呀——」一時杏眼圓睜的瞪着雲七婆婆又道：「原來妳這個老妖婆，也在這裏，這一次我可是饒不過妳！」

嘴裏說着，只見她兩隻手搓動之間，閃電也似的發出了一道青光，直向雲七婆婆身上襲到。

雲七婆婆嘿嘿一聲怪笑，右手鳥爪也似的霍地揚起，只一下已抓住了來犯的青光！

那道青色劍光，乃是石水百煉的「靈石仙劍」，甚是厲害，無如此刻被這個雲七婆婆抓在手上，竟是無論如何，也掙脫不開。

石蘭兒一時又急又氣，嬌叱道：「妳……放手！」

心裏一急，顧不得許多，玉指彈處，發出了「青石神雷」，一點豆大的青光，直向雲七婆婆當頭飛到！

雲七婆婆見狀一驚，怪叫一聲道：「好丫頭！」

她這裏正自待將施展，却聽得一旁久未發言的徐雷，一聲怪笑道：「施不得，姑娘！」

話聲一出，一隻血色大手，已自其後腦電掣而出，迎着空中那點豆大青光，只一掠，已接在手中！

石蘭兒滿以爲這粒神雷，定可湊巧，將雲七婆婆炸爲飛灰，以洩其心中之恨，想不到徐雷竟自多事，一出手就把自己所出「青石神雷」接在手上！不禁大爲憤怒，蛾眉一挑，怒向徐雷，便待發作。

是時徐雷已然收回那隻大手，改將蘭兒發出的那顆青石神雷接到手上！

只見他雙手力搓之下，「哧哧！」一聲響中，那顆青石神雷化爲閃爍青霞，閃了一閃，即行無踪！

原來徐雷爲七修眞人困囚石峯，百年之期，盡得石性（事詳拙著「火雷破山海」），與蘭兒父女之遇合，頗有相似之處，功力較諸蘭兒，自是高出甚多，正因爲如此，他才深知這青石神雷的威力，生怕蘭兒無知，肇下大禍，即使是雲七婆婆法力高深，不懼爲其所傷，藍仙子這處觀濤閣，美麗仙境，只怕想要保全，便就萬難了，情急之下，這才出手將神雷收走。

那枚「青石神雷」實爲蘭兒本身「靈石仙氣」所幻化，徐雷便老實不客氣的收爲己有！

蘭兒見狀怒叱一聲，右肩搖處發出了「靈石仙劍」，一道白光直射徐雷頂門！

無如這一次遇到了大行家。

只聽得徐雷呵呵一笑道：「小姑娘脾

氣不小。」

一面說，即見他也同雲七婆婆一般模樣，右手輕抒，已把蘭兒出犯的仙劍抓在手上！

由於這口仙劍，與其氣脈相通，一經爲徐雷拿住，蘭兒只覺得一陣子心旌搖動，差一點跌倒在地，這才知道對面這個高大虬髯漢子，竟然較自己更通石性，端的是厲害得緊！

由於兩下受制於人，蘭兒一時怔住，作聲不得！

杜鐵池見狀，才微微笑道：「蘭兒姑娘，不得無禮，這兩位老人家，都是你的前輩——」

說時手指徐雷道：「這位徐眞人，與令尊早年還是相識舊友，也同你父女一般精通石性，還不上前見過？」

蘭兒原是受了委屈，滿以爲自己不敵，杜鐵池勢將不能坐視，必當會助己一臂之力，那裏想到他竟然反而編排了一頓自己的不是——

她聽說徐雷竟是父執輩人，自是無能再行出手，又加兩口仙劍，先後俱爲雲七婆婆與對方大漢收在手裏，雖經自己施展出全身功力，亦是無能收回，心裏一陣委屈，低頭嚶然一聲竟自哭了起來！

徐雷見狀呵呵笑道：「姑娘不必啼哭，老夫只是跟你鬧着玩兒的，來來來，這口仙劍還你就是！」

說時手頭一送，白光一閃，只聽得鏘然一聲脆響，那口靈石仙劍，已回落蘭兒身後劍匣之中。

蘭兒原在哭泣，聞聲一驚，頓住，伸手向後摸了一下，才知劍已回匣，只是，另一口仙劍，仍自在雲七婆婆手上未曾歸還！

由於雲七婆婆過去幾天裏給他吃了不少苦頭，這時見狀氣更不打一處來，當下手指向對方，嬌聲嗔道：「你這老婆婆好沒道理，屢次三番的欺侮我，難道我就怕了你不成？」

雲七婆婆聞聽之下，非但不怒，反倒呵呵大笑了起來！

「小丫頭好大的口氣！」雲七婆婆目注向她道：「就是你爹爹，見了我老婆子，也要禮讓三分，妳小小年紀，便恁地對我無禮？」

一面說，這老婆婆目光一掃在座各人，見各人臉上均含笑容，不由歡心大放！

原來她自身觸犯了崑崙戒令，生怕藍仙子有所怪罪，不便過於放肆，這時見狀，戒心稍去，因杜鐵池剛才提到自己與對方這位石姑娘，可能還有師徒之緣，便不禁對蘭兒留下幾分仔細。

——這一留心注意，越覺得蘭兒質稟根骨，無一不是上上之選，自己生平並無傳人，由於個性怪癖，眼界又高，竟然一錯再錯，至今未能找到一個理想傳人，想不到居然在臨老之際，有此遇合，心裏自是有難以言宣的欣慰！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

有了這個心意，她便對石蘭兒格外留意，心知這個姑娘過於任性，自己若不現點眞本事，諒她是不會甘心拜己爲師！是以才故意持劍不還，故意引她出手。

此舉果然使得蘭兒大爲憤怒——偷眼再看杜大哥與這裏居亭主人藍仙子均是含笑不言，分明對於自己的出手當無責怪之意，不禁嬌性大發。

當時向雲七婆婆大聲嗔道：「我爹爹從來就沒有跟我說起過，認識你這個瘦老太婆，還不還我劍來，要不然，可就休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雲七婆婆雖說是胸有城府，無如眼前被一個後輩丫頭手指着這般大罵，也頓感不是滋味——一時臉上很掛不住，那張瘦臉上白一陣，竟也動了火氣——

「小丫頭，不知天高地厚，憑妳那點道行，在我老婆子面前還差得遠呢！不相信妳就試試看！」

話方住口，只見面前人影一閃，石蘭兒已來到眼前——這姑娘可是眞的火了，身子一臨近前，二話不說，右手一掌，直向着雲七婆婆頭上摑來！

蘭兒雖然未從名師，更未曾習過玄門正宗仙術，惟其父石水，雖出身左道旁門，但功力深湛，蘭兒既是其掌上明珠，自然深得其父傳授，果眞較量起來，倒也是不可輕敵！

這時她急怒之下，一掌向雲七婆婆臉上摑來，看似徒手進招，其實却大不簡單，隨着她揚起的手掌，一片血影直向雲七婆婆臉上滲來！

雲七婆婆一聲怪叫道：「好丫頭！」

只見她坐着的身子，霍地向後一倒，一股白烟湧起，隨即無影無踪！

蘭兒這一掌竟是掃了個空，對方敢情失去了踪跡，不由又驚又怒——

一轉身，却發現到對方那個老婆婆身在擱樑之上，手中兀自抓着自己那口仙劍，向着自己點頭，連連冷笑不已，那副樣子簡直沒有把自己看在眼裏！

石蘭兒嬌叱一聲，身子微微向下一蹲，右手霍地向外推出，由其掌心裏逼發出白濛濛的一般白氣，正是她父女困囚石室之內，長年以來，自石脈之中所提取的靈石仙氣。

尋常人只要被此氣一經觸及，怕不立時凝爲石塊，血液凝固，命喪黃泉！

無如眼前這個老婆婆却是怪異得很！

誠如方才她自己所說，由於他身上中有陳年瘴毒，必欲千年毒虫丹氣以及靈石仙氣，才可救治，石蘭兒不知就裏，猝然施展出看家本領，放出了靈石仙氣，非但傷害不了對方，反倒是投其所樂，眼看着白光透體之下，只樂得雲七婆婆呵呵連聲，大笑不已！

石蘭兒忿怒之下，更加了幾分功力施展，雲七婆婆更不禁樂得心花怒放——

「丫頭，原來妳正是我老婆子的救星到了，只是這般施展，對妳的元氣大有損害……切切不可——」

話說之間，瘦軀一晃，又自無踪！

石蘭兒心中大吃了一驚，當日其父石水，傳授他這類靈石仙氣時，曾再三告誡她，日後遇見了敵人，如非萬不得已時，不可輕易施展，追其因一來是這類靈石仙氣，消耗精力元氣太甚，再者却因爲過於毒惡，對方即使有相當道法之人，也難以挺受得住，非死即傷——

眼前石蘭兒一時怒起，竟自貿然施出，想不到對方老婆婆非但不爲所傷，反像

是無窮快活模樣，不禁心中大是不解，一時竟然呆住了。

轉瞬間，雲七婆婆已然回到了原來坐位——

「丫頭！」她眼巴巴的目光注向蘭兒，冷冷笑道：「妳可服氣了？」

蘭兒心裏越加氣恚，試看在座各人，俱都面含微笑的，像是在一旁看笑話模樣，就連自己最親近的杜大哥也是一樣，竟然沒有一個人有插手幫忙之意。

打既是打不過，走又無處可走，心裏這個委屈可就不用提了，一時間眼淚奪眶而出，轉身撲倒在杜鐵池身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杜鐵池此番道法功力全已恢復，自不同於昔日作風！無如對蘭兒，他却是由衷的憐惜，或是有過那一場患難經歷之故！

「姑娘不必傷心了！這位婆婆與妳素緣深厚，妳只需多看看她，便知她實在並不如妳所想的那般可惡了！」

一面這樣說着，杜鐵池輕輕抬起一隻手，撫摸着她頭上的長髮！

蘭兒哭聲微微變低了，心裏却不這麼想，杜鐵池既然這麼說，她也就情不自禁的止住了哭聲，回過頭來，偷偷向着雲七婆婆看了一眼！

說也奇怪，剛才她眼中極爲憎惡的那張臉，這一霎，竟然變得不那麼討厭了。

雲七婆婆正自含着微笑，向着她微微點頭不已——那張臉雖然削瘦如昔，只是顯然無限慈祥，並沒有一絲令人憎惡的神色！

「是吧！我沒有騙妳吧！」

杜鐵池含笑道：「蘭兒，妳本是冰雪聰明，何以還不明白？」

一面說，他目光轉向雲七婆婆微微點頭道：「你們原是有緣份的，罷了，爲了了却你多年心願，我乾脆好人作到底，把這個渾金璞玉，無限前程的可愛姑娘，交到道友妳的手中去吧！」

雲七婆婆聆聽之下，連連點頭，一副喜極欲絕的樣子，不勝感慨的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杜眞人一片好心，老身來日必報，不敢稍忘！」

杜鐵池一笑道：「這就言重了！」

蘭兒見二人一問一答，似是與自己有關，偏偏又不解二人言中之意，心裏好不納悶！

一旁觀看的藍仙子與徐雷，在二人對答之時，俱都默運神功，細細推算出了一個結果，深深瞭解到了個中因果，不禁各自點頭含笑不語！

蘭兒目睹及此，可就更糊塗了。

杜鐵池見她痴得可愛，微微一笑，目注向她道：「蘭兒妳還不明白麼？」

說時，一面緩緩探出了一隻右手，在她頭頂上輕輕拍了一拍，暗中却以道法中難極達到的「無相大開頂」神光，自其頂門直接注入——

這一手功力，煞是可觀，端的威力無匹！

隨着杜鐵池手勢之下，蘭兒頓時只覺得眼前一亮，引發了她前生本性之光！

「痴兒——妳再回頭看看那個婆婆，看看可曾認識？」

蘭兒不待他話聲完結，遂即轉過身子來——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蘭兒全身幾乎爲之顫抖了！

雲七婆婆雖然微笑以迎，却也禁不住熱淚盈眶——

「妳原來是珠兒……呀！」

一面說着，雲七婆婆已抖顫着站了起來！

蘭兒向着雲七婆婆看了又看；認了又認，終於「哇！」地大哭了一聲，飛撲過去，緊緊抱住了後者身子，老少二人竟然相互對擁，一齊哭泣起來！

這番情景，看在旁觀各人眼裏，都不禁連連點頭，感慨不已！

藍仙子微微含笑道：「妳們前世親人相聚，理當高興才是，可不許再哭了！」

蘭兒一面抹乾了淚，再回過頭來，向杜鐵池打量着，臉上神采尤其費解！

雲七婆婆深深一嘆道：「原來杜眞人竟是我家的大恩人……啊……說不得也得當受我老婆子大禮參拜了！」

說時，雲七婆婆拉着蘭兒，當眞的就要向着杜鐵池冉冉下拜，却被杜鐵池伸手攔住！

他自從功力道法復元之後，幾乎無時無刻俱在長進之中，此刻儼然已是一派宗師風範，與他面對之人，俱爲凜然神采所感召，由之肅然起敬！

這時他扶起了對方二人，微微含笑道：「妳祖孫今世團圓，誼在師徒，却也免去了一場大難，後福無量，可喜可賀！」

雲七婆婆不勝感慨的道：「多虧了眞人指點，撥雲霧而見天日，日後蘭兒得有寸進，全爲眞人所恩賜的了！」

杜鐵池一笑，目注蘭兒道：「妳本是慧根深厚之人，此次隨雲道友團聚，得益不淺，且看看你們是不是有這個福份，得蒙主人應允，留在這片福地，却要看主人的了！」

語聲一頓，遂即轉向藍宛瑩，輕輕一嘆道：「她祖孫此次團聚，實是難能可貴，不久四九天刦將至，少不得還要仙子相助一臂之力，方可倖免，依我所見，此舉對仙子亦非無益，怎麼樣？仙子妳就應允了吧！」

藍宛瑩聆聽之下，微微一笑，却是低頭不語，一雙明眸，似笑非笑的盯向杜鐵池，點頭道：「道友之命，不敢不尊，只是……五哥那邊……你是知道的，他的脾氣發起來，可是六親不認，再說……我帮了這個忙，杜道友你又該怎麼謝我呢？」

杜鐵池胸有成竹的連連點頭道：「仙子的意思，我明白，來年十七之夜，無論如何事忙，我一定來此便是，譚道友處，只要仙子肯首，一切包在我身上就是！」

藍宛瑩見他如此豪爽的答應下來，反應之快，竟是較自己更要高出許多，這才警覺到七修道統果然非比尋常，無怪乎七修眞人當年能够領袖羣倫了，一時心中大爲欽佩，對杜鐵池再也不敢心存半點忽視，反生無限敬意！

當時高興的道：「有道友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好在我這裏住室甚多，西跨院有兩處地方，最是安靜，足可供雲道友師徒安息，只不知道友意下如何？」

（未完）